舊金山華裔美國人歷史背景陳述（草案1）

為舊金山規劃部撰寫

2021年6月 | 提交日期：2021年6月9日

經認證的地方政府撥款免責聲明

本背景陳述所述活動的部分資金來自國家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美國內政部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和加州歷史保護辦公室 (California Office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 的聯邦資金。然而，本文的內容和意見並不一定反映內政部或加州歷史保護辦公室的觀點或政策，提及商品名稱或商業產品也並不代表其獲得內政部或加州歷史保護辦公室的背書或推薦。

美國內政部的法規嚴格禁止在接受聯邦部門援助的計劃中出現基於種族、膚色、性別、年齡、殘障狀況或血統的非法歧視。任何認為自己在聯邦援助接受者所運營的任何計劃、活動或機構中遭受歧視的人士應寫信至：

Director, Equal Opportunity Program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National Park Service
P.O. Box 37127
Washington, D.C. 20013-7127

如果對本草案有任何疑問或顧慮，或想要報告錯誤之處，請透過以下方式通知舊金山規劃部：

City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
Planning Department
49 South Van Ness Avenue, Suite 1400
San Francisco, CA 94103
(415) 558-6378

舊金山華裔美國人歷史背景陳述
呈交日期：2021年1月22日

目錄

舊金山住房要素2022年更新版

章節 **頁碼**

A. 前言 A-1
B. 起草者 B-1
C. 介紹 C-1
C.1 研究方法 C-1
D. 曆史背景 D-1
D.1 早期華裔移民、定居和社區的形成，1848-1880年代 D-1
D.2 反華運動，1850年代–1880年代 D-18
D.3 早期的舊金山唐人街，1850—1906年 D-31
D.4 排華，1882年–1943年 D-50
D.5 災難與重建：唐人街，1906–1930年代 D-66
D.6 新華裔美國人社區：向上流動與制度化種族主義，1945–1965年 D-91
D.7 人口結構的變化與民權鬥爭，1965—1985年 D-112
E. 評估標準 E-1
E.1 與華裔美國人歷史上的傑出人物相關聯的房產類型 E-4
E.2 與定居和住房相關的房產類型 E-5
E.3 與企業和商業相關的房產類型 E-7
E.4 與社區組織、社會服務、機構、娛樂和文化相關的房產類型 E-9
E.5 與教育相關的房產類型 E-11
E.6 與宗教和靈修相關的房產類型 E-12
E.7 與農業相關的房產類型 E-13
E.8 與工業和勞動力相關的房產類型 E-15
E.9 與健康和醫學相關的房產類型 E-16
E.10 與亞洲折衷主義風格相關的房產類型 E-17
F. 建議 F-1
G. 參考文獻 G-1

附錄A：已知和特指的華裔美國人資源列表
附錄B：華裔美國人企業

插圖目錄 頁碼

圖C-1 舊金山華裔美國人人口變化 C-2
圖D-1 顯示中國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地圖 D-2
圖D-2 California街和Montgomery街的Parrott花崗岩塊，1906年地震和火災災前（上圖）和災後（下圖） D-4
圖D-3 中國乘客登上一艘蒸汽輪船，可能是前往夏威夷，約為1900-15年 D-5
圖D-4 Auburn峽谷的華人和白人礦工，1852年 D-7
圖D-5 來自太平洋郵輪公司和加拿大太平洋郵船公司的華人移民，約為1880年 D-9
圖D-6 早期華人在舊金山的定居點，約1860年 D-10
圖D-7 洗衣女工的瀉湖，約1865-67年 D-11
圖D-8 華人捕蝦者，約1910年代 D-12
圖D-9 Hunter's Point的華人漁民，1937年 D-13
圖D-10 衛生部在Hunter's Point的印度盆地沿岸焚燒華人捕蝦村，1939年4月20日 D-14
圖D-11 舊金山衛生部焚燒捕蝦村的近景圖，1939年4月20日 D-14
圖D-12 左：中國海灘石碑，2018年；右：舊金山灣的華人捕蝦漁民畫作，1875年 D-15
圖D-13 描繪Kearny和Market街Lotta噴泉附近的露天花卉市場的明信片，約為1890年代 D-17
圖D-14 外國礦工證照，1858年 D-19
圖D-15 寫有加州工人黨知名口號：「華人必須離開」(The Chinese Must Go) 的反華宣傳圖，1878年 Go," 1878 ..... D-21
圖D-16 讚揚舊金山反華《辮子條例》的種族歧視報章，1873年 D-22
圖D-17 舊金山華人洗衣店插圖，1870年 D-23
圖D-18 Joseph、Emily、Mamie、Frank和Mary Tape，大約1884–85年。 D-25
圖D-19 位於Clay街916號的東方學校（非現存），大約1906年 D-26
圖D-20 士作頓準將紀念小學，大約1940年代 D-27
圖D-21 1877年《舊金山Wasp繪報》(San Francisco Illustrated Wasp)描繪WPC白人成員侮辱華人男性的封面圖 D-30
圖D-22 左：唐人街的Dupont街，右：花園角廣場和唐人街附近，約為1888年 D-32
圖D-23 電話局。全國唯一一個中華電話局（如左圖所示）座落於743 Washington街，由Pacific Telephone and Telegraph於1909年興建，以取代自1896年開始使用的電話局建築。其建築師為M. Fischer。目前該建築為華美銀行(East West Bank)所在地。 D-34

圖D-24 中華電話局建築，2018年.....D-34

圖D-25 Lawrence和Houseworth攝影，華人市場，舊金山Sacramento街，1866年.....D-35

圖D-26 Washington和Grant的中國新年遊行，大約1880年代 D-37

圖D-27 Chinese中華會館領導人物，1943年 D-39

圖D-28 中華會館總部，無日期.....D-39

圖D-29 岡州古廟內部，無日期。（1969年之前）.....D-42

圖D-30 美國人口普查，年份：1880；普查地點：加州舊金山 ；卷數：73；頁數：410D；普查區：032 .....D-45

圖D-31 左：東方華人婦女和少女之家住客，包括Margarita Lake小姐（上排左二）和Yuk Ying (上排最右側），約1899年，右：Julia Morgan-設計的新東方華人婦女和少女之家 (Gummoon)，1912年 D-47

圖D-32 隔離唐人街的鐵絲網柵欄，1900年 D-48

圖D-33 舊金山林肯公園岡州殯葬建築與墓園遺址，2018年.....D-50

圖D-34 慶祝通過《排華法案》的海報，1882年.....D-52

圖D-35 位於太平洋郵輪公司碼頭的華人拘留棚屋，大約1903年.....D-55

圖D-36 在天使島移民站進行的盤問，1923年.....D-56

圖D-37 Chiu Chew Lin的證詞，Chiu Chew Lin和Owyong Dung Wah案件檔案，1919年9月2日.....D-59

圖D-38 加州舊金山「一碗飯」運動的旗幟，1940年.....D-62

圖D-39 舊金山「一碗飯」運動，1940年.....D-62

圖D-40 華裔美國人海軍募兵活動，1942年10月28日 D-63

圖D-41 生活雜誌中說明如何分辨日本人與華人的文章，1941年12月22日.....D-65

圖D-42 廣告，《中國報》，1943年9月10日，第8頁 D-65

圖D-43 一名中國男子審視著1906年地震造成的損壞.....D-66

圖D-44 中國男子在災後營地，確切位置不明，約1906年 D-68

圖D-45 林立宏（左數第四位）和他的兒子Robert（盤腿坐在其前）.....D-70

圖D-46 Commercial 街685號的獨特「過燒磚」風格，2018年 D-71

圖D-47 地震前的唐人街建築無「亞洲」建築特色。生昌大樓顯示於右上方。.....D-72

圖D-48 Grant大道745-47號最上面的兩層樓，2018年。於1920年為Yingon商人與勞工協會建造。 D-73

圖D-49 Wenworth巷，2018年 D-74

圖D-50 Ross巷（左）；Jason巷（右），2018年.....D-74

圖D-51 雙十遊行。鼓手攜旗幟慶祝1911年辛亥革命，約1912年.....D-75
圖D-52 孫中山雕像的落成典禮，1943年3月28日 D-76
圖D-53 紀念碑，獻給在世界大戰中喪生的中國人，2018年.....D-76
圖D-54 Grant大道街燈，1952年（左）和1938年（右）.....D-77
圖D-55 唐人街YMCA，2018年 D-79
圖D-56 前唐人街YWCA（現為CHSA），2018年 D-80
圖D-57 位於唐人街Sacramento街的東華藥房，1900年 D-81
圖D-58 左：東華醫院的產科病房，1959年4月20日；右：東華醫院外部，1964年6月19日..D-82
圖D-59 中式樓閣和庭院，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1915年.....D-83
圖D-60 1940年代中期的明信片廣告，宣傳Charlie Low的紫禁城夜總會，「美國最棒的華人夜總會」.....D-84
圖D-61 紫禁城夜總會入口，約1950年代.....D-85
圖D-62 1939-1940年金門國際博覽會上的中式村落.....D-86
圖D-63 唐人街遊行，約1930年代-40年代.....D-87
圖D-64 Rose Lew，首屆華埠小姐候選人，約1913-1915年 D-88
圖D-65 華裔女性繼續在舊金山市的服裝行業工作，最終形成了華人婦女服裝工人聯盟地方第341分會。左：1938年的地方會員；右：華裔服裝工人，約1930年代.....D-89
圖D-66 1937年舊金山的住宅安全地圖。在區域的吸引力排名中，綠色是最令人嚮往的房產，其次是藍色、黃色，而紅色是最不受歡迎的區域.....D-90
圖D-67 Fernando Nelson & Sons為Sunset區的住宅所做的廣告，將沒有非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作為賣點，1916年.....D-94
圖D-68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D-97
圖D-69 舊金山聯邦儲蓄銀行唐人街分行內部大廳，1959年12月.....D-98
圖D-70 從左至右：大明星戲院（2018年）、大觀戲院（約1955年）、大觀戲院（2018年).....D-100
圖D-71 Sunstream住宅區銷售手冊，1950年.....D-102
圖D-72 Sinclair與Mary Louie的住宅，2018年 D-103
圖D-73 有種族限制的全白人「住宅園」，如「Richmond Heights」、Presidio Terrace、West Clay公園」、Sea Cliff和Lincoln Manor，將華裔美國人及其他許多族裔排除在RICHMOND區的大部分區域之外數十年.....D-104
圖D-74 1974年的文章，介紹金州房地產和「新唐人街」 D-109
圖D-75 左：Quong Sing洗衣店，2018年；右：Quong Sing洗衣店，1913年。 D-110
圖D-76 從Funston大道眺望Sunset區，2017年.....D-111

圖D-77 華美校歌，1985年.....D-115
圖D-78 1963年10月26日，在Mel's免下車餐廳的示威遊行.....D-116
圖D-79 舊金山州立大學第三世界解放陣線罷課期間的糾察隊，1969年.....D-118
圖D-80 1974年Jung Sai製衣廠工人罷工.....D-119
圖D-81 1968年，國際酒店抗議者在位於Pine街的Milton Meyer & Company前抗議.....D-123
圖D-82 驅逐之夜，1977年8月4日.....D-124
圖D-83 位於Powell街和John街的和喜園（太平喜樂花園），臨近Jackson街，2018年.....D-126
圖D-84 Swiss American酒店，2018年.....D-128
圖D-85 Clement街，出自《California Living》。1975年，曾景文為《舊金山紀事報》和《觀察家報》的《California Living》雜誌選擇了多幅描繪舊金山獨特社區的畫作，其中包括這幅名為「Clement街」的畫作.....D-129
圖D-86 2017年，Clement街歡慶中秋節：議員Phil Ting和金門公園長者中心舞蹈團。圖中還包括：美國亞裔小姐Katie Melanie Lam（右）和主持人Mark Chan D-121
圖D-87 Sunset區，South Sunset長者中心前的舞獅者.....D-132

表格目錄 **頁碼**

表D-1. 華人移民美國，1860年至1940年.....D-6

A.前言

第一批大量來到西半球的亞洲人從中國坐船進入舊金山港，其中有些人留在了這座城市，而另一些人則到加州和美國的其他地方繼續生活。舊金山在華人中被稱為「大埠」或「大城市」，「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都是華裔美國人的經濟、文化和政治中心。」[1]

從華人移民來到舊金山的早期開始，他們及其後代就面臨著地方、州和聯邦層面的一系列歧視性法律，這些法律限制了他們在這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其中最典型的是《排華法案》（1882年），該法案在長達61年的時間內禁止華人（有一些例外）進入美國。這種壓迫性的法律，加上公然的暴力，在19世紀和20世紀大部分時間裡桎梏了華人的定居模式和經濟機會。

舊金山被認為是亞裔美國人的兩個首府之一，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唐人街的歷史，其唐人街是美國首個主要的亞裔社區。儘管紐約市的華人數量可能最多，在2016年已超過590,000（佔人口的6.9%），但舊金山的華人比例是美國所有城市中最高的（在2016年佔人口的21.5% [近187,000]）。同年，華人約占美國總人口的1.1%。

儘管與系統性種族主義作了數十年的鬥爭，舊金山的華裔社區已發展成為本市最大、最具影響力的族裔群體之一。2019年，舊金山有183,812名華裔美國人，佔本市人口的20%以上。[2] 舊金山的華裔美國人仍然是本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負責監督本市歷史保護計劃的舊金山規劃部於2017年秋啟動了舊金山華裔美國人歷史背景陳述（簡稱「背景陳述」）專案。加州歷史保護辦公室為該背景陳述資助了一筆款項，其中部分資金由國家公園管理局提供。舊金山使用此背景陳述作為資源和指南，著手補充市政府指定文物遺址中缺乏的華裔美國人歷史陳述，特別是考慮到華裔美國人對舊金山、加州和美國的整體歷史和文化的重要性。

本背景陳述之目的是記錄造就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社區發展的歷史、政治因素，甚至是地震影響，並幫助評估和保護與該歷史相關的重要歷史遺址。舊金山唐人街的一些建築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其中許多建築，以及全市內較為近代的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歷史相關的建築和結構，都值得保存。本文件提供了此類建築物的範例，並包含一套評估框架，用於確定哪些物業有資格列入國家歷史遺址名錄（國家名錄）和加州歷史資源名錄（加州名錄），該框架也可適用於評估當地的地標。此背景陳述絕非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的全面歷史，應被視為一份持續變化的文件。此背景陳述分為以下部分：

- B. 起草者
- C. 介紹
- D. 曆史背景

---

1 Erika Lee，「Immigration, Exclusion, and Resistance: 1800-1940s（移民、排斥與抵抗：1800-1940年代）」，Franklin Odo，*Finding a Path Forward: 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s Theme Study*（《尋找前進之路：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國家歷史地標主題研究》）（國家公園管理局：2019年），101。

2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美國社區調查），2015-2019年ACS 5年資料概況。

- E. 評估標準
- F. 建議
- G. 參考文獻
- 附錄，包括附錄A：已知和特指的華裔美國人資源列表，以及附錄B：華裔美國人企業

B.起草者

由Grant Din領導的顧問團隊起草了此歷史背景陳述的2018年版本。團隊成員包括：

- Grant Din，主要作者兼攝影師
- Alvin Lin，舊金山規劃部實習生
- Eric Mar，舊金山州立大學亞裔美國人研究系
- William Tran，美國華人歷史學會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CHSA)
- Palma You，CHSA

此歷史背景陳述的修訂版本由ICF起草。團隊成員包括：

- Desiree Aranda，特約作者
- Gretchen Hilyard Boyce，資深技術評審員
- Eleanor Cox，研究支持人員
- Andrea Dumovich，研究支持人員
- Jackson Loop，研究支持人員

作為本背景陳述的發起人，規劃部負責監督公眾參與以及與相關各方的外展活動。資深規劃師Frances McMillen擔任專案經理。歷史保護官員Tim Frye和資深規劃師Shelley Caltagirone在該專案的整個生命週期內貢獻了他們的專業知識。

下面列出了參與準備本背景陳述的個人的更多資訊。

*Grant Din*是這份涵蓋了舊金山（包括唐人街）整個華裔美國人歷史的背景陳述的主要作者和攝影師。作為天使島移民站基金會 (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 Foundation) 的社區資源總監，他向學校、大學和社區組織提供了有關移民站歷史的教育簡報。Grant還志願管理天使島移民站基金會 (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 Foundation, AIISF) 的移民之聲網站，該網站收集了天使島和其他太平洋沿岸移民的口述歷史和個人經歷。Grant在非營利領域擁有30多年的經驗，曾擔任多個灣區和全國亞裔美國人組織的工作人員或理事會成員，其中包括擔任亞裔社區設計組織 (Asian Neighborhood Design) 的執行理事和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美國人歷史保護組織的財務主管。 他擁有耶魯大學社會學學士學位（主修城市研究）、Claremont研究大學公共政策分析碩士學位、波士頓大學家譜研究證書。

Alvin Lin 2018年在規劃部實習。除了整體規劃出版之外，他還為本背景陳述的多個部分供稿並進行了研究，包括中華總商會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CCC)、全美華埠小姐 (Miss Chinatown USA) 和唐人街新年遊行部分。他還對舊金山華人早期社會結構進行了研究，並編輯了Richmond地區部分。Alvin擁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城市研究學士學位，精通英語和普通話。

Eric Mar 是Richmond地區部分的主要作者和攝影師，他於2001年至2009年在舊金山教育委員會任職，並於2009年至2017年在舊金山監事會任職。他目前是舊金山州立大學亞裔美國人研究助理教授，他也曾於1992年至2008年在這裡任教。1992年至1997年，他擔任新加州學院法學院代理院長，並擔任北加州移民權利聯盟 (Northern California Coalition for Immigrant Rights) 執行理事。他曾擔任華人進步協會 (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 和太平洋島民社區賦權協會 (Pacific Islanders for Community Empowerment) 的理事會成員。Eric擁有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理學學士學位和新加州學院法學院的法學博士學位。

CHSA的*William Tran*和*Palma You*撰寫了Sunset區部分。*Stephen B. Haines Jr.*幫助查明了Sunset區早期華裔美國人居民和企業。CHSA旨在記錄、詮釋並推廣華裔美國人的經歷。Sunset區部分是對CHSA題為「Sunset華人」的展覽的延續，該展覽曾在Sunset休閒中心、舊金山公共圖書館的Main、北灘和Ortega分館和CHSA舉辦。該展覽於2017年12月開幕，其目的是發現並闡明舊金山外Sunset區從20世紀40年代的全白人社區轉變為如今華裔美國人密集的社區的過程和原因。它透過研究、口述歷史和物品收藏展示了華裔美國人在Sunset區的經歷。此次展覽是CHSA工作人員Andy Chan、Amy Lam、William Tran、Pam Wong、Palma You和志工研究員Stephen B. Haines Jr. 共同努力的成果。

*William Tran*畢業於舊金山州立大學，獲得亞裔美國人研究學士學位，並獲得舊金山大學國際和多元文化教育碩士學位。他熱衷於創造學習空間，鼓勵個人結合自己親身經歷來了解周遭的世界。他希望在個人積極參與的同時，能夠展開批判性的對話、發展相互支持的關係並富有同理心。

*Palma You*是舊金山本地人，在唐人街和Richmond區出生長大。她擁有舊金山州立大學人文科學學士學位和約翰肯尼迪大學博物館研究碩士學位。她也是一名專業攝影師，曾在多家博物館工作，專注於美術、歷史和自然歷史。在2016年加入CHSA之前，她策劃並管理了一個關於警察歷史的新展覽，該展覽最終於2015年在位於Mission Bay的舊金山警察局公共安全大樓內永久展出。

*Stephen B. Haines Jr.*是一位退休建築師、志願研究員和業餘家譜學家，他發現了Sunset區部分中描寫的以及「Sunset華人」展覽中描述的先驅居民和企業。他擁有萊斯大學的建築學學士學位。

*ICF*的歷史保護專家*Desiree Aranda*領導了本背景陳述的2020-2021年修訂版。憑藉在歷史保護領域十年的經驗，Desiree撰寫了許多當地地標和國家名錄提名，並為舊金山市和縣的多項背景陳述做出了貢獻。她重點關注文獻和公共歷史專案，以完善多元化以及被忽略社區的故事。她擁有亞利桑那大學規劃碩士學位，以及喬治亞大學社會學與婦女研究專業學士學位。Desiree符合內政部長為歷史學領域設立的專業資格標準。

*Gretchen Hilyard Boyce*是ICF的高級經理和高級歷史保護專家，她根據當地、州和聯邦法規為客戶提供文化資源合規策略、技術文件和分析方面的支援。Gretchen在文化景觀方面的專長展示了她對文化資源管理的獨特全局視角，並彌合了傳統建築、文化和自然資源實踐之間的鴻溝。Gretchen在為私人和機構客戶提供文化資源合規方面擁有15年的經驗，包括：為多學科團隊管理大型文化資源文獻專案；準備國家/加州名錄評估、文化景觀評估和《加州環境品質法案》(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 CEQA)/《國家環境政策法案》(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第106條的技術文件；評估專案是否符合內政部長設立的標準，以及CEQA/NEPA下的專案

影響。Gretchen獲得弗吉尼亞大學建築史學士學位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保護碩士學位。她教授歷史保護和景觀學的成人繼續教育課程，並經常在專業會議和培訓中發表演講。她是《國家公園管理局文化景觀清查專業程序指南》（2009年）的合著者。Gretchen超越了內政部長為建築歷史和歷史學領域設立的專業資格標準。

建築歷史學家兼ICF高級歷史保護專家*Eleanor Cox*提供了研究支持。她在文化資源管理方面擁有超過九年的專業經驗。她符合內政部長為歷史學和建築歷史領域設立的專業資格標準。她擁有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歷史保護碩士學位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文化景觀保護和管理證書。她具備報告編寫和第106條所要求的諮詢技術經驗，並作為首席歷史學家或專案經理，負責多項歷史資源調查，包括根據NHPA和CEQA第106條進行的評估和記錄工作。

*Andrea Dumovich*是ICF的歷史保護專家。她擁有南加州大學文物保護碩士學位。

*Jackson Loop*是ICF的歷史保護專家。他擁有南加州大學城市規劃和文物保護碩士學位，並且是加州Pasadena蓋博別墅 (Gamble House) 的常駐學者。

鳴謝

專案團隊還要感謝以下人士為此工作提供的寶貴協助：

- Pam Wong，CHSA
- Sue Lee（已退休），CHSA
- Judy Yung
- Al Barna和Ann Homan
- Andrea Yee和Victor Lim，林立宏 (Lim Lip Hong) 後人
- Frances Kaplan，加州歷史 學會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 Jack Sit，華人墓園協會 (Chinese Cemetery Association)
- Stephen Leung，陽和總會館 (Yeong Wo Benevolent Association) 會長
- Cherk Tsang，岡州總會館 (Kong Chow Benevolent Association) 秘書
- Woody LaBounty和John Freeman，西部社區專案 (Western Neighborhoods Project)
- Laureen Chew、Daniel Phil Gonzalez、Neil Gotanda、Betty Matsuoka、Richard Wada和George Woo，前舊金山州第三次世界罷工 (San Francisco State Third World Strike) 領導人
- Dewey Crumpler，舊金山藝術學院教授
- Erika Gee、Roy Chan、Gordon Chin和Norman Fong，唐人街社區發展中心 (CDC) 的現任或退休員工
- Rene Yung，Chinese Whispers
- Arthur Dong，DeepFocus 製作公司
- 「我們在唐人街長大 (We Grew Up in Chinatown)」Facebook群組成員，包括Janice Hom、Mabel Young、Susan Shaver、Carol Leong、Phillip Yeung、Victor Lim、Wyman Tom、Barney Chan和Eric Trinh Chu
- Edmund S. Wong
- Selia Tan

C. 介紹

本背景陳述考察了從1840年代末（當時大量中國移民開始抵達舊金山）到1980年代中期（當時民權法律取得了重大進展）期間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的移民趨勢、定居模式和經歷。

C.1 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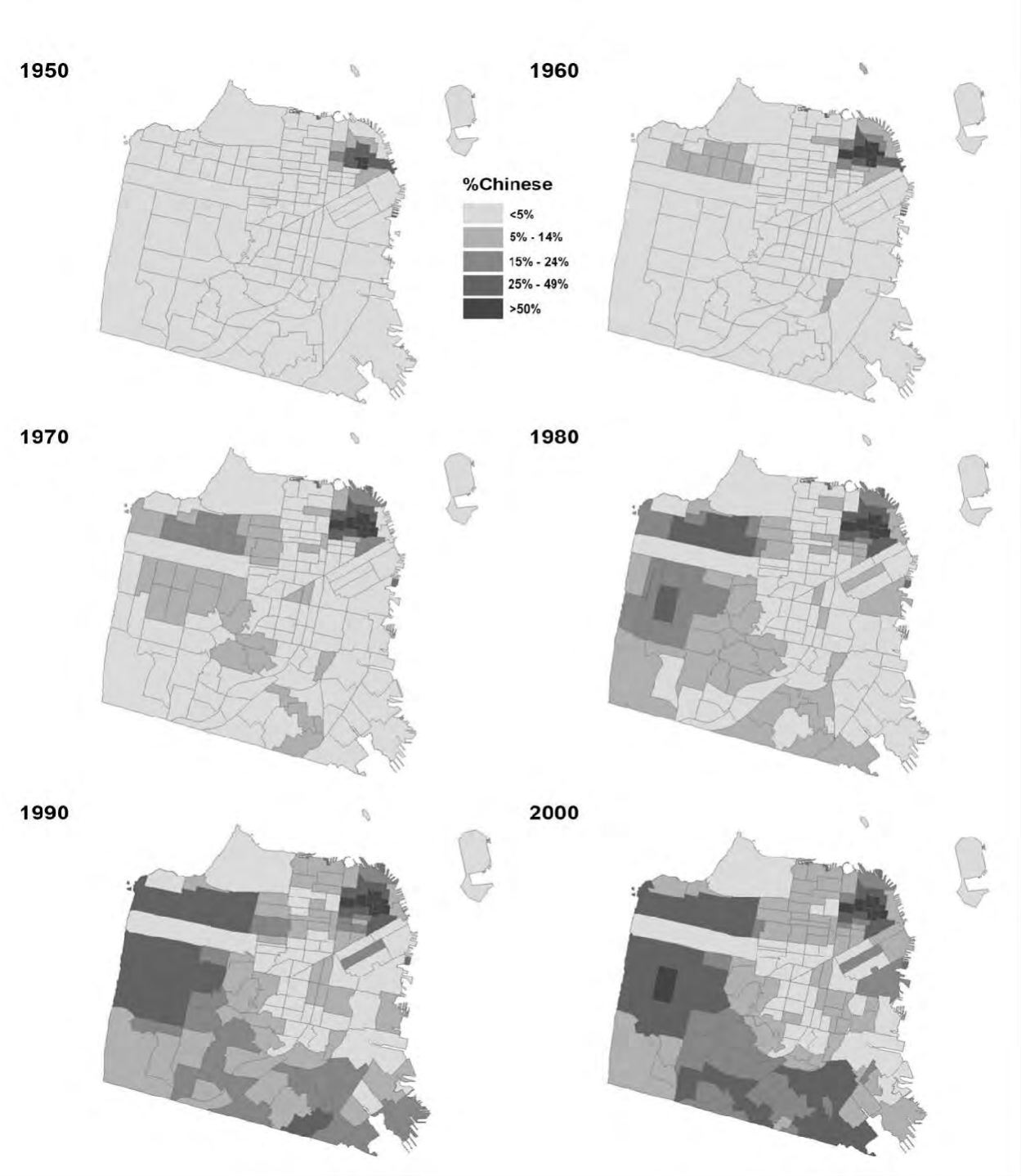
研究區域

本背景陳述的研究區域是整個舊金山市和縣。舊金山的人口中有33.3%是亞裔，其中華人約佔三分之二。自1960年代以來，舊金山市許多地區的華人人口急劇增長，截至2019年，佔該市總人口的20%以上。[3]

舊金山亞裔人口最多的地區包括唐人街（78%至89%亞裔）、Richmond區（Richmond外區：44%，Richmond內區：39%亞裔）和Sunset區（Sunset外區：59%，Parkside：53%，Sunset內區：31%亞裔）。本市南部的其他地區的亞裔人口也出現了巨大增長。Visitacion Valley的亞裔人口比例為30%至68%，在Ocean View、Merced Heights和Ingleside社區，人口普查顯示亞裔人口比例為40%至62%。

華人在唐人街的亞裔人口中所佔比例較高，而在上述其他社區中所佔比例較低。

[3] 美國社區調查，2015-2019年ACS 5年資料概況。



資料來源：Paul Ong

圖C-1　舊金山華裔 美國人人口變化

現有研究和命名

此背景陳述基於眾多學者和歷史保護主義者的研究工作。舊金山的華人歷史有充分的文獻記錄，但大多數研究都集中在唐人街；闡述本市其他地區近代華裔美國人歷史的研究較少。強調講述更完整美國人故事以及增加官方指定的歷史遺址的多樣性和代表性，也是應州和聯邦層面要求，撰寫背景陳述的原因。以下是適用於全國、全州和地方研究的描述。其中還包括先前指定的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歷史相關的歷史地點清單。請參閱G部分參考文獻，以了解本背景陳述中所引用資料來源的完整清單。

全國性研究

《尋找前進之路：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國家歷史地標主題研究》

2017年，國家公園管理局發布了《尋找前進之路：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國家歷史地標主題研究》，「以幫助發現與AAPI [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 歷史相關的建築物、建築結構、遺址、物件和地區，並促進它們被命名為國家歷史地標並被列入國家歷史遺址名錄。」[4] Franklin Odo對該經同行評審的文件進行了編輯，文件中包含備受尊敬的學者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歷史的不同時期和主題的研究貢獻。該報告還包括一些被確定為可能有資格列為國家歷史地標的建築範例，其中包括以下幾個與華裔美國人歷史相關的舊金山建築：

- 舊金山唐人街，現存街區
- 中華會館 (Chinese Six Companies)（中華公所[CCBA]），843 Stockton Street，現存
- Forbidden City Nightclub, Sutter Street Theatre, 369 Sutter Street（以前為Sutter街363號），現存
- 舊金山基督教青年會 (YMCA)（位於唐人街），855 Sacramento Street，現存
- 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 唐人街（歷史用途）/CHSA（目前用途），965 Clay Street，現存

全州研究

五種觀點：加州民族歷史遺址調查

《五種觀點：加州民族歷史遺址調查》由加州歷史保護辦公室於1988年出版，是加州政府發布的第一批報告之一，旨在解決與加州有色人種社區相關的歷史建築的識別、記錄、命名和認可方面的不足問題。其內容涉及1848年後50年間人口最多的五個少數族群：美洲印第安人、非裔美國人、華裔美國人、日裔美國人和墨西哥裔美國人。關於華裔美國人的部分涵蓋了1850年至1900年期間。該報告列出了全州範圍內潛在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清單。「五種觀點」在其「歷史遺址」部分中確定了以下舊金山建築：

- Chinese Telephone Exchange, 743 Washington Street，現存

[4] Franklin Odo及其他人，《尋找前進之路：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國家歷史地標主題研究》（華盛頓特區：國家公園管理局，2017年），3。

- Kong Chow Temple Site, 855 Stockton Street，現存
- Parrott Granite Block Site, 500 California Street，非現存

加州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1850*年至*1970*年

這份全州範圍內的《國家名錄多建築記錄表》(National Register Multi-Property Documentation Form) 由加州歷史保護辦公室於2019年發布，旨在幫助個人和組織識別和評估在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歷史上可能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該文件包括關於加州最大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群體的移民和社區形成、社區服務組織以及宗教和靈修。

本地研究

大多數舊金山當地的華裔美國人歷史研究都集中在唐人街，自1960年代以來已對唐人街進行了大量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所述的將唐人街命名為歷史街區的兩項提案。

唐人街歷史街區地標委員會提案

1986年，Philip Choy撰寫了「唐人街歷史街區地標委員會提案」，其中包括對數百棟建築物的單獨調查。Choy是一位建築師，一生致力於記載舊金山唐人街和全美其他唐人街的歷史，特別是它們的建築和設計。舊金山地標保護諮詢委員會 (San Francisco Landmarks Preservation Advisory Board) 於1985年和1986年投票建議將該街區指定為地標，但該提議遭到了社區中一些人的抵制，他們認為「保護建築物不應優先於保護本市居民的生命，特別是考慮到需要對建築物進行抗震升級」。[5] 這個問題以及命名歷史街區所帶來的經濟影響主導了整個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對該議題的討論。[6] 關於唐人街歷史街區的爭論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但卻未獲得足夠的支持以通過舊金山監事會的核准，而該監事會最終還是批准了此類命名。[7]

據Bonnie Tsui說，就連Choy也對此議題表達了矛盾情緒。「1986年，Choy提出了一項將唐人街作為歷史街區進行地標性保護的提案，但遭到市政府的拒絕。Choy說『但我實際上反而感到有點欣慰。許多保護主義者都從建築物的角度來阻止一個歷史街區的命名，因為他們將它看作一個博物館，因而不能改動或觸摸裡面的任何東西。然而，唐人街是充滿活力的。它仍在發展和進步，並且有很多需求。所以你不能突然阻止它並讓它靜止不動。』他說，這座城市的歷史保護觀念與他自己的觀念之間的衝突是『我長期以來一直在努力解決的問題。』」

唐人街歷史街區國家歷史遺址名錄提名

曾於1999年向國家名錄提名舊金山唐人街歷史街區。此次提名很大程度上依賴Philip Choy為當地唐人街歷史街區提案所做的工作。與當地提名的歷史街區一樣，國家名錄提名並未取得進展。

其他關於唐人街或舊金山華人的著名本地研究包括：

- 唐人街人口與住房分析，由社區設計中心 *(Community Design Center)* 於*1969*年編寫

---

[5] Gensler、Arup、CCDC、Portsmouth廣場現況報告（舊金山：舊金山規劃部和舊金山休閒及公園部，2014年12月），檢索於2020年12月20日，https://sfplanning.org/sites /default/files /documents/citywide/portsmouth-square/Portsmouth_Square_Final_Report_lores.pdf， 91

[6] 同上。

[7] 同上，87。

- 701唐人街住房與休閒娛樂研究，由規劃部於*1972*年編寫
- 舊金山唐人街土地利用策略，由後來改名為唐人街社區發展中心（唐人街CDC）的組織於1979年制定
- 舊金山唐人街住宅飯店， 由 John K.C. Liu於1980年編寫，獲得唐人街社區改善資源中心 (Chinatown Neighborhood Improvement Resource Center)（後改名為唐人街社區發展中心 [唐人街CDC]）的資助
- 唐人街公共改善計劃，由規劃部於1981年制定
- 小巷總體規劃，由 唐 人 街 CDC與舊金山公共工程部 (San Francisco Public Works) 於1998年制定
- *Bayview-Hunters Point B*區調查，於*2010*年為舊金山重建局 *(San Francisco Redevelopment Agency)* 編寫
- *1979*年舊金山*Clement*街，*Richmond*區的社區和場所照片，由Malcolm Collier於2012年拍攝並設計
- *835–845 Jackson*街，東華醫院遷建工程環境影響報告，由規劃部於2012年編寫
- *Portsmouth*廣場及周邊地區現況報告，由規劃部及舊金山休閒及公園部於2014年發布
- 平園 公 寓歷 史資 源評 估，於 2015年為住宅及社區發展市長辦公 室編寫
- 唐人街可持續發展策略，由唐人街可持續發展指導委員會（包括唐人街CDC、規劃部、舊金山環境部和Enterprise Community Partners, Inc.）於2017年發布
- *Hilton*酒店歷史資源評估草案，於2019年為規劃部編寫

命名的歷史遺址

雖然華裔美國人對整個舊金山的歷史和文化具有重大影響力，但本市正式命名的華裔美國人歷史遺址卻很少。其中一所建築因其與華裔美國人歷史相關而被列入國家名錄，其餘三所建築被命名為地方級歷史遺址（見下表）。

當地地標的命名需要準備歷史文獻和重要性聲明。地標命名報告提供了有關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社區的更多資訊，可從規劃部或舊金山公共圖書館獲取。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或聯邦命名的建築可能包含未獲得承認的華人歷史相關性。例如，一些與鐵路相關的建築已被指定為舊金山地標。如果這些遺址由中國勞工建造（這種情況極有可能），則當前的命名報告文本中很可能會缺少這些資訊。然而，可以對這些命名進行修訂，以將重要的華裔美國人歷史包括在內。

載入國家名錄的華人歷史建築：

- **天使島 (Angel Island)，移民站**（Marin縣天使島州立公園），國家歷史地標 第71000164號

本地命名的華人歷史建築：

- **Clay街中心**（華人YWCA，後來的CHSA大樓），965 Clay Street（唐人街），舊金山地標第122號。雖然該建築由華人YWCA建造並服務於其自身，但地標名稱並未反映這一點；其重要性聲明聚焦於建築師Julia Morgan，而非該中心旨在服務並在其創建過程中發揮作用的中國女性。
- **Donaldina Cameron之家**，920 Sacramento Street（唐人街），舊金山地標第44號
- **東方倉庫 (Oriental Warehouse)**，650 Delancey Street（南灘），舊金山地標第101號

學術研究

作為美國第一個大型亞裔美國人社區，許多出版物都對舊金山的華人人口進行了描述，例如Ronald Takaki的《異岸來的陌生人》*(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Yong Chen*的《華人的舊金山：*1850-1943*》、Erika Lee的《亞裔美國的創生》（*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以及歷史學家*Judy Yung*和*Him Mark Lai*及其他人的幾部作品。請參閱G部分參考文獻，以了解本背景陳述中所引用資料來源的完整清單。

報紙和檔案來源

此專案也受惠於許多報紙檔案、研究期刊以及舊金山華裔美國人學術研究，包括：

- 西部社區專案 (outsidelands.org)
- 美國華人歷史學會，展覽和出版物
- 加州歷史學會，檔案
- 舊金山公共圖書館與政府資訊中心
- Bancroft圖書館
- 國會圖書館、美國歷史報紙
- 舊金山國家檔案與記錄管理局 (San Bruno)
- JSTOR，數位期刊
-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加州數位報紙合集
- ProQuest，歷史報紙【*San Francisco Chronicle*（《舊金山紀事報》）】
- NewsBank、過往和當下的報紙
- 美國華人歷史學會訪談，2017年

術語和定義

「華人」和「華裔美國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互換使用，指的是在美國的華人後裔，無論其公民身分或移民身分如何。

術語「亞裔」、「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和「泛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用於指稱亞洲人，有時也指太平洋島後裔。這些術語用來代替「東方」、「天朝」或「蒙古」，這些詞語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到中期常用，被認為帶有貶義色彩。「苦力」一詞也帶有引號，指的是19世紀受契約束縛或被奴役的中國勞工，是一個貶義詞，有時用來形容在美國 的華人。只有在提及歷史時代的引用文字時，才會在此背景陳述中使用這些術語。

在大多數情況下，本背景陳述中使用歷史人物姓名的粵語拼音。對於現代人物則將遵循其個人偏好。地名將使用目前的拼音。

LGBTQ+ 一詞是指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酷兒（或疑性戀）個人和社群。「+ 」是指其他在縮寫詞中尚未出現的性別認同和性取向。

除專有名詞外，英語以外的語言中的單詞通常採用斜體。

D. 曆史背景

早在1565年，中國人就已經出現在美洲大陸，他們作為船員，隨西班牙貨船抵達美洲，這些船隻將貨物從菲律賓運往新西班牙。亞洲向西半球移民的「第一波」從1565年持續到1815年，約有40,000到100,000名亞洲人從中國、日本、菲律賓、南亞和東南亞來到美洲大陸上日益壯大的西班牙帝國。[8] 已知的第一個踏足現舊金山灣區的中國人在18世紀末隨西班牙殖民者抵達。[9] 其他人則是在被稱為中國「帆船」的船上航行或在美國船隻上工作的漁民。[10]

D.1 早期華裔移民、定居和社區的形成，1848-1880年代

直到1848年至1852年的淘金潮時期，中國人才大量來到本地區。中國國內的情況導致許多男人離開故鄉，而淘金潮以及美國鐵路和農業公司的招募等機會則吸引他們來到美國，尤其是加州。舊金山是1800年代中國人進入美國的主要入境口岸。[11]

推動中國人移民的因素

19世紀下半葉，多重因素導致約250萬年輕人離開中國。中國在鴉片戰爭（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戰敗後，英國帝國主義的統治加劇了貧窮並使得生活條件更加惡劣，特別是在中國東南部的珠江三角洲，這裡是這一時期大多數中國移民的發源地。許多人經歷了「稅收增加、土地流失、外國商品競爭和失業。」[12] 這些因素，再加上人口過剩、自然災害、種族衝突和內亂，導致數百萬中國人到非洲、美洲、澳洲、夏威夷、紐西蘭、東南亞和西印度群島等新興的西方殖民地尋求新的機會。[13]

---

[8] Lee，「移民、排斥與抵抗：1800-1940年代」，88；Nancy Wey，「Chinese Americans in California（《加州的華裔美國人》）」，載於「Five Views: An Ethnic Historic Site Survey for California（《五種觀點：加州民族歷史遺址調查》）」（加州Sacramento：加州歷史保護辦公室、加州公園和休閒部，1988年），最後修訂於2004年，檢索於2020年10月27日，https://www.nps.gov/parkhistory/online_books/5views/5views3.htm

[9] Lee，87。

[10]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11] Lee，88。

[12] Judy Yung，*Unbound Feet*（《解放纏足》）（柏克萊和洛杉磯：加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17。

[13] Lee，88；Yung， 17-18。

資料來源： disasterhistory.org

圖D-1 顯示中國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地圖

儘管大多數中國男性在此期間自願離開祖國，但在非洲奴隸貿易結束後，一些中國男性被迫或被欺騙到南美和加勒比地區成為契約奴隸。[14]這些契約奴隸通常被稱為「苦力們」（或單數「苦力」）。然而，沒有證據顯示早期到美國的中國移民是「苦力」。一些美國人選擇無視此事實，聲稱在美國的中國移民都是「苦力」，並在反對中國移民的爭論中引用了這個詞語。因此，這個詞具有種族主義色彩。[15]不管中國移民的境況如何，到19世紀末，歐洲帝國主義已經導致了全球勞動力遷移，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華人僑民數量的不斷增長。[16]在此期間，這種大規模的遷徙主要是由男性推動，只有少數女性離開中國。

儘管中國的農村和工人階級女性經常與男性一起工作，但文化傳統將許多女性置於家庭領域，而男性則負責離家賺取收入。海外遠行所涉及的經濟費用和惡劣條件都進一步導致女性留守在故鄉。即使女性想要離開中國，中國法律在1911年以前也一直禁止女性移民，並且加州頒布了幾項旨在阻止華人移民的法律，其中包括一項尤其限制華人女性移民的法律。[17]儘管如此，還是有少數女性前往美國。

1965年之前，大多數中國移民來自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靠近廣州（該市以前稱為廣東）的地區。[18]在珠江地區，最大的族群來自台山 (Taishan) 地區（粵語為Toisan）、四邑 (Siyi) 地區（也叫做Sze Yup或四縣），其他主要族群來自三邑 (Sanyi)（也叫做Sam Yup或三縣）、中山等地。

---

14 Lee，88。

15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16 Yung，《解放纏足》，16。

17 同上，18-19。

吸引中國人到美國的因素

1848年北加州發現金礦，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中包括中國。在華人中，加州被稱為「*Gam Saan*」，即「金山」。歷史學家Ronald Takaki引用了一位來自廣東（現廣州）的年輕人的話：「很多美國人都在談論加州。哎呀！多麼富有的国家！我聽說很多美國人和歐洲人都去那裡。哦！他們很快就找到了黃金，所以我聽說…」[19]舊金山成為新移民的主要入境口岸。1850年至1870年間，每年約有8,000名中國人從這座城市進入美國。[20]

中國移民經常成群結隊地前往美國，其中包括家庭成員或來自同一個村莊的同鄉。許多人向家人借錢來支付費用。[21] 如果他們無法自己或在家人的幫助下負擔遠行費用，他們會從一個信用票證系統獲得貸款，在美國賺取收入後必須償還；然而，許多人償還的金額是最初借款金額的兩倍之多。[22]

淘金潮引發了與中國的新國際貿易。隨著人口大幅增長，加州的建築材料變得供不應求。[23]預製石砌建築和木屋透過舊金山港從中國進口，由中國的石匠和木匠陪同運送，以便抵達後進行組裝。[24]

John Frost在其1851的 著 作 《加州圖畫史》*(Pictorial History of California)* 中寫道，中國的預製木屋「比本地人建造的房屋更加高級、更加堅固……」[25]法國記者Etienne Derbec寫道，中國的房屋

> ……最漂亮、做工最好、而且最便宜；五十或六十美元就可以買到一間木屋。木屋有兩種款式：歐式或天朝風格，內外均呈灰色，屋頂幾乎平坦，窗戶用玳瑁片代替了窗玻璃進行裝飾。總有一天，舊金山會成為半個中國城市，而這必將會使這座城市更加繁榮。[26]

早在1852年，中國石匠就在Montgomery和California街的西北角組裝了一座預製石砌建築。然而，在該建築竣工之前，石匠們卻舉行了罷工，要求提高薪資。這是有記載的最早的華人移民罷工。[27] 該建築被稱為Parrott花崗岩塊，在1906年的地震和火災中得以倖存。此圖片發表在《每日先驅報》*(Daily Herald)*（無日期）上，表明災難前後該建築物的外觀幾乎毫發無損。

---

18 Philip Choy 及其他人，「Chinatown Historic District Case Report（唐人街歷史街區個案報告）」（舊金山：舊金山地標保護組織）諮詢委員會，1991年1月），16；李漪蓮，「移民、排斥與抵抗」，88。

19 Ronald Takaki，《異鄉的陌生人》（紐約：Penguin Books，1989年），34。

20 ARG、Historic Resources Group和Chattel Inc。「洛杉磯的華裔美國人：1850-1980年」（洛杉磯：洛杉磯市城市規劃部歷史資源辦公室，2018年10月），13。

21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22 Takaki，35。

23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24 Choy及其他人，「唐人街歷史街區」，30。

25 Choy，31。

26 Derbec, Etienne，「Letter from San Francisco, December, 1850（舊金山的來信，1850年12月）」，引述自舊金山 基金會 Architectural Heritage Chinatown Supplement（《唐人街建築文物增刊》），第XIV卷，第1期，1986年4月，1。

27 Choy及其他人，「唐人街歷史街區」，32。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2 CALIFORNIA街和MONTGOMERY街的PARROTT花崗岩塊，1906年地震和火災災前（上圖）和災後（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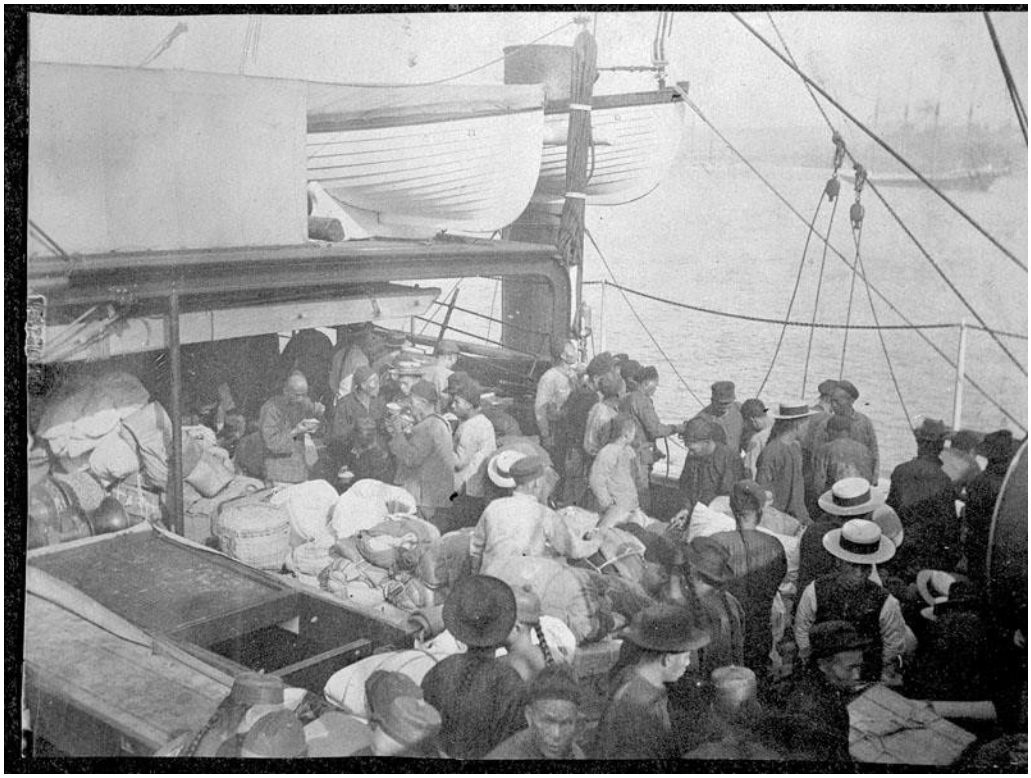
該建築於1926年被拆除，現為Omni酒店 (Omni Hotel) 所在地，位於500 California Street。該地點是加州歷史地標第89號。

除了建築材料外，家具、絲綢、石器和象牙等中國商品也進入了美國。一些中國商人在舊金山開設了進出口業務，並在那裡出售這些商品。[28] 其中一些企業是在中國成立，來這裡是為了嘗試擴大業務範圍。

1860年代，加州的華人人口大幅增加。美國公司招募中國勞工（通常會為他們支付從中國來的路費）來建造美國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1865年至1869年），並從事農業工作，包括整個加州的農場和漁業。在這兩個行業中，數以萬計的中國男性經常性地、系統性地被剝削為廉價勞動力，並承擔了白人同行認為危險且不受歡迎的工作。[29]

[28] Philip P. Choy，*San Francisco Chinatown: A Guide to Its History and Architecture*（《舊金山唐人街：歷史與建築指南》）【舊 金山：City Lights（城市之光），2012年】，29。

[29] Lee，90。



資料來源：夏威夷州檔案館，來自Smithsonian美國歷史國家博物館

圖 D-3 中國乘客登上一艘蒸汽輪船，可能是前往夏威夷，約為1900-15年

儘管在19世紀，很少有女性離開中國，但還是有一些女性來到了加州。她們中的一小部分人和她們的丈夫一起工作，但大多數人為了賺錢，為舊金山的新興單身社群提供性服務。最初，舊金山的大多數性工作者，包括華人性工作者，都是自由工作者。有些人將錢匯回中國的家人，或將利潤投資於她們在舊金山或中國開設的企業。華人的賣淫活動初期是自由競爭，但這種情況只持續到1854年。之後取而代之的是有組織的性交易。[30]有組織的犯罪集團透過武力和欺騙，將更多的華人婦女帶入舊金山，在唐人街形成了日益壯大的賣淫活動。由於中國的貧困和婦女社會地位低下，一些中國家庭將女兒賣給別人作家傭或賣給妓院。舊金山華人賣淫活動的第二個時期從1854年持續到1925年。[31]

受1848年淘金潮的吸引，隨著鐵路業和農業從中國大量招募勞動力，加州的華人人口在19世紀末持續增長。[32]到1860年，華人已成為本州最大的移民群體。到1870年，美國有63,000名華人，其中大多數 (77%) 居住在加州。每個縣都有華人居住，並在全州建立至少30個飛地。[33] 表D-1顯示了1860年至1940年中國到美國的移民情況。

---

[30] Ｙｕｎｇ，《解放纏足》，24。

[31] Lucie Cheng Hirata，「Free, Indentured, Enslaved: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自由、契約、奴役：十九世紀美國的中國妓女）」，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第5卷第1篇，Women in 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婦女》）（1979年秋）：3-9。

[32]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33] F lora Chou、Deepeaka Dhaliwal、Donna Graves及Page & Turnbull,。*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in California: A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 Multiple Property Documentation Form*（《加州的亞裔美國人和 太平洋島民：國家歷史遺址多建築記錄表》）（ Sacramento：加州歷史保護辦公室，2019年），24。

表 D-1. 華人移民美國，1860年至1940年[34]

年	美國華人總數	加州華人總數	舊金山華人總數	美國的外國居民	美國公民*	美國總人口
1860	34,933	34,933	2,719	34,933	--	31,443,321
1870	63,199	49,277	12,030	55,396	7,803	38,558,371
1880	105,465	75,132	21,213	89,023	16,442	50,155,783
1890	107,488	72,472	25,833	94,987	12,501	62,947,714
1900	89,863	45,753	13,954	80,853	9,010	76,212,168
1910	71,531	36,248	10,582	56,596	14,935	92,228,531
1920	61,639	28,812	7,744	43,107	18,532	106,021,568
1930	74,954	37,361	16,303	44,086	30,868	123,202,660
1940	77,504	39,556	17,782	37,242	40,262	151,325,798

*1790年的《入籍法案》(Naturalization Act) 剝奪了通過入籍成為美國公民的機會（僅允許「自由白人」），中國人無法因在美國土地出生或由美國公民所生而成為美國公民，無論出生地在哪裡。

華人的公民身分

當19世紀中葉中國金礦工人和隨後的中國移民浪潮抵達加州時，他們被認定為「沒有資格獲得公民身分的外國人」。因此，他們無法投票、擔任公職、擁有土地或申請採礦權。[35] 1854年12月30日，法官John Satterlee駁回了一名華人的公民身分申請，理由是他不屬於高加索人種。[36]儘管美國內戰後《第十四修正案》擴大了非裔美國人的公民權，但華人直到1943年才被允許入籍。其他亞洲人直到1946年或1952年才獲得這一權利。

華人在加州定居

在淘金潮之前，很少有華人居住在加州。1849年，有325名華人礦工漂洋過海來到「金鄉」尋找金山（Gum Saan，也稱Gold Mountain）。[37]到1851年，該地區約有25,000人；大多數人定居在Amador縣、Calaveras縣和El Dorado縣的採礦村附近。[38]

[34]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在美華人的經歷》）」，伊利諾大學，http://teachingresources.atlas.illinois.edu/chinese_exp/resources/resource_2_9.pdf，檢索於2018年5月9日；「第127號公告：1910年美國的華人和日本人」，商務部人口普查局，japanese-in-the-us，檢索於2020年10月29日；「表2。所有人口普查中每個州和地區（按縣）的人口總數，以及白人、有色人種、奴隸、華人和印度人的人口，」https://www2.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decennial/ 1870/population/1870a-05.pdf?，檢索於2020年10月29日；「美國、各地區、分區和州1790年至1990年按種族劃分的人口總數；1970至1900年按西班牙裔血統劃分的歷史人口普查統計數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02年9月，檢索於2020年10月29日 *https://www.census.gov/content/dam/Census/library/working-papers/2002/demo/POP-twps0056.pdf*，；「舊金山人口表2」，舊金山家譜學，https://www.sfgenealogy.org/sf/history/hgpop.htm，檢索於2020年10月29日。

[35]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36] 「Continuation of the Annals of San Francisco《舊金山年鑑續集》」，1854年12月5日至1855年6月3日，載於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加州歷史學會季刊》），第15卷，第3篇（1936年9月），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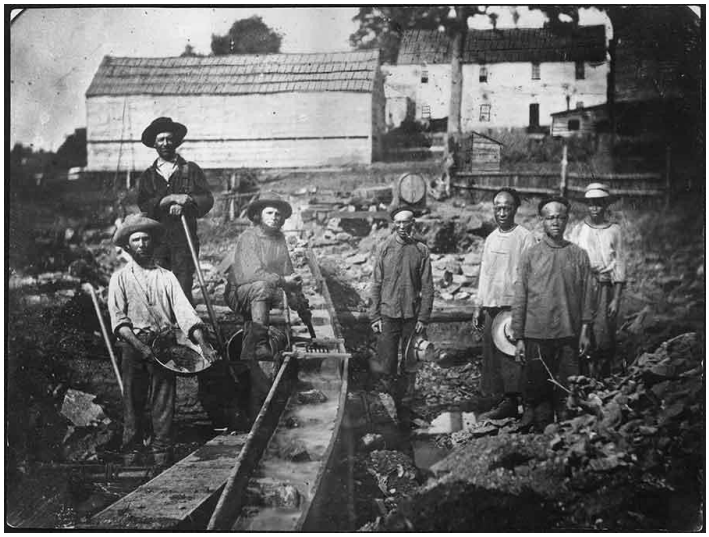
[37] Lee，88。

[38] ARG及其他人，「洛杉磯的華裔美國人：1850-1980年」，11、13。

華人礦工持續遭受著嚴重的歧視，使他們生活困窘，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迫使他們最終離開了採礦村。1850年，加州頒布了針對墨西哥人和中國人的外國礦工稅。不久之後，頒布了限制華人移民加州的立法，顯現出更為強烈的反華情緒，加州北部的幾個城鎮也頒布了迫使華人居民離開的決議。

暴力也不斷威脅著華人居住地。1856年，Yreka附近的白人礦工伏擊了該鎮的華人礦工，造成財產損失和人身傷害。[39]1858年至1859年的冬天，一群武裝白人礦工將華人趕出了Sacramento河附近遍佈的營地和城鎮。[40]

儘管存在廣泛的歧視和暴力，數千名華人依舊從事著採礦活動或相關行業，並定居在加州的金鄉。「到1855年，加州120,000名礦工中有20,000名是華人。」[41]1873年，隨著採礦活動減少，華人礦工約佔加州剩餘30,000名礦工的60%。[42] 被迫離開礦區的華人在洗衣店、商店以及農業、鐵路和木材行業找到了工作。[43]



資料來源：漢庭頓圖書館、藝術館、植物園

圖 D-4 AUBURN峽谷的華人和白人礦工，1852年

從1865年開始，美國鐵路公司從中國招募了數萬名工人來建造美國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以及數十條其他州內和州際鐵路線。尤其是中部太平洋鐵路和南太平洋鐵路，僱用了大量的華工。1867年，90%的鐵路勞工是華人，即14,000名工人中有12,000人是華人。[44]鐵路修建工作將華人勞工帶到了加州各地以及州外地區。鐵路是華人向南加州移民的重要因素。[45]華人參與了連接舊金山和洛杉磯的南太平洋鐵路線路，以及連接加州城市和鄰州線路的修建。鐵路建成後，許多華人回到加州各城鎮

39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40 Lee，94。
41 ARG, et al, “Chinese Americans in Los Angeles, 1850-1980,” 13.
42 Ibid.
43 Wey, “Chinese Americans in California.”
44 Lee, 89.
45 ARG, et al, “Chinese Americans in Los Angeles, 1850-1980,” 13.

尋找新的工作機會。這些前鐵路工人中的一些人在Sacramento河三角洲建造了堤壩，開墾了數英畝的耕地，還有一些人在加州三角洲地區和其他地方投入了不斷發展、工業化的農業產業。

受鐵路業的啟發，San Joaquin三角洲、Sacramento、Napa和Sonoma的農業產業也在本地和國外大量招募華人勞工。[46]來自廣東省的農民在Sacramento-San Joaquin河三角洲的排水和隨後的土壤翻耕方面做出了極大的貢獻。[47]這項工作非常乏味，還需要在充滿瘧疾蚊子的沼澤地涉水作業。州參議院為這項工作制定了一個專門引進華人勞工的計劃；許多華人勞工都作為契約奴隸從事了這項工作。華人勞工幫助該地區成為世界上最大、最賺錢的農業中心之一。[48]

華人勞工在許多農作物的生產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包括Sonoma的釀酒葡萄、San Benito的芥菜籽，以及加州Alvarado的第一家甜菜廠的甜菜種植。[49] 他們與白人勞工一起勞作，有時還會擔任家庭傭人或廚師。這項工作，特別是甜菜種植，既艱鉅又危險。收割甜菜需要使用鋒利的工具快速切割，在加州甜菜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有許多勞工因此受傷。

在Napa和Sonoma，華人種植並採摘葡萄用於釀酒，為這日後聞名世界的產業做出了貢獻。其他華人農工在水果和蔬菜的分配和銷售中發揮了很大作用，這些水果和蔬菜被運送到全州的各個城鎮。另外還有2,500名華人在加州的果園工作。[50]華人也被招募到魚類罐頭廠工作，例如Del Norte縣的Occident and Orient商業公司罐頭廠，他們在那裡將鮭魚罐裝起來以供保存和大規模分銷。[51]儘管種族主義法律通常給農民分配的是最貧瘠的土地，但一些華人移民還是設法獲得了自己的土地或進行收益分成耕種。這限制了一些華人企業家，他們只能開發小型園地，將農產品用卡車運送到城市地區並在城市市場上兜售。[52]這些農民設法在舊金山出售芹菜、豌豆、花椰菜、馬鈴薯和草莓，以及芥末（中國移民擅長種植芥末）。透過與其他華人農民共享土地，種植草莓的企業在舊金山地區尤其成功[53]一些中國和歐洲的卡車農民當時在如今的舊金山東南部的Bayview和Hunters Point社區耕種土地，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下文將進一步討論）。[54]

---

44 Lee, 89.

45 ARG, et al, "Chinese Americans in Los Angeles, 1850-1980," 13.

46 Choy及其他人，「唐人街歷史街區」，18；李漪蓮，94；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47 Richard Steven *Street*，*Beasts of the Field: A Narrative History of California Farmworkers*（《田野裡的野獸：加 州農場工人的敘事史》）（ Redwood城：史丹佛大學出版社，2004年），238。

48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49 Street，256、314。

50 ARG及其他人，「洛杉磯的華裔美國人：1850-1980年」14。

51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52 ARG及其他人，「洛杉磯的華裔美國人：1850-1980年」27。

53 Street，247-248。

54 Kelley and VerPlanck歷史資源諮詢公司，Bayview-Hunters Point B區調查城鎮中心活動節點（舊金山：舊金山重建局，2010年），9。

華人定居舊金山

1848年在Sierra Nevada山脈發現金礦時，舊金山還是一個小規模定居點，主要由奧隆人原住民或科斯塔諾人、加利福尼亞人、墨西哥人、歐洲移民和美洲人組成。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原住民已經在該地區居住了數千年（西班牙殖民者於1770年代開始在該地區定居）。在墨西哥從西班牙獨立後，該地區於1821年成為墨西哥的一部分，並於1836年被稱為「Yerba Buena」。到1847年，Yerba Buena內形成了一個以講英語為主的沿海社區，並在1848年美墨戰爭獲勝後成為美國的一部分。[55] Yerba Buena的前墨西哥村落便更名為舊金山。

在不斷發展的美洲人城鎮的中心有一個叫做Portsmouth廣場的區域。它鄰近港口，是墨西哥時期的中央公共廣場，也是重要政府建築的所在地。墨西哥官員委託法國勘測師Jean Jacques Vioget設計該鎮廣場周圍的街道網格。Portsmouth廣場成為許多重要活動的舉辦地，包括淘金潮開始的宣告儀式和加州加入美國的儀式活動。[56]廣場以Washington街、Kearny街、Clay街和Grant大道為界。

1848年發現的金礦吸引了數以萬計追逐財富的人來到此地。舊金山是最近的港口；因此，隨著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世界各地新移民的到來，這個安靜的定居點慢慢地變成了一座城市。

資料來源：Bancroft圖書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由Smithsonian美國歷史國家博物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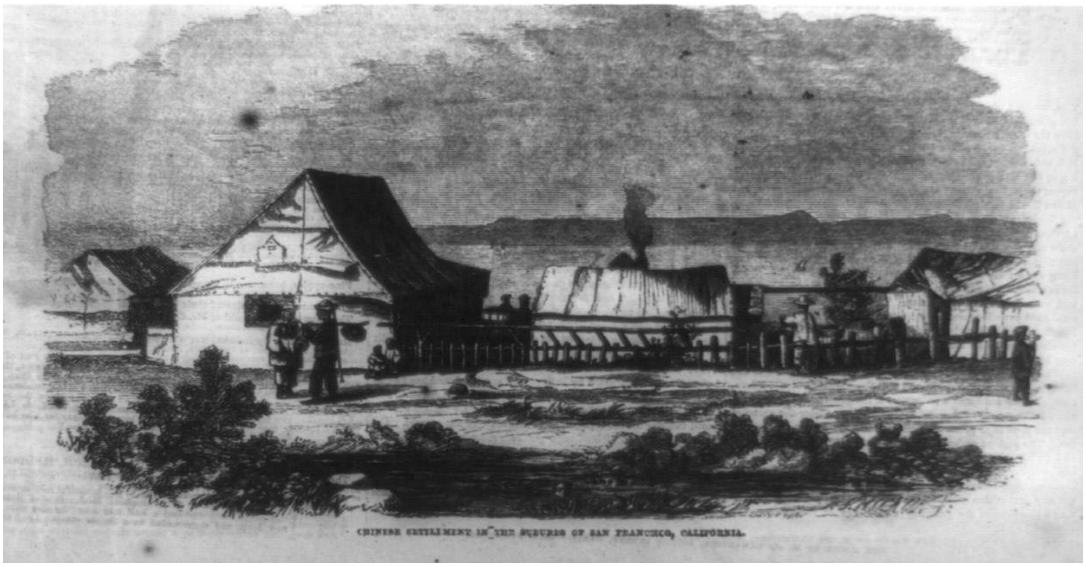
圖 D-5 來自太平洋郵輪公司和加拿大太平洋郵船公司的華人移民，約為1880年

[55] Carey & Co, Inc.，「Historic Resources Evaluation for Glen Park Community Plan（Glen公園社區計劃的歷史資源評估）」（舊金山：PBS&J，2010年12月21日）, 16。

[56] 舊金山規劃部及其他部門，舊金山唐人街Portsmouth廣場及附近現況報告（舊金山：舊金山規劃部和舊金山休閒及公園部，2014年12月），15，檢索於2020年12月16日，https://sfplanning.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itywide/portsmouth-square/Portsmouth_Square_Final_Report_lores.pdf

舊金山被華人稱為「大埠」*(Dai Fow)*【或*Dai Fou*（意思為「大港」或「大城市」）】；大多數來自中國的移民由此港口進入美國。[57]在此時期，鐵路或農業行業在中國招募工人，而舊金山則充當了尋求這些行業工作的華人移民的「分配中心」。[58]儘管大多數人在金礦、鐵路或農業領域尋找就業機會，但仍有一些人留在了舊金山。其他人則過著遷徙的生活方式，在冬季和其他停工期間返回舊金山。[59]

舊金山的大多數華人定居在Portsmouth廣場（現存）周邊地區。隨著該市向西和向南的發展和擴張，舊金山的這片老城區「被華人拋棄了」。[60]這個地區最終被稱為唐人街，一個多世紀以來，這裡一直是舊金山華人的生活、商業、貿易和文化中心。（唐人街的形成在D.3早期的舊金山唐人街，*1850—1906*年中進行了詳細闡述）。在此時期，舊金山的其他地區也出現了華人。有些人住在這座新興城市的海灣沿岸，他們在那裡建立了捕蝦村，有些人住在舊金山南部，從事園藝和乳製品行業。



資料來源：「加州舊金山郊區的華人定居點」，F. Hickock(?)。加州舊金山，1856年。國會圖書館，www.loc.gov/item/95509658/。

圖 D-6　早期華人在舊金山的定居點，約1860年

1860年，約有2,719名華人居住在舊金山，佔總人口的5%。[61]在整個1860年代，隨著採礦和鐵路建設的衰落，許多華人勞工返回舊金山或搬遷到這座城市尋找新的就業機會，因此舊金山的華人人口不斷增長。到1870年，舊金山有12,022名華人，約佔總人口的8%。[62]

---

57 Lee，101。
58 Choy及其他人，「唐人街歷史街區」，18。
59 Lee，88。
60 Choy及其他人，「唐人街歷史街區」，21。
61 美國人口普查，1860年。
62 美國人口普查，187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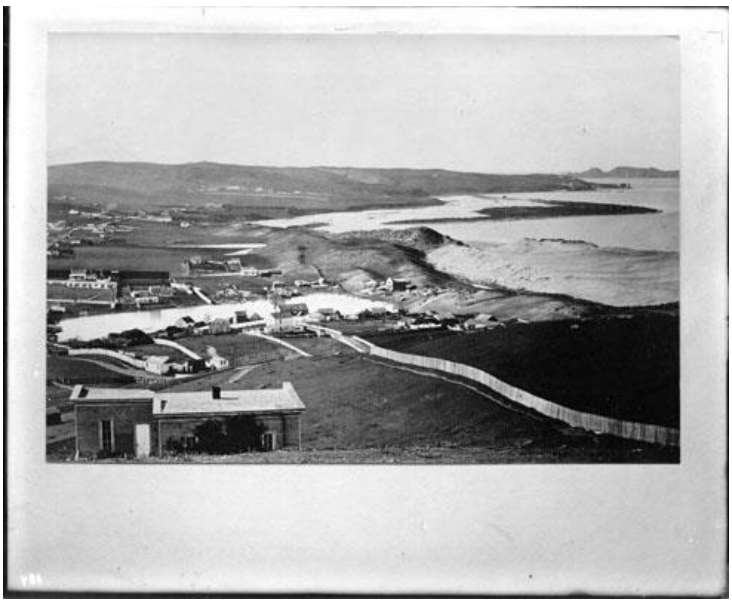
洗衣女工的瀉湖 (WASHERWOMAN'S LAGOON) 和華人洗衣店

洗衣女工的瀉湖是一片天然水域，四周是舊金山的Lombard街、Filbert街、Gough街和Octavia街。歷史上，西班牙和原住民婦女曾在這裡洗衣服。[63]

在淘金潮期間，洗衣服的費用很高，因為傳統上從事家務勞動的婦女大幅減少。在19世紀由於沒有人洗衣服，許多居住在舊金山的男人將衣服運到別處清洗或提前扔掉。[64]

華人移民在1850年代開始從事衣服清洗工作，這使得清洗十幾件襯衫的價格從$8降至$5。1854年，*Alta California*報道稱「有300人在湖邊洗衣服，其中有200名中國人，50名墨西哥人，15名印度人，15名法國人，其餘則是美國人和德國人。」[65]

到了1880年代，在洗滌和途徑附近有毒工業的徑流的雙重影響下，瀉湖變成了污水池。那時霍亂侵襲本市，市長Ephraim Burr的兒子也因此喪生。不久之後，在1882年，市長決定要填湖。[66]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7　洗衣女工的瀉湖，約1865-67年

[63] Gary Kamiya，「How an early SF lake went from jewel to cesspool（早期的舊金山湖如何從寶石變成污水池）」《舊金山紀事報》，2016年11月25日。

[64] 同上。

[65] 同上。

[66] 同上。

華人捕蝦村

早在舊金山市建立之前，華人漁民就已經出現在北加州。華人與夏威夷和菲律賓的水手一起「在17、18和19世紀的西方帝國主義時期隨著亞洲、太平洋島嶼和美洲之間的貿易路線航行。」[67] 有些人成為了漁民或在舊金山灣區的海運業就業。

歷史學家注意到，自1870年代初以來，舊金山灣沿岸就有華人捕蝦村或漁村，據記載，舊金山的San Rafael、Point San Bruno、Point San Mateo、Potrero Point和Hunters Point都有這樣的村落。[68] 歷史學家Nancy Wey寫道：「捕蝦業在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產業。許多華人移民來到這裡，為加州帶來了捕蝦業所需的捕蝦和保存技術。」[69] 華人移民將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帶到了舊金山灣區，幫助啟動了該地區標誌性且最賺錢的行業之一。

資料來源：OpenSFHistory的私人收藏家，
foundsf.org/index.php?title=Chinese_ shrimping_village

圖D-8 華人捕蝦者，約1910年代

[67] Chou及其他人，《加州的華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國家歷史遺址登錄表》（Sacramento：加州歷史保護辦公室，2019年），11。

[68] Kelley and VerPlanck，49。

[69]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 D-9 HUNTER'S POINT的華人漁民，1937年

華人漁民使用的船隻被稱為「帆船」(junks)。它們通常由紅木製成，長度在30到50英尺之間。[70] 1850年至1910年間，這種帆船在整個灣區隨處可見。2003年，舊金山海事國家歷史公園與中國營州立公園 (China Camp State Park) 合作，依照中國傳統造船方法重建了一艘43英尺長的捕蝦船。複製品以最後一位華人捕蝦漁民母親的名字命名為「歸甚思關」號(Grace Quan) ，定期在國家歷史公園的Hyde街碼頭和中國營州立公園之間航行。[71]

在舊金山，大多數華人捕蝦村在1870年至1939年間沿著Hunters Point海岸運營。19世紀末，這裡建立了五個知名的捕蝦村。其中三個（一個華人聯盟村以及兩個不同的華人蝦村 [Fook and Look]）很可能位於Fairfax大道和Bold街的交叉口（已不復存在）。第四個位於以Evans大道、Ingalls街、Fairfax大道和舊金山灣為界的街區。[72]

這些捕蝦村本身由帶有木瓦屋頂的簡易木棚組成，有些坐落在通往水邊的高蹺或木墩上。[73] 1882年，觀察家John S. Hittell的描述讓我們得以一窺舊金山華人漁村的內部運作：

> 他們被分成小村，人數從12到40人不等，每個村都有一名經理，由經理選擇漁場，指揮工作，並決定每天捕獲的漁獲量有多少送到城市，有多少曬乾（用於出口）。平均收入無法確定，但無疑會很低。他們使用一張漏斗形的網，長30英尺，網口寬18英尺，網眼直徑不超過半英寸，漲潮時將其放入20至25英尺深的水中，並在退潮前撈起。該社區有200名漁民，40艘船，每艘船有5名船員，每天平均捕獲量為1噸半。蝦子被撈上岸後，會在淡鹽水中煮半小時，然後就可以上桌食用了。[74]

---

[70] Brian D. Joyner，「Asia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Landscape: Identifying and Interpreting Asian Heritage（《亞裔對美國地貌的反思：識別和闡釋亞裔遺產》）」（華盛頓特區：國家公園管理局和國家文化資源中心，2005年），48，檢索於2020年10月23日http: //npshistory .com/publications/asian-reflections.pdf。

[71] 同上，49。

[72] Kelley and VerPlanck，50。

[73] 同上。

[74] John S. Hittell，*The Commerce and Industries of the Pacific Coast of North America*（《北美太平洋海岸的商業和工業》）（舊金山：A.L. Bancroft and Co.，1882年），366。

資料來源：OpenSFHistory的私人收藏家，foundsf.org/index.php?title=Chinese_shrimping_village

圖 D-10　衛 生部在HUNTER'S POINT的印度盆地沿岸焚燒華人捕蝦村，1939年4月20日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 D-11　舊金山衛生部焚燒捕蝦村 的近景圖，1939年4月20日

20世紀初，舊金山通過了幾項針對這些華人漁民的歧視性法律。1910年的一項法律禁止使用捕魚袋網，這是華人漁民使用的主要工具，後來整個行業都因此沒落了。1920年代，華人漁民重新設計了漁網，並短暫地復興了該行業，直到1939年此行業永遠消失。同年舊金山衛生部認為這些捕蝦村不衛生，並將其燒毀。[75]

另一個華人漁村位於舊金山北岸的海灘，這裡後來被命名為「中國海灘」(China Beach)。社會學家James W. Loewen認為，當「1890年代白人將中國人從海灘和漁業中驅逐出去」時，華裔美國人在那裡建立並佔領了一個漁村。[76]Loewen還指出，該漁村是為數不多的為漁民遮風擋雨的地方之一。[77]多年來，海灘上一直豎立著一塊木牌，以紀念近半個世紀前在這裡捕魚的華人漁民。1981年，舊金山居民和餐廳老闆Henry Chung和Diana Chung捐款用花崗岩紀念碑取代了木牌，以紀念創建了灣區漁業（現存）的華人漁民。[78]自1930年代以來，該地區被稱為James Phelan州立公園，直到1977年，當金門國家休閒區 (Golden Gate National Recreational Area)接手該地區土地所有權後，該地區更名為中國海灘。

資料來源：Eric Mar（左）和Harper's Weekly（《哈珀周刊》），1875年3月20日（右）

圖 D-12　左：中國海灘石碑，2018年；右：舊金山灣的華人捕蝦漁民畫作，1875年

[75] Kelley and VerPlanck，50。

[76] James W. Loewen，*Lies across America: What Our Historic Sites Get Wrong*（《謊言遍地美國：歷史景點的問題》）（紐約：Simon & Schuster，2000年），67。

[77] 同上。

[78] 在石碑落成之前，有一塊木牌立在那裡。1981年，Henry Chung和Diana Chung捐贈了一筆資金來資助建造石碑，並向市政府發出了他們的提議。1982年，夫婦倆收到美國國會批准「中國海灘」新名稱的文告，文告編號為1982.6.13H4044。Henry Chung就住在Sea Cliff大道，在他2017年去世之前，經常到這個海灘散步。（Tingting Wu，「從外交官到世界名廚醴陵人 鍾 武雄的 跨界人生」，瀟湘晨報，2017年1月7日,http://www.xxcb.cn/event/weekend/2017-01-07/9066015.html）

BAYVIEW HUNTERS POINT的華人農民

到19世紀末，舊金山南部的Bayview區出現了農場和溫室，該地區擁有最佳的種植條件。舊金山的大部分農產品都在那裡種植，並在舊金山農產品市場出售，該市場位於金融區東北部，面積覆蓋了北部海濱旁邊的二十幾個街區（非現存）。[79] 本市早期的許多農民都是華人。然而，歧視性法律禁止華人擁有房產，因此大多數人在皮卡車的車廂裡種植農作物。其中一些被稱為「卡車農民」的華人在San Bruno大道和舊金山南部的Bayview區出售農產品。其他華人農民在舊金山北部海濱沿線的Black Point種植農產品。[80]

1890年代，來自義大利、馬耳他、葡萄牙和法國的歐洲移民數量不斷增加，逐漸取代了華人農民。這些歐洲移民能夠購買土地，這使他們在舊金山南部競爭日益激烈的農業產業中佔據了上風。[81]1889年《舊金山紀事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解釋了Bayview農場社區發生的變化：「這裡曾經最常見華人挑著菜籃子，挨家挨戶地叫賣，或者推著車去市場，而現在義大利人和葡萄牙人購買了越來越大片的土地，華人被擠出了社區」。[82]

儘管農業和園藝在Bayview持續發展了幾十年，但到了世紀之交，大多數華人農民被歐洲人取代。Bayview現在已經沒有現存的溫室。

華人花卉種植者

1880年代，日本移民將他們的農業技能帶到了舊金山，促使本地區興起了花卉產業。義大利人和中國人很快就建立了苗圃。其中包括舊金山和Oakland市附近小塊土地上的緊湊型溫室。[83]

種植者在Lotta噴泉（現存噴泉）附近的Kearny街和Market街的露天市場出售鮮花。這種形式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直到1909年禁止進行街頭銷售，市場遷至位於Montgomery街和Kearny街之間的室內地點。

種植者為大約80家花店提供產品，並在1906年地震後的殯葬服務中發揮了關鍵作用。[84]到20世紀初，約有250人從事花卉種植，是專門從事花卉零售的人數的一半。[85]日本、義大利和中國的賣家開始各自專門銷售某些花卉，以減少彼此之間的競爭。例如，華人種植者專門種植紫苑、香豌豆和紐扣菊。每個團體都成立了獨立的公司。日本種植者成立了加州花卉市場，義大利種植者成立了舊金山

---

79 農產品市場在1960年代被舊金山重建局拆除，以制定金門發展計劃。

80 Kelley and VerPlanck，61。

81 同上，9。

82 《舊金山紀事報》（ 1889年11月17日），引述自Kelley and VerPlanck，62。

83 ARG，「Historic Resource Evaluation for 770 Woolsey Street, San Francisco（舊金山Woolsey街770號曆史資源評估）」，2019年3月，36。

84 同上，37。

85 Stacy Farr，「University Mound Nursery/Woolsey街770號，地標命名申請」（舊金山：n.p.，2019年2月21日），33，載於舊金山規劃部地標命名個案報告，2019年7月17日，個案編號2019-002774DES。

花卉種植者協會，華人種植者成立了半島花卉種植者協會。[86] 室內市場於1924年搬遷至第五街和Howard街。[87]

資料來源：藝術與建築，artandarchitecture-sf.com

圖 D-13 描繪KEARNY和MARKET街LOTTA噴泉附近的露天花卉市場的明信片，約為1890年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花卉需求下降，並且日本花卉種植者因被監禁而退出該行業，但花卉市場在戰後再次迎來了增長。1956年，舊金山花卉碼頭（後來的舊金山花卉市場）在Brannan街640號的一座建築中成立。[88]這三個獨立的團體繼續他們的工作，直到1970年代，來自南美的新進口商品對加州的花卉貿易造成了打擊。雖然其中一些早期苗圃在1990年代搬遷或關閉，但在撰寫本報告時，舊金山花卉市場仍在Brannan街640號的原址運營，共有60個攤販在出售他們的產品。[89]

[86] ARG，「Woolsey街770號歷史資源評估」，37。

[87] 年Crocker-Langley舊金山名錄列出了第5街和Howard街附近至少九家不同的批發花卉企業。有些建築仍然矗立，有些則已被拆除。

[88] 市政府於2019年批准一系列計劃，以拆除舊金山花卉市場原一層高的 倉庫建築，並在此處建設一座多樓層辦公大樓。截至出版前，舊金山花卉市場持續在Brannan街640號運營，但在完 工後，就會遷移至16 街901號的新綜合用途大樓。

[89] 同上，37；舊金山花卉市場，檢索於2020年12月3日，https://www.sanfranciscoflowermart.com/our- history.html。

D.2 反華運動，1850年代–1880年代

起初，部分美國人很歡迎華人的到來。舊金山的《加州阿爾塔報》*(Alta California)* 於1851年5月13日寫道：「幾乎每一艘抵達這裡的船隻，都會為我們的人口整數帶來有價值的增長.....華裔男性將與我們的同胞一樣，在相同的投票站投票，在相同的學校就讀，在相同的祭壇鞠躬。」[90]加州州長John McDougal在其1852年的州情致辭中讚揚華人是「我們新納入的公民中最有價值的階層之一」。[91]而其他人就沒那麼歡迎華人了。華人很快成為金礦場種族暴力的目標，被迫離開北加州的無數營地、城鎮和城市。反華煽動者大多是白人勞工，他們早在1850年代就制定出地方和州法律。受惠於華人勞工的大公司曾挑戰其中一些法律，但這樣的行為只會讓白人勞工更有膽量指責華人勞工壓低工資和搶走白人的工作。[92]到了1870年代，來勢洶洶的反華運動在Sacramento和舊金山崛起，最終從西岸蔓延到美國首都。

華人牧場主簡介：林立宏

林立宏牧場是19世紀在舊金山唐人街或Bayview Hunters Point地區以外地方繁榮發展的華人企業的鮮有例子。1855年，12歲的林來到美國。據他的曾孫女Andrea Yee說，他曾在橫貫美國大陸的鐵路上擔任過一段時間的招募人員和監督員。他還曾在內華達州Virginia市工作，直到1876年那里的唐人街被燒毀，他流離失所。當他回到舊金山後，他在Potrero山的Dogpatch地區建立了一個牧場，後來幫助一名年輕女性擺脫了家庭奴役並娶她為妻。他們育有七個孩子。在整個20世紀中葉，該牧場一直由家族持有。

- *Andrea Yee*，電子郵件通訊，*2018*年*5*月*2*日。

長達三十年的反華運動，最終導致1882年《排華法案》的通過，以及後續制定的排華法律，這項運動浪潮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本節會探討促成《排華法案》頒布的人物和事件。如需探討法案本身，以及華人移民和華裔美國人在這個時代的經歷，請參閱下文D.4排華，*1882*年*–1943*年。

加州金礦場的種族歧視與暴力事件

儘管加州領袖和報章雜誌起初看似熱情歡迎，但美國白人礦工很快就對華人和其他外國礦工產生出本土主義情緒。儘管加州已於1848年加入聯邦，然而白人礦工仍認為自己有權利獲得所有黃金。就如歷史學家Ronald Takaki所述的那樣：「自山麓蜿蜒而下，抵達Sacramento時便匯聚成一股力量，發出一種本土主義的呼聲——『美國人的加州』。 美國白人礦工為了把法國人、墨西哥人、夏威夷人、智利人，特別是華人趕出金礦場，強烈要求州消除外國礦工帶來的競爭。」[93]

1850年，加州立法者頒布一項針對外國礦工的稅法，但卻遭受到礦工們的強烈反對，尤其是歐洲礦工，因此該法於隔年被廢除。一項類似的法律於1852年獲得通過；然而，該法主要是針對墨西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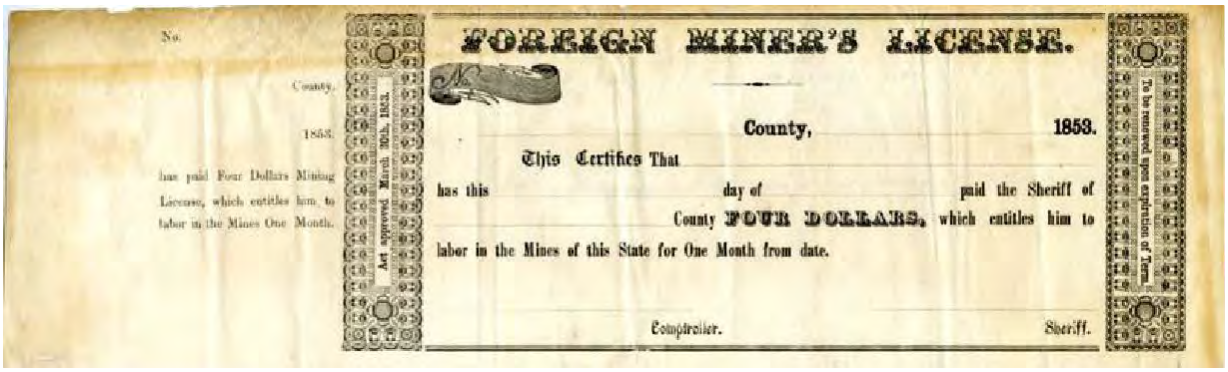
[90] 《加州阿爾塔報》，1851年5月13日，引述自Choy，33。

[91] John McDougal州長發表的「State of the State Address（州情致辭）」，1952年1月7日，「州長展覽館」網頁（加州州立圖書館），檢索於2020年11月30日，https://governors.library.ca.gov/addresses/s_02- McDougall.html。

[92]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93] Takaki，81。

和華人，因而得以維持更長時間。[94]直到聯邦《1870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870) 以違憲為由廢除這項稅法時，加州已從華人身上徵收了$5,800萬，該金額佔加州總稅收的25%至50%。[95]



資料來源：San Mateo縣系譜學部落格，smcgs.blogspot.com/.

圖D-14　外國礦工證照，1858年

這些針對華人移民的行動發生時，美國正因奴隸制問題而即將爆發內戰，並積極進行西進擴張行動，最後導致與墨西哥的暴力戰爭及印第安人的遷移。1848年年初，150,000名原住民及數千名墨西哥人和加州人佔領了北加州。[96] 當美國白人在同年晚些時候抵達內華達山脈下的丘陵時，他們遇到了數千名居住在該地並擁有該地合法所有權的美洲原住民。白人礦工和州政府引導著將原住民從寶貴金礦場驅離的運動浪潮。起初，志願民兵自作主張殺害Modoc和Mariposa人，藉此獲得土地。這起事件導致政府採取正式行動。加州州長John McDougall提到必須複製安德魯·傑克遜總統的「血淚之路」(Trail of Tears)，1853年，政府民兵強迫原住民離開該地，將他們趕到保留區，並燒毀他們的村莊。[97]

這種以暴力手段將原住民驅離金礦場的做法，為後來驅趕華人礦工定下先例。1850年到1906年間，白人民間治安官將華人驅逐出礦場、營地、城鎮和城市的次數約有200次。[98] 第一次大規模驅逐華人礦工事件發生在1849年的Salvado營地，而就在此前不久，華人礦工在一場大雨後挖掘到豐富的金礦。一聽到這個消息，一群白人礦工便開始對華人進行暴力攻擊，迫使約60名華人翻山越嶺來到Tuolumne縣，並在那建立中國營地 (China Camp)，據說這是全美第一個全華人城鎮。這次圍捕行動「點燃了在西方燃燒五十年的殘忍肅清火焰」。[99]

1858年到1859年的冬天，200名武裝民間治安官強行將華人驅逐出Lower Springs的採礦基地，在Shasta縣引爆一場「種族戰爭」。那三年之間，民間治安官騷擾、圍捕並強迫華人離開該地。地方官員試

[94] Jean Pfaelzer，*Driven Out: The Forgotten War Against Chinese Americans*（《驅逐：被遺忘的美國反華之戰》）（紐約：Random書屋，2007年），31。
[95] Takaki，82。
[96] Pfaelzer，xxix。
[97] 同上，16-19。
[98] 同上，xxvp。
[99] 同上，9。

圖阻止民間治安官，但沒有成功，因為他們無法獲得州政府的支持，州政府正忙著重新安置原住民並抵禦反抗行動。[100]1853年，Shasta縣有3,000名華人礦工；到了1860年，僅剩160人。[101]

許多被趕出金鄉的華人向北或向西逃到沿海城鎮，包括舊金山在內。[102]1880年代，北加州的Eureka和Del Norte縣將數百名華人居民用船驅逐到舊金山。[103] 除了襲擊、突擊、圍捕和肅清金鄉境內的華人外，白人礦工還組織會議和大會，並四處宣傳，號召將華人驅逐出境。[104]隨著時間的推進，這種情緒的聲勢越來越浩大。

舊金山反華運動

到了1870年，近四分之一的加州華人居住在舊金山。[105] 如上文所述，從加州內陸驅逐華人是其中一個原因。華人新移民及尋找新經濟機會的前鐵路工人和礦工也對地區的發展作出不少貢獻。舊金山逐漸成為區域商業和製造業樞紐，有大量華人勞工進入本市製造業。[106] 其他人則是開展自己的事業，包括數十間洗衣店。

1870年代的全球蕭條，也就是所謂的1873年大恐慌，導致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東岸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大量失業工人透過跨州鐵路前往西部尋找更好的機會。加州的親商組織和土地投機者將本州營銷為一片繁榮的土地。他們希望「勞工遍佈整個市場」，以避免遵守地方工會的要求。[107]高失業率助長了全國白人勞工運動的發展，他們要求公平的工資、更安全的工作環境和八小時工作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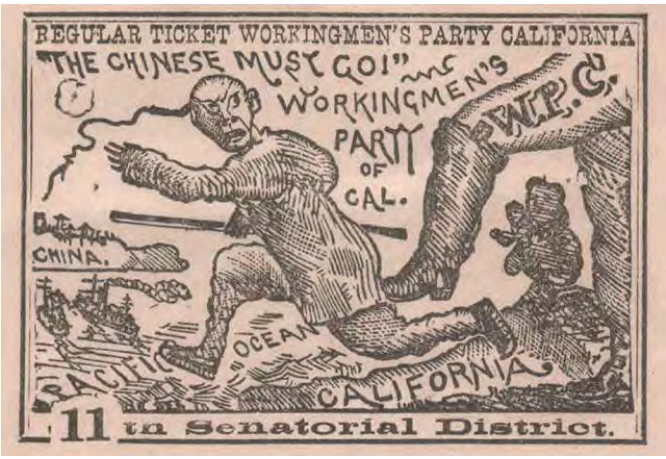
這項運動滋生了針對兩大群體的敵意：資本家和壟斷主義僱主，以及華人勞工。儘管反華種族主義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但隨著指責華人勞工壓低工資、搶走白人公民工作的白人勞工運動不斷發展，使得舊金山和全加州都出現了例如「反苦力俱樂部」(Anti-Coolie Clubs) 等草根組織。在一次行動中，舊金山反苦力協會 (Anti-Coolie Association of San Francisco) 向當地監事會請願，要求「對市內華人區採取行動」，因為那裡「人口稠密，疾病叢生」[108]其他組織，如代表全國鞋匠的Knights of St. Crispin舊金山分會，呼籲阻止華人勞工繼續移民到加州。[109]

「當華人新移民帶著行李從碼頭前往華人區時，經常可以看見一群年輕人在長輩的慫恿下用石頭砸他們 」[110]霸凌青少年所持有的種族主義情緒同樣促使憤怒的男性使用暴力。前州總檢察長和反苦力協會領袖Frank Pixley表明他 「渴望站在電報山上，看著華人被懸吊在進入舊金山灣區的燃燒著的移民船的桅桿上」。[111]

---

[100] 同上，9。
[101] 同上，16。
[102] 同上，16。
[103]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104] Pfaelzer，11-13。
[105] Charles J. McClain，*In Search of Equality: The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尋求公平：十九世紀美國華人反歧視的鬥爭之路》）（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43。
[106] McClain，43。
[107] Choy，《舊金山唐人街》， 35。
[108] McClain，44。
[109] 同上。
[110] 同上，44。
[111] Aarim-Hariat，華人移民，引述自Pfaelzer，76。

1877年，一群自稱為「工人協會」的民眾每週日都散漫地聚集在未來的舊金山市政廳選址附近的空曠露天沙地上。他們吸引了多達2,000名群眾前來聆聽愛爾蘭人Denis Kearney等勞工倡議者的演講。[112] 舊金山反苦力俱樂部成員於1977年7月23日衝進一場支持勞工的聚會裡，要求聚會者譴責華人。當聚會者拒絕時，這些受到激怒的人便成群結隊遊行到唐人街，開始放火燒毀建築物。隔天，有6,000人加入「商人民兵」的行列攻擊華人。幾天之後，在1977年7月25日晚上，暴動者試圖燒毀太平洋郵輪公司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 的碼頭（位於南灘First街40號碼頭，該建築已不復存在），該公司是幫助華人移民到美國的主要運輸公司。由於預期會有暴力事件發生，關切此事的舊金山民眾組織了由4000人組成的「鎬柄軍旅」(Pick Handle Brigade)，以抵擋暴亂者並保護太平洋郵輪碼頭。[113] 在他們保護碼頭時，暴動者燒毀了附近一家木材廠，導致四人死亡，14人受傷。[114]（D.4排華，*1882*年 —*1943*年對太平洋郵輪公司有更深入的探討）。



資料來源：Carl Albert Browne（插畫家），加州普通票工人黨 ，加州歷史學會 收藏。

圖D-15 寫有加州工人黨知名口號：「華人必須離開」(THE CHINESE MUST GO) 的反華宣傳圖，1878年

Denis Kearney之後在1877年組建加州工人黨 (Workingmen's Party of California, WPC)。[115]他的簽名行變更為「華人必須離開！」WPC並未將華人勞工視為可以邀請加入其大業的潛在合作者，而是將他們視為競敵。在舊金山，「工人為爭取每天八小時工時、爭取技工留置權法、反對囚犯勞動，尤其是反對鐵路壟斷而做出的鬥爭，已淪為歇斯底里的反華行動。」[116]

---

112 Beth Lew-Williams，*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華人 必須離開：暴力、排擠與美國外國人的組成》）（哈佛大學出版社，2018年），42。

113 Pfaelzer，77。

114 Chris Carlsson，「The Workingmen's Party and the Denis Kearney Agitation Historical Essay（工人黨及Denis Kearney激盪歷史隨筆）」，FoundSF，檢索於2020年11月20日，https://www.foundsf.org/index.php?title=The_Workingmen%E2%80%99s_Party_%26_The_Denis_Kearney_Agitation。

115 儘管總部設於舊金山的WPC是在美國東岸工人黨的啟發下成立，他們彼此之間也沒有任何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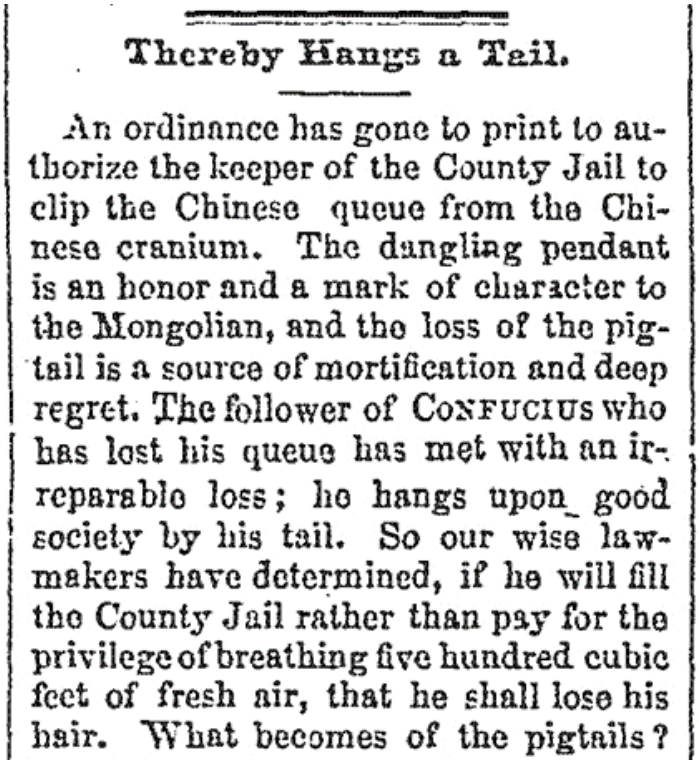
116 Choy，《舊金山唐人街》，35。

舊金山反華立法

隨著WPC在舊金山獲得更多支持，席捲整座城市的反華熱潮最終也蔓延到市政廳裡。地方官員制定出許多針對華人的法律。華人被禁止在公共場合肩扛物品，被禁止睡在人均面積少於500平方英尺的房間，被強迫剪髮（特別是束有傳統髮辮的華人）及被不平等地徵稅。[117]

華人控告《辮子條例》(QUEUE ORDINANCE)

在早期公民抗命案例中，華人拒絕支付因違反《立方空氣條例》(Cubic Air Ordinance) 而受罰的罰鍰，該法明顯歧視他們的族群，他們也深知自己的決定會讓他們入獄。舊金山藉由通過《辮子條例》作為報復手段，強迫華人剪掉辮子，又稱長馬尾辮，也就是滿清統治時期所有華人男性留的髮型。[118] 一位名叫Ho Ah Kow的囚犯「拒絕支付違反《立方空氣條例》的罰鍰」，[119]因而被判入獄五天，他在典獄長剪掉他的辮子並剃光他的頭髮後，起訴要求損害賠償。Ho以受到他人侵犯為由訴求損害賠償。地方法院判他勝訴，指出依據《第十四修正案》(Fourteenth Amendment) 的規定，《辮子條例》有違憲法，因監事會對「有權獲得法律平等保護的一類人施加有辱人格和殘忍的懲罰」[120]



Thereby Hangs a Tail.

An ordinance has gone to print to authorize the keeper of the County Jail to clip the Chinese queue from the Chinese cranium. The dangling pendant is an honor and a mark of character to the Mongolian, and the loss of the pigtail is a source of mortification and deep regret. The follower of CONFUCIUS who has lost his queue has met with an irreparable loss; he hangs upon good society by his tail. So our wise lawmakers have determined, if he will fill the County Jail rather than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breathing five hundred cubic feet of fresh air, that he shall lose his hair. What becomes of the pigtails?

資料來源：「Thereby Hangs a Tail」《舊金山紀事報》，1873年5月28日

圖D-16 讚揚舊金山反華《辮子條例》的種族歧視報章，1873年

[117] Choy，「唐人街歷史街區」，19。
[118]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119] *Ho Ho Ah Kow v. Nunan*，12 F. 252 (C.C> Cal 1879)，參考自Pfaelzer，《驅逐》，75。
[120] 同上。

洗衣店立法與益和訴*HOPKINS*案

1880年，舊金山通過一項條例，規定任何希望在木造建築內經營洗衣店的人士都必須取得許可。有鑑於全市320家洗衣店中有三分之二為華人所有，且95%的店家位於木造建築內，所以該法律明顯是針對華人。[121]儘管大多數在木造建築外經營的洗衣店業主均申請了許可證，但僅有一家華人洗衣店業主獲得許可證；幾乎所有非華人申請人都獲得許可證。在二百名華人申請人中，大部分都遭到拒絕。其中一位名叫李益 (Lee Yick) 的申請人於1861年移民到加州，經營益和洗衣店 (Yick Wo Laundry)，位於Harrison街與St. Francis Place（非現存）之間的Third街沿線上。[122]在經營洗衣店22年後，他選擇在條例生效後繼續經營該店，然後因違反條例遭到定罪並被處以$10的罰鍰。在他因拒絕支付罰鍰而遭到拘捕後，李益控告Peter Hopkins警長並申請人身保護令，他可以透過這項保護令向法院舉報非法拘留或監禁。[123]

資料來源：維吉尼亞大學Mark Twain收藏，*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萊斯利新聞畫報》），1870年5月14日

圖D-17 舊金山華人洗衣店插圖，1870年

州政府辯稱，通過該條例是出於安全考量；洗衣店需要使用非常熱的爐子來燒水。但李益反駁說他的洗衣店通過了所有消防檢驗。美國最高法院在T. Stanley Matthews法官撰寫的一致意見書中認定該條例的執行帶有歧視性質，甚至不必考慮該條例是否合法。儘管華人洗衣店業主通常不是美國公民（因為1790年《入籍法案》(1790 Naturalization Act) 之規定，他們無法加入美籍），然而法院裁定依據《第十四修正案》之規定，他們仍有權獲得平等的保護。[124]

---

[121] ImmigrationtotheUnitedStates.org,「華人洗衣店」，檢索於2020年 12月15日，http://www.immigrationtounitedstates.org/426-chinese-laundries.html#:~:text=In%201880%2C%2095%20percent%20of%20San%20Francisco%E2%80%99s%20320,a%20permit.%20Only%20one%20non-Chinese%20owner%20was%20denied。

[122] 1880年舊金山的Langley名錄列出了除洗衣店之外的華人企業名單，宣稱洗衣店的數目超過400家。

[123]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益和訴Hopkins*案，118 U.S. 356（1886年）；檢索於2020年12月15日，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118/356/

[124] 118 118 U.S. 356，檢索於2018年5月1日，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118/356。

Matthews法官譴責該法是公然試圖將華人排除在舊金山洗衣業之外。法院推翻該法並下令撤銷對其他所有遭監禁的洗衣店業主的指控。[125] 益和案是首次使用《第十四修正案》之《平等保護條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 來推翻一項看似適用於所有人卻不平等執行的法律。[126] 美國最高法院引用益和訴*Hopkins*案 (118 U.S. 356) 超過150次。 該案成為裁決其他數十個民權案件的基礎依據。

學校隔離與*TAPE*訴 *HURLEY*案

儘管舊金山曾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為「蒙古」兒童開辦過隔離學校，但這些學校因反華種族主義且缺乏資金的緣故經常關閉。1871年至1885年間，舊金山學校理事會一度忽視或駁回華裔家長要求允許其子女就讀市內公立學校的請願書。雖然加州已於1880年通過法律，要求州內所有兒童均能接受公共教育，但舊金山公立學校仍然排擠華裔兒童。舊金山督學Andrew Jackson Moulder是一位「強硬的種族主義者，他發誓要長期『抵抗、擊垮並禁止非洲人、華人和淘金者 [米沃克族印第安人] 進入我們的白人學校』」。[127]

1884年，Joseph（在中國出生時名為Jeu Dip）和Mary Tape與他們在美國出生的女兒Mamie Tape住在唐人街外，Mamie Tape當時就讀一所私立教會學校。Tape夫婦為了讓女兒接受最好的教育，嘗試讓Mamie就讀春谷 (Spring Valley) 小學 【已不復存在，Sherman小學於1928年在同一地點（即1651 Union街道）興建，春谷小學於1906年的地震和大火後在 Jackson街1451號重建】，[129]但該校校長Jennie Hurley拒絕了Mamie的入學申請。 Tape夫婦實在是忍無可忍，於是將他們孩子的案件告上法庭。[130]

---

[125] 益和訴*Hopkins*案。

[126] Diana Fan，「Yick Wo: How A Racist Laundry Law In Early San Francisco Helped Civil Rights（益和：早期舊金山種族主義洗衣法對民權的促進）」，Hoodline，2015年8月23日，檢索於2018年5月17日，https://hoodline.com/2015/08/yick-wo-and-the-san-francisco-laundry-litigation-of- the-late- 1800s.。

[127] Choy，《舊金山唐人街指南》，31。

[129] 「History of SVSS（春谷科學學校歷史）」，檢索於2021年3月1日，*https://www.sfusd.edu/school/spring-valley-science-elementary-school/about/history*。

[130] Mae Ngai，*The Lucky Ones*（《幸運之人》）（波士頓：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0年），49。

Source: Jack Kim and Loni Ding

圖D-18 JOSEPH、EMILY、MAMIE、FRANK和MARY TAPE，大約1884–85年。

1885年1月，八歲的Mamie Tape贏得訴訟。高等法院法官James Maguire在其判決中引用《第十四修正案》之《平等保護條款》及州法，並指出加州華裔居民有繳納學校稅。1885年3月3日，加州最高法院維持下級法院對於*Tape*訴*Hurley*案的判決結果。由於對最高法院的裁決有所預料，舊金山學校理事會「匆忙通過加州立法機關頒布一項法案，授權為『華裔和蒙古裔兒童』設立隔離學校。」[131]

舊金山於1885年設立第一所專門接收華裔兒童的永久性隔離公立學校。中華小學 (Chinese Primary School) 起初座落在Jackson和Stone街的交叉口，靠近Powell的地方（非現存）。Tape夫婦對隔離中華小學進行抗議，但最終還是讓Mamie和他弟弟Frank入學。繼1906年的災難後，中華小學改名為「東方學校」(Oriental School)，招收所有亞裔學生，並在Clay街916號的新建築中開課（非現存，該址後來重建為唐人街YWCA）。[132]

131 Ngai，54。

132 Choy，唐人街歷史街區；Nee和Nee，61。

資料來源：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Bancroft圖書館（左）；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右）

圖D-19 位於CLAY街916號的東方學校（非現存），大約1906年

1914年，儘管遭受到白人鄰居的反對，但該校仍搬至Stockton和Powell街之間的Washington街上的新建築中（Clay街950號，現存）。[133]由Albert Pissis擔任建築師。該校於1924年更名為士作頓準將紀念小學 (Commodore Stockton Elementary School) ，以茲紀念這位後來擔任美國參議員的海軍軍官。這次改名是為了回應華裔家長對使用「東方 」這一貶義詞的反對聲浪。市內第一位華裔美國人教師尤方玉屏 (Alice Fong Yu) 於1926年開始在該校任教。1988年，該校以社區倡議家、舊金山監事會第一位當選的華裔成員名字更名為劉貴明 (Gordon J. Laul) 小學。該校依舊在Clay街950號運營。[134]

[133] 「$120,800 for Oriental School Appropriated（《撥款$120,800給東方學校》）」，*San Francisco Call*（《舊金山通訊期刊》）， 第 94卷第165篇，1914年1月8日；「New Oriental School is Dedicated Today（《新東方學校今日啟用》）」，《舊金山通訊期刊》，第98卷第96篇，1915年10月20日；「Citizens Object to School Site（《市民反對建校選址》）」，《舊金山通訊期刊》第112卷第125篇，1912年10月3日。

[134] 劉貴明小學官網，「關於我們」，檢索於2018年6月21日，http://gjles-sfusd-ca.schoolloop.com/cms/page_view?d=x&piid=&vpid=1320736012618.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 D-20　　士作頓準將紀念小學，大約1940年代

雖然Tape夫婦未能取得他們想要的結果，但此案對民權而言依舊是一次重大的勝利。舊金山開始資助華裔學生接受公共教育，到了1920年代，大多數華裔學生都在綜合學校就讀。然而，允許建立隔離制華人學校的法律直到1947年才得以廢除。[135]

反華遊說團體接管SACRAMENTO

加州立法機關早在1850年代便通過了多項反華法案。加州金鄉的白人礦工利用他們的投票權，選出那些會同情他們的不滿心聲，並承諾會從礦區「趕走苦力」的議員。[136]早在1850年代，立法機關便訂定法律，向所有外國礦工徵收$20的稅金。1854年，加州最高法院裁定，就如黑人和美國印地安人一樣，華人被禁止在涉及白人的案件中出庭作證。[137] 1855年，加州針對華人徵收另一項稅金——凡停靠本州港口且不符合入籍資格之人士均需繳納$50的稅金。[138]儘管法律並未明確說明，但該法確實直接針對華人移民。[139]到了1858年，加州通過一項法案，徹底禁止任何華人進入加州。儘管該法很快就被認定為違憲，但卻預言了日後終究會演變而成的局面。

加州立法者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繼續制定反華政策，包括一項禁止華裔兒童在州公立學校就讀的法律，以及另一項要求華裔漁民取得特殊執照的法律。[140]1862年，加州通過《反苦力法案》(Anti-Coolie Act)，要求18歲以上的「蒙古人」每月繳納$2.50的「警察稅」（已經繳納礦工稅或在糖、大米、咖啡或茶製造業工作之勞工可免繳），以平息華人礦工帶來的競爭，並「保護

135 Gary Kamiya，「How Chinese Americans won right to attend San Francisco schools（《華裔美國人如何贏得就讀舊金山學校的權益》）」，《舊金山紀事報》2017年4月29日，檢索於2018年5月29日，https://www.sfchronicle.com/bayarea/article/How- Chinese-Americans-won- right-to-attend-SF-11107543.php.

136 Pfaelzer，11。

137 118 U.S. 356，檢索於2018年5月1日，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118/356

138 Takaki，第82頁

139 Lee，「移民、排斥與抵抗」，94。

140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自由白人勞工」。[141]這些法律日後都被認定為違憲。1870年，加州制定一項法律，禁止以賣淫為目的「進口」中國、日本和「蒙古」婦女，這項政策被描述為具有利他性，但實質上卻被用來阻止無數的亞裔婦女入境。[142]

1876年的選舉是加州和西岸反華立法史上的關鍵事件（儘管不像加州那麼激進，但華盛頓州和俄勒岡州同樣頒佈了各自的反華法律）。包括WPC成員在內的加州公職候選人，以抨擊華人的種族主義綱領贏得了選舉。到了1878年，WPC在州參議院 獲得11個席位，在州議會獲得17個席位。這些新當選的官員很快就開始工作，制定限制華人移民的法律，使在美國生活的華人處境艱難。他們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重寫州憲法。事實上，「[在1879 年] 舉行會議以重寫加州憲法時，超過三分之一的代表是來自WPC。」[143]例如，新州憲法是在WPC的參與下起草而成並於1879年頒布，該法賦予市鎮「本州所有必要之權力.....以清除華人.....。」此憲法章節一直到1952年11月4日才被刪除。[144]新的州憲法同樣包括此類措施：禁止市鎮和企業僱用華人勞工、拒絕「外國人」捕魚、禁止「無資格取得公民身分的僑民」取得營業證照，以及僅限「白人或非裔」掌握土地所有權。[145]

幾乎在同一時間，中國領事便針對新州憲法提出一系列訴訟。大部分條文都被認定為違反《第十四修正案》，並遭到法院廢除。[146] 反華立法者越來越清楚，他們必須改變聯邦法律才能終止華人移民。

ANDREA YEE描述了居住在POTRERO山下DOGPATCH社區的林立宏子女及其後代所面臨的各種磨難。

自1870年代起，與我曾祖父家距離一個街區的Dogpatch公立學校不准他的子女、孫子或曾孫子入學。我母親（也就是他的孫女）終於忍無可忍，在24歲那年拉著她弟弟的手，帶著他走進公立學校，要求將他註冊成為1925年的學生！不僅如此，我的曾祖父母也極力確保每人都能接受教育，即使學校遠在數英里之外。距離他們的牧場一個街區的地方有軌道電車，但不接受華人搭乘，所以馬車是唯一的交通工具。

- *Andrea Yee*，電子郵件通訊，*2018*年*5*月*1*日。

---

141 同上。

142 Sucheng Chan，*Asian American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亞裔美國人：歷史再現》）（紐約：Twayne出版社，1991年），45。

143 John Robert Soennichsen，*1882*年《排華法案》，（Santa Barbara：ABC-CLIO，2011年），53。

144 Choy，37。

145 Lew-Williams，43；「Alien Land Laws（《外國人土地法》）」，*Densho* 線上百科全書，檢索於2018年5月17日，https://encyclopedia.densho.org/Alien_land_laws/。

146 Statutes at Large（《法律總匯》）第57卷（1943年），600，引述自Pfaelzer，79。

早期排華的聯邦行動

激進的反華運動蔓延全加州和西岸，為1882年《排華法案》的通過埋下了伏筆。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幾項主要由白人勞工運動推動的聯邦反華法案獲得國會的批准。[147]第一批針對華人的聯邦歧視性法律包括國會於1862年頒布的《苦力交通法》(Cooly Traffic Law)。該法旨在禁止從中國引進「苦力」，即契約奴隸或奴工。儘管，如上文所述，並無證據顯示「苦力」曾存在於美國境內。然而，這個毫無根據的名稱卻被用來鼓吹立法，加大華人進入美國的難度。[148]

如先前所述，在1876年選舉中當選的一些政治人物，部分是因為「反華投票」而當選，其中包括一些WPC成員和其他承諾將限制華人移民的候選人。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國會「提出十幾項限制華人移民的法案」。[149]，在WPC支持下當選的加州國會議員是此次立法的主要支持者。

頒布了幾項聯邦法律，以遏制華人婦女移民美國，這些婦女可能會結婚成家，幫助華裔美國人永久居民的人口增長。這些法律中最重大的是加州國會議員Horace Page所提出的1875年《佩奇法》(the Page Act of 1875)，該法案禁止非自由勞工和因「不道德 」目的被帶到美國的婦女移民。[150] 執法工作大多數針對華人婦女。[151] 美國駐中國領事拒絕過無數中國婦女的簽證申請。即便她們通過了簽證難關，大部人也會在舊金山面臨昂貴的人身保護令審判，除非她們能說服帶有敵意的移民官或法官相信她們與與男性移民之間的關係。最高法院於1884年支持通過另一項禁止華人勞工的妻子入境之法律。[152]

[147] Lew-Williams，40。
[148]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149] Lew-Williams，46。
[150] Soennichsen，55。
[151] 李漪蓮，89。
[152] 「Laws and Policies Affecting Asian-Pacific（影響亞太裔美國人的法律及政策）」。檢索於2020年10月30日，https://academic.udayton.edu/race/03justice/aspilaws.htm。

資料來源：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Bancroft圖書館

圖D-21 1877年《舊金山WASP繪報》(SAN FRANCISCO ILLUSTRATED WASP) 描繪WPC白人成員侮辱華人男性的封面圖

在WPC成功通過《佩奇法》之後，Denis Kearney走遍全國，鼓舞公眾支持驅逐華人。[153] 1876年，國會在舊金山舉行聽證會以審議華人移民問題。在這些聽證會中衍生出《十五名乘客法案》(Fifteen Passenger Bill)，該法案將抵達美國的華人數量限制為每艘船15人。儘管該法案在國會獲得通過，但Rutherford B. Hayes總統仍在1879年否決了該法案，因為其有違1868年《蒲安臣條約》(Burlingame Treaty of 1868)，該條約建立起中美外交關係，並為中國人自由移居美國提供便利性。[154]

[153] Beth Lew-Williams，42。
[154] 同上，46。

WPC競選綱領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堅決要修訂《蒲安臣條約》。儘管未能立即取得成功，但WPC最終透過1880年《安吉立條約》(1880 Angell Treaty) 達到其目的，該條約允許美國限制或暫停華人勞工移民，前提是「只要移民產生的影響或威脅會影響美國的利益」。然而，這無法完全阻止移民。[155]，當時中國正受到俄羅斯和日本的威脅，因此同意修改《蒲安臣條約》以維持與美國的盟友關係。對《蒲安臣條約》的修訂為1882年《排華法案》的最終通過奠定了基礎。此法及後續排華法律在長達六十多年的時間裡禁止華人移民至美國，除非其符合少數的例外情形。

D.3 早期的舊金山唐人街，1850—1906年

到了二十世紀初，華人是本市人口最多的非白人群體，且幾乎都住在唐人街裡。[156]該社區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華人種族隔離社區，在20世紀絕大多數的時間裡都是全美最大的華人社區。

「TOHNG YUN FOW」：華人之城

早在1851年，華人移民便開始在花園角廣場 (Portsmouth Square) 附近開設洗衣店、餐館和商店，以滿足礦工的需求。廣場周邊幾個街區，即舊金山白人稱為「小廣東」的地方，一共有33家零售商店、15家藥房和5家餐館。[157] 在華人移民當中，該廣場被稱為「花園角」(Fa Yuhn Gok)。[158]

有鑑於舊金山華人移民大多來自中國同一地區，且許多人都有血緣關係，因此他們組成家庭和地區協會，以此互幫互助（下文將進一步討論）。[159]除了經商以外，他們還在鄰近地區開辦禮拜堂和社區服務機構。唐人街的華人移民常常往返於舊金山和中國之間，其中有些人將他們的子女送往中國接受教育。[160]

---

155 Soennichsen，57；Lew-Williams，47。

156 Kelley and VerPlanck，61。

157 PBS，「Chinatown Resource Guide: The Story of Chinatown（唐人街資源指南：唐人街故事）」，pbs.org，檢索於2020年11月21日，https://www.pbs.org/kqed/chinatown/resourceguide/story.html#:~:text=In%201853%20the%20neighborhood%20was,fresh%20fruits%2C%20vegetables%20and%20flowers。

158 作者不明，「Draft Chinatown Historic District,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 Registration Form（《唐人街歷史街區、國家歷史遺址名錄登記表草案》）」（舊金山：1999年），可向舊金山規劃部索取，4。

159 Stanford M. Lyman，「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1850-1910（《舊金山唐人街衝突與組織關係網絡，1850年-1910年》）」，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太平洋歷史論刊》）第43卷第4篇（無日期）：477。

160 Yong Chen，*Chinese San Francisco 1850 – 1943*（《*1850*年–*1943*年舊金山華人》）（Redwood市：史丹佛大學出版社，2000年），57。

資料來源：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Bancroft圖書館（左）；加州歷史學會（右）

圖D-22　左：唐人街的DUPONT街，右：花園角廣場和唐人街附近，約為1888年

以Jackson、Kearny、Sacramento和Stockton街為界的兩個街區開始出現華人聚居的現象。大多數華人居民都住在Sacramento街，該社區名為「*Tohng Yun Gaai*」（唐人的街道）。該地區同時也是在淡季和假期返回舊金山的移民農工的大本營。[161]華人人口最終從Sacramento街向外擴展，逐漸形成一個華人區。華人社區成員將這片飛地稱為「*Tohng Yun Fow*」（華人之城）[162]而社區外的人將這裡稱為「小中國」(Little China)。隨著時間流逝，該地區廣為盛傳為「唐人街」。[163]

161 Choy及其他人，「唐人街歷史街區」，18。
162 同上，16。
163 據報道，地方媒體於1853年將其命名為「唐人街」（KQED，「Chinatown Resource Guide: The Story of Chinatown（唐人街資源指南：唐人街歷史）」，檢索於2020年11月19日，http://www.pbs.org/kqed/chinatown/resourceguide/story.html

高漲的反華情緒意味著白人不想要華人租客或鄰居，衍生出越來越多的反華暴力，導致「成百上千名住在舊金山『華人區』以外的華人，開始出於安全考量遷入該社區」。[164]由於缺乏住房選擇，華人移民不得不擠在唐人街的狹小房間或地下室中。[165]

儘管確實有華人以傭人身分住在以白人為主的社區的寄宿屋、洗衣店或家庭中，但他們的人數少之又少。到了1878年，以前可以住在城市其他區域的華人，再也無法在既定範圍外找到居住機會。在二十年內，唐人街成為歷史學家Charlotte Brooks所描述的「美國第一個種族隔離社區」。[166]

唐人街第一位華人居民簡介

根據歷史學家譚碧芳的說法，Maria Seise是第一位定居在日後成為舊金山唐人街的地區的華裔。Seise是一名華人女傭，為美國商人Charles Van Gillespie及其妻子Sarah工作。Gillespie夫婦於1848年2月從香港搭乘老鷲號輪船回國，同時帶回了三名中國傭人，包括Seise和兩名男子。在挖掘出黃金後，這兩名男子便完全投身於金礦場中，但Seise選擇陪伴Gillespie夫婦，與他們一同生活了30年。他們在Dupont街（日後稱為Grant大道）和Washington街的東南交叉口位置定居，Sarah在那裡開辦了舊金山第一所主日學。

-譚碧芳，《解放纏足》，*48*

商業、貿易與勞力

舊金山華人區是華人勞工（大多數是男性）的「調度中心」，他們被招募來當作鐵路的廉價勞動力，或者在加州廣闊的農田耕作。後來被稱為中華公所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的中華會館 (Chinese Six Companies) ，在19世紀中葉成為一個主要由富商組成的強大的政治組織（下文將會深入探究）。[167]商人扮演勞動力承包商的角色，組織了大量尋找工作的 華人勞工。

多年來，這些商人前往Pine街上最近的電話機，與他們在鐵路業和農業上的聯絡人通話。[168]1891年，唐人街開設第一個公共電話站，即中華電話局 (Chinese Telephone Exchange) （743 Washington街，現存為1909年的建築結構），幾年後又增加一個總機。[169] 如需19世紀唐人街這一項重要進展的相關敘述，請參閱《五種觀點：加州民族歷史遺址調查》：

> 1894年設置了小型總機，用來服務電話系統的用戶。電話接線生知道每位用戶的姓名，因此不需要使用電話號碼。他們也知道用戶的地址和職業，因此可以區分出兩個同名的用戶。此外，他們除了英語之外，還必須懂得多種中國方言。儘管電話局的辦公室遭到地震的毀壞，但後來進行了重建，並一直經營到1949年。[170]

---

164 Charlotte Brooks，*Alien Neighbors, Foreign Friends: Asian Americans, Hous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California*（《外國鄰居、外國友人：亞裔美國人、住房及 現代加州的轉變》）（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2009年），Kindle位置號171。

165 Brooks，《外國鄰居》，Kindle位置號205。

166 Brooks，《外國鄰居》，Kindle位置號173。

167 Bancroft圖書館，「舊金山唐人街」， www.lib.berkeley.edu， 2005年，檢索於2020年11月22日，https://bancroft.berkeley.edu/collections/chineseinca/sfchinatown.html。

168 Choy及其他人，「唐人街歷史街區」，27。

169 Philip Choy，《舊金山唐人街：歷史與建築指南》。加州舊金山：城市之光書店，2012年，142。

170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23 電話局。全國唯一一個中華電話局（如左圖所示）座落於**743 WASHINGTON** 街，由**PACIFIC TELEPHONE AND TELEGRAPH**於**1909**年興建，以取代自**1896**年開始使用的電話局建築。其建築師為**M. FISCHER**。目前該建築為華美銀行 **(EAST WEST BANK)** 所在地。

資料來源：Grant Din

圖 D-24 中華電話局建築，**2018**年。

在存到足夠資金後，部分華人企業家開設洗衣店、餐館、旅館和進出口企業，為附近不斷增加的華人提供服務。[171] 到了1850年代中期，唐人街大約有85家店舖，包括雜貨店 (33)、藥房 (15)、餐館 (5)、肉店 (5)、理髮店 (5)、裁縫店 (3)、寄宿屋 (3)、木工坊 (3)、麵包店 (2)、藥草行 (5)、銀店 (2)、木雕店 (1)、古玩雕刻店 (1)、美國商人代理店 (1) 及中文口譯店 (1)。[172]舊金山隨處可見華人經營的洗衣店，1870年該地區有2,000家洗衣店，1880年有7,500家。[173] 其他商人則是銷售花卉及農產品。[174]

南北戰爭期間（1861年至1865年），東岸停止進口製成品，促使唐人街成為輕工業製造中心。大部分由華人勞工生產的雪茄、服裝、靴子、鞋子和拖鞋都是產自這裡。[175]

資料來源：國會圖書館，https://www.loc.gov/item/2002724195/。

圖D-25 LAWRENCE和HOUSEWORTH攝影，華人市場，舊金山SACRAMENTO街，1866年

[171] Kelley and VerPlanck，49；「《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172] Chinn, Thomas W.、麥禮謙、Philip P. Choy，「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 Syllabus（加州華人歷史：大綱）」，舊金山，美國華人歷史學會，1969年6月。
[173] PBS，「唐人街資源指南：唐人街故事」。
[174] 同上。
[175] Choy及其他人，「唐人街歷史街區」，21。

華人商業的擴張讓舊金山白人既感到警覺，又感到充滿魅力。1878年7月21日 ，《舊金山紀事報》形容華人的大規模擴展有如「蒙古章魚把觸角伸往城市各處」。[176]《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 記者Henry George稱：「華人正在迅速壟斷所有輕工業部門的就業市場」。[177]儘管如此，許多白人依然利用著華人勞動力，並經常光顧華人擁有的企業。[178]1882年，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出版一份長達146頁的舊金山和西岸沿海城市的華人企業名錄。[179]19世紀末，唐人街旅遊業蓬勃發展，這部分內容將會在D.5節「災難與重建：唐人街，*1906–1930*年代」進一步討論。

華人社會援助組織

19世紀下半葉，唐人街成立無數個華人協會、社團和組織，在遭受敵意的環境下為華人移民提供援助和保護。許多組織的成立是為了直接對抗歧視和種族暴力。還有一些組織是因為害怕受到菁英階級的支配，從而尋求在新興的華人飛地內建立權力。最富有的華裔商人享有在唐人街的特殊地位，而他們的英語能力讓他們能夠站上社區領導地位，並獲得社會接納。[180] 組成這些多元的團體架構，是能夠防止菁英控制舊金山這個新興華人社群的事務的方法之一。

華人協會和社團大致可分為三類：宗親會與會館、中華公所和堂口 (Tongs)。

宗親會與會館

以親屬關係和姓氏為屬的宗親會為離開中國的家族成員提供支持。[181] 在1870年及1890年之間，舊金山有超過10個宗親會成立。[182] 較小型的協會會聯合起來，他們有時候會一起創立新的協會，集結眾人之力來與較大型的區域團體競爭。[183]

會館亦稱為區會，旨在協助華人移民及其後代在美國生活。[184] 這些組織效仿中國的會館傳統，商人會按地域或特定區域的相關職業形成組織。在舊金山，他們按地區或方言組織社團，這讓他們能夠為不同移民族群提供服務。 在19世紀絕大多數的時間裡和20世紀早期，通常由商人階級領導的會館在舊金山華人社區有著相當大的權力和影響力。[185]

---

[176] 引述自Choy，《舊金山唐人街：歷史與建築指南》，34。

[177] 引述自Choy，《舊金山唐人街：歷史與建築指南》， 34-5。

[178] Chen，61。

[179] 富國銀行，1882年華人商業名錄： 舊金山、Sacramento, Stockton、Marysville、Oakland、San Jose、Los Angeles、Portland、Virginia City, Nev.、Victoria, B.C.。【舊金山： Wells, Fargo & Company（富國銀行集團），1882年】。

[180] Eve Armentrout-Ma，「Urban Chinese at the Sinitic Frontier: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United States' Chinatowns, 1849-1898（中國文化邊界的都市華人：美國唐人街的社會組織，1849年-1898年）」，Modern Asian Studies（《現代亞洲研究》），第17卷第1篇（1983年）：110。

[181] Lyman，477；麥禮謙，「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Huiguan System（中華公所/會館制度的歷史發展）」，載於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美國華人：歷史與展望》）（美國華人歷史學會，1987年），14。

[182] Armentrout-Ma，119。

[183] Lai，31。

[184] William Hoy，*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 A Short, General Historical Resumé of Its Origin, Function, and Importance in the Life of the California Chinese*（《中華會館：簡論其起源、作用及其對加州華人生活的重要性》）（加州舊金山：中華公所，1942年）：3、14；Armentrout-Ma，123。

[185] LAi，13。

在舊金山，宗親會與會館都扮演著社會福利組織的角色，提供就業機會、貸款和其他銀行服務、勞工保護和法律諮詢。他們開辦過一所中文學校，組織過一次華裔人口普查，並協助往中國匯款。[186]宗親會則是贊助如中國新年等文化慶典盛會和舞獅表演。他們也提供殯葬服務，協調中國人專用墓地的安葬事宜，以及將已故成員的遺體運回中國，並承擔相關費用。[187]

資料來源：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Bancroft圖書館，

圖D-26 WASHINGTON和GRANT的中國新年遊行，大約1880年代

領導舊金山會館的商人和學者努力激發舊金山以歐裔美國人為主的英語人群對於華人社區的支持。[188]他們努力阻止唐人街的賣淫活動，並主張反對「過多」的華人移民到美國，認為這樣會激化反華情結，並增加美國華裔勞工之間的競爭。[189]

第一個在舊金山成立的會館是岡州總會館 (Kong Chow Benevolent Association)，於1857年在Pine街520號開館。其原始建築於1970年代拆除，該會館於1978年遷到Stockton街855-867號上，直到現在依然在此地營運。岡州總會館歡迎所有廣東人，廣東人在舊金山華人移民中佔比最高。由於廣東地區幅員遼闊且文化多元，第二個會館——廣東公司（日後稱三邑）於1850年成立，代表其他地區的利益。在1906年之前，其座落在Dupont街825號（非現存），於1907年在Grant街829-843號重新開業（現存）[190] 截至1870年，唐人街至少有10個區會或會館。除了岡州和三邑，其他在唐人街有現存建築的會館包括陽和 (Yeong Wo)（Sacramento街746號）、肇慶 (Sue Hing)（Waverly Place 123-129號）、寧陽 (Ning Yung)（Waverly Place 41-45號）和合和 (Hop Wo)（Stockton街913-917號）。[191]並未羅列所有會館。

---

186 Chang, Iris。The Chinese in America: A Narrative History（《華裔美國人：歷史敘事》）。美國【倫敦：Penguin Books（企鵝出版集團）：2004年】，86。

187 Flora Chou及其他人，「加州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24。

188 Armentrout-Ma，115。

189 譚碧芳，《解放纏足》，20-25。

190 「Chinatown Aids the Red Cross（唐人街援助紅十字會）」提及三邑在Dupont街，San Francisco Call（《舊金山通刊》）第84卷第7篇，1898年6月7日。

191 唐人街國家名錄提名。

中華公所（中華會館）

到了1882年，六個最重要的區會聯合組成一個名為中華公所 (CCBA) 的傘形組織，亦稱為中華會館。[192]在此之前，這六個會館一直以非正式合作的方式，協助解決唐人街內的糾紛，但1882 年《排華法案》的通過促使他們正式組成為一個集體組織，期望更好地代表社區利益。[193]CCBA起初在Clay街917號運作（非現存），於1887年遷至Stockton街806號的皮奧奇莊園 (Pioche Mansion)（非現存）。在總部遭受地震毀壞後，其遷至Commercial街738號（現存），而後又遷至Stockton街843號（現存）。在編寫本背景陳述時，其依舊在此地營運。[194]

CCBA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便是擔任公民權益的訴訟者和捍衛者。在排華時期，CCBA籌款來幫助個人避免被驅逐出境。在華人社區遭受嚴重歧視的時期，CCBA為華人爭取權益，經常聘請白人律師在地方、州和聯邦層級抗爭反華立法。[195]

CCBA的角色實際有如唐人街的政府。[196]這所會館協助華人辦理移民手續、調解糾紛、借錢給有需要的人、組織守夜人小隊以防止犯罪發生，並勸阻賣淫行為。197CCBA促進向透過信用票證制度前來舊金山的華人勞工追討債務，使許多華人得以移民。198該組織還在Stockton街829號成立Ch'ing學校（現為中華中學校 (Chinese Central High School)，現存），並於Jackson街835號設立東華醫院 (Chinese Hospital)（已拆除並於2016年重建；於D.5節 災難與重建：唐人街，*1906*年代*–1930*年代中進一步探究）。

偶爾會發生內部衝突。CCBA由來自珠江三角洲三邑地區的富商主導，這點引起四邑勞工的不滿，最終在1890年代爆發暴力事件以及抵制三邑公司的行動。為了平衡權力和防止糾紛發生，中國領事館設立一項制度，讓CCBA主席職位定期輪轉在每個會館之間。[199]

---

192 Armentrout-Ma，112。
193 Erika Lee，《亞裔美國的創生：一部歷史》（紐約：Simon & Schuster，2015年），77-78。
194 Choy，《舊金山唐人街》，103-104。
195 Hansen and Taylor，37、46。
196 Chou及其他人，85。
197 Lai，27。
198 同上，43。
199 Lai，23。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27 CHINESE中華會館領導人物，1943年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 D-28 中華會館總部，無日期

儘管出現這些內部衝突，唐人街移民社區仍拋開歧見，與CCBA一同努力，齊心對抗他們共同的敵人。大多數舊金山華人毫不遲疑地遵從CCBA的指示。[200]例如在1892年，CCBA指示華人勞工抵制遵守《吉利法案》(Geary Act)，該法案延長了1882年的《排華法案》，要求所有居住在美國的華人登記，以獲取許可證。舊金山華人遵守CCBA的指示，冒著遭到驅逐的風險拒絕登記。[201]

[200] Lyman，497。

[201] Armentrout-Ma，125。

原來的六個會館，也就是後來的CCBA，在洛杉磯及美國其他主要城市設立了分會。CCBA透過會館之間的聯合協議，獲得全州範圍的影響力，並代表著全州華裔美國人的利益。[202]CCBA就如同其他會館一樣，在加州政府眼中沒有法律地位，直到1901年其根據加州法律註冊成立。

隨著時間過去，加州的會館逐漸失去他們的影響力。CCBA的權力遭到下放，而新的組織，如中華總商會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則擔起曾經由會館承擔的部分職責。[203]許多第二代華裔美國人不再效忠於區會或宗親會，也不希望由CCBA在政治上代表他們的權益。[204]他們轉而期望美國的法律制度能解決糾紛。如今，會館所剩無幾，僅有符合嚴格標準的人士才能入會。[205]

堂口 (TONGS)

19世紀末在唐人街形成的另一種社會支持組織是堂口（「會堂」）。堂口類似於兄弟會或兄弟會組織，要求入會成員必須忠誠。堂口就如同宗親會和會館一樣，會協助成員尋找工作、匯集資源並協調安葬事宜。他們也會組織賭博、賣淫和吸食鴉片等活動，為堂口提供收入來源。[206]同時加入堂口和會館在當時很常見。[207]

舊金山早期大多數的堂口都是由從中國逃來的洪門 (Hongmen) 難民設立而成，他們反對中國滿清統治者（即清帝國）。其他堂口的成立則是出於對會館的正統性感到不滿，或者試圖抗衡唐人街菁英所帶來的影響。[208]堂口因為不限制成員的地區而迅速壯大起來。[209]市內最早成立的兩個堂口分別是萃勝堂 (Suey Sing Tong) 和Kwong Duck堂。另一個重要的堂口則是致公堂 (Chee Kung Tong)，該會在世紀初期支持並收容過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致公堂依舊在Spofford街36號上的原始大樓營運（現存；也於D.5災難與重建：唐人街，*1906*年代—*1930*年代進一步探討）。[210]

由於不相信市政警察能夠保護唐人街居民，部分華人依靠堂口來保護他們不受內外部的威脅，許多唐人街的企業主也會聘請堂口，以取得該會的保護服務。[211]部分堂口為了應對這類威脅而演變成犯罪組織。例如，在《排華法案》於1882年通過之後，堂口會協助華人移民偷渡入境。其他堂口則是參與毒品交易、敲詐及賣淫等活動，以賺取收入。派駐唐人街的警察很容易被收買，因而忽略非法活動。[212]

---

202 Hoy，113。
203 Hoy，31。
204 Lai，35。
205 同上，38。
206 Flora Chou及其他人，23。
207 Kevin J. Mullen，Chinatown Squad（《唐人街分隊》）（加州Novato：Noir出版社，2008年），23。
208 Armentrout-Ma，118。
209 Hoy，8。
210 唐人街國家名錄提名，8。
211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212 Hart H. North，「Chinese Highbinder Societies in California（加州華人黑社會面貌）」，《歷史學會季刊》第27卷（1948年3月）：26。

堂口之間的暴力事件變得越來越常見。「堂口之爭」(tong wars) 一詞被《加州阿爾塔報》等西方報紙大肆渲染，促使白人開始將堂口與犯罪活動聯想在一起。堂口的暴力事件鞏固了地區邊界，因為外人對此地避而遠之。CCBA和中國領事館（Laguna街1450號，現存）試著維護和平，但大多情況並不成功，堂口之間的暴力事件一直持續到1920年代。[213] 直到1960年代，唐人街才再次出現與堂口有關的暴力事件。

靈修與禮拜堂

華人移民早期在唐人街設立多所靈修機構。這些機構既包括與中國傳統的儒教、佛教和道教信仰相關的宗教組織，也包括基督教傳教機構。雖然1906年的舊金山地震和大火摧毀了大部分與這些信仰有關的廟宇和教堂，但許多建築依然得以重建，其中一些建築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亞裔美國人移民遽增後大幅改善。

在中國宋朝時期，領導人開始將道教、儒教和佛教的寺廟結合起來，從而獲得更廣泛的政治吸引力。[214] 因此，19世紀由華人移民在加州建造的寺廟通常都有獨立小教堂或單獨的房間，用來供奉這三種信仰。唯獨19世紀在舊金山唐人街興建的廟宇是如此。第一座是天后古廟 (Tien Hou Temple)，其可能是美國境內最古老的華人廟宇。天后是保護旅人和水手的女神，很可能對移民家庭來說非常重要。這座廟宇於1853年由Day Ju創立，座落在Waverly Place 125號。這座廟宇於1906年遭到摧毀，並於1911年在同一地點重建，不過重建後是在肇慶會館大樓的頂樓（Waverly Place 125號，現存）。[215]

[213] Gary Kamiya，「When S.F. police broke the law to combat Chinatown's violent gangs（當舊金山警察違法打擊唐人街幫派勢力）」，《舊金山紀事報》，2019年12月13日，檢索於2021年3月1日，https://www.sfchronicle.com/chronicle_vault/article/When-SF-police-broke-the-law-to- combat-14904377.php。

[214] ARG及其他人，「洛杉磯的華裔美國人」，22。

[215] 唐人街史學，「天后古廟」，檢索於2020年12月10日，http://www.chinatownology.com/ tin_how_temple.html。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29 岡州古廟內部，無日期。（1969年之前）

舊金山廣東社群於1849年建立岡州古廟 (Kong Chow Temple)。這座寺廟供俸中國戰神關帝，在新進移民中扮演著重要的宗教與社會角色。1854年改名為岡州總會館 (Kong Chow Clan Association)。原始建築於1906年遭到摧毀，並且儘管當地人反抗，替代建築也於1970年代遭到拆除。如前文所述，該機構繼續在Stockton街855號上建於1977年的岡州總會館大樓（現存）為社區提供服務。[216]

與此同時，基督教傳教士開始在舊金山唐人街向新來的移民傳教。他們透過主日學提供英語課和社會服務，並在該地區建立永久性教堂。

位於California街680號的舊聖瑪利教堂 (Old St. Mary's Church)（現存，舊金山2號地標及加州註冊歷史地標第310號）是舊金山第一座天主教堂。這座建於1853年的建築物有一座90英尺高的鐘樓，因此暱稱為「大鐘樓 」(Big Clock)。其於1906年的災難中遭到摧毀，並於1909年在原址重建。1883年，教會在Stockton街930號興建一座傳教所，藉此轉化華人移民的信仰。該建築也在1906年遭到摧毀，並於1909年重建。傳教所在此處一直運作到1998年，期間數十年為社區成員提供教育、娛樂和靈修設施。[217] 該機構亦在1920年創立聖瑪利中文中學校 (St. Mary's Chinese Language School)。學校最初在Stockton街902號（現存，該建築的基石標誌記載著學校的創立日期）開辦。該校在其位於Stockton街的建築於1989年洛馬普里塔地震(Loma Prieta Earthquake) 中損毀後，暫時遷至Broadway街908-910號（現存）瓜達露佩聖母聖殿(Our Lady of Guadalupe Church) 的附殿。聖瑪利中文中學校於2011年再次遷至Kearny街838號（現存），即新國際飯店 (International Hotel) 隔壁（於D.7節「人口結構的變化與民權鬥爭，*1965—1985*年」進一步討論）。

[216] 同上；Charlotte Ah Tye Chang，「Kong Chow: Family Effort to Save a Temple（岡州：家族齊心拯救廟宇）」，*San Francisco Examiner*（《舊金山觀察家報》）（ 1969年2月18日），28。

[217] Choy，《舊金山唐人街》， 97-98；「唐人街歷史街區、國家歷史遺址名錄登記表草案」，10。

其他基督教派在整個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都有興建教堂。其中包括中華基督教長老會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hinatown)（Stockton街925號，1907年，現存）、聯合衛理教會 (Chines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Stockton街1009號，1910年，現存）、第一華人浸信會 (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Waverly Place 15號，1908年，現存）和中華綱紀慎教會 (Chinese Congregational Church)（Walter U. Lum Place 21號，1908年，現存）。[218]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也在William Speer的帶領下經營一個傳教所，William Speer在1840年代到廣東傳教。[219]並未羅列所有教會。

早期唐人街的華人女性

在舊金山所有移民族群中，華裔人口的性別差異最大，1850年只有七名華人女性居民，而華人男性則有4,018人。到1860年，舊金山擁有587名華人女性居民。1870年，舊金山的華人女性人數增加到1,410人，但依然只佔舊金山早期華人群體的一小部分。[220] 即使舊金山的華人女性人數不多，但此期間的兒童人數從1860年的42人（約半數是在美國出生）增加到1870年的390人（其中有283人是在美國出生）。[221]

在此期間移民到美國的少數中國婦女和少女通常分為兩類。一類來自富裕的商人階級，她們前來與丈夫團聚。另一類則是被帶到舊金山，被迫成為家傭或更為可能的性奴隸。這些婦女和少女之中有許多人是因家庭極度貧困而被其在中國的家人賣掉。有些人被賣去當婢女(mui tsai)——中國人對女性家傭的稱呼，後來還被迫賣淫。大部分來自香港和廣東（廣州）。[222]。下文會就此議題進一步探究。

華裔婦女纏足風氣

這段時期，舊金山唐人街的商人階級也在一定程度上實行自中國傳來的纏足禮俗。纏足能夠限制婦女的活動範圍，使家庭更容易監督她的一舉一動，確保她的忠貞。[223]許多中國父母相信纏足可以提升女兒的價值。與被迫賣淫的華人婦女奴隸不同，纏足的婦女幾乎沒有個人自由，這使得她們必須仰賴丈夫生存。[224]纏足的婦女不僅在年幼時經歷連續不斷的疼痛折磨，而且因為無法長途行走，而終生受到身體限制，並依賴他人進行家庭以外的活動。

許多西方人認為纏足是不道德的行為，並以此來對抗華人，揶揄這種做法是一種酷刑。這導致華人為拯救年輕少女脫離命運，而突襲她們的家園。[225]當新的中華民國於1911年禁止纏足時，舊金山的婦女也不再繼續纏足。

---

218 這些內容源自「唐人街歷史街區、國家歷史遺址名錄登記表草案」第10頁，可在Google地圖上查證。

219 中華基督教長老會，「我們的故事」，檢索於2020年12月13日，https://www.pccsf.org/our-story。

220 Yung譚 碧 芳 ，《解放纏足》，20。

221 Chen，56。

222 Hirata，6。

223 R. Brooke Jacobsen，「Changes in the Chinese Family（華人家庭變遷）」，Pi Gamma Mu，國際社會科學榮譽學會 (International Honor Society in Social Sciences) 第51卷第1篇（1976年）：27。

224 Jingwoan Chang，「Prostitution and Footbinding: Images of Chinese Womanhood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賣淫與纏足：十九世紀末舊金山華人婦女形象）」，2001年，19。

225 同上。

勞工隊伍中的華裔婦女

舊金山部分華裔婦女與他們的丈夫一起在華人經營的商店、洗衣店或餐館工作。[226]當唐人街在1860年代成為輕工業中心時，華裔婦女很少能獲得工作機會。即使在1885年，也只有五名華裔婦女在唐人街眾多工廠裡工作。[227]反而，華裔婦女在家中為分裝商做計件工作。她們會縫紉、洗衣服或捲雪茄，儘管她們的收入遠低於做同樣工作的男性。1880年代初，工廠裡的華人男性的收入是$1一天，而華人婦女縫紉一天也只賺得五十美分。相較之下，白人男性從事類似工作每天可賺$2。[228]然而，這段時期舊金山華裔婦女大多在唐人街賣淫，而且還沒有報酬。[229]

性交易與賣淫

被賣去賣淫的中國婦女和少女的年齡通常介於16到25歲之間。在抵達舊金山後，她們不是被送給新主人，就是被拍賣給出價最高的人。[230]最終，犯罪堂口（如上文所述）掌控這項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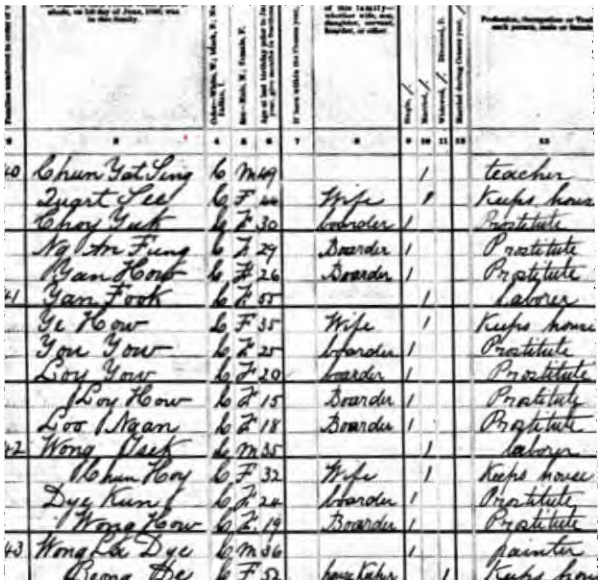
他們可以從中獲取相當大的利益。[231]這些被奴役的華人婦女終生遭受剝削，幾乎沒有逃脫的機會。1870年代，由於官員開始打擊奴隸貿易，華人婦女從其他州被偷運進來；有些婦女被偽裝成男孩。[232]婦女遭受暴力嫖客荼毒，妓院經營者有時會把她們打死。[233]到了1870年代，華人婦女的非家庭謀殺率是所有族群中最高的。[234] 她們也很容易受到拙劣墮胎術和性傳播疾病的傷害。[235] 以下是一名年輕華裔女性的自述，她在1892年被賣到舊金山賣淫：

> 我在中國被綁架，然後被帶到那裡 [十八個月前]。綁架我的人以四百美元把我賣給舊金山的一個奴隸交易商；然後他又以一千七百美元把我賣到這裡。自那時起，我便成為妓院的奴隸。我看到錢付清了，我說的是實話。他們騙我說會讓我嫁給一個富有的好丈夫，否則我根本不會來這裡。[236]

許多婦女在新教傳道團體的幫助下得以獲救或逃脫（如下文所述）。在某些情況下，華人男性勞工會存夠足夠的錢來購買他們打算結婚的婦女奴隸的自由。而其他婦女則與情人私奔，有些人甚至會自殺，還有少數人向警察尋求保護。隨著越來越多的婦女脫離娼妓行列，並嫁給華裔男工，舊金山的華人家庭數目也隨之增加。[237]在1860年，舊金山有85%到97%的華裔婦女從事娼妓工作。到了1880年，這個百分比降到大約21%到50%。[238]

---

[226] Lee，「移民、排斥與抵抗」，90。
[227] Yung，《解放纏足》，26。
[228] Yung，《解放纏足》，26。
[229] 同上，26、29。
[230] 同上，27。
[231] 同上，30。
[232] Hirata，12。
[233] 同上，13。
[234] Randolph Roth，*American Homicide*（《美國謀殺案》）（英國倫敦：哈佛大學出版社旗下Belknap出版社，2009年）：371。
[235] Albert L. Hurtado，「Sex, Gender, Culture, and a Great Event: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性向、性別、文化與重大事件：加州淘金潮）」，*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太平洋歷史論刊》）第68卷第1篇（1999年）：1–19、18。
[236] Yung，《解放纏足》，27。
[237] Chou及其他人，27。
[238] 同上，29。



圖D-30 美國人口普查， 年份： *1880*；普查地點：加州舊金山 ；卷數：*73*；頁數：*410D*；普查區：*032*

婦女與少女的新教傳教之家

少數新教傳教團體團結起來幫助被奴役和易受傷害的華人婦女和少女逃離賣淫生活，這些團體大多數由白人婦女領導。兩個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主要組織是東方之家和學校 (Oriental Home and School)（後來稱為Gum Moon）和西方教會少女之家 (Occidental Mission Home for Girls)（後來稱為Donaldina Cameron House）。據稱，第三個組織——Ladies Protection and Relief Society，在Geary和Franklin街的長老教會內運作，但關於該組織的史料很少。[239]

儘管這些傳教士無可置疑地為唐人街的婦女和少女謀取福利，但他們所「拯救 」的那些人卻被迫遵從長老會和衛理公會傳教士的維多利亞及基督教信仰和習俗。傳教士的工作也助長了對華人的負面成見，從而助長了反華情緒和立法。[240]然而，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唐人街的賣淫活動在本世紀初才有所減少。

239 另一篇1878年的文章提到他們每年在加爾瓦略山 (Calvary) 教堂聚會。Fillmore街2515號的加爾瓦略山長老教堂至今還存在。這篇文章還提到該教會始於1853年，後來有位叫Horace Hawes的人捐出以Van Ness、Post、Geary和 Franklin為界的一塊土地。如今，這塊土地上有一間醫院，即加州太平洋醫療中心 (CPMC) Van Ness園區。原始建築很可能在1906年的地震和大火中倒塌了。資料來源：《舊金山觀察家報》，「A Most Useful Institution: Annual Meeting of the Ladies' Protection and Relief Society（最實用的機構：婦女保護與救助協會年會）」，1878年9月13日。

240 同上，36。

東方華人婦女和少女之家 (GUM MOON)

東方華人婦女和少女之家隸屬於衛理聖公會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會眾於1870年7月在Washington街916號（非現存）開辦國內華人傳教會 (Chinese Domestic Mission)。其創辦人Otis Gibson牧師招募衛理公會婦女向中國婦女傳福音。1870年8月，衛理公會太平洋婦女傳教會 (Women's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Pacific) 成立，「旨在提升和拯救異教徒婦女，尤其是這些沿岸婦女，並為這項使命籌集資金。」[241]該會對唐人街婦女進行一項調查，得知如果有一個安全的去處，有些婦女願意嘗試從賣淫中脫身。為此，教會將新國內華人傳教會大樓的三樓用來收容這些易受傷害的華人婦女和少女。[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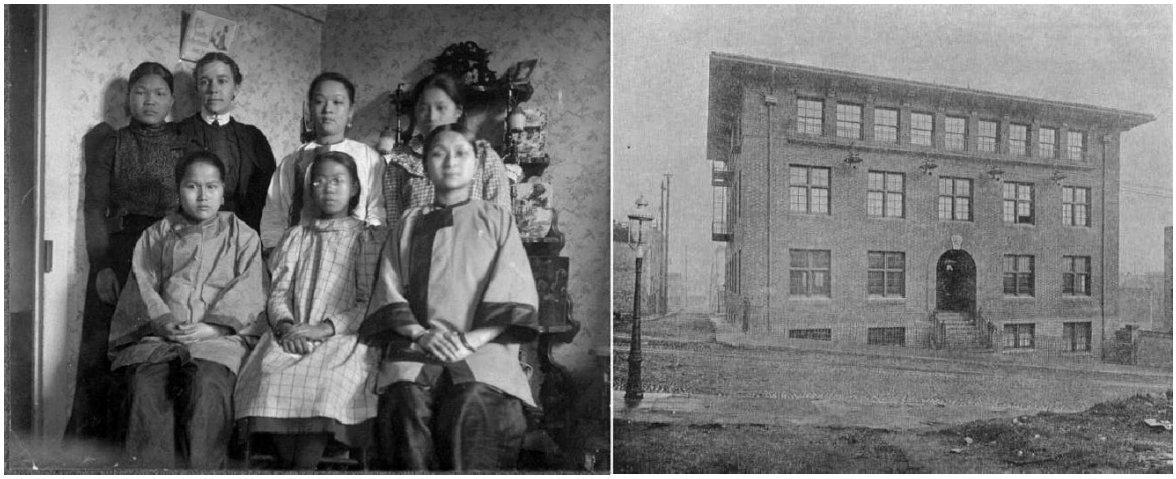
取得唐人街遭奴役婦女的信任的過程非常緩慢。太平洋婦女傳教會在最初的兩年中，只幫助到三名華人婦女脫離賣淫生活。到1887年，近200名婦女和少女住過這裡。他們會受教育，學習閱讀、書寫、說英文、閱讀中文、烹飪和縫紉。該教會於1885年開始在救助過程中採取更主動積極的措施。到1896年，他們已將353名婦女和少女從被迫賣淫的生活中解救出來。該團體還會在少女們離開停靠的中國船舶時面對面告誡她們在唐人街妓院等待著她們的是什麼景況，並告訴她們如果需要尋求庇護，可以去東方華人婦女和少女之家。[243]

當衛理公會決定將其唐人街的機構遷往Jackson街時，太平洋婦女傳教會便籌集資金買下屬於教會自己的建築。1901年，太平洋婦女傳教會在Washington街912號的一棟有六個房間的房子裡開辦東方華人婦女和少女之家，該據點與先前的地點相鄰。[244]僅僅才過去幾年，該建築就在1906年的災難中遭到焚毀，但於1909年至1911年期間在對街的Washington街940號重建（現存）。[245]

隨著時間過去，唐人街賣淫活動逐漸減少，該組織成為低收入亞裔婦女和學生及孤兒的住所。1930年代，該教會改名為Gum Moon（即廣東話中的「金門」）。[246]如今稱為Gum Moon住宅和亞裔婦女資源中心，並繼續為該群體服務。

---

[241] Staley，2。
[242] 同上，3。
[243] 同上，18。
[244] 同上，14。
[245] 同上，33。
[246] 同上，31。



資料來源：《舊金山觀察家報》（左）和California Christian Advocate（《加州基督教倡議者》）（右），透過Jeffrey L. Staley，「Gum Moon: The First Fifty Years of Methodist Women's Work in San Francisco, 1870-1920（金門：舊金山衛理公會女性工作的前五十年，1870年-1920年）」，The Argonaut（舊金山歷史學會期刊），2005年。

圖D-31　左：東方華人婦女和少女之家住客，包括MARGARITA LAKE小姐（上排左二）和YUK YING (上排最右側），約1899年，右：JULIA MORGAN-設計的新東方華人婦女和少女之家 (GUM MOON)，1912年

西方教會少女之家 (DONALDINA CAMERON HOUSE)

長老教會的婦女成員們於1873年創辦西方教會少女之家，為逃避唐人街賣淫活動的華裔婦女和少女提供庇護。其創辦人是P.D. Browne太太、Eleanor Olney小姐、Margaret Culbertson小姐和I.C. Conduit太太。一名年輕的紐西蘭人Donaldina Cameron於1895年加入傳教會，並在警察的協助下，很快開始組織夜間突襲，打擊唐人街妓院。Cameron很快成為監事；在他的帶領之下，該組織協助3,000名女孩擺脫殘忍的契約奴役和人口販賣。[247]

該傳教士之家最初座落於Prospect街8½號，於1881年遷至Sacramento街920號（現存）。1906年，其位於Sacramento街上的建築遭到毀壞，但後來在1908年使用從舊建築中回收的磚塊在原址進行重建。[248] 該建築於1942年改名為Donaldina Cameron House。該組織現依然存在，並持續為舊金山低收入和亞裔移民家庭提供廣泛的社會服務。位於Sacramento街920號的建築為舊金山第44號地標。

[247] 「Cameron House使命與歷史」，檢索於2020年11月2日，https://cameronhouse.org/about-us/history/。
[248] 「Donaldina Cameron House地標命名個案報告」，為舊金山地標保存諮詢委員會編寫，1971年3月10日。

唐人街檢疫隔離

1855年，亞洲爆發腺鼠疫。定期往返亞洲、檀香山和舊金山之間的船舶很有可能運載帶有該疾病的囓齒動物。[249]據記載，舊金山首例相關死亡病例發生於1900年2月。據當地官員表示，Wong Chut King是舊金山唐人街第一位據稱死於腺鼠疫的受害者；然而，沒有證據顯示King感染腺鼠疫。[250]

儘管已在醫學和病理學知識上取得進步，美國醫生在制定腺鼠疫的應對措施時，仍然留有反華政治情緒。[251]在世紀之交，也就是疾病爆發前的幾十年之間，當局將投資不足且過度擁擠的唐人街街區劃為污穢之地。因此，在最初否認疾病的存在後，警方於1900年3月7日用繩索將整個地區封鎖起來。白人可以離開，但華人居民不得離開。因此，市內的華裔人口只能在以California、Kearny、Broadway和Stockton街為界的區域內活動。[252]除了污名化之外，實施隔離還讓唐人街陷入困境，商家失去顧客，勞工無法離開此地，居民也很難在鄰近地區以外獲得食物和服務。[253]

資料來源：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Bancroft圖書館

圖D-32 隔離唐人街的鐵絲網柵欄，1900年

---

[249] Ballard C. Campbell，*Disasters, Accidents and Crises in American History: A Reference Guide to the Nation's Most Catastrophic Events*（《美國歷史上的災難、意外與危機事件：國家最災難性事件參考指南》）（紐約：Infobase出版社，2008年），182。

[250] Guenter B. Risse，*Plague, fear, and politics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舊金山唐人街的瘟疫、恐懼與政治》）（Baltimore：Johns Hopkins大學出版社，2012年），53-55；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251] Nayan Shah，*Contagious Divides: Epidemics and Race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傳染病隔離：舊金山唐人街疫情大流行與種族》）（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4。

[252] Carl Abbott，「The 'Chinese Flu' is Part of a Long History of Racializing Disease（『中國流感』是疾病種族化歷史的一部分）」，Bloomberg CityLab，2020年3月17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3-17/when-racism-and-disease-spread-together*)；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253]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為了防止全城陷入恐慌，當局在兩天內拆除了邊界。[254] 這起事件並非個別事件；檀香山當局也採取類似的措施，燒毀唐人街許多區域以應對疫情，導致5,000人無家可歸。[255]

舊金山醫生在首起病例發生後不久就證實鼠疫蔓延到加州，並將這種疾病變成同化主義的工具，用來對付唐人街。[256]公共衛生官員開始侵入性檢查唐人街建築，仰賴階級主義、種族主義的清洗觀念，並將華人妖魔化為疾病禍首。警察持續騷擾該地居民，並將看起來不健康的人士拘留起來進行檢查。[257]此外，疾病經常被拿來當作藉口，以不斷加大對華人居民從事賣淫和鴉片館活動的打擊力度，儘管這些行業也吸引白人顧客。[258] 並沒有在唐人街發現鼠疫病例，對此街區的隔離更多是出於成見，而非任何一起華人患病的確切證據，這種做法加劇了唐人街遭受的種族隔離。[259]

華人墓園

1854年，孤山墓園 (Lone Mountain Cemetery) 開放給華人使用。該墓園位於California和Geary街上，並於1867年改名為桂樹小山 (Laurel Hill)，最後關閉並遷往San Mateo縣的松柏草坪墓園 (Cypress Lawn Cemetery)。該原本160英畝的墓園現為舊金山大學所在地。大約在1884年，舊華人墓園座落於Arguello、California、Euclid和Palm/Jordan街所圍成的區域。第三個華人墓園於1868年至1909年期間在Richmond區運營，稱為金門墓園 (Golden Gate Cemetery)，大部分有色人種、窮人和貧民葬於此地。到1887年，金門墓園近12,000個墓地中，有三分之一埋葬著華裔美國人。可能還有更多墓地埋葬著日裔美國人、非裔美國人和其他有色人種。

到1900年，舊金山現有的絕大多數墓地幾乎都滿員，監事會為避免在市內劃出更多墓地，便於1902年根據《第8108號條例》決定禁止在市內進行埋葬。但是可以進行火葬並將火葬遺骸埋葬在市內。1908年，監事會敦促各個組織將墓地遷往Colma。隔年，金門墓園被交給公園委員會和美國政府管理。

林肯公園高爾夫球場 (Lincoln Park Golf Course) 1號洞附近的殯葬建築遺跡，是舊金山與華人墓地有關的少數現存建築之一。大牌上的碑文寫道：「岡州（珠江三角洲）亡人臨時安息地」(Temporary Resting Place for the Dead of Kong Chow [Pearl River Delta])。大約位置是在第36大道和Clement街以北600英尺的高爾夫球場上。當時還有許多其他華人墓地代表著珠江三角洲華人移民的發源地，但這是唯一現存的建築結構。

---

[254] Risse，219-222。
[255] Abbot，「『中國流感』是疾病種族化歷史的一部分」。
[256] Risse，4。
[257] 同上，230-233。
[258] Shah，91-93。
[259]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資料來源：Eric Mar

圖D-33 舊金山林肯公園岡州殯葬建築與墓園遺址，2018年

D.4 排華，1882年–1943年

美國的排華運動在加州金礦場醞釀成形，然後在舊金山發酵擴大，滲透到位於Sacramento的州政府，最終深入至首都。排華團體花費數十年的時間，不斷遊說聯邦政府終止華人移民。基於下方所述的原因，美國國會在這方面存在長達數年的嚴重意見分歧。不過，國會在1882年通過了最初的《排華法案》，又於1892年和1902年延續法案效力，最終在1904年決議將這項法案列為永久法案。1917年，《亞洲人禁區法》(Asiatic Barred Zone) 生效，將《排華法案》的限制擴大到全亞洲各區。排華法案直到1943年才得以廢除。

「華人議題」

黑人、美國原住民、亞洲人和拉丁裔美洲人在美國的角色和未來，在19世紀的美國白人之間引起廣泛討論。報章雜誌和政府領袖當時以「黑人問題」和「印地安問題」之類的用語指涉黑人和拉丁裔美洲人，但若談及華人，他們慣用的卻是「華人議題」一詞。之所以會用「議題」，原因在於美國白人本身對於在美華人的觀點就相當分裂。儘管當時的白人勞工運動成員壓倒性地支持 進一步限制華人移民，美國資本家、國際貿易商及新教傳教士，全都普遍看好繼續允許華人移民到美國所帶來的益處。[260]

有意擴大規模打入華人市場的美國公司，擔心聯邦政策限制華人移民會招致經濟損失；當時許多企業依靠剝削華人勞工而得到相當大的利益。[261] 新教團體也積極遊說反對排華，因為他們積極招募傳教士，對象包括華裔美國人及海外華人。部分政府領袖擔心「歧視種族的法律會削弱重建時期的種族自由主義，而且，遵守美國的條約協議是最高原則。」[262]因此，關於是否通過排華法案提案一事，美國國會有著嚴重分歧。

[260] Lew-Williams，2。
[261] 同上，20。
[262] 同上，6-7。

當時，菁英人士支持華人移民進入美國這個事實，進一步激發呼籲排華的聲音。[263]這些支持勞工的排華激進份子將華人稱為「異教徒苦力」(heathen coolie) ，指出「苦力是新的奴隸，壟斷者是奴隸主」，以此獲取支持。[264] 煽動排華的人士越來越多之後，武力威脅和暴亂也發生地愈加頻繁，國會中贊成排華的意見也成為多數。1880年的《蒲安臣條約》修正案（於D.2 「 排華運動，1850年代—1880年代」中描述）使美國得以限制華人移民。條約不再形成阻礙之後，國會隨即於1882年通過《排華法案》，由總統Chester A. Arthur簽署立法，就此在美國展開長達61年的排華行動。

《排華法案》

《排華法案》最早於1882年通過，其禁止大多數的華人進入美國；禁止「不具公民資格」的移民人士移民到美國。[265]商人、學者、教育工作者、遊客及外交人員則可以入境美國。此外，這項法律有一項條款明文禁止任何法院允許華人成為美國公民。[266]聯邦政府當時「依據種族和階級對移民廣設限制」，這是美國史上第一例。[267]

《排華法案》對男女華人勞工的影響最大。勞工們的妻子間接遭到禁止，到了最後，法院也正式下令將其列入禁止範圍。商人的妻子

起初仍然可以入境美國，但後來也因為《1924年移民法案》(1924 Immigration Act) 的緣故而遭到禁止（詳見下文）。

儘管《排華法案》的初衷是要制止華人移民至美國，但事實上卻並未奏效。在排華時期來到美國的華人，高達90%是「紙生仔」，也就是冒充合法美國公民子女身分的人。[268]整體而言，在排華時期的美國華人人口中，「紙生仔」（詳見下文）佔了大部分。

《排華法案》在1892年和1902年分別延續效力一次。在《排華法案》於1902年失效之前，舊金山監事會召集一場全州大會，制定延續該法的策略。[269]當時約有3,000名各級政府以及商界和公民組織的代表出席這場大會。大會召開日期是1902年11月21日，[270]地點則在都會寺 (Metropolitan Temple)，其位於Market街和Mission街之間的第5街上（非現存）。《排華法案》於1904年成為永久法律，直到1943年，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為美國盟友後才廢除。

---

263 同上，6-7、20。

264 同上，32。

265 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266 「Ah Yup」1聯邦案件223 (C.C.D. Cal 1878) ，引述自Leti Volpp，「Divesting Citizenship: On Asian 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Loss of Citizenship through Marriage（剝奪國籍：論亞裔美國人的歷史與婚後喪失國籍）」，「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L Rev（移民與國籍法律評論）」第27卷397 (2006)，413；Wey，「《加州的華裔美國人》」。

267 Lee，95。

268 LAi、Lim和Yung，8。

269 Choy， 唐人街歷史街區， 20。

270 同上。

資料來源： Royal BC Museum（加拿大皇家不列顛哥倫比亞博物館），KPBS, kpbs.org/news/2018/may/25/chinese-exclusion-act-special-presentation-america/

圖D-34 慶祝通過《排華法案》的海報，1882年

其他排華法律

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州政府及聯邦政府通過了一連串其他法律，進一步針對來自中國的移民設限，使得在美國生活的亞裔美國人處境更加艱難。下方列舉其中幾項法律。

- 1888年的《斯科特法案》(Scott Act) 禁止前往中國短暫停留的華人勞工再次入境美國。許多華人因此失去留在美國的財產和事業。

  1905年，加州在既有的禁止異族通婚法中增列了具體禁止白人與「蒙裔」人士通婚的條款。[271]

[271] 加州。Compiled Laws of California （《加州法律彙編》）第CLXXXVI章第69節（加州成文法1905）

- 1907年，羅斯福總統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禁止來自墨西哥、加拿大和夏威夷的華裔人士進入美國。[272]
- 1907年的《放棄國籍法》(Expatriation Act) 撤銷了與非美國公民結婚之女性的美國公民身分。此類女性必須取得與其外籍丈夫相同的公民身分。[273]由於華人和其他亞洲移民皆不得成為公民，因此這項法律大幅降低了他們的結婚機會。[274]
- 在加州，1913年的《外國人土地法》(Alien Land Law) 禁止不具入籍資格的「外國人」（亦即亞洲移民）擁有土地或持有長期租約。這項法律雖是針對日裔人士，卻也波及了華人。《外國人土地法》後來擴大範圍到15個州。
- 1917年，《亞洲人禁區法》(Asiatic Barred Zone) 生效，將《排華法案》的限制擴大到全亞洲。
- 《1922克博法案》(1922 Cable Act) 將公民身分還給與外國人結婚的女性，唯獨排除與「不具入籍資格的外國人」（亦即亞洲男性）結婚的女性。《第十九項修正案》(Nineteenth Amendment) 認定部分女性可以有投票權，而《克博法案》 的頒布時間是在這項修正案通過之後。《克博法案》排除與亞洲男性結婚的女性，歧視亞洲女性的意味濃厚。
- 《1924年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 of 1924) 有效禁止了來自亞洲的移民。這項法案限定了東半球移民人數，同時授權劃撥用於驅逐移民的經費；美國邊境巡邏隊就是依據這項法案建立。[275]這項法案同時也禁止與合法在美居留之華人移民結婚的女性移民，其中包括以前可以入境的商人妻子。

排華時期的華人移民

在排華時期，華人移民一抵達美國就會遭到拘留和訊問，以確認他們能否入境。舊金山仍然保留著這個時期主要的華人移民入境港。起初是美國海關（財政部）負責執行《排華法案》，後來移民局（商務暨勞工部）在1903年接管這方面的職責。

太平洋郵輪公司的移民「棚屋」

排華開始後的前16年內，華人移民抵達舊金山灣後，會在船上接受訊問。其中多數的船隻，是由太平洋郵輪公司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 擁有與經營，該公司與美國政府簽有海運郵遞合約。太平洋郵輪公司也是當時華人移民舊金山的主要交通方式。

---

[272] Lee，95。
[273] 第59屆國會第2次會議，第2534章，制定於1907年3月2日。
[274] Volpp，439。
[275] Yung，57。

在1898年，太平洋郵輪公司經聯邦政府同意，將華人抵美的「處理流程」移往該公司設在自家碼頭的一處棚屋中，地點鄰近南灘的第一街道和Brannan街。當時，他們將華人拘留在該公司倉庫/辦公室二樓佔地5,000平方英尺的空間中，該場地就建在水上的木造碼頭上。入境華人需要在這裡待上數天或數週時間，並且還得接受盤問；他們必須回答一連串嚴格的問題，以確認他們確實符合入境標準。調查人員也會檢查華人是否患有傳染病。歷史學者Rbert Barde曾經提到：「當時民眾普遍譴責那裡擁擠、惡劣的條件，華人族群尤其如此。」[276]84歲的前乾貨文員John Jeong在受訪時表示，他是在1900年接受調查，當時他在棚屋裡待了兩個星期：

> 裡面有個大房間，所有人都睡在那裡，另外還有一間很大的食堂，裡面放了許多長桌。我記得我們是站著吃飯，而且，在裡面的時候，他們不准我們寫信。最後他們說我和另外幾個人可以入境。他們把我們送上前往唐人街的馬車。那是一輛不能遮風避雨的馬車，空間只容我們站著。半路上，有幾個白人男孩走過來，開始拿石子扔我們。車夫也是白人，但他停下馬車，把那些男孩趕走了。當時我十三歲。[277]

舊金山的華人社區領袖呼籲各界重視這個現象，並且針對太平洋郵輪公司棚屋過度擁擠且不安全的環境正式提出抗議。當時的美國移民領事總長F.P. Sargent在1902年調查了該棚屋，他提到：「該設施……完全不具備條件，應該立即廢除這處拘留棚屋。華人也是人，有權接受人道待遇，就現況而言，他們並沒有得到這樣的待遇」。[278]之後，聯邦政府在天使島(Angel Island) 另建一處新的移民站，地點就在舊金山海岸邊（詳見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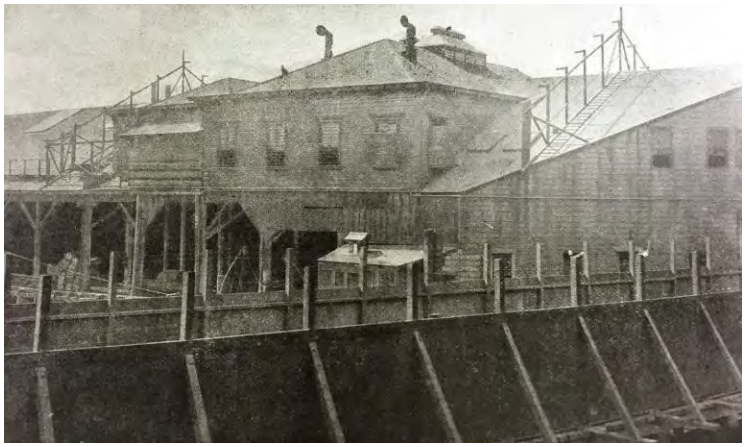
最早的太平洋郵輪公司碼頭就在如今的40號碼頭 (Pier 40)，該碼頭還在，但該公司的建築和結構都已經不復存在了。2013年開放的Brannan街碼頭解說牆上有一塊解說板，上面就記載著太平洋郵輪公司的歷史。

---

[276] Robert Barde，「Immigrant Ports of Entry（移民入境港）」，摘自「Immigrants in American History: Arrival,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美國歷史上的移民：抵達、適應與融合》）」，第2卷，編輯： Elliott Robert Barkan，（加州Santa Barbara： ABC-CLIO, 2013），1476。

[277] Nee和Nee，73。

[278]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General of Immigration*（移民領事總長報告）」， 1909/1910，第132頁 ；《舊金山紀事報》， 1902年11月18日。



資料來源：加州歷史學會收藏，發表於「A Statement for Non-Exclusion（《反排外聲明》）」，作者是Patrick J. Healy和Ng Poon Chew（舊金山，1903）

圖D-35 位於太平洋郵輪公司碼頭的華人拘留棚屋， 大約1903年

天使島移民站

設在東海岸艾利斯島 (Ellis Island) 的移民站成功之後，聯邦官員於1910年在舊金山灣的天使島也開設了一處移民站。此舉同樣是為了因應太平洋郵輪棚屋過度擁擠的問題。在1910年到1940年之間，來自中國、其他亞洲國家/地區以及其他世界各地的移民，全數遭拘留在天使島移民站（如今是一處國家歷史地標）並接受調查，以確認是否符合排外條件。[279]

來自中國的女性移民Li Keng Wong在年幼時來到舊金山灣區，最終定居在Oakland並從事教職工作，她談到了自己對天使島移民站的第一印象。 她在1933年11月27日和母親及姊妹一起抵達舊金山：

> 警衛打開了一扇鎖上的門。我們往裡面走去時，我看了看四周。我們在一間很大的長方形大廳裡，裡面擺著一排排的金屬床。那裡的門窗都被鐵絲網擋著。高高的天花板上掛著燈具。雖然有燈，但整棟建築仍然顯得昏暗、陰鬱、黯淡，而且令人感到壓抑。我覺得自己彷彿進了監獄。大門關上之後就被上了鎖，還有警衛站在門外。[280]

移民站地點偏遠，想要移民的人們無法逃跑，外界也無法將難題的答案偷偷遞給裡面的人。移民官員認為，這座島如此偏僻，應該也能遏止傳染病散播：這在美國是相當普遍的種族主義刻板印象。天使島上的一些官員稱此地是「守護西方門戶之地」(Guardian of the Western Gate)，[281]並且自稱是「守門人」。[282]

---

[279] Lee，98。

[280] Keng Wong，「*Good Fortune: My Journey to Gold Mountain*（《神英福命：我的金山行》）（紐約： Scholastic, 2006），41。

[281] 舊金山區INS局長Edward L. Haff致Ted Reindollar，1936年5月14日，檔案12030/1，RG 85，NAPS，Valerie Natale於「Modern American Poetry（美國現代詩）」中引用：「Angel Island: “Guardian of the Western Gate”（天使島：「守護西方門戶之地」）」，檢索於2018年3月26日，http://www.english.illinois.edu/maps/poets/a_f/angel/natale.htm。

[282] Erika Lee，「*At America’s Gates*（《發生在美國門戶的故事》）」（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位於Chapel Hill, NC,），2003, 48。

由於排華法律的緣故，華人當時面臨的盤問，在所有新入境群體當中最為嚴苛。每次一接受盤問就是好幾個小時。雖然有來自80個國家/地區的人在島上接受盤問，但華人移民被拘留的時間最長，而且華人移民的人數佔了被拘留總人數的70%。[283] 華人移民的平均拘留時間大約是16天，在目前所有移民族群當中最長；在某些情況下，拘留時間甚至可能長達好幾個月。據記載，在島上的最長拘留時間超過兩年。[284]

資料來源：國家檔案與記錄管理局

圖D-36　在天使島移民站進行的盤問，1923年

1917年制定的《亞洲人禁區法》將美國排華移民政策的適用範圍擴及所有亞洲國家/地區，此後，天使島就成了「亞洲移民和排華的最重要發源地之一」。[285]這項法律和其他法律進一步加深了亞洲人移民至美國的難度。許多人被拒絕入境，被迫回到中國。天使島移民站在1940年失火毀壞，在那之前，這裡一直是所有亞洲人抵達美國的主要入境港。當時在島上接受訊問的移民族群當中，華人的人數最多。在1910到1940之間，約有250,000位華人移民待過移民站。[286]在1940年的火災之後，暨歸化局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INS) 迅速找到一處可以拘留移民的新地點。移民站最後落腳在Sansome街630號（現存）的Appraiser's Building，當時計劃在當年晚些時候建造這座大樓（詳見下節內容）。

[283] Lee，「移民、排斥與抵抗」，98。
[284] Lai、Lim和Yung，22。
[285] Lee，「移民、排斥與抵抗」，97。
[286] 國家公園管理局，「U.S. Immigration Station, Angel Island（天使島美國移民站）」，檢索於2020 https://www.nps.gov/places/u-s-immigration-station-angel-island.htm.

1946年，聯邦政府將天使島所有權讓渡給加州政府，加州政府又於1963年建造了天使島州立公園 (Angel Island State Park)。[287]1970年代，亞裔美國人社區成員自立組織，阻止移民站變成營地。移民站遺址在1997年成為國家歷史地標，並在2009年修復。遭拘留華人在牆上刻劃文字的舊營房也在修復之列。[288]

「*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島嶼：華人移民在天使島的詩與歷史，1910年–1940年》）」這本由麥禮謙、林小琴 (Genny Lim) 和譚碧芳合著的書，在1980年出版便一鳴驚人（第二版於2014年出版），書中記錄並呈現了這些文學語句。作者們也收集了曾經遭拘留在天使島的人的口述歷史，其中多數人都向作者提出了匿名的要求。即使是在移民站關閉多年之後，許多移民依舊對當時在島上的生活感到恥辱和恐懼。

移民暨歸化局

戰爭導致在Sansome街630號建造全新Appraiser's Building（現存）的進度落後，於是，INS在1940年到1942年暫時使用Silver大道801號的一處建築（現存），[289]又在1942年到1944年轉移陣地到了鄰近Pacifica的Sharp Park。[290]Appraiser's Building在羅斯福新政 (New Deal) 下由公共工程管理局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 負責，於1944年竣工。INS拘留移民的工作地點之後便遷往Appraiser's Building的10到16樓。[291]

1948年，104名華人女性被拘留者發起絕食抗議，反對造成危害的美國移民政策，其中多數女性是「戰爭新娘」。這起抗議事件的導火線，是一位名叫Leong Bick Ha的「戰爭新娘」在拘留所自盡。舊金山的華裔美國人新聞媒體就這起事件撰寫了相當嚴厲的評論文，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 也威脅要對INS採取行動。「在面對各界律師、地方政治人物及大眾的嚴厲非難之後，舊金山區INS局長在1954年關閉了Appraiser's Building拘留總部，但建築裡的辦公室仍繼續運作。」[292]

---

[287] Lee和Yung，101。

[288] 同上，101。

[289] 《舊金山觀察家報》，「Gave Up Home（放棄家園）」，1948年5月26日；*Oakland Tribune*（《奧克蘭論壇報》），「Interned Aliens To Be Transferred（遭拘留的外國人將被轉移）」，1940年10月31日。

[290] 李漪蓮和譚碧芳，301。

[291] 《奧克蘭論壇報》，「Alien Control Under Martial Law Urged（極力主張依據戒嚴法管制外國人）」，1942年2月12日；《奧克蘭論壇報》，「Interned Nazis Go to Dakota（遭拘留的納粹份子將被移往達科他州）」，1941年7月30日；《奧克蘭論壇報》，「F.B.I. Starts Quiz of Austrian Scientist（聯邦調查局開始查問奧地利科學家）」，1941年12月18日；《舊金山觀察家報》，「2 Held Here for Deportation Flee（2名拘留於本地待遣返者逃逸）」，1941年2月13日。

[292] 《舊金山觀察家報》，「放棄家園」，1948年5月26日。

「另闢蹊徑」

1882年後，除了《排華法案》規定的少數特例以外（亦即商人、學生、教育工作者、外交人員、遊客、上述人士的子女，以及在美國出生的子女），來自中國的移民人數銳減。不過，有許多華人冒險「另闢蹊徑」（亦即透過各種方法極力規避排華法）入境美國。許多聲稱自己是商人或學生的人，實際上是勞工。Chan先生曾經是天使島移民站的被拘留人，他解釋道：「我們也不想走非法管道入境，都是移民法逼的。這些法律故意刁難華人。我們就算說實話也沒用。所以只好另闢蹊徑了。」[293]

1906年的舊金山地震和火災摧毀了市政府和檔案館，包括出生證明在內，保存在這些建築物裡的正式文件全數摧毀殆盡。舊金山市政府邀請居民重製出生證明和其他正式文件。許多住在舊金山的華人於是藉此機會申請出生證明，主張自己是在美國出生的公民，只是因為火災而失去了出生證明。其中有些人的英文能力不太好，但他們聲稱自己在美國出生，只是在年幼時就去了中國。許多人因此順利拿到「補發的」出生證明。[294]

在排華時期，華裔美國公民可以帶著居住在中國的子女入境美國。雖然有些人帶的確實是自己的子女，但有人帶的是親戚的子女，也有人是收錢將其他人的子女帶進美國。這些子女會假裝自己是美國公民的親生子女。這些人就是所謂的「紙生仔」（假公民子女）。這些家庭買到身分之後，就會收到一份「參考書」或一份文件，其中列舉著數百個題目和答案，這些都是移民官在他們抵達美國之後可能會問的題目。據報告，「假兒子」的人數比「假女兒」多，這是因為年輕男性在美國找到工作的機會較大，可以向在中國的家人收取的價格自然也比較高。[295]

聯邦官員發現華人在規避移民法之後，制定出大量題目，將「父親」和「兒子」或「女兒」分開詢問，希望能揭穿他們的謊言。聯邦官員的提問往往相當晦澀，以至於上訴後，華盛頓特區的官員駁回了這些案件。

---

[293] Erika Lee和Judy Yung，「*Angel Island: Immigrant Gateway to America*（《天使島：美國移民之門》）」（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84。

[294] Lee，「移民、排斥與抵抗」，98。

[295] Lee和Yung，84。

Q Are both these gates, in the center of the village, located at the front or is one of them at the back and one at the front?
A Both in front - one is a short distance from the head and the other a short distance from the tail of the village.
Q Isn't there a wall anywhere,on any side of that village?
A Yes. Small adobe walls, near the entrance.
Q About how high? A As high as this wall here - not quite.
Q About how long is that wall? A As long as this - I did not measure it - I guessing about it - About the length of this room (The Chairman: About 20 feet).
Q Is there any inscription on the gate at the head of the village?
A Something written there, but I can't read.
Q What is that inscription written on? A Brick. The writing on the brick is on those two in the center of the village, but the ones on both ends - I cannot see what material is written on.
Q Where is your house located? A Even those in the center I thought was brick - It seems brick to me, but I am not positve. The houses there are all built irregrular; hard to describe it - Its about fourth or fifth row, from the tail of the village.
Q Is there a main street in the village? A Yes; one big street, in the front of the village.
Q Does that run from the head to the tail? A Yes.
Q Does that street run east and west or north and south?
A I dont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directions.
Q Are there cross alleys in the village, running regularly or are they crooked? A Yes; some alleys.
Q Are they straight or crooked? A Crooked.

資料來源：國家檔案與記錄管理局，加州San Bruno

圖D-37 CHIU CHEW LIN的證詞，CHIU CHEW LIN和OWYONG DUNG WAH案件檔案，1919年9月2日

儘管需要忍受艱難的盤問，「在排華時期獲准入境美國的華人移民 (303,000)，還是比排華時期之前 (258,000) 多」。[296]在1911到1931年之間，入境美國時遭驅逐的華人移民只佔4.41%。有些人提出上訴，但即便上訴成功，其過程也是既耗時又費錢。[297] 然而，「另闢蹊徑」的華人移民在成功入境美國本土後，大多也都生活在恐懼之中。鮮少有人談起自己的經歷，並且許多人擔心政府官員發現他們真正的移民身分。

排華時期的生活

華人抵達美國之後，就開始遭受無數的暴力對待。《排華法案》的通過更是助長了排華敵意。1885年舊金山的反華暴力尤為嚴重。在這個時期，舊金山市政府還在施工中，失業的白人男性會定期群聚在附近的空地找工作。這群人後來有了「沙地待業勞工」(sandlotters) 這個稱號，某次就有超過500位「沙地待業勞工」辦了一場反華人遊行，以茲歡慶復活節。這場活動的結局是「沙地待業勞工」毆打華人，造成至少18位華人受傷。同年晚些時候，2,500名白人勞工參與了一場示威活動。活動中，他們將一個華人肖像懸吊在鷹架上，要求在60天內將華人逐出舊金山。[298]

[296] 同上，76。
[297] 同上。
[298] 同上，263-4。

歷史學者麥禮謙 、林小琴和譚碧芳在其書中記載了排華運動和監禁政策所造成的長遠且「無法彌補的傷害」。「紙生仔」長期活在害怕遭移民局發現的恐懼之下，只能用假身分過日子。許多華人低調度日，避免參加政治活動，也隱瞞過去的移民經歷，不讓子女們知道。「而且，他們覺得自己之所以獲准入境美國，只是因為絕大多數的白人容忍他們這麼做，這種感覺加深了疏離感，也導致他們融入主流社會的腳步走得更緩慢。破壞力最大之處在於，排華形同暗示他們是劣等種族、是不受歡迎的移民、是無法同化的外國人，這些都對數代華裔美國人造成心理創傷。」[299]

《排華法案》針對中國移民設限，將反華情緒合法化，因此導致許多在美華人生活在陰影中。儘管如此，奮力抵抗、上法院爭取自身權益的華裔美國人，通常都能有好的結果。在排華時期，女性和在美出生的華裔美國人的人數也大幅增加。「到1930年，女性移民增加到30%。在1900到1940年之間，在美出生華人的人口數量增長至四倍」。[300]

華人抵制排華法律

《排華法案》及這項法案引發的迴響，大大影響舊金山及全美各地的華人後代。華裔美國人社區抵制這些歧視法律的方式，是向聯邦政府和中國外交人員提出正式抗議。[301] 華裔美國人因為無法歸化成公民，因此無法投票，於是他們透過訴訟方式爭取留在美國的權利。《排華法案》通過後的十年間，華裔美國人提告超過7,000次，其中勝訴案件居多。[302]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案件是黃金德(Wong Kim Ark) 案，黃金德是1873年出生於美國的華裔美國人，他的父母都是移民。黃金德出生於舊金山，但他在申請重新入境美國時仍然遭到拒絕，因為移民官員辯稱他的父母是非法入境美國。在唐人街組織的支持之下，黃金德向法院提告。這場官司一路打到了美國最高法院，最後他終於在1898年勝訴。[303]美國訴黃金德一案坐實了在美國出生的人一律具有公民身分這件事，不論此人的父母是否有資格入籍。

---

[299] Lai、Lim和Yung，32-3。

[300] Lee，100。

[301] 「Island of Immortals: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永生之島：華人移民與天使島移民站》），作者： 麥禮謙，審稿：資料來源：California History（《加州歷史》）第57卷第1篇，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加州的華人》）（1978年春季刊），第88-103頁，出版者：加州歷史學會，固定網址：http://www.jstor.org/stable/25157818，第89頁。

[302] Patricia Nelson Limerick，「Witness to Persecution（迫害的見證人）」，《紐約時報》，2007年7月29日，檢索於2018年5月9日。

[303] 「*United States v. Wong Kim Ark*（美國訴黃金德案）」， 169 U.S. 649（1898年）

中日戰爭

1937到1945之間，日本和中國在破壞力極高的第二次中日戰爭中相互為敵，這場戰爭又稱為中國抗日戰爭。這場在亞洲兩國之間發動的戰爭，源自於對日本帝國主義長達半世紀的抗爭史。華人移民在戰時積極參與支持祖國的活動。設在舊金山的社區組織組成中國戰爭救濟協會 (Chinese War Relief Association)，募集數萬美元送往中國。全美華人女性與中國民間救濟聯合委員會 (United Council for Civilian Relief in China) 合作，透過「一碗飯」(Bowl of Rice) 運動募集大量資金，為需要救助的飢餓華人提供食物。包括舊金山在內，當時有超過700個城鎮舉行過「一碗飯」運動。[304] 其中有兩場在舊金山唐人街舉辦，時間分別在1938年和1940年。這些大型公共活動以遊行和街頭慶典的方式進行，數千民眾踴躍參加，其中不乏地方官員、商界領袖以及達官顯貴。[305] 這些活動象徵著部分白人對在美華人的態度出現了轉變，因為大多數的美國人十分同情中國。

[304] K. Scott Wong，「Americans First: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美國人優先：華裔美國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麻薩諸塞州劍橋與倫敦：哈佛大學出版社，2005年），37-39。

[305] Brooks，《外國鄰居》, Kindle位置號1213和1312。

資料來源：美國歷史國家博物館

圖D-38　　加州舊金山「一碗飯」運動的旗幟，1940年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39　　舊金山「一碗飯」運動，1940年

其他華裔美國人也聚集起來，呼籲各界關心美國在中日戰爭中所能發揮的作用，因為日本軍隊所用的軍事武器、補給品和飛機，大部分都是從美國企業購買而來。中華民國第一夫人是充滿魅力的蔣宋美齡女士，她在訪美的八個月期間，積極發聲反對日本侵略，對華裔美國人的活動發揮了相當深遠的影響。隨著日本在亞洲的侵略行動加劇，美國和英國終於在1941年7月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日本為了報復，隨後在1941年12月7日攻擊珍珠港。不久之後，美國就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的行列。

華裔美國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許多華裔美國人在戰時迫切地投身美國軍隊，加入種族隔離或非種族隔離隊伍當中。在戰爭時期，有近20,000名華裔美國人穿上了美軍制服， 佔據在美華人男性人口的近20%。他們在軍中各分支和各種類型的單位效力（例如戰鬥步兵、工程、情報、運輸、醫療、戰鬥機和轟炸機中對，以及後勤單位）。有些華裔美國人擔任軍官職務，服役單位往往是主要由白人組成的中隊。華裔美國人女性當時則是加入美國陸軍婦女輔助兵團 (Women's Auxiliary Army Corps) 或女子航空勤務飛行隊(Women Airforce Service Pilots, WASP)。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40 華裔美國人海軍募兵活動，1942年10月28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為待在家中的華裔美國人創造了經濟機會。當各種背景的男性在二戰期間成群結隊地投身軍隊之際，華人原本得不到的工作突然紛沓而來。當時的舊金山灣區成了戰時國防工業的重心，而設於舊金山、Oakland、Richmond、Vallejo、Sausalito、Alameda及南舊金山的造船廠也在全力運作，因此，進入國防工業工作的華裔美國人史無前例地增多。[306]當時的六大造船廠在唐人街大量招募工人，到1942年，估計約有1,600名華裔美國人投入國防工業。[307]這類工作通常提供住宿，讓工人們至少暫時有機會住在唐人街以外的地方。此外，有技術相關學位卻始終只能從事服務類工作的華裔美國人，在戰爭期間終於得以一展長才。這當中也包括了前文提到過的華裔美國人女性，她們受僱進入航空與飛行儀錶製造業工作。

《排華法案》的廢除

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是美國的盟國，且華裔美國人參軍意願高昂，使得美國民眾對華裔美國人的態度出現轉變。在這個時期，反亞裔的情緒大都直指日裔人士。[308]

1942年2月19日，羅斯福總統簽署第9066號行政命令，隨即開始監禁日裔美國人，當時約有110,000名日裔美國人被迫住進美國西部各地的拘留營。[309]不過，《排華法案》當時仍然具有效力。日本指出，一個在國外對抗納粹的國家，同時在對內歧視本國華人，根本就是假仁假義。與此同時，華裔美國人仍然在不斷地遊說反抗排華法律。最後，美國因為國際社會的大肆批評而在1943年12月17日廢除了《排華法案》。[310]儘管《1924年移民法案》規定每年只准105名華人移民入境美國，但各種背景出身的華人都有機會成為歸化公民，這是61年來頭一遭。

---

306 同上，45。

307 Chinese Press（《中國報》），1942年8月21日，引述自Wong，50。

308 Frail, T.A.，「The Injustice of Japanese-American Internment Camps Resonates Strongly to this Day（日裔美國人拘留營的不公做法至今仍然引發強烈共鳴）」，*Smithsonian Magazine*（《史密森尼雜誌》）(2017)，檢索於2020年10月22日，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injustice-japanese- americans-internment-camps-resonates-strongly-180961422/。

309 Rick Baldoz，「Asian Americans During the Cold War（冷戰時期的亞裔美國人）」，內容刊載於Franklin Odo的《尋找前進之路：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國家歷史地標主題研究》（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2019年），228。

310 同上，225。

HOW TO TELL JAPS FROM THE CHINESE

ANGRY CITIZENS VICTIMIZE ALLIES WITH EMOTIONAL OUTBURST AT ENEMY

In the first discharge of emotions touched off by the Japanese assaults on their nation, U. S. citizens have been demonstrating a distressing ignorance on the delicate question of how to tell a Chinese from a Jap. Innocent victims in cities all over the country are many of the 78,000 U. S. Chinese, whose homeland is our stanch ally. So serious were the consequences threatened, that the Chinese consulates last week prepared to tag their nationals with identification buttons. To dispel some of this confusion, LIFE here adduces a rule-of-thumb from the anthropometric conformations that distinguish friendly Chinese from enemy alien Japs.

To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devoted debunkers of race myth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Japs is measurable in millimeters. Both are related to the Eskimo and North American Indian. The modern Jap is the descendant of Mongoloids who invaded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back in the mists of prehistory, and of the native aborigines who possessed the islands before them. Physical anthropology, in consequence, finds Japs and Chinese as closely related as Germans and English. It can, however, set apart the special types of each national group.

The typical Northern Chinese, represented by Ong Wen-hao, Chungking's Minister of Economic Affairs (*left, above*), is relatively tall and slenderly built. His complexion is parchment yellow, his face long and delicately boned, his nose more finely bridg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s a whole is Premier and General Hideki Tojo (*left, below*), who betrays aboriginal antecedents in a squat, long-torsoed build, a broader, more massively boned head and face, flat, often pug, nose, yellow-other skin and heavier beard. From this average type, aristocratic Japs, who claim kinship to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iverge sharply. They are proud to approximate the patrician lines of the Northern Chinese.

parchment yellow complexion
more frequent epicanthic fold
higher bridge
never has rosy cheeks
lighter facial bones
longer, narrower face
scant beard

Chinese public servant, Ong Wen-hao, is representative of North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group with long, fine-toned face and scant beard. Epicanthic fold of skin above eyelid is found in 85% of Chinese. Southern Chinese have round, broad faces, not as massively boned as the Japanese. Except that their skin is darker, this description fits Filipinos who are often mistaken for Japs. Chinese sometimes pass for Europeans; but Japs more often approach Western types.

earthy yellow complexion
less frequent epicanthic fold
flatter nose
sometimes rosy cheeks
heavy beard
broader, shorter face
massive cheek and jawbone

Japanese warlor, General Hideki Tojo, current Premier, is representative, closer to type of humble Jap than highbred relatives of Imperial Household. Typical are his heavy beard, massive cheek and jaw bones. Peasant Jap is squat Mongoloid, with flat, blob nose. An often sounder clue is facial expression, shaped by cultural, not anthropological, factors. Chinese wear rational calm of tolerant realists. Japs, like General Tojo, show humorless intensity of ruthless mystics.

Chinese journalist, Joe Chiang, found it necessary to advertise his nationality to gain admittance to White House press conference. Under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Japs and Chinese, as members of the "yellow race," are barred from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CONTINUED ON NEXT PAGE 81

圖D-41 生活雜誌中說明如何分辨日本人與華人的文章，**1941**年**12**月**22**日

FOR JUSTICE–
For Chinese,
American Friendship
WRITE, WIRE
Your CONGRESSMAN Today
Asking Him To Support The
REPEAL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Congress Convenes September 13th

SUPPORT . . .

American Legion, California Dept.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California Dept.
California Council, CIO
Oregon Council, CIO
San Francisco Chamber of Commerce
Houston Chamber of Commerce
Portland Chamber of Commerce
Seattle Chamber of Commerce
Houston Foreign Trade Association
Citizens For Victory Committee
Y. W. C. A. Business Girls Conference (California)
Chinese Christian Youth Conference (Tabina Conference)
The City of San Francisco

Legislation to Repeal Chinese Exclusion

You Can Help Right Now! What To Do

WHOM TO WRITE:

SUGGESTED FORM LETTER

This Ad Sponsored by Friends of China and Advocates of Justice

圖D-42 廣告，《中國報》，**1943**年**9**月**10**日，第**8**頁

D.5 災難與 重建：唐人街，1906–1930年代

1906年4月18日，一場大地震震蕩了舊金山市，對當地居民和建築物造成嚴重破壞。北至俄勒岡州、東至內華達州、南至洛杉磯均有震感。然而，震中位於舊金山附近。版塊運動和隨之而來的破壞導致大火，吞噬了這座城市包括唐人街在內的大部分地區。據估計，這場災難導致700人死亡，當地社區陷入混亂，數千人流離失所，並摧毀了無數的房屋和建築物。這對於這座城市和唐人街而言是歷史上的分水嶺。

儘管重建工作充滿挑戰，城市領導人也發出要將唐人街遷移到Hunters Point的威脅，但唐人街最終仍在原址完成了重建。在此過程中，該市的華裔美國人社區藉此機會創造了自身的新形象，並建立了新的視覺地標、社區組織、文化娛樂場所和強大的旅遊經濟，為現代唐人街奠定了基礎。

此時期的其他主題包括當地華裔美國人參與孫中山在中國發起的革命、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新政計劃，以及在住房和其他公共服務中持續存在的歧視，華裔美國人面臨的這種歧視鞏固了其被隔離於唐人街的局面。

1906年的地震和火災摧毀了唐人街

資料來源：國會圖書館，*A. Genthe*攝影，「在廢墟上，*1906*年*4*月，舊金山唐人街」，*https://www.loc.gov/item/agc1996001079/PP/*

圖D-43 一名中國男子審視著1906年地震造成的損壞

1906年的地震和大火摧毀了唐人街，也摧毀了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區。地震破壞了城市的水位線，使消防隊無法撲滅大火。更糟的是，消防隊長決定拯救城市的唯一方法是炸毀建築物，讓建築物免於燃燒，同時不讓大火蔓延。包括唐人街在內的一些建築物被炸毀，這讓事態變得更嚴重，因為燃燒的殘骸被吹到其他地區，引發了新的火災。[311]《中西日報》*(Chinese- Western Daily)* 引用了一位在災難中倖存的當地觀察者所說的話：

[311] Choy，San Francisco Chinatown（舊金山唐人街），31-32；PBS，「Chinatown Resource Guide: The Story of Chinatown（唐人街資源指南：唐人街的故事）」。

> 上個月26日凌晨5點15分，金山發生地震…… 隨後，建築物倒塌，瓦片石塊在空中瘋狂飛舞。慘痛的哭喊聲響遍全城…… 不久，大火燃起……到晚上八點鐘，火勢抵達Sacramento和California街道，大火持續至第二天早上十點鐘，唐人街被燒成灰燼。[312]

地震使全市人民無家可歸。[313] 據估計，唐人街15,000名居民中只有約400人倖存。[314]許多華人逃往東灣的屋崙市和柏克萊市，一部分人在那裡永久定居，另一部分人暫時停留，等待回到舊金山的時機。在地震後的五天內，儘管唐人街已經發生了大規模的搶劫，一些人已經返回唐人街開始清理工作。那些留下來的人搭起帳篷，生活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許多其他人則前往舊金山各地的流離失所者營地。軍方官員被部署到舊金山以支持救援工作，他們將大約400名華人送往越來越遠離唐人街的隔離營地，最終於1906年4月27日將他們安置在靠近Fort Point的Presidio角落，這裡偏遠、寒冷、多風。[315] 當時15歲的Hugh Kwong Liang回憶起這段經歷說：「我最後一次轉身離開了我親愛的老唐人街……指揮難民的市政府官員走近我們，告訴我們朝Presidio軍營的開闊地前進。」[316]後來，他們被轉移到Hunters Point。[317] 北灘至少有一個臨時的華人營地，Richmond區也有幾個營地。[318]

---

[312] 《中西日報》，1906年4月26日，引述自Chen，163。

[313] Jessica Gliddon，「Seeking Shelter in Marin: Chinatown Refugees After the 1906 Earthquake（在Marin尋求庇護：1906年地震後的唐人街難民）」，《*Marin*雜誌》*(Marin Magazine)*（在線），2019年4月19日，線上可查閱：https://marinmagazine.com/community/history/refugees-from-the-1906- earthquake-the-chinese-girls-and-women-who-fled-to-marin/

[314] 國家公園管理局，「1906 Earthquake: Chinese Displacement,（1906年地震：華人流離失所）」，查閱於2020年12月14日，https://www.nps.gov/prsf/learn/historyculture/1906-earthquake-chinese-treatment.htm。

[315] 國家公園管理局，「1906 Earthquake: Chinese Displacement」；「New Chinatown Near Fort Point: Oriental Quarter Removed from Presidio Golf Links at Request of Property Owners（Fort Point附近的新唐人街：應房產業主要求，Oriental Quarter被移出Presidio高爾夫球場）」，《舊金山紀事報》，1906年4月28日，摘自舊金山博物館網站，檢索於2020年12月20日，http://www.sfmuseum.org/chin/4.28.html。

[316] 引用自「舊金山Presidio」中的「1906 Earthquake: Chinese Displacement）」，國家公園管理局，https://www.nps.gov/prsf/learn/historyculture/1906-earthquake-chinese-treatment.htm，檢索於2018年8月15日。

[317] 「Chinese Housed at Presidio, Later They Will Go to Hunter's Point（華人安置於Presidio，隨後將轉移至Hunter's Point）」，《舊金山觀察家報》，1906年4月27日，取自舊金山城市博物館，檢索於2020年12月20日，http://www.sfmuseum.org/chin/4.27.3.html； Gladys Hansen，「Relocation of Chinatown（唐人街的搬遷）」，舊金山城市博物館，網址：http://www.sfmuseum.org/chin/relocate.html；Letter from 西奧多羅斯福 to William H. Taft（西奧多·羅斯福致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信件），國會圖書館手稿部，查閱於2020年12月20日，https://www.theodorerooseveltcenter.org/ Research/Digital-Library/Record?libID=o266682。

[318] 「Chinese Colony at Foot of Van Ness（Van Ness之下的華人聚居地）」，《舊金山紀事報》，1906年4月27日。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44 中國男子在災後營地，確切位置不明，約1906年

唐人街面臨的遷移威脅

這場自然災害重新激起了反華勢力將唐人街搬遷至城市最南端的運動。白人商業和政府領袖早已覬覦唐人街的優越位置，而許多反華活躍分子認為華人不應該佔據如此中心的位置。[319]由於災害摧毀了唐人街並迫使大多數華人離開城市，正如Jerome A. Hart隨後回憶道：一些舊金山的白人「對唐人街的消失感到慶幸。」[320]地震後幾天，舊金山市長Eugene E. Schmitz指示警察局長將所有華人遷移至城市南部的Hunters Point，並成立了唐人街選址委員會以協調實施遷移。唐人街的搬遷似乎迫在眉睫。[321] 甚至《中西日報》也悲觀地寫道：「可以預見，老唐人街已無法恢復。」[322]

這些提議激怒了唐人街的當地居民、企業領袖和社區領袖。逃過地震和火災的社區領袖於1906年4月28日在屋崙唐人街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在灣區蔓延的威脅。作為參會者之一的Lim Tuck Sing談到需要聘請知名律師來主張他們的財產權利，並立即進行重建。他主張舊金山的華人不應等待政府批准重建，而需要唐人街的居民和租賃房地產的企業主立即簽署新的租約。[323]

---

[319] Chen，165-6。
[320] Chen，165-6。
[321] Chen，166。
[322] 《中西日報》， 1906年4月27日，引述自Chen，165-6。
[323] 記者Liu Yilin，來自一份未出版的手稿。

中國政府介入，以抵制舊金山唐人街的搬遷。[324]城市檔案員Gladys Hansen和前消防局長Emmet Condon指出，駐美中國公使館代表團的到來「改變了『唐人街搬遷』言論的基調。」[325]清朝政府派遣外交官領導救援工作，並捐贈資金支持重建。中國大臣梁誠於1906年5月22日抵達屋崙，以監督為無家可歸者建設木屋的工作，並為極度貧困人士或年長者進行返回中國的特殊安排。[326] 中國的百姓也為唐人街民眾紛紛捐款10美元到3,800美元不等。人們說，「曾經多年向中國輸送金錢的華裔美國人，現在得到了回報。」[327]

許多報紙報導，為協調地震和火災後的公共援助而成立的市救濟委員會存在嚴重的歧視行為。對華人的暴力事件也持續發生。在一次事件中，一名中國男子返回他之前在Sacramento街的住所，被「西方流氓」用石頭砸死。[328]聯邦官員，包括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內，皆呼籲在舊金山公平開展救援，無論救援對象的國籍為何。[329]當地官員和《舊金山紀事報》上刊登的一篇社論均否認關於歧視華人的指控。[330]

在災難發生不到三個月後，當地政府領導人和唐人街選址委員會提出了將唐人街遷至城市南郊泥灘的計劃。毫不意外地，他們遭到了華人協會和中國領事館的強烈抵抗，領事館表示：「太后對於唐人街被遷移一事並不滿意。我們打算在原唐人街中心地區重建中國領事館。」[331]華人社區領袖也辯稱，他們貢獻的稅收是城市收入的重要來源。

---

[324] Chen，166。

[325] Gladys Hansen和Emmet Condon，*Denial of Disaster*（《對災難的否認》），（舊金山：Cameron，1989年），114。

[326] Chen，164-5。

[327] 同上。

[328] Chen，164。

[329] Funston將軍致美國紅十字會舊金山分會的Edward T. Devine博士的電報，1906年4月23日，來自舊金山市立博物館，檢索於2020年12月21日，http://www.sfmuseum.net/photos2/telegram1.gif；「Chinese Consul Praises Roosevelt（中國領事稱讚羅斯福）」，《晚郵報》*(The Evening Mail)*，1906年4月24日。

[330] 「The Chinese Cared For（受到照顧的華人）」，《舊金山紀事報》，1906年4月26日，來自舊金山市立博物館，檢索於2020年12月21日，http://www.sfmuseum.net/conflag/hunterspt.html；Greely少將致Fort Mason軍事部長的電報，1906年4月24日，線上轉載：http://www.sfmuseum.org/photos2/greely1.gif；舊金山E.E. Schmitz市長和其他領導舊金山1906年後救援工作的人士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電報，1906年4月24日，線上轉載：http://www.sfmuseum.org/conflag/reax.html

[331] Richard Gonzales，「Rebuilding Chinatown After the 1906 Quake（1906年地震後的唐人街重建）」，國家公共廣播電台，2006年4月12日。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5337215。

最終，舊金山的領導者作出了讓步，並在災難發生約一年後開始在原址重建唐人街。[332]

地震後的重建

舊金山唐人街獲得了來自中國政府和中國捐助者的財政支持，還獲得了遠至紐約市的華裔美國人社區給予的援助，便開始著手重建工作。[333]華人協會於1906年7月開始重建其建築，其中大部分建築保留了原址。[334]到1908年底，唐人街至少有175棟建築物被重建。[335]該社區迅速從廢墟中崛起，重新成為城市中永續、亮眼的存在。

唐人街的亞洲折衷主義風格

在1906年地震和大火之前，唐人街的建築一般不具備亞洲建築特色，而緊隨地震和大火之後搭建的大多數建築也是如此。大多數建築為愛德華式建築，並採用了傳教復興風格、法國新巴洛克風格或新文藝復興風格。其他建築無法以任一風格定義。它們通常為磚造建築，樓層數在兩到四層之間。

個人檔案：舊金山本地居民暨家族歷史學者ANDREA YEE描述了她的曾祖父/曾外祖父林立宏及其家人在幫助唐人街恢復過程中所扮演的

角色

這實際上是一次命運攸關的會面，會面地點為Potrero Hill的Dogpatch牧場。他的長子，也就是我的祖父/外祖父Lim Tuck Sing，曾多次駕駛馬車前往唐人街拯救無家可歸的華人。與此同時，他的家人在其牧場為數百名華人提供住宿和食物。鄰近的Tubbs繩索製造公司（與我的祖父/外祖父是朋友）也對外開放了他們的空間。Lim Tuck Sing在聽到有人計劃將唐人街遷移到Colma或城外其他地方後，宣佈他們不會離開舊金山市。他在牧場聚集了社區成員，並讓他們相信法律站在他們這一邊。在他的姐夫/妹夫Wong Git You（Wong Git You靠著賭博生意成為加州最富有的華人）的支持和資助下，Lim Tuck Sing立即組織了一批華人清理廢墟並重建唐人街。他與房產業主和舊金山的政治權力基礎（其中一些是他的朋友）進行談判，為唐人街成功爭取了目前的所在地。鑒於此，他在1908年獲得了中國政府的認可和表彰。

- *Andrea Yee*，電子郵件通訊，*2018*年*5*月*1*日。

資料來源：Andrea Yee

圖D-45 林立宏（左數第四位）和他的兒子ROBERT（盤腿坐在其前）

332 同上。

333 「Chinese Raising Fund: Will Contribute to Relief of All Suffers Alike（中國人籌集資金：將為所有受難者提供救濟）」，美國聯合通訊社，摘自德克薩斯州達拉斯新聞，1906年4月24日，線上可查閱：http://www.sfmuseum.org/conflag/nyaid.html

334 Liu Yilin，「Event Literature: Memories Sealed for One Century, Remembering the Hero of the 1906 San Francisco Earthquake Lim Tuck Sing （事件文學：封存一世紀的記憶，紀念1906年舊金山地震英雄Lim Tuck Sing）」，未發表文章，2018年，5。

335 舊金山地標保護諮詢委員會，Proposal for a Chinatown Historic District（唐人街歷史街區提案）（舊金山：未發表，1986年）。

從用途上看，唐人街的新建築通常在底層設有商店，而樓上則為住宿區。Commercial街和Wentworth街兩旁有數間女性寄宿房。此外，還有家族/慈善協會、洗衣房、酒館、糖果工廠和一家華人掃帚工廠。位於Commercial街685號的一棟建築物（現存），最初是洗衣房和寄宿舍，採用特殊的「過燒磚」風格，其磚塊呈九十度角從建築物的其他部分突出。最初，大多數這些新建築物並非由華人個人或華人公司擁有，後來才被出售給華人組織，而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當時針對華人的歧視性法律，使得他們無法擁有房產。

資料來源：Grant Din

圖D-46 COMMERCIAL 街685號的獨特「過燒磚」風格，2018年

當提出要在唐人街的原址上重建時，唐人街領導者們提議建造一座「東方城」，以吸引遊客並為這座處於困境中的城市創造收入。[336]除吸引遊客外，唐人街領導者們認為，具有中式風格的美學將有助於鞏固這個社區的中國身分，並終結有關將其遷至其他地點的討論。他們還將唐人街的毀滅和重建視為一個機會，以藉此建立一個新的、更積極的社區形象，並改變外界對華人的普遍看法。

[336] 陸潤卿「Our New Oriental City – Veritable Fairy Palaces Filled with the Choicest Treasures of the Orient（我們的新東方城 – 真正的仙境宮殿，充滿了東方的至寶）」，載於*San Francisco: The Metropolis of the West*（舊金山：西部大都會），（舊金山：西部出版社，1910年），出版物無頁碼。

資料來源：Daniel K.E. 清代收藏，CHSA-04314a

圖D-47　地震前的唐人街建築無「亞洲」建築特色。生昌大樓顯示於右上方。

陸潤卿是一位華裔美國商人，被譽為「創造了將成為唐人街獨特標誌的仿中國外立面」的人。[337] 他委託設計了新唐人街中第一座具有「中國風」建築元素的大樓。建築與工程公司Ross and Burgren設計了四層樓高的生昌市集（現存於Grant大道601號）。大樓於1908年建成，具有寶塔造型和中式風格的裝飾圖案與色彩。[338] 同一家公司還設計了與生昌大樓一街之隔的Sing Fat大樓（現存於Grant大道555-597號）。

唐人街越來越多的建築開始以寶塔為特色，但與中國境內建築不同的是，唐人街的寶塔僅作為裝飾元素而非功能性結構。其他裝飾元素，如與中式屋頂輪廓線相似的彎曲頂篷、龍的圖案以及紅、綠、金色調的點綴，也被用來營造中式風情。[339] 1910年，陸潤卿寫道：「舊金山享有獨特的地位，是西方世界唯一一個可以讓旅行者調動全身感官，肆意欣賞東方珍寶的地方……」[340]

[337] Yung, Judy及美國華人歷史學會 (CHSA)。 *Images of America: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美國影像：舊金山的唐 人街》）（Charleston，南卡羅來納州：Arcadia出版社，2006年），44。

[338] 同上。

[339] Choy，113-5。

[340] 陸潤卿，「Our New Oriental City《我們的新東方城》」)。

如陸潤卿所言，舊金山唐人街是美國第一個展示仿中國社區美學的地方，這種風格也被一些人稱為「東方主義建築」、「東方復興主義」或具有「中式適配」特點（指將中式建築圖案應用於應用於西方建築）。[341]如博物館策展人Kerri Culhane所指出：「諷刺的是，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中式風格源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和歐洲傳教士建築師在中國推廣的富有情調的東方復興主義風格。」[342]洛杉磯的唐人街在20世紀30年代經歷了類似的重生，紐約的唐人街在戰後時期經歷了重建，芝加哥的唐人街則是在20世紀70年代進行了重建。

Portsmouth廣場是唐人街少數在1906年災難中倖存的建成環境元素之一，儘管其周圍的建築物已被摧毀。這座廣場在災難期間及之後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不僅提供了遠離不穩定建築的安全場所，還充當了美國部隊的集結地，這些部隊被召集起來以參與災後恢復工作。[344] 在毀滅性地震和火災發生之後的幾年裡，Portsmouth廣場成為了唐人街內一個更為重要的聚集地。[345]由於其所處地理位置及為唐人街居民提供的狹小房間，Portsmouth廣場成為了許多居民的「客廳」。[346]

資料來源：Grant Din

圖D-48 GRANT大道745-47號最上面的兩層樓，2018年。於1920年為YING ON商人與勞工協會建造。

[341] Chuo Li，Interrogating Ethnic Identity: Space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Chicago's Chinatown（審問種族身分：芝加哥唐人街的空間與社區建設），《傳統住宅與定居點評論》(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Review) 第27卷第1篇（2015年秋），第55-68頁（14頁）、第56頁；Mini Gu，「More than a Look: Poy Gum Lee's Chinese-Style Architecture（不僅僅是外觀：李錦沛的中式建築）」，Beyond Chinatown（《超越唐人街》），2016年3月2日，http://www.beyondchinatown.com/2016/03/02/more-than-a-look-poy-gum-lees-chinese-style-architecture/。

[342] Gu，「More than a Look: Poy Gum Lee's Chinese-Style Architecture（不僅僅是外觀：李錦沛的中式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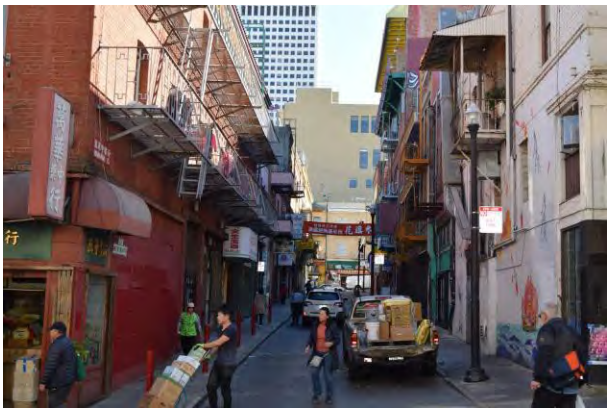
[343] Li，第56頁；ARG等，*Chinese Americans in Los Angeles*（《洛杉磯的華裔美國人》），33-35；Gu，「（不僅僅是外觀：李錦沛的中式建築）」

[344] 同上。

[345] 同上。

[346] 同上，7。

唐人街重建了其密集的街道網絡，共有41條巷弄。這一街道網絡仍然是居民所使用空間的重要部分，但遊客使用的頻率並不高。[347]中國廣東省是大部分早期華人的發源地，當地社區的特色是以狹窄的步行小巷為主，大部分的住宅和商業都從小巷進入。在舊金山的唐人街，簡單的預製木質結構住宅從廣東省運來，其朝向巷弄而非主街，這使得這些通道與美國的其他巷弄有所區別。[348]包括Brooklyn巷、Ross巷和St. Louis巷在內的幾條小巷看起來與其地震前所處的地點並無二致。



資料來源：Grant Din

圖D-49 WENWORTH巷，2018年

資料來源：Grant Din

圖D-50 ROSS巷（左）；JASON巷（右），2018年

347 Julie Chao，「Chinatown alley's facelift（唐人街小巷翻新）」，SFGate，1997年11月2日，檢索於2020年10月23日，https://www.sfgate.com/bayarea/article/Chinatown-alleys-face-lift-3092476.php。

348 Mui Ho，引述自Chin，121。

中國革命與孫中山的唐人街之行

舊金山的中華公所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CCBA) 支持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革命於1911年結束了在中國持續300年的清（滿族）朝及帝制統治。孫中山還與位於舊金山Spofford街36號（現存）的致公堂建立了重要的聯盟關係，他在這裡生活了六年，致公堂也成為了革命活動的中心。孫中山透過致公堂創辦的報紙《中國人自由報》*(Chinese Free Press)* 向大眾傳遞主張和訊息。[349]

資料來源：加州州立圖書館，Louis J. Stellman，華人遊行，1912年

圖D-51 雙十遊行。鼓手攜旗幟慶祝1911年辛亥革命， 約1912年

舊金山及美國各地的華裔美國人幫助資助了這場革命。清朝覆滅後，孫中山成為中國的第一任總統，而新民主共和國的鈔票是在舊金山的唐人街印製的。[350]儘管孫中山的總統任期時間並不長（僅六週），但他創立的國民黨這一政黨一直延續了下來。在短暫的總統任期內，他還廢除了纏足的舊習。國民黨勝利後，許多美籍華裔男子剪掉了滿族統治下所要求留的辮子。

舊金山有兩處紀念孫中山的標誌物，包括1938年由Beniamino「Benny」Bufano創作的雕塑，其位於金融區的St. Mary廣場，靠近唐人街。唐人街領導者委託製作這座雕像，以紀念孫中山在革命期間在舊金山度過的時光。第二個紀念孫中山的標誌是一句刻在Grant大道和Bush街交界處大門上的名言：「天下為公」。

349 Chinatown National Register Nomination（唐人街國家名錄提名），8。

350 Lyman，486。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52　孫中山雕像的落成典禮，1943年3月28日

資料來源：Grant Din

圖D-53　紀念碑，獻給在世界大戰中喪生的中國人，2018年

介於Grant街和Kearny街、California街和Pine街之間的St. Mary廣場位於唐人街邊界，其擁有一座紀念碑，以緬懷在世界大戰中喪生的中國人。為紀念孫中山而作的雕像也位於此。人們可從California街和Pine街進入St. Mary廣場，並一睹位於St. Mary停車場之上的孫中山雕像。

社區組織與服務

1906年災難發生後的十年間，幾個新的社區服務組織陸續成立，包括CCC、美國YMCA和YWCA的「華人分會」以及一家醫院。

中華總商會

CCC於1910年正式成立，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大約20年前。CCC於19世紀80年代成立，旨在調解三邑協會和四邑協會之間的競爭。[351]CCC逐步演變為推動當地商業和文化發展，並解決唐人街住房問題的組織。1925年，CCC與多個組織結盟，共同出資在Bush街與Broadway之間的Grant大道上安裝了45座蟠龍燈柱。[352]該組織目前仍在其原址Sacramento街728-730號營運（現存）。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54 GRANT大道街燈，1952年（左）和1938年（右）

唐人街YMCA

儘管舊金山唐人街的YMCA分會於1911年7月11日正式成立，但記錄顯示其早在19世紀70年代已開始運作。除了推廣基督教使命外，YMCA的「華人分會」（成立之初的名稱）還提供針對教育、語言和健康的專門課程。YMCA組織了前往Marin縣的夏季旅行，並贊助了包括華人管弦樂隊和運動隊在內的課外活動。[353]1911年，唐人街的YMCA沒有一個集中地點，其活動分散在社區內的多個教堂之間。1912年，該組織租用了位於Stockton街1028號的建築（現存）；1915年，該組織搬至Stockton街830號（現存）。[354]

---

[351] H. K. Wong，「San Francisco Chinatown on Parade in Picture and Story（《舊金山唐人街的遊行：圖片與故事》）」（舊金山：中華總商會，1961年），13。

[352] 中華總商會，「San Francisco Chinatown: The Official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Publication（《舊金山唐人街：官方中華總商會出版物》）」（中華總商會，1965年），56。

[353] Wendy Rouse Jorae，「*The Children of Chinatown: Growing Up Chinese American in San Francisco*《唐人街的 孩子們：在舊金山成長的華裔美國人》」，1850-1920年（Chapel Hill：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2009年），34。

[354] Choy，《舊金山唐人街：歷史與建築指南》，99 – 101。

1916年，舊金山YMCA在其「大都會計劃」的號召下，將城市內的五個獨立協會合併為一個領導委員會。[355]隨後幾年，所謂的「華人分會」增設了圖書館和木工坊。[356]唐人街YMCA也開始組織年輕居民的活動（例如遠足、露營、體操和田徑比賽）。[357]唐人街YMCA還組織表演和其他活動從而為各類計劃籌集資金。[3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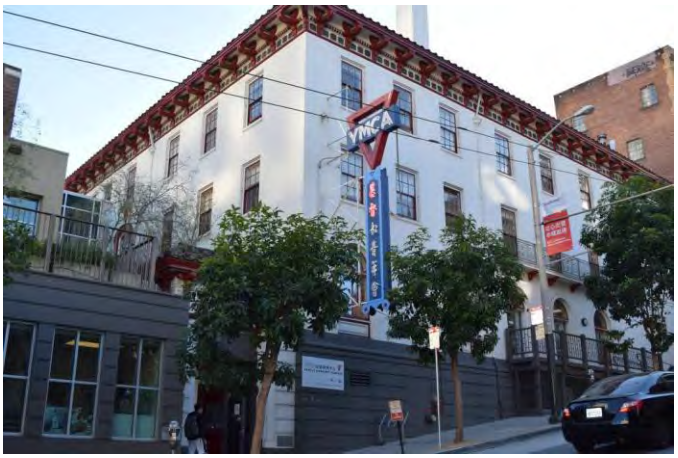
1918年，唐人街YMCA獲准以13,000美元的價格購買位於Sacramento街855號（現存）的一塊土地，數年來用於開放式會議和體育活動。[359]接下來的五年內，該組織從華裔和歐美裔慈善家（如Dollar Steamship Company的Robert Dollar）那裡籌集了資金，用於在該地點建造一座新建築。[360]到1926年，該組織已搬入由灣區建築師Frederick Meyer設計的新建築。[361]同年，唐人街YMCA成為美國YMCA系統的一部分。YMCA專注於休閒活動，因此，位於Sacramento街855號的建築設有一座體育館和唐人街唯一的游泳池。這些休閒活動吸引了社區內的新移民，而課後教育計劃則吸引了年輕人。執行主任Kari Lee指出，許多計劃是出於必要性而創建的。「在50年代和60年代，我們的孩子無法在中央YMCA游泳。他們不被允許這樣做，所以我們提供了在社區學習游泳的機會。」[362]

在大蕭條期間削減了一些計劃後，唐人街YMCA恢復了運轉並繼續為社區提供服務和設施。在執行秘書Henry Shue Tom的領導下，分會在20世紀40年代和20世紀50年代擴展了其計劃，並使青少年計劃變為男女共學。[363]該團體還積極參與政治、向政府請願在Washington街和Masons街建造休閒中心，並向政府申請提供一輛X光檢查車以篩查當地人口的結核病。[364]

從20世紀80年代起，唐人街YMCA展開了多次募集數百萬美元的活動，以擴大其在Sacramento街855號的設施，並透過在舊金山各地建造新建築來幫助擴大組織規模。[365]時至今日，該分會至今仍是唐人街社區服務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

355 Ford Lee和Allyson Wong，*The Chinatown Y: Honoring the Legacy, Building for the Future*（《唐人街Y：尊重傳承， 建設未來》）（舊金山：唐人街YMCA，1972年），20。
356 同上，3。
357 同上。
358 同上，7。
359 同上，20。
360 同上，22。
361 Choy，《舊金山唐人街：歷史與建築指南》，99 – 101。
362 「Get to Know the Chinatown YMCA（了解唐人街YMCA）」，Hoodline，檢索於2018年7月5日，https://hoodline.com/2016/05/get-to-know- the-chinatown-ymca。
363 Lee和Wong，34。
364 同上，54。
365 同上，218。



資料來源：Grant Din

圖D-55 唐人街YMCA，2018年

唐人街YWCA

美國YWCA於1916年在唐人街成立了一個分會，位於Stockton街和Sacramento街交界處的一家酒館內（具體地址不詳）。美籍華裔婦女創辦並透過籌款和日常營運維持了唐人街的YWCA。[366]與YMCA相似，YWCA提供雙語課程和服務，以幫助華裔移民融入美國社會。1916年設立的YWCA分會提供中英文雙語服務，重點關注勞工、移民、職業培訓和健康等問題。[367]休閒和家庭活動包括合唱團、體操、鋼琴演奏、縫紉和烹飪。早年間的唐人街YWCA有超過700名會員，並與超過15,000名女性參與者合作。由於會員數量顯著增長，唐人街YWCA開始尋找其他場地。1929年10月，該機構獲准在Clay街965號破土動工（該建築現存，為舊金山第122號地標）。[368]

設計了加州其他YWCA建築的建築師Julia Morgan也參與設計了新的唐人街YWCA，該建築包括社交區域以及洗衣和廚房設施。Morgan參考了華裔美國人委員會的意見設計了體育館、教室和庭院，並融入中式風格的細節，如庭院內的錦鯉池和雲紋裝飾、中式塔樓、中式瓷磚裝飾，以及地板上的龍紋細節。這座YWCA建築專門設計以展現華裔美國人文化和身分認同。[369]

366 Jorae，87。

367 同上，34。

368 「Julia Morgan Legacy Project（Julia Morgan遺產項目）」，美國華人歷史學會，檢索於2020年10月13日，https://chsa.org/exhibits/online-exhibits/julia-morgan-legacy-project/。

369 同上。

1989年的Loma Prieta地震對其造成損壞後，唐人街YWCA出售了這座建築。1996年，非營利組織美國華人歷史學會 (CHSA) 購得位於Clay街965號的一棟建築，並進行了翻修。CHSA自2001年起向公眾開放。[370]

資料來源：Grant Din

圖D-56 前唐人街YWCA（現為CHSA），2018年

東華醫院

在20世紀初之前，舊金山的華人居民一直在東華藥房接受醫藥和治療服務。東華藥房最初位於Sacramento街828號（現已不存在），自1899年開始運營，但在1906年的災難中被摧毀。藥房重新建造於Trenton街和Washington街（Trenton街40號）。[371]中華會館籌集資金以支持該設施，並由基督教傳教士協助營運。

[370] 同上。

[371] , Guenter B.「Translating Western Modernity: The First Chinese Hospital in America（解釋西方現代性：美國第一家華人醫院 [東華醫院]）」，《醫學史通報》（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第85卷，第3篇（2011年）：445。http://www.jstor.org/stable/44452013

資料來源：Joan B. Trauner，「The Chinese as Medical Scapegoats in San Francisco（作為醫學上的替罪羊的舊金山華人），1870-1905年」，《加州歷史》第57卷第1篇，《加州華人》（1978年春），第70-87頁（18頁），由加州大學出版社 與加州歷史學會聯合出版。

圖D-57 位於唐人街SACRAMENTO街的東華藥房，1900年

唐人街需要自己的醫療設施，因為該區與舊金山綜合醫院之間的距離遙遠，後者位於Potrero大道沿線，在唐人街東、南方的Mission區和Potrero區邊緣。阻礙華人獲得主流機構醫療服務的其他障礙包括缺乏交通工具選擇、反華偏見、歧視以及語言障礙。

最終，在中華會館的領導下，社區籌集到足夠的資金建造了一家現代化的醫院。捐款來自當地商人和慈善社團以及美國各地的華裔美國人社區。1925年，東華醫院在Jackson街835號開業（該建築於2016年被拆除並重建），設有60張病床；醫療團隊包括四名華裔醫生和另外32名醫生。作為當時美國唯一的此類機構，東華醫院為當地近15,000名居民提供雙語和文化適應的醫療保健服務，並為無法支付費用的貧困人群和老年人提供免費服務。[372]

[372] 舊金山市縣規劃部，「835-845 Jackson Street, Chinese Hospital Replacement Project, Draft Environmental Impact Report（Jackson街835-845號，東華醫院重置專案，環境影響報告草案）」，2012年4月16日，IV.C.14。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58 左：東華醫院的產科病房，1959年4月20日；右：東華醫院外部，1964年6月19日

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與唐人街美化委員會

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於1915年2月開始在舊金山舉行，為期九個月。[373]此次博覽會的總體目標是展示舊金山在1906年災難後重建的力量與財富，同時促進文化和經濟思想的交流。舊金山的組織者利用該市最具「異國情調」的文化，例如華人、日本人和墨西哥人的文化，來傳達他們的訊息。[374]來自世界各國的代表也利用這次機會展示他們的技術進步、財富和力量。

中國政府藉此機會展示其鞏固的政權和現代化，從而表明其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並努力減少加州的反亞裔情緒，這種情緒在1882年《排華法案》通過後達到頂峰。中國的博覽會前資料將舊金山的華人居民描述為這座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受罪惡困擾的「他者化」群體。中國設立的展覽展示了「文化遺產和旨在突出中國在政治和經濟發展以及工業進步方面成果的物品。」[375]官方還複製建造了紫禁城內的皇室會堂和其他重要的中式建築。教育與社會經濟宮展示了中國新的西式學校系統，以期減少美國境內的反亞裔情緒。[376]

Abigail M. Markwyn，*Empress San Francisco: The Pacific Rim, the Great West & California at the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舊金山皇后號：太平洋沿岸、大西部與加州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的角 色》）（Lincoln：Nebraska大學出版社，2014年），27。

[374] 同上，32。

[375] 同上，278。

[376] 同上，274-278。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59　中式樓閣和庭院，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1915年

不幸的是，上述主要展覽在博覽會的第一天並未開放。然而，由當地政府創建的名為「地下唐人街」的展覽卻如期開放。官方意圖透過此展覽發出城市衰退的警示，同時講述傳教士工作的成功故事。這種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展覽公然將舊金山的唐人街描繪成一個充斥著賣淫活動和毒品氾濫的異國社區。在華人外交官和當地華人居民的敦促下，活動組織者最終將展覽名稱改為「地下貧民窟」，但大部分與華人相關的展覽內容仍然保留。[377]同樣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展覽也以其他生活在舊金山的有色人種為對象進行了創作。

雖然城市回收了資金，並且此次博覽會實現了促進西海岸與亞洲之間更進一步文化交流的目標，但這對於改變美國的種族關係幾乎沒有任何影響。然而，歷史學家通常認為，此次博覽會代表了加州商業政策的一次重大變革，其商業重心開始從歐洲市場轉向太平洋市場。博覽會的一些建築遺跡仍在城市中保留了身影，例如美術宮。[378]

唐人街旅遊與娛樂

20世紀30年代，隨著禁酒令時代的結束，唐人街商人立即採取措施以加強該區的旅遊經濟。他們的一項主要策略是開發和推廣唐人街的夜生活。專為主流觀眾服務的華人夜總會多年來非常受歡迎。1937年底，已知的第一家唐人街夜總會在Pine街和Grant大道的大觀酒店內開業，名為Andy Wong's Chinese Penthouse（後來稱為Chinese Sky Room）。隨後開業的還有位於距唐人街幾個街區外Sutter街363號的Club Shanghai、Dragon's Lair、Kubla Khan、Lion's Den和Charlie Low的紫禁城夜總會夜總會（現存）。

藝術歷史學家Anthony W. Lee撰文介紹了在紫禁城夜總會工作的「極具才華」的編舞家、舞者和服裝設計師Jack Mei Ling（一位同性戀者）。Lee寫道，雖然20世紀30年代和20世紀40年代的舊金山已經提供了一個讓部分男同性戀者可以找到所述群體的城市場景，但那並不是一個能輕易公開承認同性戀身分的地方。「在以仇視同性戀著稱的唐人街社區，對於同性戀華裔美國人來說，公開披露更是不可能。」[379]

---

[377] 同上，208-210。

[378] 同上，430-434。

[379] Anthony W. Lee，「Crooning Kings and Dancing Queens（歌唱的國王與舞蹈的女王）」，Reading California: Art, Image, and Identity（《閱讀加州：藝術、影像與身分》），由Stephanie Barron、Sheri Bernstein和Ilene Susan Fort編輯，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2008年，211。

每家夜總會都有一個全部由亞洲人組成的歌舞表演，來自其他背景的亞洲人則使用中國藝名。許多曾經被阻止進入娛樂行業的人士在這些夜總會中得到了表演的機會。根據曾奕田的說法：

> 華裔美國人的夜總會基本上利用了其新穎性，並將觀眾目標對準了白人。夜總會所有者創造了如「唐人街巡遊富麗秀」、「中國醜聞」和「唐人街之夜……」等節目。儘管夜總會走向商業化，這些場所仍然為許多華裔美國人提供了在一個敵對且冷漠的環境中實現表演夢想的機會。[380]

唐人街的夜總會在20世紀50年代慢慢式微，到1970年已全部關閉。最後歇業的夜總會是紫禁城夜總會。[381]

資料來源：DeepFocus Productions Inc.，經由ABC News

圖D-60　1940年代中期的明信片廣告，宣傳Charlie Low的紫禁城夜總會，「美國最棒的華人夜總會」

[380] Arthur Dong，「Chinese American Nightclubs: A Brief History（華裔美國人夜總會：簡史）」，紫禁城夜總會DVD內頁說明，美國，1989年。

[381] 同上。

資料來源：Jerry J. Hung，來自Pinterest平台。檢索於2018年8月31日。

圖D-61 紫禁城夜總會入口，約1950年代

CCC在促進區域旅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CCC與其他團體合作，開始組織新年慶祝活動和選美比賽，以吸引遊客並加強唐人街的正面和「非威脅性」形象。[382]商業建築外立面進行了改善，並增設了霓虹燈招牌。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Grant大道被認為是「任何舊金山之行的必經之地」。[383]華裔和日裔美國人都在Grant大道沿線擁有商業。

一個與唐人街不相關的白人組織市中心協會 (Downtown Association) 成功倡導在Grant大道上設置「中式」路燈。然而，當美洲同源總會要求在華人遊樂場 (Chinese Playground) 安裝夜間照明時，該請求卻被市政府拒絕。年輕的華裔美國人抵制來自此外來團體的影響，並在《中華文摘》*(Chinese Digest)* 中寫道：「我們必須盡快告知市政府官員，我們不打算讓外國人代表我們。」[384]華人遊樂場於1927年開放，並於2006年更名為黃顯護遊樂場。

1939年和1940年，舊金山主辦了在Treasure Island舉行的1939年世界博覽會/金門國際博覽會。作為活動的前期準備，市政府成立了唐人街美化委員會，要求唐人街商人使其店面看起來更「中國化」，並在展會期間穿著中國「服裝」。[385]展覽期間，一華人團體建造了一個中式村落，靈感來自Pearl Buck在1931年普立茲獎獲獎的作品《大地》（*The Good Earth*），這部作品在當時的美國非常受歡迎。事實上，他們將自己的展覽命名為「大地村落」（The Good Earth Settlement）。[386]

[382] 同上，Kindle位置號2593。
[383] Brooks，《外國鄰居》，Kindle位置號1134。
[384] 同上，Kindle位置號1138。
[385] 同上，Kindle位置號1160。
[386] 同上，Kindle位置號1163。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62 1939-1940年金門國際博覽會上的中式村落

唐人街新年遊行

一些人認為舊金山的新年遊行始於19世紀60年代，目的是讓鐵路工人和礦工感受到社區的氣氛。[387]在唐人街社區發展的早期，舊金山的農曆新年慶祝活動一般為私下舉行。家族協會贊助了宴會和舞獅表演。1931年，CCC組織了中國新年遊行，旨在吸引遊客的到來。[388]舞獅、音樂會和戲劇為眾人提供了視覺盛宴。[389]在節日期間，人們會打掃房屋、償還債務、購買新衣物，並展示收藏的卷軸和傳家寶。遊行包含公共演出、中國戲劇、麻將聚會和音樂劇。[390] 直至今日，這項活動依然每年舉行。

[387] Huping Ling，「A History of Chinese Femal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s-1990s（美籍華裔女性學生歷史，19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美國族裔歷史期刊》）第16卷第3篇（1997年春），第81-109頁、180頁。

[388] Chiou-ling Yeh，*Making an American Festival: Chinese New Year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製造美國節日： 舊金山唐人街的中國新年》），（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2008年），17。

[389] 從1953年至20世紀70年代，遊行一直沿著Grant大道進行，直至活動場地移到更寬的街道，如Kearny街。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 Parade（中國新年節日與遊行），「History of the San Francisco Chinese New Year Parade（舊金山中國新年遊行的歷史）」，檢索於2018年7月24日，http://www.chineseparade.com/parade_history.asp。

[390] Yeh，17。

資料來源：《舊金山紀事報》

圖D-63 唐人街遊行，約1930年代-40年代

全美華埠小姐

現今全美華埠小姐選美比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5年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當時在唐人街嘉年華上，一位名叫Rose Lew的年輕華裔女性被冠為唐人街女王。[391] 1927年，為了促進政治和社區賦權，唐人街舉辦了醒獅博覽會，後來改名為翡翠節。活動期間，唐人街還舉行了一場選美比賽，為東華醫院籌集資金。[392] 同年，還舉辦了另一場選美比賽，為St. Mary中文學校籌集資金。[393] 早期選美比賽的重點不在於參賽者的美貌，而在於其能否銷售門票和籌集資金。賣出最多門票的女性則被冠為全美華埠小姐。[394]

[391] Bonnie Tsui，*American Chinatown: A People's History of Five Neighborhoods*（《美國唐人街：五個社區的人民歷史》）（紐約：自由出版社 (Free Press)，2010年），218。

[392] 美國華人歷史學會「Glamour and Grace: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Miss Chinatown USA（魅力與優雅：全美華埠小姐的歷史與文化）」（美國華人歷史學會博物館，2007年），7。

[393] Shehong Chen，*Being Chinese, 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做中國人，成為華裔美國人》）（伊利諾大學出版社，2006年），174。

[394] Huping Ling和Allan W. Austin，*Asi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 An Encyclopedia*（《亞裔美國人歷史與文化：百科全書》），第1卷，2卷本（Armonk，紐約：Sharpe Reference（Sharpe參考文獻），2010年），210。

[395] Tsui，219；Wong，79。

[396] 中華總商會，「San Francisco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Feb. 4-7, 1960（舊金山中國新年節，1960年2月4日至7日）」（中華總商會，1960年）。

CCC的選美委員會負責評選參賽者，評選標準包括美貌、個性和才華。參賽者穿著旗袍或中式長袍參加比賽。[395]此外，參賽者還需以中文回答問題、表演傳統民俗舞蹈，並透過歌曲和音樂驚艷觀眾。評審團將評選出「最能代表美國典型華裔女孩」的參賽者。[396]獲勝者通常會獲得豐厚的禮物，如以現金發放的獎學金、機票和免費旅行。全美華埠小姐也為年輕華裔女性提供了支持社會運動的機會。1965年，Penelope Lynn Wong演唱了關於自由言論運動的歌曲，而Katheryn Fong談到了冷戰時期對中國人的歧視。[397]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64 ROSE LEW，首屆華埠小姐候選人，約1913-1915年

全美華埠小姐象徵了華裔美國人對美麗女性的理想，為華裔美國人帶來了國家和民族驕傲感，並為舊金山的華人社區進行了積極的宣傳。*Chinese World*（《華人世界》）和*Chinese Pacific Weekly*（《太平洋週報》）的撰稿人認為，使用女性作為華裔美國人社區的象徵為透過揀選出「女性化的華人」和唐人街的非威脅性形象而創造的一種刻板印象。民族女性的形象也否定了對唐人街未婚男性社會的刻板印象，營造出「安全、異性戀、以家庭為中心的空間」的感知，以吸引遊客進入唐人街。[398]

1954年，CCC將全美華埠小姐選美比賽設為中國新年遊行的官方活動。[399]四年後，CCC開始邀請來自美國各地的年輕女性參賽，現代的全美華埠小姐選美比賽自此產生。

[397] 中華總商會，「舊金山唐人街：官方中華總商會出版物）」（中華總商會，1965年），19。
[398] Yeh，47。
[399] Tsui，219。

唐人街與新政時代的計劃

20世紀30年代，美國進入大蕭條時期。許多華裔美國人在此之前已經生活在貧困之中，因為他們長期以來薪資偏低，且被剝奪了爭取住房、教育和良好就業機會的權利。1931年，舊金山約有3,500名華裔美國人（接近全市成年華裔人口的三分之一）處於失業狀態。[400]

資料來源：Reddit.com（左）；舊金山州立大學，勞工檔案與研究（右）

圖D-65　華裔女性繼續在舊金山市的服裝行業工作，最終形成了華人婦女服裝工人聯盟地方第341分會。左：1938年的地方會員；右：華裔服裝工人，約193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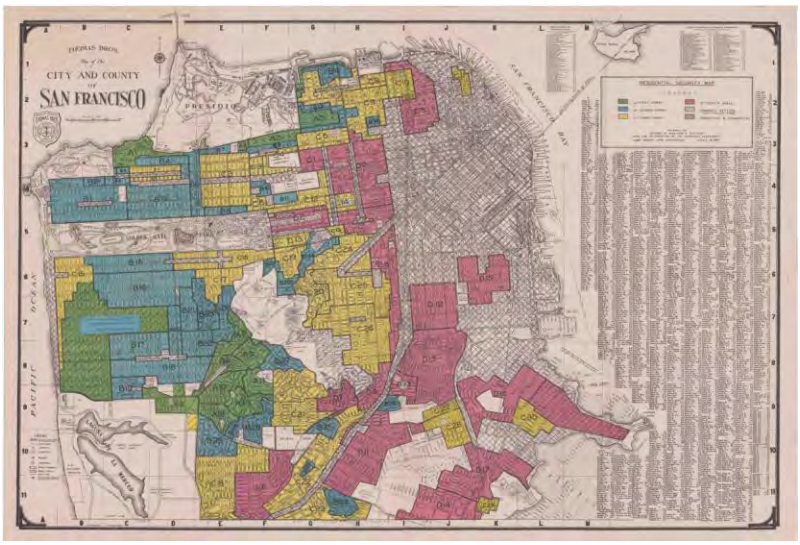
最初，聯邦和地方救濟援助並未分發到唐人街。由精英領導的CCBA最初並不支持讓唐人街獲得援助的想法。然而，在1932年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組織了大規模示威，要求為城市中的華裔人口提供公共援助。市政府隨後開始向唐人街提供援助，其中包括食物和住宿（與CCBA合作營運）。20世紀30年代中期，州應急救濟管理局和其他新政計劃發放了失業援助和食物，但僅限於獲得美國公民身分的華人。公共事業振興署最終在唐人街開設辦事處（確切位置不明），並聘用少數幾名受過大學教育的華裔美國人，其中包括12名社會工作者。除此之外，公共事業振興署分配給華裔美國人的職位通常是非技術性的。[401]

[400] Brooks，《外國鄰居》，Kindle位置號1109。
[401] 同上，Kindle位置1171。

住房歧視將華人限制在唐人街

大蕭條影響了美國經濟，數百萬美國人面臨失去住房的風險。為應對這一局面，美國政府在1933年創辦了房主貸款公司 (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 HOLC)，希望改善住房市場。[402] HOLC透過向房主發放低利率的長期貸款來為一百多萬套住房進行再融資。

為了決定貸款的發放地點和對象，HOLC基於人口、區域建築類型、位置和地形等特徵將城市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或等級。[403] 每個等級用不同的顏色在地圖上進行標記。A等級用綠色標記，被認為是「最佳」區域；B等級用藍色標記，被認為是「尚可」區域；C等級用黃色標記，被認為是「顯著衰退」區域；D等級用紅色標記，被認為是「危險」區域。決定一個社區的等級有若干因素。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種族。有色人種居住的社區通常被認定為D等級社區，並被貸款人視為「高風險」投資。這些社區在地圖上以紅色標出，這也是「redlining（字面意思為以紅線標註，同時意為拒絕貸款）」一詞的來源。



資料來源：Thomas Bros.，1937年

圖D-66 1937年舊金山的住宅安全地圖。在區域的吸引力排名中，綠色是最令人嚮往的房產，其次是藍色、黃色，而紅色是最不受歡迎的區域

[402] Harriss, L. C.（1951年）。 Background of 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 Legislation（房主貸款公司立法的背景）。收錄於Harriss, L.C（編輯），「History and policies of the 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房主貸款公司的歷史與政策）」（第7-13頁）。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取自http://www.nber.org/chapters/c3206.pdf Green, M.（2016年）。How Government Redlining Maps Encouraged Segregation in California Cities（政府以紅線標註的地圖如何促使加州城市的種族隔離）。KQED。取自https://www.kqed.org/ lowdown/18486/redlining 審閱者注意：這些條目包含於ICF收到的草稿中。 檢索日期不明。

[403] Nelson, K. R.、Winling, L.、Marciano, R.、Connolly, N.等（2018年）。「Mapping Inequality（不平等地圖）」。American Panorama（《美國全景》），編輯。取自 https://dsl.richmond.edu/panorama/redlining/#loc=12/37.7578/-122.4364&opacity=0.8&city=san- francisco-ca審閱者注意：與上述注釋相同。

由於這些政策的實施，亞洲人、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群體被認為不符合獲得這一低利率、長期貸款的資格。這種基於種族的分級系統造成的另一個結果是全白人或以白人為主的社區（被認定為A等級）擁有了維持排外狀況的經濟動力。由於不讓非白人進入社區有助於維持社區價值，因此這些社區極力保持種族隔離狀態。這些舉措與帶來諸多限制的種族契約相結合，使得美國各地的有色人種社區被排除在擁有住房的行列之外，而對於那些尚未被排除在外的人群，他們也會被隔離到特定的社區之中。

聯邦住房管理局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HA) 於1934年取代了HOLC。不同於直接為個別房主提供貸款的HOLC，FHA並不提供直接貸款，而是支持私人貸款者的貸款。這使得聯邦政府能夠接觸到更多的人群。遺憾的是，FHA也承襲了HOLC的種族主義分級系統，並要求FHA支持的私人貸款者遵守這一系統。因此，私人貸款者繼續在作出貸款決策的過程中使用被紅線標註的地圖。[404]此外，FHA支持的新區塊住房不被允許在這些標註區域內建造。

在舊金山，華裔美國人是受到最大影響的群體之一。紅線標註的地圖使許多人無法享受與白人同等的機會。該市華人人口在唐人街的集中程度加劇，住在寄宿房的華人越來越少，洗衣店則分散在城市各處。1939年，唐人街90%的住宅單位被認為是「低標準」，其中「幾乎80%沒有暖氣」，且「大多數沒有私人浴室或烹飪設施」。[405]到1940年，唐人街的種族隔離程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重。與唐人街緊鄰的Nob Hill的華裔人口僅為0.01%。[406]

D.6 新華裔美國人社區：向上流動與制度化種族主義，1945–1965年

戰後時期代表著華裔美國人歷史的新篇章：隨著《排華法案》於1943年被廢除，1945年通過的《戰爭新娘法》(War Brides Act) 為更多華裔女性入境美國鋪平了道路。儘管美籍華裔家庭和兒童的數量隨之增加，但由於國籍配額的限制，直到1965年以前，人口增長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在這段時期內，華裔美國人透過公共住房在唐人街的建設取得了重大勝利，儘管公共住房和大部分私人住宅市場仍然存在種族隔離現象。然而，其中的一些障礙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逐漸消除；幾乎一個世紀以來，舊金山的華裔美國人首次能夠在唐人街以外的地區獲得住房。隨著就業機會的普遍改善，情況尤其如此。然而，「華人供認計劃 (Chinese Confession Program)」作為冷戰時期的產物，使得許多華人移民仍然生活在恐懼之中。

---

404 Domonoske, C.（2016年）。「Interactive Redlining Map Zooms in on History of Discrimination（互動式紅線標註地圖聚焦於歧視歷史）」。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取自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two-way/2016/10/19/498536077/interactive-redlining-map-zooms-in-on-americas-history-of-discrimination* 審閱者注意：些條目包含於ICF收到的草稿中。 檢索日期不明。

405 Brooks，《外國鄰居》，Kindle位置號207。

406 同上，Kindle位置號198。

人口遷移

從1940年到1950年，全市的華人人口從120,000人成倍增長到237,000人。[407]戰後，隨著有子女的已婚夫婦數量的增加，人口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美國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代華裔美國人家庭數量得到了增長，以及1945年通過了《戰爭新娘法》，後者使數以千計的中國女性能夠移民到美國。[408] 1949年共產黨革命取得勝利後，逃離中國的難民也增加了來美華裔移民的數量。一些人以新娘身分來到美國，許多人則在多年分離後來此與丈夫團聚。1945年至1950年間，5,132名妻子、五名丈夫和589名孩子按《戰爭新娘法》的規定或是得到入境美國的許可，或是其身分被調整，如此便導致了華裔美國人人口組成的深刻變化。不論是建立新的華裔美國人家庭，還是鞏固因排外政策長期分離的家庭，這些女性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409]

在舊金山灣區，華裔美國人的出生率在1946年至1947年間增加了286.5%。這一上升趨勢至少持續到了1950年。1950年底，美國華裔男性與女性的比例從三比一降至二比一。與以往相比，年齡中位數降低，已婚夫妻的比例增加，參加工作的女性人數也在增加。正如Lee恰如其分的描述：「到1950年，這個原被視為『未婚男性社會』的地方已成為一個日益壯大的家庭社區。」[410]

就業與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美國的華人提供了更多機會。1940年到1950年間，美國華人的就業人數從36,992人增加到48,409人，男性的專業職位數量增加了兩倍多（從1940年的812人增長到1950年的2,541人），女性的專業職位數量幾乎增長了三倍（在同時期從221人增長到914人）。此外，《美國軍人權利法案》為部分美籍華裔退伍軍人提供了支付大學學費的途徑。到20世紀中期，「隨著越來越多的華裔美國人被聘用為醫生、律師、工程師和其他白領職位，以及更多女性進入公共領域，華裔美國人已經準備好躋身美國中產階級。」[411]

---

407 修訂版，James Chuck，「Growth of Protestant Congregations from 1950 to Mid-1996 in Five Bay Area Counties（1950年至1996年中期五個灣區縣的新教會眾發展）」*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美國華裔：歷史與 觀點》）（ 2001年），63。

408 *Annual Report of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移民歸化局年報》）， 1950年，引用自Zhao，78-9。

409 同上；Wong，194-5。

410 Rose Hum Lee，「The Recent Immigrant Chinese Families of the San Francisco-Oakland Area（舊金山-屋崙地區近年的移民華人家庭）」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 婚 姻與家庭生活》）（ 1956年2月），15-16，引用自Wong，196。

411 Wong，198。

然而，許多人在唐人街以外地區尋找就業時仍面臨困難，即使找到工作，有些人也遭遇了「竹子天花板」困境，阻礙他們的晉升。舊金山居民兼職業工程師麥禮謙回憶起他開始在舊金山城市鐵路擔任初級機械工程師的時期：

> 總的來說，工作人員間能夠和諧共事，但似乎也存在「老夥伴」圈子試圖排除「外人」，不讓這些人擔任高管職位。[412]

麥禮謙注意到，一些通過公務員考試並獲得晉升的印度裔和猶太裔工程師在試用期滿六個月前的一天被解僱，與此同時，一名愛爾蘭裔工人和加入「老夥伴俱樂部」的成員儘管表現不佳卻未被辭退。[413]

這段時期內，舊金山大多數教育機構仍然處於種族隔離狀態且為白人所控制。牧師Norman Fong就讀於位於唐人街的Jean Parker小學，「那裡所有的孩子都是華裔，校長和教師通通是白人」。他回憶道：

> 對我來說，那是一段充滿種族歧視的時期。我在五年級時遇到了麻煩。老師嘲笑中國人，我對老師說：「閉嘴！」……她說道，中國人擅長烹飪和洗衣。對了，我的爸爸是廚師，但我覺得，在中國人為什麼會從事這些行業這一問題上，存在著一些誤解……我的媽媽是家長教師協會的負責人，所以這很尷尬。我覺得種族歧視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一個關鍵問題。華人社區並未受到真正的尊重。[414]

另一位20世紀40年代在唐人街長大的舊金山本地人Ford Lee也回憶起類似的反華騷擾經歷。他描述了1962年他第一天步行至新學校Francisco初中（位於北灘社區）的情景。當他穿過華盛頓廣場和附近的慈幼會男校時，麻煩接踵而至：

> 我步行過去時遇到了慈幼會男孩，他們把我綁在圍欄上並說道：「我們來對付這個中國佬！」接著他們朝我扔水球……你能想像那些水球的威力嗎？砰！砰！砰！我非常生氣。那是我第一次遭遇種族歧視……」[415]

Lee向我們解釋這群男孩如何被稱為臭名昭著的「DAC」，即宣揚「所有中國佬都該死」(Damn All Chinamen, DAC)，他們會在北灘遊樂場周圍噴塗這幾個字。Lee的朋友因為用氣槍報復DAC而最終被送進了少年拘留所。[416]

---

412 Elaine Woo，「Him Mark Lai dies at 83; scholar was called dean of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麥禮謙逝世，享年83歲；學者稱其為華裔美國人研究權威）」，《洛杉磯時報》，檢索於2018年7月12日，線上可查閱：https://www.latimes.com/local/obituaries/la-me-him-mark-lai14-2009jun14-story.html

413 麥禮謙，*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American Historian*（《一名美籍華裔歷史學家的自傳》）（洛杉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亞裔美國研究中心及華人歷史學會，2011年），76。

414 Norman Fong，引述自Edmund S. Wong，*Growing Up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Boomer Memories from Noodle Rolls to Apple Pie*（《在舊金山唐人街長大：嬰兒潮時期的記憶，從麵條捲到蘋果派》）（Charleston，南卡羅來納州：歷史出版社，2018年），25。

415 Norman Fong，引自E. Wong，*Growing Up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在舊金山唐人街長大）》，28。

416 來自Norman Fong的電子郵件，2018年6月26日。

住房

20世紀30年代產生的全國住房短缺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進一步惡化。這在西部尤為明顯，因為大量新居民湧入西部。[417] 1949年通過的《住房法》提供了公共住房建設所需的資金，儘管大部分資金用於重建工作，此類重建往往使低收入居民和有色人種被迫搬遷。[418] 即便如此，唐人街仍透過開展平園公共住房專案（詳見下文）取得了重大勝利，該專案是多年來華裔美國人積極行動的成果。在開展平園建設之前，華裔美國人始終不是城市公共住房專案的受惠對象。然而，舊金山的公共住宅多年來仍然實行種族隔離，所有居民都必須擁有美國公民身分。由於亞裔美國人在取得美國公民身分方面存在障礙，這項規定將舊金山的許多華人排除在外。

近一個世紀以來，華裔美國人一直被隔離在舊金山的唐人街，他們試圖逃離唐人街擁擠且普遍惡劣的生活條件。然而，聯邦政府批准進行的排外住房實踐使他們在數十年間無法立足於舊金山的其他地區。如前所述，華裔美國人無法獲得由HOLC和FHA贊助的房貸，且紅線標註的做法在1948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其違憲後仍持續存在。個別產權證書與住房開發專案等均附帶種族限制性契約，這些都給想要租賃或購買唐人街以外住房的華人帶來了額外的障礙。

350 HOMES 350
Eight Blocks of Homes
NOTHING BUT HOMES

No Flats, Stores, Apartments or Saloons.
No Africans or Asiatics.
No Home Without a Front Lawn.
No Unsightly Poles in Front of Your Home.
No Two Houses Alike—Distinctive Architecture.

A WHOLE BLOCK OF
Bungalows, Lots 33x120.....$4000 to $5250.

A WHOLE BLOCK OF
Residences, Lots 40x120.....$6000 to $7250.

A WHOLE BLOCK OF
Residences, Lots 25x120.....$4500 to $5500.
27th, 28th, 29th Aves. and Lincoln Way, No. 20 Cars.

TWO WHOLE BLOCKS OF
5-6-7-8-Room Residences, with a park, city and marine view, Parnassus and 1st ave. and Carl st., $5400 to $7500. Nos. 6, 20 and 17 cars.

Reasonable Terms Given
in order to develop these properties rapidly; we are offering special inducements NOW.

FERNANDO NELSON & SONS, Builders, on Premises
Phone Pacific 314, Sunset 1077 WRITE FOR FREE FOLDER

資料來源：《舊金山紀事報》，1916年1月22日，9。

圖D-67 FERNANDO NELSON & SONS為SUNSET區的住宅所做的廣告，將沒有非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作為賣點，1916年

[417] John Baranski，*Housing the City by the Bay: Tenant Activism, Civil Rights, and Class Politics in San Francisco*（《海灣城市的住房：舊金山的租戶行動主義、民權與階級政治》）（ Redwood City：史丹佛大學出版社，2019年），88。

[418] Baranski，89-90。

這種情況在20世紀50年代冷戰初期開始轉變，當時國際政治局勢影響了人們對華裔美國人待遇的態度，華裔美國人開始獲得新的住房機會，開放機會的地區主要位於舊金山西部、與全白人社區毗鄰的無限制社區。當華裔美國人終於能夠離開唐人街時，他們紛紛遷出。大多數人前往了Richmond區，較少數人則選擇了Sunset區。

公共住房的勝利：平園

1951年，舊金山住房管理局 (San Francisco Housing Authority, SFHA) 在唐人街建設了一項公共住房專案，稱為平園公共住房專案（位於Pacific大道655、711和895號，均現存）。這是美國首個專門為全華裔居民服務的住房開發專案。專案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數十年前。以下將簡要回顧1951年專案實施之前的歷史背景。

儘管聯邦政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才開始資助公共住房，美國的國家公共住房運動萌芽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進步時代。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隨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都帶來了更多的公共住房資助和國防工業工作的需求。1937年通過的《美國住房法》創立了美國住房管理局，並撥款以資助地方公共住房計劃。次年，加州通過了《住房管理局法》，允許諸如舊金山等城市的地方政府建立自己的住房管理局。[419]

1938年，SFHA成立。SFHA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計劃在全市開展11項住房開發專案，但只有五項在戰爭開始前完成。[420] 舊金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經歷了劇烈的人口增長和嚴重的住房短缺，而這重新開啟了對公共住房的討論。聯邦政府按照1949年通過的《住房法》撥款給公共住房建設，隨後SFHA開始著手處理因戰爭而延遲開展的公共住房專案。[421]

在戰前就已經面臨擁擠問題的唐人街，仍然是舊金山最擁擠的社區之一，但SFHA卻忽視了這一地區。20世紀30年代的新政時代，人們開始對唐人街公共住房問題加以關注，這時的華裔美國人第一次感受到，政府可以為他們帶來實際利益。[422]然而，那些在新政時期工作的年輕華裔美國人卻感到沮喪，因為聯邦救濟資金繼續使唐人街的惡劣房東受益。1937年，《中華文摘》突顯了唐人街的住房問題。[423] 正是像Emily Lee Fong、Lim P. Lee、Theodore Lee、Chee S. Lowe和Gilbert Woo這樣的年輕華裔美國人領導了唐人街的公共住房運動。

華裔美國人社區領袖和組織，如華人YWCA、CCC、中華會館和Chinese Native Sons（華人本地子弟），公開支持唐人街的公共住房建設。來自YWCA的Emily Lee Fong呼籲SFHA「盡一切努力改善舊金山華人區擁擠的住房社會狀況。」[424] Chee Lowe代表上述後三個唐人街團體，附和了

---

419 Rebecca Allen，*Historic Resources Evaluation Report for Ping Yuen Apartments*（《平園公寓歷史資源評估報告》），為舊金山住房與社區發展部市長辦公室編寫（舊金山：ESA，2015年6月），21-22。

420 Carey & Co. 公司，*Draft Historic Resource Evaluation for Ping Yuen Housing Development*（《平園住房開發歷史資源評估草案》），為舊金山住房管理局編寫（舊金山：Carey & Co.，2001年6月22日），10。

421 Baranski，86。

422 Brooks，《外國鄰居》，Kindle位置號1166。

423 同上，Kindle位置號1179。

424 Baranski，424。

Fong的訴求，並成立了華人諮詢委員會，倡導在唐人街開展公共住房專案並向政府提供相應建議。[425]SFHA幾乎所有成員都反對在唐人街建設公共住房的想法，僅一名成員表達了不同意見。這名成員是Alice Griffith。公共衛生主任和衛生委員會的一名成員也支持為這個處於困境中的社區提供公共住房，但他們屬於少數派。[426]除此之外，SFHA對唐人街社區提出的請願亦置之不理。

1939年，Eleanor Roosevelt的介入改變了一切。第一夫人Eleanor Roosevelt在閱讀了一份重點描述舊金山唐人街惡劣住房條件的學生報告（題為「Living Conditions [生活條件]」）後，於1939年7月5日發表報紙文章，譴責了這一情況。這篇文章在地方官員和諸如青年商會等白人組織中引起了重大關注，後者創建了華人附屬團體（Chinese Jaycees [華人青年商會]）並發布了自己的報告，以支持唐人街公共住房專案。大多數白人對唐人街公共住房的呼籲集中在旅遊業以及維持華人在唐人街的隔離狀態、遠離全白人社區的相關問題上。[427]這讓SFHA陷入困窘境地，導致SFHA不得不採取行動，因此，SFHA於1939年開展了研究。毫不意外的是，該研究「發現唐人街85%的住房為低標準且過度擁擠。」[428] 然而事實證明，在唐人街找到供新公共住房建設使用的土地卻非常困難。唐人街的土地稀缺且價格昂貴，每平方英尺的平均價格也超過了指定的聯邦限額。作為最後的一項提議，SFHA提出可建設位於Hunters Point的公共住房。[429]華人社區領袖認為這個方案將使他們失去獲得公共交通服務和就業的機會，對華裔美國人而言完全不可行，因此拒絕了這項提議。

就在此時，Eleanor Roosevelt再次介入，呼籲美國住房管理局 (United States Housing Authority, USHA) 破例免除每平方英尺1.50美元的限制。這個決定將使聯邦政府額外花費15萬美元。USHA同意滿足第一夫人的要求，條件是舊金山必須支付7.5萬美元，以確保專案順利完成。[430]其他因素也促使著唐人街的公共住房獲得越來越多的公眾支持，這些因素包括中日戰爭引發的公眾對華裔美國人態度的變化以及由中國民間救濟聯合委員會組織的「Bowl of Rice」（一碗飯）聚會的受歡迎程度（如前所述）。諸如Nob Hill等地的白人房主團體擔心唐人街會蔓延至全白人社區，出於這一原因，他們也支持在唐人街建造更多住房。[431] 因此，舊金山監事會於1940年投票批准為唐人街的公共住房專案撥款7.5萬美元。1949年，州立法迴鼓通過了一項反公共住房法，要求所有新的公共住房專案必須經選民批准，但由於該專案當時獲得的大力支持，當地住房措施最終仍順利實行。[432]

平園（意為「寧靜的花園」）專案計劃在唐人街開展，以幫助緩解該地區擁擠和惡劣的生活條件。為新的住房開發專案所購買的地點位於Pacific大道沿線，介於Grant大道和Stockton街之間，並「包含了舊金山一些最著名的狹小、不衛生的貧民區。」[433]該地區的居民被遷出，為建築工程讓路。這些受到影響的居民在平園低租金住房單位建成時獲得了優先權。

---

425 同上。
426 Brooks，《外國鄰居》，Kindle位置號1195。
427 同上，Kindle位置號1287-1293。
428 Baranski，43。
429 Brooks，《外國鄰居》，Kindle位置號1198。
430 Baranski，44。
431 Brooks，《外國鄰居》， Kindle位置號363。
432 Carey & Co., Inc.，10。
433 同上。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68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1951年，首個由聯邦資助的華人居民公共住房專案在舊金山唐人街落成。1951年10月22日，平園公寓的落成典禮吸引了超過5,000人參加。市長Elmer Robinson發表了主題演講，活動還吸引了國內外記者。煙花和舞獅為這一特殊時刻增添了喜慶氣氛。平園是一個高層公寓樓群，由1951年至1956年間修建的三棟建築責成（Pacific大道655、711和895號，均現存）。Ping Yuen公寓樓群作為「芝加哥以西樓層最高的公共住房」而引起關注，其展示了中式和現代住宅建築的元素特徵。[434] 人們對唐人街公共住房的需求居高不下，這使得SFHA在1961年繼續建造了第四棟塔樓。[435]

平園建成的意義不僅在於它為唐人街居民提供了住房、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還在於它標誌著華裔美國人進入參與地方政府決策以及在地方政府擁有代表權的新時代。[436] 華裔美國人幫助塑造了SFHA並「在公共住房建設中覺察到了擴大城市公民、政治和經濟權利的機會。」[437]其中一個例子是，唐人街商業領袖Charles Jung於1950年被任命為SFHA成員。Jung是SFHA首位美籍華裔成員，也是最早擔任舊金山政府委員會或董事會成員的華裔美國人之一。[438]但是，平園（Pacific大道711-799號，現存）專案的落成也是該市大型公共住房計劃中種族隔離和歧視的結果。在1954年之前，SFHA實施了法定隔離政策。按照聯邦指導方針的規定，SFHA奉行「社區模式」政策。根據此政策，公共住房專案僅提供給該地區屬於主流種族群體的成員。SFHA首輪開展的11項公共住房專案中，除兩項外，其他專案均為白人保留，這兩項專案為平園和西區庭院，後者專為Western Addition的非裔美國人建造（在黑人公共住房活動家的大力游說下，西區庭院才得以建成）。一直到1954年，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434 Baranski，85。
435 同上，97。
436 同上。
437 Baranski，45。
438 Reuel E. Shiller，「Conflict in the 'Tranquil Gardens': Banks v. Housing Authority of San Francisco and the Definition of Equality in Multi-Racial California（《『寧靜花園』中的衝突：*Banks*訴舊金山住房管理局及多種族加州概念中的平等定義）》」草稿（舊金山：加州大學Hastings法學院，2015年）。

Colored People, NAACP) 在*Banks*訴舊金山住房管理局一案中贏得了針對*SFHA*的法律訴訟，法院 裁定SFHA違反了《第十四條修正案》，並強制其停止歧視性的租戶選擇做法。[439]。

唐人街：文化和商業中心

雖然20世紀50年代大批華裔美國人離開了唐人街，但在西部社區華裔美國人商業崛起之前，唐人街一直是舊金山市華裔美國人社區的主要文化和商業中心。唐人街作為城市經濟引擎以及商業和旅遊中心的影響力在這一時期得到了鞏固。

1957年，蔡增基（Jun Ke Choy，又名J.K. Choy）成立舊金山儲蓄貸款協會（1958年位於Grant大道1044號，現存）的唐人街分部。他隨後在同一建築內經營了一個華人社區中心，也被稱為華人社區之家。設施內設有小型圖書館、社區公告板和會議廳，且工作人員負責提供有關社會福利服務的協助和建議。[440]華人社區之家完全由金融機構資助。

資料來源：舊金山公共圖書館歷史照片收藏

圖D-69 舊金山聯邦儲蓄銀行唐人街分行內部大廳，1959年12月

華人社區之家是舊金山大唐人街社區服務協會的前身，該協會成立於1963年，創辦人也是J.K. Choy。舊金山大唐人街社區服務協會後來主導了在假日酒店（後來改為希爾頓酒店，Kearny街750號，現存）設立華人文化中心的工作。舊金山華人文化基金會於1965年成立，但該文化中心在酒店內佔地20,000平方英尺，直到1970年才得以完工。[441]

[439] Baranski，96。

[440] Architectural Resources Group ，*Draft Hilton Hotel Historic Resource Evaluation*（《*Hilton*酒店歷史資源評估草 案》），為舊金山規劃部編寫（2019年3月），18。

[441] 有關華人文化中心的詳細歷史，請參見《希爾頓酒店歷史資源評估》。

1953年，唐人街的商人組織了首場社區範圍內的中國新年慶祝活動，「將傳統節日轉變為旅遊景點，包括遊行、展覽，以及後來的女王比賽」，也就是人們更熟悉的『選美比賽』」。[442]到了1962年，隨著戰後經濟的繁榮，大量遊客湧入，當地政府在Portsmouth廣場下修建了一個公共車庫，以滿足遊客的需求。CHSA於1963年成立，旨在記錄華裔美國人的歷史。當時的華裔美國人在舊金山已經有超過100年的歷史。

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期，唐人街的文化和娛樂景點包括眾多電影院。這些劇院大多建於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戲曲的演出場所。位於Grant大道1019-1029號（現存）的新聲戲院最初為Mandarin Theatre（華語劇院），是一座建於1925年歌劇院。 已故國際巨星和武打演員李小龍（出生於舊金山的東華醫院）曾在新聲戲院演出。前唐人街居民Judy Lee分享了她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見到李小龍的經歷：

> 我在新聲（戲院）看到了李小龍的現場表演。他為當時的中國巨星張仲文做了開場功夫表演……武術表演結束後，李小龍與張仲文在舞台上一起跳了恰恰舞。之後，他就在大廳裡站了一會兒。即使在那時，他也能引起周圍人的注意。[443]

位於Jackson街636號的大明星戲院（現存）最初同樣建於1925年，以提供中國戲曲表演（其最初的名稱是Great China Theater [大中華戲院]）。1940年，大明星劇院開始播放華語電影。其他劇院在20世紀50年代和20世紀60年代開始播放中國電影，包括位於Broadway 644號的世界戲院（現已不存在）、位於Kearny街825號的Bella Union（現存），以及位於Powell街1741號的皇宮戲院（後來的金都戲院）（現已不存在）。

[442] Architectural Resources Group，*Hilton Hotel*（《希爾頓酒店》），18。
[443] Judy Wing Lee，引述自Edmund Wong，52。

資料來源：Grant Din（左和右），Orlando/Getty Images（中）

圖D-70　從左至右：大明星戲院（2018年）、大觀戲院（約1955年）、大觀戲院（2018年)

唐人街的戲院既放映外國電影，也放映本國電影，許多電影都用粵語或普通話放映。曾獲奧斯卡提名的電影製片人曾奕田在唐人街長大，他的作品為人們打開了一扇了解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唐人街電影文化的窗口：

> 舊金山唐人街曾經是電影愛好者的天堂。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我所在的唐人街有五家電影院，都集中在方圓六個街區的範圍內，每家電影院都會放映兩場從香港進口的粵語片。如今，文化變遷和技術發展，那個時代的魅影僅留下蛛絲馬跡。位於Grant大道的新聲戲院最初名為華語戲院，於1925年開業，提供現場粵劇表演。後來新聲戲院改為舊物交換場，但現在只剩下用來封住大門的木板。大觀戲院前身位於Jackson街，距離我出生的東華醫院僅一個街區，現在出售佛教用品。位於Kearney街的Bella Union經常放映邵氏兄弟製作的華語電影，現已不復存在，Broadway的世界戲院也有著相同的命運。唯一幸存的戲院是位於Jackson街的大明星，但除特殊活動外，大明星戲院也是常年關閉。[444]

EMBARCADERO高速公路為唐人街帶來新商機

Embarcadero高速公路於1959年初開通，提供了一條從80號州際公路到唐人街的快速便捷路線。高速公路從Market街以南的海灣大橋出口，沿著濱水地區，一直延伸到Broadway街和Washington街的出口。

[444] 曾奕田，*Hollywood Chinese: The Chinese in American Films*（《好萊塢華人：美國電影中的中國人》），Santa Monica：Angel City出版社，2019年，11。

Embarcadero高速公路是原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將在全城擴展十條主要高速公路，從海灣大橋到金門大橋，橫跨城市中部。這些全新的高速公路逐漸給人們帶來了視覺和環境方面的影響，社區組織於1959年發起了「高速公路反抗運動」，這導致規劃的十條高速公路中的七條公路均被取消。這場反抗運動還阻止了Embarcadero高速公路繼續延伸至唐人街的Broadway。[445]

雖然高速公路促進了唐人街的商業發展，但雙層結構在濱水地區形成了一堵巨大的牆，阻擋了許多舊金山人望向海灣和渡輪大廈的視野。在唐人街及舊金山北部（包括北灘和漁人碼頭）其他領導人的反對下，拆除Embarcadero高速公路的議案在1987年的投票活動中落敗。[446] 1989年，Loma Prieta地震造成了嚴重損壞，Embarcadero高速公路也未能倖免。

私人住房市場中的種族隔離和歧視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非白人在舊金山的許多地區與白人共同生活，而這些非白人並不包括華人。激烈的反華種族主義使華人成為城市中「居住條件最差」的種族群體，並使唐人街成為「美國第一個種族隔離的社區」。[447] 20世紀30年代的聯邦住房計劃加深了既有的隔離居住模式，並導致了舊金山及整個舊金山灣區新隔離社區的形成。

1934年FHA成立時，華裔美國人和其他非白人被排除在FHA支持的抵押貸款和住房開發專案之外。他們甚至被「紅線標註」，無從獲得私人（非FHA支持的）抵押貸款，因為大多數金融機構已經採用FHA的排外種族標準。 此外，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由個人房產業主和開發商制定的種族限制契約成為「全國普遍接受的做法」。[448] 例如，舊金山灣區周圍出現的多數大地塊開發專案都只出售給白人。

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舊金山社區的種族隔離程度已超一般水平。根據《美國軍人權利法案》提供的回國退伍軍人住房貸款由實行紅線標註方法的銀行和貸款人管理。即使是那些能夠通過《美國軍人權利法案》獲得資金的美籍華裔退伍軍人，他們在尋找願意向華人出售房屋的房主時也遇到了困難。與此同時，數以千計的美籍華裔退伍軍人將他們的未婚妻和妻子從中國帶到舊金山。對於許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國家服役的華裔美國人而言，被排除在住房市場之外就像是被打了一記響亮的耳光。其中的一個例子是Ford Lee和他的妻子，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尋找房屋時遭遇的困難如下：

> 1954年我們剛結婚的時候，我們對購房很感興趣，便會去Sunstream住宅區（位於Sunset區外圍）和海邊的新建住宅區。我們走進前門，銷售員就會從後門走出來。我們參觀了六七個不同的住宅開發專案，唯一歡迎華人的建築商項目是位於San Mateo的Eichler。」[449]

---

[445] "A-file" for Lawrence Lowe（Lawrence Lowe的「外國人檔案」），涵蓋多個日期。國家檔案與記錄管理局，加州San Bruno。

[446] Lawrence Choy Lowe的「外國人檔案」，無頁碼，文件日期為1956年9月24日、1960年5月24日和1964年3月30日，Amy Chen收藏，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民族研究圖書館。

[447] Brooks，《外國鄰居》，Kindle位置號165。

[448] 同上，Kindle位置號2022。

[449] Ford Lee，2013年4月13日。

資料來源：西部社區專案

圖D-71 SUNSTREAM住宅區銷售手冊，1950年

May與Sinclair Louie在唐人街擁有幾家商店（如位於Grant大道667號的China Bazaar [中國市集] [現存] ），他們透過出售藝術品和禮品積攢了財富。之後，他們嘗試購買位於Sea Cliff高檔社區的住宅，但屢次遭到拒絕。「沒有誰願意賣給我們，因為我們是中國人。」May說道。當市場上出現透過醫囑銷售的房子時，他們以投盲標的方式成功買下了這套房。房產經理不得不將房產賣給他們，但Louie夫婦還面臨著試圖將他們趕出社區的鄰居。他們的鄰居甚至提起訴訟，謊稱Louie夫婦在採取步驟加蓋時違反了分區法規。鄰居敗訴後仍不依不饒，主動向Sinclair和May Louie提供40,000美元讓他們搬走。Louie夫婦拒絕了，他們還是選擇留下來，在位於第25大道15號的家中居住了40多年。[450]

[450]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華人平權行動），2007年未知出版物，8<www.caasf.org/wp-content/uploads/sinclair-and-may-louie.pdf>。審閱者注意：該條目包含於ICF收到的草稿中，因此檢索日期未知。

資料來源：Grant Din

圖D-72 SINCLAIR與MARY LOUIE的住宅，20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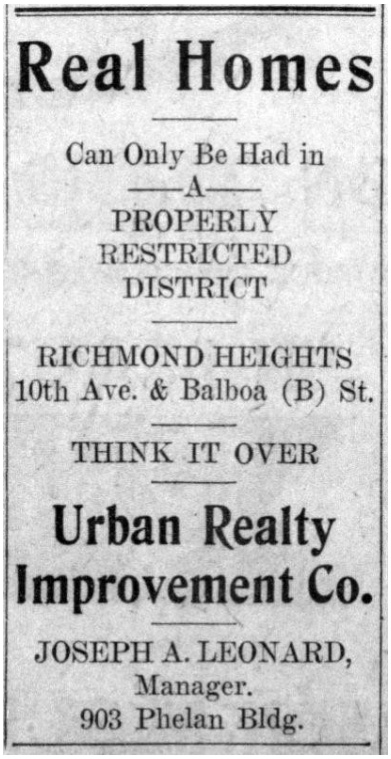
隨著城市逐步擴展到郊區，華裔人口在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50年代也迎來了顯著增長，華裔美國人繼續在唐人街以外尋找住房，儘管他們面臨著諸多障礙。

限制性契約

限制性契約是寫在房產契約中的條款。房產業主必須遵守契約規定。最初，這些條款與房產的外觀或維護有關，例如要求使用特定的顏色方案、維持後退距離或留出側院。從20世紀10年代開始，一些限制性契約將非白人排除在購買或佔有房產的行列之外。在舊金山，已知最早使用種族限制性契約的住宅區是位於舊金山西部的Ingleside Terraces住宅園。[451] 由於FHA要求任何由FHA擔保貸款資助的地塊開發專案必須使用這些契約，種族限制性契約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變得更加普遍。每當種族限制性契約在法院受到挑戰時，舊金山的法院通常會以絕對優勢支持這些契約。[452]

[451] Rothstein, Richard，The Color of Law: A Forgotten History of How Our Government Segregated America（《法律的色彩：一段關於政府如何隔離美國的被遺忘的歷史》），第一版（紐約；倫敦：W. W. Norton & Company 旗下Liveright 出版公司，2017年），78；Tim Kelley，*Leonard House Landmark Designation Case Report*（《*Leonard* 住宅地標指定案件報告》），為舊金山地標保護諮詢委員會編寫（1999年9月），檢索於2020年10月20日，https://sfplanninggis.org/docs/landmarks _ and_districts/LM213.pdf

[452] Brooks，《外國鄰居》，Kindle位置號2290。


Real Homes

Can Only Be Had in
—A—
PROPERLY
RESTRICTED
DISTRICT

RICHMOND HEIGHTS
10th Ave. & Balboa (B) St.

THINK IT OVER

Urban Realty
Improvement Co.

JOSEPH A. LEONARD,
Manager.
903 Phelan Bldg.

資料來源：《舊金山紀事報》，1911年5月6日。第12頁

圖D-73 有種族限制的全白人「住宅園」，如「RICHMOND HEIGHTS」、PRESIDIO TERRACE、WEST CLAY公園」、SEA CLIFF和LINCOLN MANOR，將華裔美國人及其他許多族裔排除在RICHMOND區的大部分區域之外數十年。

種族限制契約在與唐人街毗鄰的Nob Hill社區廣泛使用。Mabel Tseng在Nob Hill的Clay街1150號（現存）購買了一處帶有限制性契約的房產，當地的白人居民將其告上法庭。地方法院支持白人鄰居的立場，並於1945年5月下令驅逐Mabel Tseng。這次事件中，白人支持的種族隔離政策獲得了勝利，這促使更多的Nob Hill白人業主採用種族限制條款。[453]

類似的事件也發生在舊金山的其他社區。1946年，Portola Heights的一群居民威脅要起訴兩個準備搬入該地區的華裔美國人家庭和菲律賓裔家庭。跨種族民權組織「公民團結理事會」公開譴責這群威脅要提起訴訟的居民，迫使他們最終撤回控告。儘管如此，這樣的勝利並不多見。[454]

[453] 同上，Kindle位置號1300、1992、2027。
[454] 同上，Kindle位置號2294-2302。

1948年，最高法院在對七個下級法院提出上訴後，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Shelley*訴*Kraemer*案中裁定，限制性契約違反憲法。正是NAACP、美國公民自由聯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 和其他進步民權團體的共同努力，才使這一里程碑成為可能。儘管如此，該裁決僅禁止了種族限制性契約，而非全面禁止住房歧視。有色人種在1948年之後仍然在住房方面遭受歧視，儘管在某些地區這種歧視情況有所減少。正如Charlotte Brooks指出：「不到三年的時間裡，數以千計的華裔美國人搬出了唐人街。」[455]

冷戰時期的態度變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非裔美國人大規模移民舊金山之前的幾年裡，華裔美國人以及後來的日裔美國人是舊金山限制性契約和住房歧視的主要目標群體。隨著美國與蘇聯和中國共產主義勢力之間的冷戰加劇，情況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發生變化。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多地利用美國的反華行動作為針對其外國敵對勢力的宣傳手段。Charlotte Brooks指出：

> 隨著冷戰的加劇，越來越多的加州白人認為取消對亞裔美國人的住房隔離是爭取勝利的必要代價。隨著數千名亞裔美國人開始搬進黑人無法涉足的社區，20世紀50年代末，加州城市和郊區的種族地理分佈成為該州種族轉變最明顯的晴雨表。[456]

在舊金山，最早一批取消種族隔離、進行種族融合的白人社區通常是與無種族限制區域毗鄰的社區。亞裔美國人通常最先遷入，其次是非裔美國人。在這段時期內，黑人在住房市場上面臨的歧視較亞裔更為嚴重，而這與幾十年前的情況有所不同。在20世紀50年代，NAACP成功說服FHA廢除對被擔保房產施加的種族限制政策。[457]

華裔美國人在中日戰爭期間對中國戰爭受害者的支持、在前線和民間服務中參與二戰（以及志願服務、籌款和債券募捐活動），以及與華裔美國人進行種族融合是一種愛國行為的觀念……這些因素共同改變了人們對「不可同化」的華人的普遍看法，並使主流社會更廣泛地接受華人。到了50年代中期，住房歧視現象雖未完全根除，但已呈下降趨勢。

Ed Tang舉例說明了揮之不去的反華情緒如何給他的父母造成了不舒適的生活空間，即使在他們能夠在白人社區購買房屋後也是如此：

> 據說我父親 [在20世紀50年代初] 買了這棟房子，我母親不敢搬進來，因為鄰居們不希望有中國鄰居.....鄰居們擔心，一旦讓一個中國人住進來，他們就會接管這個社區。於是，我父親把這棟房子租了一年，一年後，他下定決心：這是我的房子，我要搬進去。[458]

---

455 同上，Kindle位置號2401。
456 Brooks，《外國鄰居》，Kindle位置號119。
457 同上，Kindle位置號2382。
458 Ed Ed Tang，個人通訊，2017年7月21日。

在20世紀中葉，隨著華人數量增長，新的就業機會逐漸開放，融入社會的障礙開始減少。華人離開唐人街，遷往舊金山其他社區。對於在美國出生、向上流動的華裔美國人來說尤其如此。許多人湧向Richmond和Sunset區，下文將詳細描述。其他在之後幾年內經歷了巨大人口增長且應進一步研究的區域包括：Visitacion Valley、Ocean View、Merced Heights和Ingleside。由於唐人街的人口外流，該區在20世紀60年代主要由移民和低收入華人組成。

儘管20世紀40年代在法律上讓華裔美國人取得了勝利，50年代的文化也發生了轉變，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住宅隔離現象依然存在。1963年的《Rumford公平住房法案》(Rumford Fair Housing Act)、1964年的《民權法案》和1968年的《聯邦公平住房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更多的障礙。

華人供認計劃，1956–1965年

雖然《排華法案》不再有效，一些障礙也開始減少，但許多在美華人仍然生活在恐懼之中，尤其是移民和沒有美國公民身分的華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各地都發生了由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運動。1949年，共產黨戰勝了美國支持的國民黨，贏得了對中國的控制權。由於美國試圖控制共產主義向其他國家（包括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許多國家）的傳播，美國與中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 等國家進入了冷戰時期。[459]

聯邦政府擔心中國左翼分子在美國活動，推出了華人供認計劃，聲稱只要在美國聯邦政府處登記，無證中國移民就能獲得永久居留權。實際上，該計劃是一種策略，旨在「根除可能被驅逐處境的潛在親共同情者」。[460]華人供認計劃頒布時，麥卡錫主義正猖獗，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ssion, HUAC) 對任何被懷疑與中國有關聯的人進行調查。透過該計劃，移民規劃局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INS) 和聯邦調查局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官員與參與者面談，以收集情報並測試他們的忠誠度。[461]INS和FBI的搜查在華裔美國人社區中造成了恐懼和懷疑的氣氛。[462]

該計劃在唐人街播下了不信任和恐懼的種子，並在舊金山華人社區內部造成了分裂。[463]Lai、Lim和Yung聲稱，

[459] Baldoz，226。
[460] Baldoz，227。
[461] Takaki，416。
[462] 紐約歷史學會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Chinese American Exclusion/Inclusion*（《對華裔美國人的排斥/融合》）
[463] Takaki，416。

> 該計劃在華人社區造成了嚴重破壞，因為那些認罪者被要求提供他們真實和虛構的家庭以及其他非法移民的姓名和地址。政府還試圖透過在唐人街進行移民突擊檢查、征用家庭和地區協會記錄，來逼供和驅逐那些已知的「親共分子」。最終，只有11,336人承認自己是「紙生仔」，但在此過程中，另外19,124人的非法身分被曝光。[464]

在1953年唐人街新年遊行期間，組織者在公告和活動中明確提出了反共承諾，分歧和焦慮顯而易見。[465] 1979年之前，中國國民黨的旗幟在新年遊行中展示。然而，隨著美國與共產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國民黨的旗幟消失了，這標誌著華人社區的政治表達方式發生了變化，儘管人們對這一決定存在分歧。有時，觀眾會帶著自己的旗幟參加遊行，以表達他們的忠誠。

以下節選自1957年參與華人供認計劃的一對夫婦的證詞。由於《排華法案》，K先生（為保護他們的身分，未使用全名）無法將妻子從中國帶到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K先生請一位擁有美國公民身分的朋友在中國「娶」他的妻子，這樣他就能最終將她帶到美國。這位朋友同意了，即使他已經結婚了（這位朋友曾用他兄弟的證件將自己的妻子帶到美國）。「新婚」的朋友和K夫人在1949年她抵達美國後不久即離婚。他們說：「幾年後，K先生和K富人參加了供認計劃，以洗清罪名，不再生活在謊言中。」[466] 以下節選自K夫人的證詞：

Q For what do you appear here today?
A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ife of one man but I was truly the wife of another man and I wish to straighten out whatever difficulties that may have caused in connection with my presence in this country.

Q Why are you appearing here today?
A Because I am tired of living a lie and I want to straighten myself out with the Immigration Service and I read in the newspaper that Chinese should come forward and seek adjustment of their status.
Q Was that marriage a bona fide marriage or was it merely performed to effect her entry to the United States?
A This marriage was merely for the purpose ofher entry to the United States.

464 Lai、Lim和Yung，33

465 Marc Howard Ross編輯，*Culture and Belonging in Divided Societies: Contest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s*（《分裂 社會中的文化與歸屬：爭論與象徵景觀》）（ Philadelphia：Pennsylvania大學出版社，2009年），243。

466 Alien Case File for Anonymous（匿名者的外國人案件檔案），無頁碼（1912年至1957年的資料），來自國家檔案與記錄管理局，加州San Bruno。

移民官員將目標對準了那些他們懷疑有共產主義同情心的人。Franklin Woo當時是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組織Min Ching（又稱Mun Ching）的成員，他講述了自己在此期間的經歷：

> 我們知道FBI一直在密切關注我們，我們甚至懷疑我們中間有告密者。我想這是我們所有人現在都感到遺憾的補一件，我們不得不互相猜疑。譬如說，如果一名Min Ching成員被發現持有假證件，他的整個家庭都會受到影響，因為他們可能也沒有適當的證件。 所以他們會從你那裡追查到把你帶來的叔叔，再到他的妻子，然後層層相連。[467]

另一個例子是，1956年6月13日，在唐人街Broadway經營世界戲院的Lawrence Lowe被移送到HUAC。 他被HUAC主任Richard Arens詢問是否放映過來自中國的影片。[468]在Lowe被審問後不久，INS因其「紙生」親戚和華人社區內告密者的供述而追查Lowe是否涉及選舉舞弊。Lowe的檔案文件顯示，他和他的律師多年來不得不處理大量問詢，直到Lowe於1962年因車禍去世。[469]

舊金山的新華裔美國人社區：從唐人街向外擴展

隨著住宅融合的障礙減少，以及舊金山的華人社區（在唐人街被禁閉了一個世紀之後）由於國內出生人口和新移民的增加而擴大，許多人離開唐人街到其他地方尋找進一步的空間。到了世紀中葉，一些新來的移民家庭能夠不以唐人街為唯一選擇，直接前往郊區和舊金山的西部社區。

INNER RICHMOND區：「新唐人街」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Richmond區「完全禁止華裔美國人進入」。[470]雖然非裔美國人和日裔美國人一定程度上融入了這個處於城市西部邊緣的社區。[471]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舊金山的種族階級開始改變，之前對華人封閉的白人逐步開放，中產階級華裔美國人逐漸定居在Inner Richmond區 。

Richmond區擁有大量的獨戶住宅、公寓、單元樓。對於渴望更多發展空間、價格合理的住房和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唐人街家庭來說 ，Richmond區是一個便捷的目的地。它特別吸引那些希望就近甚至在同一屋簷下定居的大家庭。[472]

---

467 Nee和Nee，216。

468 「Lawrence Lowe的外國人檔案」，涵蓋多個日期。國家檔案與記錄管理局，加州San Bruno。

469 Lawrence Choy Lowe的「外國人檔案」，無頁碼，文件日期為1956年9月24日、1960年5月24日和1964年3月30日，Amy Chen收藏，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民族研究圖書館。

470 Charlotte Brooks，*Between Mao and McCarthy: Chinese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Cold War Years*（《毛澤東與麥 卡錫之間：冷戰時期的華裔美國人政治》）（芝加哥；倫敦：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5年），229。

471 同上。

472 Brian J Godfrey，「New Urban Ethnic Landscapes（《新城市族裔景觀》）」，載於Ines M. Miyares和Christopher A. Airriess編輯的Contemporary Ethnic Geographies in America（《美國當代族裔地理》），（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2007年），341。

越來越多的工薪家庭離開唐人街前往Richmond區，而便捷的公共交通為其提供了重要的連接方式。Clement街和第六大道附近的區域是華裔美國人飛地萌芽的起點。從1942年到1982年，這個交叉路口是55號Sacramento巴士的西部終點站，這些巴士沿Sacramento街從渡輪大廈經過唐人街，到達Inner Richmond。[473] 連接Richmond區和唐人街的其他東西向巴士線包括1號加州線、2號Clement線、38號Geary線，以及後來的31號Balboa線和5號Fulton線。這種公共交通連接是Clement街成為「新唐人街」的一個重要因素，並為華裔美國人在維持家庭紐帶以及獲得民族食品、其他產品和社會機構服務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474]

1964年，當地活動家Ben Hom在Clement街207號開設了一間華裔美國人房地產公司：金州地產，並且從1975年開始在《舊金山紀事報》和其他刊物上刊登廣告。他後來在Clement街開設了一家銀行，並與其他人合作成立了新唐人街改善協會。Hom以其精明的多民族、多文化營銷和「新唐人街」推廣而聞名，最終在20個市政委員會和特別小組任職。Hom也在推廣「新唐人街」一詞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儘管長期居住的華裔美國人聲稱，這個綽號是居民們自己創造的。[475]

New Chinatown

Clement street, between Fourth and Fifth avenues.

Changes on Clement

By Keith Power

Purposefully they call it the New Chinatown, but what these thrifty and industrious settlers have built is a substantial Chinese community radiating from Clement street in the Richmond District.

They would no more want to re-create the dingy, crowded conditions of the old ghetto than return to the queue and bound feet of their ancestors.

They live, instead, in the big, tidy homes built shoulder to shoulder along the avenues half a century or so ago to accomodate an older flight from the central city.

The newcomers, many foreign-born and with only a rudimentary command of English, move unobtrusively among their mainly Caucasian neighbors.

Their most visible presence — that which leads to talk of the New Chinatown — is the oriental facade in the style of Grant avenue being erected on Clement street, already abundant with exotic merchandise and services.

Real estate brokers in the Richmond reported Chinese buyers account for fully 70 per cent of the residential sales and up to 90 per cent of property transactions on Clement. They are the brokers' dream clients.

"They are the personification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according to Richard Klein, a knowledgable San Franciscan who grew up in the Rich-

Back Page Col. 1

NEW CHINATOWN

From Page 1

mond and operates a real estate office at 613 Clement.

"The Chinese are hard-working," he said. "They have frugal habits. They save their money and they are anxious to acquire the security of property ownership."

Margaret Lee, the manager of Golden State Realty at 207 Clement street, said that for the last six years she has worked exclusively with a clientele of Chinese buyers and Caucasian sellers.

"I sell four or five homes a month," she said. "The sellers are usually old and retired and don't need a big house any more. The families are from Chinatown.

"They come here from the mainland or Hong Kong and the whole family lives in a single room and pays $75 rent and shares a public kitchen and bathroom. With both mother and father working, in five or six years they have $10,000."

Last summer, Mrs. Lee sold a home on 18th avenue to Ricky Tam, a smiling, polite young immigrant whose English is fluent, and his wife, Kimberley. Typically for a Chinese buyer transaction, Tam made a big down payment — in this case nearly half the price.

Tam immigrated to San Francisco in 1966 with his mother. They lived in a Chinatown apartment with his maternal grandfather and an aunt while Tam mastered the ways of his new country.

He graduated from Merritt Junior College in Oakland, worked for a year as a handyman at $3.30 an hour on Treasure Island and finally got a job as an electronics technician with Teledyne in Palo Alto.

At the age of 22 Tam and a cousin bought a two-flat apartment in the Richmond with the help of loans from relatives. Last summer, Tam and his pregnant wife moved into their handsome, new home on 18th avenue.

"We are comfortable here," said Tam. "Our neighbors are nice and a friend from work is moving close by. There is room to move around in."

Mr. and Mrs. Tam and Tam's aunt were joined as residents in the house on December 16 by a seven-pound baby girl, Bonnie ("We wanted to call her Katryna, but my mother-in-law couldn't pronounce it)."

MARGARET LEE
Real estate agent

The exact numbers involved in the Chinese influx into the Richmond and, increasingly, the Sunset District are difficult to determine.

One Chinese resident established there since the 1950s estimated there are about eight Chinese families in an average block of 40 homes in the Richmond.

A study of city records shows that Chinese own a third of the properties on Clement street from its beginning at Arguello boulevard, across Park Presidio to the foggy residential reaches at 30th avenue.

A survey of storefronts recently turned up 19 Chinese restaurants, eight Chinese markets and nine Chinese shops.

The most impressive of the establishments, though, is the United Federal Savings building, a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 located at Sixth avenue and Clement for only seven months.

Ben L. Hom, the impeccably dressed president, said the firm has a large and chiefly Chinese patronage with "substantial" savings accounts.

The mercantile development on Clement is in response to the one hardship suffered by the early Chinese settlers: they were deprived of the Chinatown shops crowded with traditional herbs, plump capons, water chestnuts, bamboo shoots and rare sauces imported from the orient.

"Now they can get what they want in New Chinatown," said Frank Woo, one of the enterprising new merchants on Clement street. "My prices are cheaper and they don't have to fight to find parking or make a half-hour bus ride."

Woo's is a representative business history. He came to San Francisco from Hong Kong in 1963 and, after working briefly in a restaurant and a corner store, joined the Wo Kee Company,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He rose in the company to sales manager. But he was unhappy living in a Chinatown apartment. He and his working wife, Joan, have five children.

"They were normal active kids," recalled Woo with a grin. "So we got lots of complaints from the neighbors."

He moved to the Richmond and a year ago opened his own importing firm, the Kenson Trading Company, at 434 Clement. It is a replica of those fragrant, jammed emporiums around Grant avenue and Washington street.

Business is great, Woo said one recent day. He was standing in front of a sidewalk display of exotic vegetables and a store window advertising a sale of wicker goods. He exuded boosterism.

"I always tell my friends to come and join us in the New Chinatown," he said.

When George Chan opened Chan's Restaurant under a canary yellow sign five years ago, his was the third Chinese food establishment on Clement. Now there are three across the street on his block alone.

But the competition doesn't concern Chan, a gentle-humored man. His customers, he noted, are roughly divided between Oriental and others who are remarkably Chinatown-wise, asking for the bargain Wochoy menu in Chinese characters.

Richard Fong operates the Bank Market, a Western-style food store at 609 Clement. He took over the business four years ago and still commutes to work from Chinatown.

Will he move to the new community? "Maybe, some day . . ."

Ricky Tam held his daughter in his 18th avenue home

JOAN AND FRANK WOO
New merchants on Clement

資料來源：《舊金山紀事報》，1974年12月13日

圖D-74　　1974年的文章，介紹金州房地產和「新唐人街」

[473] Lauterborn、Peter，Civic Edge Consulting。(2018年7月3日)。個人採訪。
[474] 同上。
[475] Timothy Fong，*The First Suburban Chinatown: The Remaking of Monterey Park*（《第一個郊區唐人街：*Monterey*公園的改造》），Philadelphia：Temple大學出版社（1994年），29、31

其他早期著名的美籍華裔居民還包括女權主義詩人兼教授Merle Woo以及酷兒藝術家/活動家Leonore Chinn。20世紀50年代中期，Albert和Bernice Jeung在該區建立了家庭。他們的兒子Russell Jeung後來成為舊金山州立大學亞裔美國人研究部教授。

CLEMENT街沿線的華人企業

隨著華裔美國人口在Richmond區的增長，其主要商業區，Clement街沿線的華人擁有商店和餐館的數量也在增加。Richmond區最早的華人企業之一是成立於1897年的Quong Sing洗衣店，地址為第7 大道463-465號（在本背景陳述發佈時仍然存在並正在營運）。[476]半個世紀後，即1948年，Jung's中餐館（Jung's Chinese Food，位於Geary大道5344號，現存）開業，這是該區已知最早創立的華人企業。1950年，Chung's中餐廳 (Chung's Chinese Kitchen，現存) 在Clement街343號開業。其他華裔美國人在Clement街的非華人擁有企業中找到了工作。George Soo Hoo曾在這條商業走廊沿線的多家餐館工作，1944年開始接管Richmond墨西哥城餐館 (Richmond Mexico City Restaurant)，一直經營到1980年。Soo Hoo的六個孩子，包括他的二女兒Irene Soo Hoo Wong，都在這家位於第10 大道和Clement街交匯處、在他們家附近的餐館工作。

資料來源：Eric Mar（左），公共工程部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DPW) Horace Chaffee，經由西部社區專案（右）

圖D-75 左：QUONG SING洗衣店，2018年；右：QUONG SING洗衣店，1913年。

[476] 感謝西部社區專案主任John Freeman查閱電話簿、確定Richmond區早期的企業，並找到了Quong Sing洗衣店和其他早期企業。

RICHMOND區華裔美國人的精神信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華人集會被嚴格限制在唐人街的邊界範圍內。20世紀40年代末，部分教堂遷至唐人街外緣，向北灘和Van Ness大道方向移動。James Chuck牧師記載了舊金山灣區華人教會的歷史，據其記錄，第一座位於唐人街以外的華人教會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該教會成立於1948年，位於Richmond區外緣Geary大道7777號（現存）。

20世紀50年代，隨著唐人街人口的不斷外流，以唐人街為基地的教會開始在Richmond區開設分堂。第一座教堂是在1955年由Kei Tin Wong牧師創立的華人恩典浸信會 (Chinese Grace Baptist Church)，位於Balboa街900號（現存）。到了20世紀60年代，該區內有多達七座教堂為華人信徒服務。

Richmond區的這些教堂是美籍華裔學生學習或提高中文語言技能的機構。[477]豐盛生命教會 (Full Life Christian Center) 的前身是華人神召會基督教中心 (Assemblies of God Chinese Christian Center)，於1964年在Kearny街630號的一個店面開始營運，但隨著教會會眾的增加及其成員搬出唐人街，該教會遷至北灘，佔據了Taylor街2350號的一個前魚市場。1982年，會眾搬到了位於Balboa街3535號（現存）的一棟大樓，許多教會成員都遷至此處。

SUNSET區

Sunset區是金門公園以南舊金山西部的另一個社區。1949年，約有15位華人在Sunset區工作或生活。[478]與Richmond區（公園以北）一樣，Sunset區的房屋面積較大，帶有庭院，前往市中心和唐人街非常方便，而且價格適中。與搬到Richmond區的華人「先驅」一樣，搬到Sunset區的華裔華人「先驅」也需要決心、智慧和勇氣，才能克服亞裔美國人擁有房屋的巨大障礙。在大多數Sunset區人口普查區，華裔美國人的人口比例從1950年的少於5%增加到1980年的15%至24%。關於Sunset區的華裔美國人，我們將在下一節詳細討論。

資料來源：Palma You © 美國華人歷史學會

圖D-76　從FUNSTON大道眺望SUNSET區，2017年

[477] Him Mark Lai，*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A History of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成為華裔美國人：社區與機構的歷史》）（加州 Walnut Creek：Alta Mira出版社，2004年），285-87。

[478] Lum, Jimmy (1949)。San Francisco Chinese Directory（舊金山市華僑商務表）。Ming Sing Printing Company（明星印刷公司）。取自https://archive.org/details/sanfranciscochin1949sanf

D.7 人口結構的變化與民權鬥爭，1965—1985年

這段時期主要有兩個主題：(1)因《1965年移民法》獲得通過而引起的人口增長和人口結構變化；以及 (2) 民權運動所帶來的變化。在黑人權力 (Black Power) 的啟發下，泛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青年發起了他們自己的民權運動。舊金山校園的學生團體和唐人街的社區組織為華裔美國人和其他亞裔爭取權利。1965年後，儘管唐人街仍然是許多新華人移民的第一居住地，但民權運動減少了在住房方面的公然歧視，使華人社區得以在舊金山的其他地區發展壯大，例如Richmond區和Sunset區，以及包括OMI和Visitacion Valley地區在內的舊金山南部地區。社區運動還促成了對唐人街經濟適用房的保護。

《1965年移民法》

196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哈特-塞勒移民法案》(Hart-Celler Immigration Act)，取消現行的國家配額制度，該制度對亞洲移民設有嚴格的限制，而有利於北歐移民。這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律掀起了來自中國的華裔以及來自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新一波移民潮。[479] 1965年的法律保留了每個國家的限制，但設立了優先簽證類別，重點關注移民的技能以及與美國公民或居民的家庭關係。已獲得公民身分或永久居留權的華人家庭現在可以把家庭成員接過去，這種做法在美國其他移民中已盛行多年。其他人，主要是持學生簽證進入美國的中國移民，能夠找到工作，並隨後獲得美國勞工部 (Labor Department) 技術工人優先類別的認證。一旦成為美國居民，他們就可以將其他家庭成員帶到美國。

1960年，美國的華人人口為23.7萬。到了1980年，此數字已躍升至812,000，是20年前人口規模的三倍多。1965年至1984年間，大約二十年的時間裡，共有419,373名華人移民到了美國。這個數字幾乎相當於1849年至1930年（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期間進入美國的426,000人。美國境內華人社區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1965年之前，大多數在美華人 (61%) 出生於美國。到了1980年，大多數人則出生於美國國外 (63%)。大多數新移民 (60%) 定居在加州或紐約。[480]

在舊金山，華人族群在出生地、語言、年齡和性別方面變得更加多元。婦女、家庭和老年人的數量有所增加。中國的地區代表性也更強。移民來自全國各地，而不是像前幾代人那樣，幾乎所有移民都來自珠江三角洲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移民人數增加之際，國語和臺語也變得更加盛行。儘管廣東話仍然是主要語言，但廣東話和臺山話已不再是舊金山唯一使用的中文語言。1986年，舊金山地區有近70%的華人家庭說廣東話，而有19%的華人家庭說國語。[481]

---

479 ARG及其他人，洛杉磯華裔美國人，4。

480 Takaki，421。

481 「Chinese communities shifting to Mandarin」（華人社區轉向國語），*China Daily*（《中國日報網》），2003年12月29日，於2018年7月10日取自http://www.chinadaily.com.cn/en/doc/2003-12/29/content_294186.htm)。KTSF（其節目以亞洲語言為主）在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差異縮小至53%的華人家庭說廣東話，而47%的家庭說國語。這是整個灣區的情況；與舊金山相比，南灣的華人更多地使用國語。

自1965年以來，舊金山的亞裔美國人族群整體上也變得更加多元化，當時亞裔美國人口主要是華裔、日裔和菲律賓裔。不僅廣東省以外的華人來到這座城市，越來越多的韓國人、南亞人、東南亞人，包括許多來自越南、柬埔寨、寮國和太平洋島嶼的難民，也增加了人口的多元性。[482]這些社區超出了本研究的範圍，但值得注意。

公民權利和亞裔美國人運動

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亞裔美國人運動產生於民權時代以及反對針對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的軍事干預。由非裔美國人領導的爭取平等的鬥爭促成了1964年《民權法案》的出台，該法案禁止基於種族、膚色、宗教、性別和/或原籍國進行歧視。華裔美國人和美國其他被剝奪公民權的族群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投票（包括非英語母語人士的語言使用）、使用公共設施、經商、獲得聯邦財政援助和就業方面受到法律保護。[483] 同樣，美國國會於1968年通過了《公平住房法案》，禁止在住房租賃或出售方面基於種族、膚色、宗教或原國籍進行歧視。[484] 這是法律首次禁止住房歧視，如下文所述，這為華裔美國人提供了更多在唐人街以外生活的機會。此外，禁止異族通婚的法律也被推翻。[485]

年輕的亞裔美國人受到黑人權力運動的鼓舞，宣示「黃種人權力」(Yellow Power) 和「黃種人是出色的」(Yellow is Beautiful) 口號。他們相信，不同的亞裔移民族群在美國有著共同的利益和經歷，超越了文化差異以及亞洲數百年戰爭和衝突所造成的歷史仇恨。這與移民世代更認同「那邊」的觀點截然不同。這宣告，對於亞裔美國人來說，我們的身分和未來與美國其他亞裔有很多共同之處。

---

482 美國人口普查局2016年的估算數據顯示，在舊金山的870,887人口中，亞裔佔274,340人，即33.9%（如果包括一半血統為亞裔或太平洋島民的群體，該數字將增至38.5%）。在所有亞太島民亞群中，華裔人數最多，達到186,873人，佔全市人口的21.5%。菲律賓人佔4.1%，亞洲印度人佔2.7%，越南人佔1.8%，日本人佔1.2%，韓國人佔1.2%，其他亞洲人佔2.0%，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島民佔0.2%。

483 J. Hersch和B.J. Shinall，「Fifty Years Later: The Legacy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五十年後：1964年《民權法案》的遺留問題），*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政策分析與管理雜誌》）， 2015年，34(2)，424-456，取自 https://law.vanderbilt.edu/phd/faculty/jonihersch/2015_Hersch_and_Shinall_Legacy_of_Civil_Rights_Act_Journal_of_Policy_Analysis_and_ Management.pdf

484 H. M. Schill和S. Friedman，「The Fair Housing Amendments Act is 1988: The first Decade」（1988年《公平住房修正案》：第一個十年），載於《Cityscape: A journal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城市景觀：政策制定與研究），1999年，4(3)，57-78。取自 https://www.huduser.gov/portal/Periodicals/CITYSCPE/VOL4NUM3/schill.pdf

485 國家公共廣播電台Tell Me More節目，「What Do Asian-Americans Owe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亞裔美國人欠民權運動什麼？）2013年8月23日。

蓬勃發展的亞裔美國學生運動在越戰中找到了目標。對於政府在晚間新聞中貶低越南人的人性並將其貶為僅僅是死尸，亞裔美國人感到極其憤怒。[486] 和平運動本身也被指責為種族主義，因為它過分關注白人在戰爭中的死亡情況。亞裔美國人運動試圖關注第三世界的死亡情況及其在美國的流散人口。[487]

華裔美國人和其他亞裔學生是舊金山州立學院（現為州立大學，位於Holloway大道1600號，現存）第三世界解放陣線的活躍成員，1968年發生的「第三世界罷工」促成了全美第一個民族研究課程的誕生。在此期間，許多社區和文化組織也在唐人街成立，為華人社區提供服務和倡議倡導。其中包括CHSA和唐人街資源中心（後續整併為唐人街CDC）等。在這個關鍵且富有成效的時期，Kearny街工作室 (Kearny Street Workshop) 和亞洲法律聯會 (Asian Law Caucus) 等泛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組織也在舊金山唐人街/Manilatown設立了辦公室。

教育

民權運動期間的許多法律訴訟都對舊金山的華裔美國人產生了影響。舊金山聯合學區 (San Francis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自成立之初就存在種族隔離，最終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取消學校的種族隔離。一些華裔美國家長以需要有文化特色的教育為由，實際上主張反對融合，這與近一個世紀前的*Tape*訴*Hurley*案 (1885) 等法律訴訟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在*Guey Heung Lee*訴*Johnson*案中，華裔美國家長表示，如果舊金山公立學校取消種族隔離，他們的孩子將無法接受中華文化或語言教育。[488] 1971年，法庭駁回了家長的請求，舊金山的學校實現了一體化。[489] 1974年的*Lau*訴*Nichols*案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擔憂。[490] 舊金山聯合學區當時用英語為大約1,800名華裔美國學生提供教學，儘管這些學生不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甚至不熟練。法庭認為這種做法違反了《民權法案》，因為缺乏英語語言援助會妨礙學生獲得優質的教育。[491]*Lau*訴*Nichols*案是一個重要案件，因為其要求接受聯邦資助的學區提供多語言教學，確保正在學習英語的學生能夠接受其教育。[492]儘管法律要求公立學校為學習英語的學生提供教學協助，但一些華裔美國人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文化和語言教育。社區領導人注意到公立學校系統中缺乏優質的雙語教育，決定要填補空白。

---

[486] Helen Zia，*Asian American Dreams: The Emergence of a People*（亞裔美國人的夢想：一個民族的出現）（紐約：Farrar、Straus和Giroux，2000年），47。

[487] Nina Wallace，「In the Belly of the Monster: Asian American Opposition to the Vietnam War」（在怪物的肚子裡：亞裔美國人反對越南戰爭），*Densho*部落格， 2017年11月15日，線上可查閱：https://densho.org/asian-american-opposition-vietnam-war/

[488] Der, C. (2008)。「A Chinese American Seat at the Table: Examining Race in the San Francis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華裔美國人的席位：考察舊金山聯合學區的種族問題）。*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Law Review*（舊金山大學法律評論）， 42，1077-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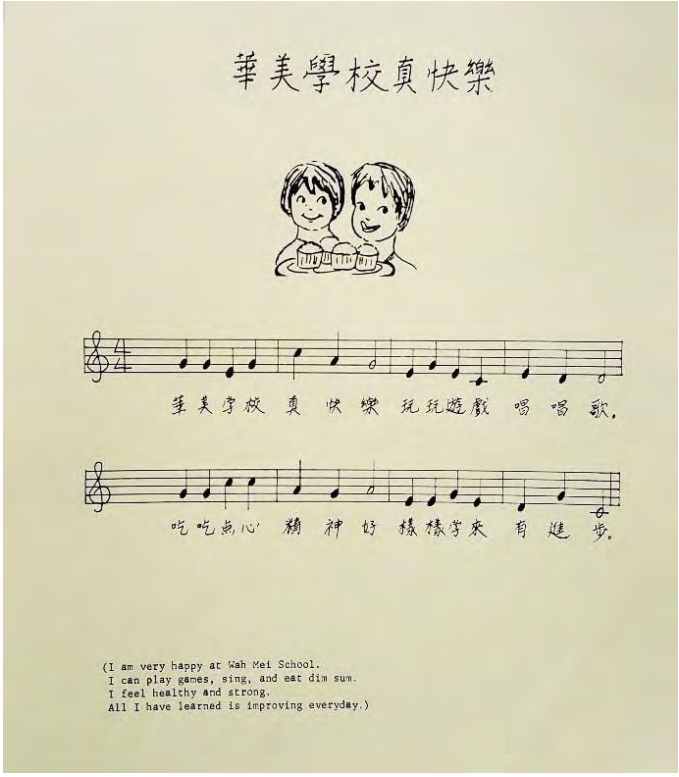
[489] *Guey Heung Lee*訴*Johnson*案， 404 U.S. 1215（1971年）。

[490] *Lau*訴*Nichols*案， 414 U.S. 563（1974年）。

[491] Sugarman、D. S.和Widess, G.E.（1974年）。Equal Protection for Non-English-Speaking School Children: Lau v. Nicols（為不講英語的學童提供平等保護：Lau訴Nicols案）。*California Law Review*（加州法律評論）， 62(1)，157-182。

[492] Brentin Mock，「How U.S. Schools are Failing Immigrant Children」（美國學校如何辜負移民兒童的期望），CITYLAB，2015年。取自 https://www.citylab.com/equity/2015/07/how-us-schools-are-failing-immigrant-children/397427/

華美幼兒園（Wah Mei Pre-School，位於Judah街1400號，現存）是舊金山第一個華裔美國雙文化、雙語計劃，成立於1974年，旨在服務Sunset區日益增長的粵語人群。華美創辦人之一LillianSing擔心，在公立學校就讀的華裔學生無法維護自己的中華文化認同和語言，因為「當時的公立學校沒有提供雙語教育」。[493] 華美繼續為希望學習粵語、國語和英語的學生提供資源。雖然國語是中國的官方語言，華美也教授國語，但學校仍強調在灣區教授粵語的重要性。[494]



資料來源：Linda Quan

圖D-77 華美校歌，1985年

[493] Lillian Sing，個人通訊，2017年7月25日。

[494] Ben Wong，個人通訊，2017年6月29日。為了解決不斷增長的需求，2017年其他可讓學生學習國語或粵語的Sunset區組織包括：位於Vincente和第42大道的美嘉中文學習中心（Mei Jia Chinese Learning Center，教授中文）、位於Taraval街2101號的亞洲美術學校（Asian Arts School，教授中文）、位於Lawton大道1925號的基石學院（Cornerstone Academy，教授粵語和國語）、位於第37大道2001號的聖依納爵大學預科（St. Ignatius College Preparatory，教授國語），以及位於第12大道1541號的尤方玉屏學校（Alice Fong Yu Alternative School，教授粵語和國語）。

消除種族歧視特設委員會

在民權時代，華裔和其他亞裔美國人加入了非裔美國人和年輕白人學生的行列，一起解決種族障礙，最終透過一系列非暴力和平抗議和運動打破了這些障礙。

Richard Wada是日裔美國人社區領袖Yori Wada的兒子，他於20世紀50年代初搬到了Inner Richmond，他記得，他在1963年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時，曾與父親一起在Geary大道和Beaumont街的MEL'S免下車餐廳 (Mel's Drive-In) 進行糾察，抗議帶有種族歧視的僱用行為。[495] 其他年輕的亞裔美國人領袖也變得活躍起來。舊金山灣區新興的民權運動與其他反歧視抗議活動，正面挑戰Richmond區的就業和住房歧視。

從1963年開始，來自舊金山州立學院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學生在種族平等大會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CORE)、校園杜波依斯俱樂部 (Du Bois Club)、NAACP以及其他舊金山民權組織的組織下，開始在Mel's免下車餐廳（位於Geary大道3355號，現存）舉行示威活動，該餐廳因僱用方面中的種族歧視行為而臭名昭著。他們對非裔美國人可以在梅爾餐廳吃飯、但不能在餐廳裡工作表示抗議。學生們自稱「消除種族歧視特設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 to End Discrimination)，首先在Richmond區Geary大道的Mel's免下車餐廳裡進行糾察，然後靜坐抗議。他們也針對屋崙、柏克萊和Richmond市已知存在歧視情況的企業採取行動。

資料來源：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Bancroft圖書館、舊金山新聞通訊公告 (San Francisco News-Call Bulletin) 報紙照片檔案

圖D-78 1963年10月26日，在MEL'S免下車餐廳的示威遊行

[495] Richard Wada（2018年7月2日）。個人採訪。

10月，Mel's免下車餐廳（位於Geary）開始出現糾察隊。到了11月的第一個週末，抗議活動已演變成舊金山灣區民權運動的首次大規模靜坐抗議。作家Jo Freeman指出，示威者佔據了餐廳的所有座位，然後拒絕點任何東西。這導致100多人因「擅自侵入和擾亂治安」而被捕。[496]接下來，年輕的活動分子將目標瞄準了Mel's餐廳的共有人Harold Dobbs，他是舊金山的一名監管員，也是共和黨市長候選人。抗議活動取得了成效；餐廳很快開始僱用黑人工人擔任所有職位，並迅速僱用了幾命非裔美國人擔任「前廳」職位。此後，在Geary Mel's餐廳的行動被認為是這一時期舊金山民權抗議的重要地點。

到了1964年春季，民權運動急劇發展。繼Mel's餐廳的抗議活動之後，喜來登宮殿酒店（Sheraton Palace Hotel，位於New Montgomery街2號，現存）和Van Ness大道的汽車行發生了大規模靜坐抗議和糾察隊活動，Lucky超市也發生「進店抗議」活動，所有這些活動都發生於1964年4月。4月11日的汽車行行動是舊金山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民權示威活動之一；共有200人被捕。活動分子也組織了反對舊金山租房機構的歧視性住房做法的行動。

在這段緊張時期，舊金山有500多人被捕，其中大部分是舊金山州立學院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學生或畢業生。消除歧視特設聯盟 (Ad Hoc Coalition to End Discrimination) 及其組織的行動是日益增長的全國運動的一部分，該運動挑戰在就業、住房、教育和其他領域的種族主義和歧視。在這短短的時間內，美國至少有115個城市發生了近1,000起民權示威活動。超過20,000人被捕，至少10人遭到殺害。[497]

舊金山州立大學的學生組織活動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權運動對亞裔美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498] 1967年，在舊金山州立學院，主要對社區服務感興趣的中產階級華裔學生組成了一個名為「校際華人社會行動」(Intercollegiate Chinese for Social Action) 的組織。[499] 次年，校園衝突開始激化。在受民權運動啟發的靜坐抗議活動中，學生們主張為「第三世界」學生提供更好的照顧和教育，「第三世界」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常用的術語，指那些祖籍在發展中國家的人。校際華人社會行動組織的學生開始與黑人學生會合作，在校園和唐人街為華裔美國人組織活動，尤其是大力打擊以中華會館為代表的華人上層社會。[500] 研究生Yuji Ichioka和Emma Gee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創立「亞裔美國人政治聯盟」(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 AAPA) 幾個月後，另一個學生團體亞裔美國人政治聯盟 (AAPA) 也在舊金山州立學院成立。Ichioka和Gee被認為創造了「亞裔美國人」一詞，以替代「東方人」一詞，「後者被視為代表了歐洲殖民主義對亞洲的看法。[501]包括Penny Nakatsu在內的三名日裔美國女性創立了AAPA舊金山州立學院分會[502]

---

496 Freeman, Jo。At Berkeley in the Sixties the - Education of an Activist（《六十年代的柏克萊：行動派的教育，1961-1965年》）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布魯明頓：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2004年。

497 Freeman, Jo。「From Freedom Now! to Free Speech: How the 1963-64 Bay Area Civil Rights Demonstrations Paved the Way to Campus Protest」（從「立即自由！」到「言論自由」：1963-64年灣區民權示威如何為校園抗議鋪路）。JoFreeman.com。於2018年9月6日取自https://www.jofreeman. com/sixtiesprotest/baycivil.htm。

498 Helen Zia，亞裔美國人的夢想：一個民族的出現）（紐約：Farrar、Straus和Giroux，2000年），47。

499 Karen Umemoto（1989年）"On Strike!" 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 Strike, 1968–69: The Role of Asian American Students（「罷課！」舊金山州立學院罷課，1968–69年：亞裔美國學生扮演的角色），*Amerasia Journal*（亞美學刊），15:1，3-41，DOI: 10.17953/amer.15.1.7213030j5644rx25，第31頁。

500 同上，25、33。

501 Zia，47-8。

502 同上，36。

資料來源：亞裔美國人政治聯盟報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Newspaper)，1969年

圖D-79 舊金山州立大學第三世界解放陣線罷課期間的糾察隊，1969年

1968年，奇卡諾人、美洲原住民、非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學生聯合起來，成立了「第三世界解放陣線」(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並呼籲罷課，要求開展種族研究，教授他們在美國的歷史。[503]罷課於1968年11月6日開始，持續了五個月，期間有700多名學生遭到逮捕。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學生，包括亞裔美國人政治聯盟（同樣成立於1968年）柏克萊分會的成員，於次年1月22日號召罷課。兩次罷課均於1969年3月結束，並遭到州長Ronald Reagan 的有效鎮壓。[504]儘管如此，這次罷工還是幫助舊金山州立學院創立了全美第一個民族研究課程——民族研究學院（後來的學院）。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也設立了種族研究系，其中包括亞裔美國人研究。

[503] 同上，25。

[504] "Pickets Quit at UC Gate"（「 糾察隊離開加州大學校門」），*Daily Independent Journal*（《獨立日報》， 1969年3月15日。

資料來源：舊金山州立大學、工會薪資收集 (Union WAGE Collection)、勞工檔案和研究中心 (Labor Archives and Research Center)

圖D-80 1974年JUNG SAI製衣廠工人罷工

唐人街的華青幫青年活躍分子

20世紀60年代末，隨著舊金山失業率上升，多達10,000名新華人移民湧入本已人口稠密、住房不足的唐人街。移民青年幾乎找不到就業機會，而且為他們提供的工作，例如食品業的工作，薪資很低，有時每小時只有1美元。至於他們的父母，「大多數母親都在分散在後街的150家計件商店裡工作，俯身腳踩縫紉機。許多人每週工作七天。有些人每小時的收入只有50美分。」[505] 由於大多數移民青年不會說英語，他們避開了市內僅用英語授課的學校。美國出生的華人和移民華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也造成了學校和其他地方的敵對環境。由於沒有其他選擇，一些年輕的華人移民男子轉而從事犯罪活動來謀生。唐人街的這些年輕失業男子組成了一個名為「華青幫」(Wah Ching) 的非正式組織。前成員Lak Man Tam（又名Tom Tom）回憶道：「我們於1968年在美洲同源總會（Stockton街1044號，現存）召開了一次會議，我們說，『我們想要公平的錢，就像其他人一樣』。」[506]出席會議的有中華會館的代表、Harry Low法官以及人權委員會的成員。正如1973年發表在《*The Pantagraph*》上的一篇文章所述，「華青幫要求他們的長輩建立一所免費學校，訓練他們修理汽車、操作商業機器以及從事鈑金、電子和管道工作，並向他們頒發高中文憑」。他們的請求附有一份請願書，上面有82個簽名。第二次會議吸引了300人參加。

儘管中華會館最初表示願意資助華清幫的事業，但該組織並沒有兌現承諾，最終也沒有對這些年輕人的請求採取任何行動。當地的幫會開始大量招募年輕人，到20世紀70年代，華青幫逐漸發展成為有組織的犯罪團夥。他們經常與Jackson街男孩幫 (Jackson Street Boys) 等其他亞裔美國人幫派交戰。[507] 1977年，在金龍餐廳（Golden Dragon Restaurant，位於Washington街822號）發生的金龍大屠殺中，有五人在幫派火拼中喪生，使得該組織永遠聲名狼藉。

---

505 「Young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 in gang wars」（舊金山的年輕華裔陷入幫派戰爭），《*The Pantagraph*》，1973年4月22日。

506 同上。

507 同上。

唐人街不斷變化的權力結構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年輕一代的華人開始反抗唐人街的建制。他們對加CCBA和其他組織在促進旅遊業的同時卻忽視了有利於社區的社會改革表示不滿。這些年輕的活動者特別呼籲擴大醫療保健、社會服務和心理健康計劃。他們還希望社區領導人能對該社區日益猖獗的幫派暴力有所作為。[508]

昔日拯救該社區的「異域化」卻成了抗議的導火索。在1968年唐人街示威遊行的黑白相片中，年輕的活動者用諷刺過時思維方式的標語排守舊派：「保持Grant大道的狹窄、骯髒和古樸的氛圍，供遊客參觀！」「尋找充滿異國情調的居住地？快來加入我們的社區，與*老鼠*過度擁擠*貧窮*蟑螂作伴。」另一張條寫到：「保護唐人街的獨特性——結核病發病率最高，沒有工會，自殺率最高，薪資最低！」[509]

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中華會館拼命想抓住權力不放。活動者Gordon Chin表示，他們「不怕對左翼組織採取紅色恐慌」。1968年，中華會館領袖Foo Hum表示：「唐人街即使有問題，也很少見」，不過，他補充道：「社區中存在[一個]問題，高加索人種垮掉的一代中的一些教育工作者接納了幾個土生土長的東方人，並用《毛主席語錄》激勵他們…」[510] 年輕的抗議者譴責了這些觀點，並集中精力為社區帶來真正的變革。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出現了大量新的社會服務機構和社區組織來解決他們提出的許多問題。[511]

新的華裔美國人社區組織

許多華人社區組織於20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成立。如上所述，一些組織的成立是為了滿足唐人街不斷日益增加和陷入困境的移民社區的特定需求。許多人受到民權和反越戰運動的鼓舞，與非裔美國人、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一起努力實現社會變革。在全國各地，亞裔美國人政治聯盟等組織的工作重點是團結不同的亞裔美國人社區，爭取平等權利、解決貧困和缺乏政治權力的問題。亞裔美國婦女成立了亞裔婦女聯合會 (Asian Women United) 和亞裔婦女組織 (Organization of Asian Women)，以解決亞裔美國人和主流社區中的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問題。

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20世紀70年代，舊金山出現了許多社會服務機構來解決燃眉之急，其中包括華人平權行動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華人新移民服務中心 (Chinese Newcomers Service Center)、老人自助 (Self Help for the Elderly,)、安樂居 (On Lok)、啟明啟蒙學校 (Kai Ming Head Start)、伍宜兒童服務中心 (Wu Yee Children's Services)，以及美亞輔鄰社 (ASIAN, Inc)。

---

[508] Chin，38。
[509] Tsui，16-17。
[510] Chin，39。
[511] 同上，38。

美國華人歷史學會成立於1963年。它是美國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專門研究華裔美國人的經歷的檔案館。該組織由Thomas Chinn、C.H. Kwock、Chingwah Lee、H.K. Wong和Thomas Wu創立，設有博物館和檔案館。2001年，該學會遷入位於Clay街965號的前唐人街YWCA大樓。[512]

舊金山大唐人街社區服務協會組織 (San Francisco Greater Chinatown Community Service Association Organization) 也成立於1963年。Choy和Joe Yuey創立該組織是為了「與時俱進，提供最大限度的社會和其他社區服務，幫助全美各地社區的弱勢群體」。[513]該組織吸引了與教會、社區團體和企業有聯繫的積極分子。該組織的前身是1965年成立的中華文化基金會 (Chinese Culture Foundation)。

亞洲法律聯會成立於1972年，是第一個為低收入亞太裔美國人社區提供服務的法律援助和民權組織。其最初成立於Oakland，在整個灣區代理公民權利、工人權利、住房權利和性別歧視的案件。1975年，該組織在舊金山唐人街（位於Waverly Place 124號，現存）設立了外展辦事處，提供社區教育服務、由法學院學生主導的臨床項目以及移民法社區課程。該組織曾多次搬遷辦公室。地點包括Bush街468號（現存）、Market街720號（現存）、Market街939號（非現存）和Columbus大道55號（現存），自2009年以來一直在這些地方營運。[514]

Kearny街工作室成立於1972年，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亞太裔多學科藝術組織。該藝術團體成立於Kearny街的國際酒店（International Hotel，位於Kearny街868號，原建築於1978年拆除），最初以中華藝術和行動主義為重點， 但很快就擴展到多民族，為數百人提供攝影、絲網印刷和其他媒體課程。該團體在1977年被逐出酒店後，成為反驅逐運動的核心。[515]

1977年，唐人街資源中心（後續整併為唐人街CDC）在五個基層組織的基礎上成立（下文將進一步詳細討論這些組織和社區規劃主題）。該組織重點關註經濟適用房、租戶權利以及開放空間、交通和規劃問題。其於1998年更名為唐人街「社區發展中心」，並繼續倡導解決建築環境和規劃相關問題，包括位唐人街的小巷制定整體規劃，從而帶動這些小巷的復甦。唐人街CDC曾在多個地點展開工作。其最初的辦公室位於Grant大道615號的四樓（現存）。

---

512 美國華人歷史學會，"About CHSA"（「關於CHSA」），https://chsa.org/about_chsa/。

513 H. Mark Lai,，*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Politics*（華裔美國人跨國政治）（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2010年），34-35。

514 亞洲法律聯會，"Forty Year Retrospective, 1972—2012"（「四十年回顧，1972—2012年」），於2020年10月23日取自https://www.advancingjustice-alc.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ALC-40th-Retrospective.pdf。

515 Harry Johanesen，"Hongisto prepares to clear hotel"（「Hongisto準備清理酒店」），《舊金山觀察家報》，1977年7月29日；Raul Ramirez，"Chinatown hotel tenants get new eviction today"（「唐人街酒店租戶今天再次被驅逐」），《舊金山觀察家報》，1976年9月22日；Kearney街工作室，"Our Story"（「我們的故事」）www.kearnystreet.org

亞太同性戀聯盟 (Gay Asian Pacific Alliance) 成立於1988年。[516]其使命是為舊金山灣區和其他地區的LGBTQ+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社群發聲。社區成員圍繞著影響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議題展開討論。歷史學家Amy Sueyoshi描述了在整個20世紀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行動主義在LGBTQ+社群中的作用。雖然Sueyoshi所寫的是20世紀末的情況，但與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多年來的經歷相吻合，其提到了幾位活動家的經歷，他們認為亞裔美國人政治團體仇視同性戀，而更廣泛的LGBTQ+群體則是種族主義者或純粹的白人團體：「[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也不會覺得在一個已經因為種族而被詆毀和邊緣化的社會中，他們可以自由地走出來。」[517]

經濟適用房和社區規劃

20世紀60年代中期，新的華人移民來到舊金山，許多人發現唐人街非常貧窮。1960年，舊金山灣區華裔男子的平均收入是白人男子平均收入的68%。華裔女性的平均收入明顯更低 (36%)。就業率也存在差異。在舊金山唐人街，男性的失業率為12.8%，幾乎是全市總體失業率6.7%的兩倍。唐人街的人口密度為每英畝住宅面積885人，與人口密度為每英畝住宅面積82人的城市其他地區相比，唐人街明顯更加擁擠。此外，該區一半以上的住房被視為陳舊、破損且不符合標準，而且唐人街的自殺率和結核病罹患率極高。[518]

華裔美國人看到了像平園這樣的公共住宅項目可以為社區帶來什麼貢獻，他們也瞭解到透過社區組織可以做些什麼。正是在這段時期，華裔美國人與其他亞裔、太平洋島民、非裔美國人和其他人一起，倡導保護唐人街和其他地區的經濟適用房，特別是在重建工作和房地產投機開始侵入有色人種工人階級社區的時候。這段時期的重要里程碑包括拯救國際酒店之戰、保留更多單間客房 (Single-Room-Occupancy , SRO) 酒店的運動，以及成立多個社區組織，以保護和建造經濟適用房、改善街區環境，並在缺乏公園的唐人街創造新的開放空間。

---

516 雖然亞太同性戀聯盟稍微超出了研究範圍，但考慮到其作為由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美國社區成立的第一個LGBTQ組織的歷史意義，並且其代表了AAPI社區圍繞性認同的經歷和行動主義的歷史延續中的關鍵時刻，因此將其納入研究範圍。

517 Amy Suyeyoshi，「Breathing Fire: Remembering Asian Pacific American Activism in Queer History（噴火：銘記酷兒歷史中的亞太裔美國人行動主義）」，Megan E. Springate，編輯。*LGBTQ America: A Theme Study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History*（《美國*LGBTQ*：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 和酷兒歷史主題研究》），國家公園基金會 (National Park Foundation) 和國家公園管理局，2016年。

518 Takaki，424-5。

國際酒店之戰

位於Kearny街848號的國際酒店在唐人街和不斷縮小的Manilatown（美國最大的菲律賓城市街區，居民多達30,000人）的東部邊緣，為182名租戶提供廉價客房。[519]租戶中52%是菲律賓人，20%是華人，而剩下的28%則是其他族裔。大多數菲律賓居民都是老年人，其中許多人自20世紀20年代和20世紀30年代以來就住在這裡，當時酒店主要接待季節性工人。

20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的重新開發工作導致酒店和周邊地區的建築被拆除，這些地區也是許多低收入菲律賓人和菲律賓人擁有的企業的所在地。國際酒店位於金融區邊緣，隨著該地區沿著Montgomery街和Kearny街向北擴張，酒店的企業主試圖用更有利可圖的用途來取代它，導致酒店的處境岌岌可危。歷時近十年的拯救國際酒店救援之戰成為舊金山爭取經濟適用房的象徵，也是泛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組織的早期範例。

資料來源：《舊金山紀事報》

圖D-81 1968年，國際酒店抗議者在位於PINE街的MILTON MEYER & COMPANY前抗議

酒店業主Milton Meyer & Company於1968年10月張貼了驅逐通知，命令租戶在1969年1月之前搬出。為此，住戶和支持者動員了社區支持組織，並協商了為期三年的租約，甚至為維修提供了慈善支持。Kearny街工作室（泛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藝術團體）、Jackson街畫廊 (Jackson Street Gallery)和人人書店 (Everybody's Bookstore) 等組織在酒店地下室租用空間，以幫助增加收入。

1972年，Milton Meyer & Company將大樓賣給總部設在泰國Four Seas Corporation，該公司計劃拆除大樓並在原址建造一座新的高層建築。1974年，Four Seas向國際酒店的住戶發出新的驅逐通知。人們開始重新努力，以拯救這座大樓以及它為菲律賓和華人老年居民提供的廉價住房。儘管Four Seas獲得了拆除許可證，但住戶和支持者還是在幾年內避免了被驅逐的情況。市長George Moscone提出了一項回購計劃，即利用聯邦資金在土地徵用權下購買這棟大樓，該計劃在住戶中引起了激烈爭論。1977年5月，舊金山高等法院駁回該計劃。

[519] Chin，55。

1977年8月3日，在預定驅逐行動的當晚，大約有3,000人組成了非暴力的人體路障來保護酒店的租戶。從當天晚上開始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治安官Richard Hongisto和警察局的其他成員開始驅逐剩餘的租戶。警察局派出騎警，消防隊則開來一輛雲梯車，將警察和治安官助理的副手運送上屋頂。菲律賓社區領袖Estella Habal回憶道，人群唱道：「我們絕不，絕不會動搖。我們絕不，絕不會動搖。就像傍依在水旁的樹木。風吹雨打絕不動搖。」Habal指出：「這首歌給了我們力量和勇氣，實際上因為這就是團結的歌聲。治安官正在把人們拉走，而非暴力抵抗者創造的戲劇效果的一部分就是展示這種團結」。[520]儘管支持者努力抵抗，55名留下來的居民仍被強行驅逐。

該酒店於1978年底被拆除，共有197名老年居民流離失所，其中大部分是菲律賓人和華人，而且沒有重新安置他們的計劃。許多人徹底離開了這座城市。整個街區都被拆毀，導致該地區的廉價住房和菲律賓人擁有的企業損失慘重。

資料來源：Nancy Wong、維基共享資源 (Wikimedia Commons)

圖D-82 驅逐之夜，1977年8月4日

Al Robles、Emil deGuzman（國際酒店租戶協會主席）、What Tampao和Felix Ayson等主要個人和團體都參與了拯救酒店的行動。舊金山未來的市長、第一位亞裔美國人後裔Ed Lee自願與亞洲法律聯會一起參與此案。據報導，就連備受爭議的人民聖殿教 (People's Temple) 領導人Jim Jones也招募了2,000名追隨者參加1977年的非暴力人鏈示威。

在遭受毀滅性損失之後，社區活動人士重點轉移到確保在該地點建造的任何新建築中都提供經濟適用房。唐人街資源中心（後續整併為唐人街CDC）在1977年驅逐前四個月才成立，並完成了唐人街街區研究，該研究最初提議保留酒店，後來又提出了整個街區的全新建設計劃，以造福當地的亞裔太平洋島民社區工人階級。1979年10月，市長Diane Feinstein任命了一個國際酒店公民諮詢委員會(International Hotel Citizens Advisory Committee)，負責為該地點和國際酒店街區制定新的計劃。Four Seas提出了包括辦公、住房和零售在內的開發計劃，但沒有經濟適用房，因此遭到國際酒店公民諮詢委員會的否決。多年來，該委員會一直與拒絕合作的公司所有者交涉；直到21世紀初期，該地塊一直空置。

[520] Chin，59。

舊金山總教區 (Archdiocese of San Francisco) 於1994年從Four Seas公司處購買這塊土地，計劃建造新的經濟適用房，並取代在1989年Loma Prieta地震中受損的聖瑪麗學校 (St. Mary's School)。該總教區選擇唐人街CDC作為該項目的開發商，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為其提供了830萬美元的資金。Manilatown中心國際酒店 (International Hotel Manilatown Center) 於2005年8月26日竣工。該建築含有12層樓，設有104個老年住房單元和兩個大型社區空間，其中包括Manilatown傳統基金會 (Manilatown Heritage Foundation) 的博物館。距離驅逐過去28年後，新的國際酒店終於開業了。隨後，新的聖瑪麗國際學院 (St. Mary's International Academy) 在隔壁建成，並於2011年投入使用，舊金山城市學院 (City College of San Francisco) 的新校區也在同一街區於2012年竣工。這一切都得益於社區的大力支持。

唐人街的社區規劃

國際酒店的困境以及金融區不可阻擋的北移引發了一場草根運動，旨在保護和增加唐人街的經濟適用房存量，並對影響該社區的土地使用決策施加更多控制。許多團體的出現是為了滿足從開放空間到經濟適用房的社區需求。

20世紀60年代末和20世紀70年代，唐人街啟動了兩項工作，以在保護和創造更多開放空間，而附近的開放空間少之又少。1968年，當開發商提議在社區僅有的幾個操場的場地上建造一座九層停車場時，社區成員出面阻止了這項提議。公園位於Stockton街和Grant大道之間的Sacramento街，最終在2006年以華裔美國人Willie「Woo Woo」Wong的名字重新命名（現存）。[521] Wong在街對面長大，是當地亞裔美國人聯盟和舊金山大學的籃球傳奇人物。1974年，唐人街改善公園和康樂委員會 (Committee for Better Parks and Recreation in Chinatown) 開始倡導修建一座新公園。二十多年後，佔地三分之一英畝的公園——和喜園（Wo Hei Yuen Park，又稱太平喜樂花園 (Garden of Peace and Joy)）在Powell街和John街（Jackson街附近，現存）的國泰殯儀館 (Cathay Mortuary) 舊址落成。該公園包括一個休閒中心，為年輕人和成年人提供許多活動。委員會聯合主席Terry Ow-Wing回憶道：「當其他人都說『不』或『也許』時，我們必須堅持說『是』。秘訣就是不要因為別人覺得你的想法不可行而放棄。」中心主任Jennifer Tom補充道，公園和中心為孩子們提供了培養運動技能的機會，這一點意義重大，「因為唐人街的孩子沒有後院。」[522]

[521] Chin，44。

[522] 「和喜園」，舊金山公園聯盟 (San Francisco Parks Alliance) 網站，檢索於2018年7月5日(https://www.sfparksalliance.org/our-parks/parks/woh-hei-yuen-park)。

資料來源：Grant Din

圖D-83 位於POWELL街和JOHN街的和喜園（太平喜樂花園），臨近JACKSON街，2018年

如上所述，1977年，五個團體合併成立了唐人街資源中心（後續整併為唐人街CDC），該組織「倡導經濟適用房、租戶權利、開放空間、交通和振興問題」。[523] 這些團體包括：成立於1968年的平園居民改善協會 (Ping Yuen Residents Improvement Association)，其宗旨是維護租戶的權利；成立於1968年的唐人街改善公園和康樂委員會，其宗旨是維護該地區的公園和開放空間；成立於1972年的唐人街改善住房聯盟 (Chinatown Coalition for Better Housing)，其宗旨是維護經濟適用房；成立於1976年的唐人街交通研究和改進專案團體（Chinatown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Project，簡稱唐人街TRIP），其宗旨是倡導滿足社區的交通需求，以及唐人街鄰里設施聯盟 (Chinatown Coalition for Neighborhood Facilities)，主張為唐人街的鄰里設施提供資金。

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建築系學生創辦的亞洲街區設計公司也成立於20世紀70年代，旨在為社區提供可負擔的設計服務，以滿足社區需求。[524]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唐人街制定了多項土地使用規劃。1979年，唐人街資源中心及其經濟適用住房子公司Chinatown Community Housing Corporation合作制定了《舊金山唐人街土地使用戰略》，該戰略概述了保護社區住房存量的方法、優先考慮為居民和社區提供零售和服務，以及保護具有建築、歷史和/或環境價值的結構等其他目標。[525] 1998年，兩個團體合併成立了唐人街CDC。[526]

1985年，CCBA發佈了關於沿著Grant大道建設唐人街歷史街區的提案，允許新建130萬平方英尺的商業空間和2,600個住房單元。同年晚些時候，唐人街CDC、亞洲街區設計公司和CCC發佈了另一項計劃——唐人街社區計劃，其中包括1:1置換要求等嚴格的房屋拆除條件。除其他事項外，該計劃還尋求建立一個包括大部分唐人街核心區在內的唐人街歷史街區。

---

523 唐人街社區發展中心，"Our History"（「我們的歷史」），於2020年1月11日取自 https://www.chinatowncdc.org/about-us/our-history

524 建築和社區規劃，"About Us"（「關於我們」），於2020年1月11日取自http://www.andnet.org/

525 Chin，144。

526 唐人街社區發展中心，「我們的歷史」。

1986年，規劃部完成了歷時多年的唐人街規劃和重新分區研究，其呼籲降低唐人街的高度限制和建築密度，保護現有住房，為新住房開發提供激勵措施，鼓勵新零售區的發展，並建立唐人街歷史街區。規劃中包含的想法顯然受到唐人街非營利組織制定的各種社區規劃的影響，這些組織也支持市政府的規劃。Gordon Chin指出：「我們的願景是讓唐人街繼續扮演三種角色：住宅村、灣區華裔美國人社區的首府，以及舊金山重要的旅遊景點。」多年後，該計劃的許多方面都得到了落實，其中包括保留了數千套經濟適用房的住房政策。

住宅飯店

住宅飯店中的SRO單元雖然很小，但長期以來一直是舊金山最經濟實惠的住房。這些住宅飯店建於1906年地震和火災之後，位於Tenderloin和唐人街。其規格通常約為8 x 10英尺，設有共用廚房和浴室。僅唐人街就建有100多個SRO。[527] 1965年《移民法》獲通過後，「老年人不斷湧入唐人街的住宅飯店」，導致SRO爆滿。[528]對於唐人街和Tenderloin的許多人而言，SRO是廉價住房的唯一來源。雖然價格實惠，有時卻嚴重擁擠。Benjamin Tong回憶起在SRO的生活：

> 我自己來自一個六口之家，原本住在Waverly Place的南端，毗鄰唐人街YMCA、第一華人浸信會和華人遊戲場，在Cameron House的山下……這棟建築由狹窄、幽閉的單元組成，擠滿了無法合理容納的住戶。因此，一些大家庭讓孩子們「輪流」睡覺：輪流睡覺的地方包括樓裡的樓梯和當地公園的長椅。每層樓的大廳均設有兩間廁所和一個淋浴間。孩子和大人在不同的時間排隊洗澡，手裡拿著毛巾和肥皂。0.25美元（25美分）可提供三分鐘的熱水。[529]

20世紀80年代，舊金山的團體，包括Tenderloin市場北部規劃聯盟組織 (Tenderloin Organization North of Market Planning Coalition)、唐人街改善住房聯盟、唐人街CDC、Tenderloin住房援助中心 (Tenderloin Housing Clinic)、亞洲街區設計公司、舊金山街區法律援助基金會 (San Francisco Neighborhood Legal Assistance Foundation) 和亞洲法律聯會，在保護住宅飯店以確保本市能提供經濟適用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Reality House West在Leroy Looper和Kathy Looper的領導下，開發了美國西部第一個成功的SRO修復項目，即位於舊金山Tenderloin區的Cadillac酒店（380 Eddy Street，現存）。

---

[527] Katherine Kam，新美國媒體 (New American Media)，*San Francisco Chronicle*（《舊金山紀事報》），2015年11月29日，於2018年7月11日取自https://www.sfchronicle.com/bayarea/article/Families-live-jammed-into-Chinatown-rooms-with-6663902。php#photo- 9029118。

[528] John Liu， 舊金山唐人街住宅飯店， 1980年，5。

[529] Grant Din，來自Benjamin Tong博士的信件，2018年3月10日。

由於唐人街的大部分住房都是由SRO單元組成，大獲成功的Reality House West成為了唐人街的典範。1981年，唐人街CDC收購了唐人街邊緣的克萊頓酒店（Clayton Hotel，Clay街657號，現存），並對其82間客房進行翻修。前唐人街CDC執行董事Gordon Chin寫道：「1981年收購Clayton酒店對於保留SRO和保護唐人街免受金融區擴張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當時，唐人街的分區並未提供政策或分區保護來避免這種侵佔的擔憂。」[530]經過兩年的努力，舊金山於1980年通過了《住宅飯店拆除和改建條例》(Residential Hotel Demolition and Conversion Ordinance)，禁止拆除或改建住宅飯店。隨後又推出了保護SRO住房的額外立法。

舊金山的非營利開發商繼續收購SRO建築，對其進行翻修，增加額外的廚房和社區空間，翻修單元，改善電力和其他服務。唐人街CDC也翻修了1984年收購的Swiss American酒店（Broadway543號，現存）的65個單元。在最初受到阻力後，唐人街CDC和亞洲街區設計公司因對Swiss American酒店的翻修和保護，而獲得了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頒發的設計和修復獎。

資料來源：Grant Din

圖D-84 Swiss American酒店，20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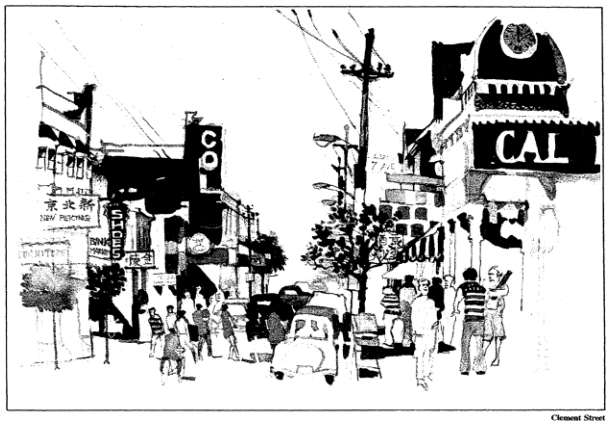
[530] Chin，115。

美國西部社區的亞裔美國人文化與商業認同

近一個世紀以來阻礙華人遷出唐人街的障礙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消失，大批中產階級和上層華裔美國人離開唐人街，前往Richmond和Sunset區等地區。（有關1965年之前住房障礙的詳細討論，請參閱上一節。）儘管在1948年*Shelley*訴*Kraemer*案的判決中，限制性種族契約被視為違憲，但直到1964年《民權法案》和1968年《公平住房法案》獲得通過後，基於種族和其他因素的住房歧視才被視為違法。隨著華人和其他亞裔美國人遷入舊金山的西部社區，他們創造了新的文化、商業和社區中心。

RICHMOND區

隨著時間的推移，城市發達地區人口結構發生，特定地區的族群變得更加集中，現有社區的商業和機構組成也隨之變化，以服務於不斷擴大的人口群體。[531] 1965年《移民法》頒布後，華人和其他亞裔美國人迅速湧入Richmond區。到了20世紀80年代，Richmond區被稱為「新唐人街」。[532]



資料來源：曾景文。水彩。1975年

圖D-85 CLEMENT街，出自《CALIFORNIA LIVING》。1975年，曾景文為《舊金山紀事報》和《觀察家報》的《*CALIFORNIA LIVING*》雜誌選擇了多幅描繪舊金山獨特社區的畫作，其中包括這幅名為「*CLEMENT*街」的畫作

除了各種中華和東南亞市場和餐廳外，Richmond區的華裔美國人居民還擁有銀行和旅行社。Clement和Geary走廊沿線出現了一些細分市場企業，凸顯了該社區泛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的多元性和跨國性質。華裔美國人的教堂和古廟巧妙、機智地重複利用了舊建築，並將其改造成適合其會眾的文化空間。例如，Balboa街900號的華人恩典浸信會坐落在一棟1911年的舊建築內，該建築最初是由開發商Joseph Leonard建造的獨戶住宅。

---

[531] Donna Graves和Page & Turnbull，「Historic Context Statement: Japantown（歷史背景陳述：日本城）」（加州舊金山：Donna Graves，「歷史背景陳述：日本城」）（加州舊金山：舊金山市縣規劃部，2009年），8。

[532] Michael S. Laguerre，"The Globalization of a Panethnopolis: Richmond District as the New Chinatown in San Francisco"（「泛民族都市的全球化：Richmond區成為舊金山的新唐人街」），《地學雜誌》*(GeoJournal)* 第64卷第1篇（2005年）。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Michel Laguerre強調了Richmond區的全球影響。華裔美國人不僅作為這座城市和美國的國內飛地而存在，同時也是更廣泛的跨國網路的一部分，將這座城市與中國、香港和世界其他地區連接起來。他指出，中國香港和海外資本透過銀行、房地產經紀人和開發公司湧入Richmond區。

Richmond區被認為是「亞裔美國人」文化的發源地。多年來，該地區已不僅包含原先占主導地位的華裔美國人，還吸納了長期居住在此的日裔美國人、越南人、緬甸人、泰國人以及其他移民和難民群體的新人口。20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80年代，各種泛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藝術、

社區和政治組織在此成立。其中包括亞美劇團（Asian American Theater Company，Arguello大道403號，現存；於1996年遷至Sutter街1840號的北加州日本文化和社區中心 (Japanese Cultural and Community Center of Northern California)，現存）、Richmond地區綜合服務公司（Richmond Area Multi- Services，Balboa街3626號）和社區青年中心（Community Youth Center，第六大道319號，現存）。電影製片人Wayne Wang受到這個社區的啟發，在Richmond區拍攝了他的前兩部電影《*Chan is Missing*》和《*Dim Sum*》的部分場景，並使用真實的居民作為演員，描繪了「亞裔美國人」的生活。

隨著獨特族群變化的出現，Richmond區也成為激烈的文化和政治衝突的發生地。其中一個例子涉及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移民的投票權不斷增強。在Clement街中文和雙語標牌興起之際，該商業區面臨著「只講英語」倡導者和政客與新興華人企業以及日益壯大的移民選民之間的對立，這些選民開始透過雙語選票和投票材料更廣泛地參與城市政治。[533]

SUNSET區

Sunset區通常被稱為繼唐人街和Richmond區之後的「第三個唐人街」。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華裔美國家庭開始搬到該地區，許多家庭在當地建立企業；20世紀70年代，該數量有所增長。[534] Sunset區的長期居民Timothy Yip回憶起華裔人口的增長，他說：「如果非要選擇一個時間範圍，我想應該是在1967年到1970年之間。當時遷入的速度非常緩慢。非常非常慢。直到1970年以後，我才看到這個地區蓬勃發展，然後我看到了更多的中國人出現在Sunset區。」[535]

隨著華裔美國人從唐人街進入Sunset區，傳統的中華價值觀也隨之而來。Timothy Yip解釋道，華人看重的是與家人在一起，這促使他在Sunset區買下10棟房子，他說：「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因為我們就在附近，我們對每個人伸出援手。我認為這是文化的一部分。守望相助，團結力量大。儘管我們有不同的房子，但我們與每個人都相距不遠。」[536]同樣，Gladys Chaw回憶起Sunset區以家庭為中心的特徵如何吸引她的家人來到這個社區，以及反過來，華人家庭如何幫助建立以家庭為中

---

[532] Michael S. Laguerre，"The Globalization of a Panethnopolis: Richmond District as the New Chinatown in San Francisco"（「泛民族都市的全球化：Richmond區成為舊金山的新唐人街」），《地學雜誌》*(GeoJournal)* 第64卷第1篇（2005年）。

[533] Daniel Martinez HoSang，*Racial Propositions: Ballot Initiatives and the Making of Postwar California*（《種族主張：投票動議和戰後加州的形成》，加州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135-138。

[534] R. L. Polk & Co.（1982年）。*1982*年舊金山（加州舊金山）名錄。 R.L. Polk & Co. 出版商，Dallas，TX，取自 https://archive.org/details/sanfranciscosanf1982rlpo。

[535] Timothy Yip，個人通訊，2017年7月10日。

心的社區，她說：「舊金山的每個社區都有自己的特色。Sunset區以家庭為導向；我希望這個特點能傳承下去。華人和其他重視家庭團結的文化也推動了家庭價值觀的形成。」她接著說：「在唐人街，可購買的房子並不多。」[537]

Sunset區的中華文化最初僅限於華人家庭的私密空間；然而，隨著人口的增長，中華文化也有更多機會公開展示。Sunset區（第4區）前監事會成員Carmen Chu分享了她對中華文化走出家庭的看法：

> 如果你走進我們的許多遊戲場和公園，你會看到一大早就有一群人在練習太極拳或其他舞蹈，他們正在練習扇子舞。看到這個畫面真是太棒了，不僅僅是食物，也不僅僅是這裡的家庭，還有人們利用遊戲場和公園打太極拳、練習舞蹈等，繼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實踐。[538]

最終，Sunset休閒中心（Lawton街2201號，現存）開始以低廉的價格或免費提供太極拳、中國民族舞蹈和氣功課程。[539] Sunset區還建立了其他弘揚中華文化的機構，包括位於第20大道1267號的美國詠春功夫學院（U.S. Wing Chun Kung Fu Academy，武術）、位於第24大道2548號的天道總壇（Tien Tao Temple，宗教）、位於Taraval街2101號的林偉亞洲藝術學校（Lin Wei Asian Art School，藝術，現存），位於第27大道1583號的小熊貓雜技團（Red Panda Acrobats，舞蹈，現存），以及位於Noriega街2558號的鴻坤中藥鋪（Hong Kun Chinese Herb，醫學，現存）。此外，中國文化也體現在一些節慶活動中，例如Sunset中秋賞月和特殊場合的舞獅表演。

資料來源：Patrick McKinnie、Richmond ReView，2017年10月1日

圖D-86 2017年，CLEMENT街歡慶中秋節：議員PHIL TING和金門公園長者中心舞蹈團。圖中還包括：美國亞裔小姐KATIE MELANIE LAM（右）和主持人MARK CHAN

536 Timothy Yip，個人通訊，2017年7月10日。
537 Gladys Chaw，個人通訊，2017年8月16日。
538 Carmen Chu，個人通訊，2017年8月17日。
539 舊金山休閒及公園部，"Summer 2018"（「2018年夏季」），舊金山市縣，2018年，http://sfrecpark.org/wp-content/uploads/SFRPD_summer2018_WITH-HYPERLINKS_ReducedFileSize.pdf。

資料來源：Anni Chung

圖D-87 Sunset區，SOUTH SUNSET長者中心前的舞獅者

在Sunset區，最能體現中華文化的可能就是Irving、Lawton、Noriega、Taraval和Vicente街道上的大量華人企業。最初，搬到Sunset區的華裔美國家庭仍然會前往唐人街購物。Timothy Yip回憶起當他的家人在1967年剛搬到Sunset區時，唐人街如何發揮了重要作用：

> 1967年我們第一次去那裡的時候，當地只有一家中國餐館，就是中國廚房 (Chinese Kitchen)，從唐人街送餐到這裡[Sunset區]。我們打電話過去，需要兩個半小時……我們花很長很長的時間找任何東西[Sunset區的中餐館]，因為我們還是得回到唐人街去買東西。[540]

同樣，Lauren Hall-Lew還記得她的祖母每週都會去唐人街購物：

> 我祖母每週都會去唐人街購物。我知道，如果沒有必要，我的祖母不會去唐人街，因為她會因此而抱怨。那是80年代的事了。[541]

隨著Sunset區的華人機構越來越多，華裔美國人更容易獲得熟悉的資源和必需品。Steve和Jeanie Low自1977年起就住在Sunset區，他們回憶起中餐館在Irving街嶄露頭角的時候：

> 九十年代初，我開始在Irving街看到很多中國商販……漸漸地，我家附近的中國商販越來越多，我可以在那裡買到中國的蔬菜和水果。[542]

---

[540] Timothy Yip，個人通訊，2017年7月10日。
[541] Lauren Hall Lew，個人通訊，2017年7月27日。
[542] Steve Steve和Jeanie Low，個人通訊，2017年7月29日。

唐人街不再是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社群的中心。Peggy Chang分享了她與唐人街關係的演變歷程：

> 我覺得我們去唐人街的次數越來越少了，因為停車什麼的都不方便……我去唐人街的時候，可能是為了帶朋友去遊覽。並不是為了生活必需品。[543]

在一系列口述歷史訪談中，許多在舊金山的華裔美國人經常提到，他們選擇在Sunset區而不是在唐人街購物和用餐的原因，往往是停車方便和豐富的選項。[544] 到2018年， Sunset區約有2,500家華人企業，包括餐廳、雜貨店/農產品店、學習中心、日托中心、房地產辦公室和許多其他服務機構。[545]

[543] Peggy Chang，個人通訊，2017年7月10日。
[544] Eugenie Chan，個人通訊，2017年7月19日。
[545] DataSF。（2018年）。*Map of Registered Business Locations - San Francisco*（註冊營業地點地圖 - 舊金山）。DataSF.org。取自 https://data.sfgov.org/Economy-and-Community/Map-of-Registered-Business-Locations/ednt-jx6u。

E.評估標準

本節改編自《*Chinese Americans in Los Angeles, 1950–1980*》（洛杉磯的華裔美國人，1950-1980年），SurveyLA背景陳述。

概述

本節有助於讀者根據本背景陳述的七個歷史子主題（即章節）之一，識別和評估可能對舊金山的華裔美國人歷史具有重要關聯的房產：

- 早期華裔移民、定居和社區的形成，1848—1880年代
- 反華運動，1850年代—1880年代
- 早期的舊金山唐人街，1850—1906年
- 排華，1882—1943年
- 災難與重建：唐人街，1906—1930年代
- 新華裔美國人社區：向上流動與制度化種族主義，1945—1965年
- 人口結構的變化與民權鬥爭，1965—1985年

下文確定並討論了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歷史相關的常見房產類型。這些房產類型出現在上述不同時期和歷史子主題。

每種房產類型都包含重要性和登錄要求的摘要聲明。一處房產要想具有舊金山華裔美國人歷史關聯性，其需要屬於已確定的房產類型之一，滿足針對該類型設定的重要性和登錄要求，並保留足夠的完整性以傳達其重要性。

評估標準主要參照《加州名錄》上榜資格條件。同時也可以申請列入《國家名錄》，因為這兩個計劃使用相同的標準。

房產可能符合《國家名錄》/《加州名錄》的一項或多項標準：

- A/1：與對歷史大格局有重大貢獻的事件相關聯的房產
- B/2：與過去重要人物生活相關聯的房產
- C/3：展現某種類型、時期或建造方法的獨特特徵的房產；代表大師的作品；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或代表一個重要且具有辨識度的實體，其組成部分可能缺乏個體辨識度
- D/4：已經產生或可能產生史前或歷史重要資訊的房產

標準考慮因素

通常不考慮將某些類型的房產列入《國家名錄》或《加州名錄》：宗教性房產、已搬遷的房產、出生地和墳墓、墓地、重建的房產、紀念性房產，以及在過去50年內有重大意義的房產。然而，如果這些房產除了滿足常規要求外，還符合特殊要求（稱為「標準考慮因素」），則可能有資格入選。[546]

標準考慮因素A：宗教房產

如果宗教房產的主要意義源自於建築或藝術特色或歷史重要性，則該宗教房產符合資格。

標準考慮因素B：已搬遷的房產

如果從原來或具有歷史意義的位置遷離之房產的重要性主要來源於其建築價值，或者其是與歷史人物或事件有很強關聯性的倖存房產，則該房產可能符合資格。

標準考慮因素C：出生地或墳墓

如果歷史人物極為重要，並且沒有其他適當的地點或建築物與其生產生活直接相關，則該歷史人物的出生地或墳墓即符合資格。

標準考慮因素D：墓地

如果墓地的主要意義來自於具有超凡重要性、年齡、獨特設計特徵或與歷史事件相關的人物的墳墓，則該墓地即符合資格。

標準考慮因素E：重建的房產

如果重建的房產妥善地修建在適當的環境中，並作為修復整體規劃的一部分，以莊重的方式呈現，並且沒有其他具有相同關聯性的建築物或結構倖存，該重建的房產即符合資格。這三個要求皆必須滿足。

標準考慮因素F：紀念性房產

如果設計、年代、傳統或象徵價值賦予了自身的歷史意義，則主要具有紀念意義的房產可能符合資格。

標準考慮因素G：過去50年內取得重要地位的房產

如果在過去50年內取得重要地位的房產具有特殊重要性，則符合資格。50年是發展歷史視角和評估重要性所需的大致時間。這項考慮因素可以防止列出具有當代價值的房產。足以滿足標準考慮因素G的特殊重要性，是衡量房產在地方、州或國家層面的適當歷史背景下的重要性指標。經過時間的沉澱，那些不具特殊重要性的房產可能會變得符合資格。

---

546 詳情請參閱國家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公告第15B號「How to Apply the National Register Criteria for Evaluation」（如何應用《國家名錄》評估標準），線上可查閱：*https://www.nps.gov/subjects/nationalregister/upload/NRB-15_web508.pdf*

完整性

符合《國家名錄》/《加州名錄》上榜資格的房產還必須具有完整性（即能夠傳達其重要性）。完整性是根據重要性（即房產因何原因、在何地點和時期而具重要性）而定。完整性的評估有時是一種主觀判斷。進行評估時，必須始終要先理解房產的實體特徵以及這些特徵與房產重要性的關聯程度。只有在完全確定重要性後才能評估完整性。最終，房產是否具有完整性，取決於其是否保留有能證明其具有重要性的特徵。

在完整性概念中，《國家名錄》和《加州名錄》標準認可七個特點或特質，這些特點或特質以不同的組合定義了完整性：

- 地點是指歷史建築的建造地點或歷史事件發生的地點。
- 設計是指創造房產的形式、平面、空間、結構和風格的元素組合。
- 環境是指歷史建築所處的實體環境。
- 材料是指用以在特定時期以特定格局或佈局進行組合或堆積來構成歷史建築的實體元素。
- 工藝是指歷史或史前任何特定時期，特定文化或民族工藝的實質證據。
- 氛圍是指房產對特定時期的美學或歷史感的表達。
- 關聯性是指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與歷史建築之間的直接聯結。

為了保持歷史的完整性，房產一律需具備上述幾個（通常是大多數）特點。每種類型的房產都會更依賴於其中某些完整性特點來體現其歷史意義。若要確定哪些特點對特定房產最重要，則需要瞭解房產的重要性及其基本實體特徵。對於與事件、歷史格局或人物相關聯的重要房產，理想情況下可能會保留完整性的所有七個特點中的某些特徵，但並非在所有情況下都如此。例如，設計和工藝的完整性對於重要性而言可能不那麼重要，如果該房產是一處遺址，則不具有相關性。針對與重要事件或人物相關聯的房產進行的基本完整性測試內容，是確認該房產在得到提名時，見證過該房產歷史的當代人是否能辨認出該房產。

所有房產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房產不一定要保留其所有歷史實體特徵或特性。房產必須保留使其能夠傳達其歷史特徵的基本實體特徵。基本實體特徵是指定義房產因何原因（即適用標準和具重要性的方面）以及在何時期（即重要歷史時期）具有重要性的特徵。

如果存在多個具有相對同等重要性的相關鄰近建築，或者某個房產位於一個擁有多種建築的大地塊上，並且大多數建築保有完整性，則應將該建築群作為歷史街區進行評估。對於一個歷史街區來說，要證明保有整體完整性，體現該街區歷史特徵的大部分組成部分都必須具有完整性，即使單個建築不具辨識度。與單獨符合資格的房產相比，一個歷史街區的組成部分可以有更大程度的變化。外部有可逆改動的房產，例如封閉的門廊或更換窗戶，不應自動排除在考慮範圍之外。

一些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相關聯之房產的建築和實體屬性可能並不多。有些可能已經過改動，進而損害了設計、材料和/或工藝的完整性。環境可能已經改變（周圍的建築物和土地用途），並且原始用途也可能已經變動。然而，基於房產與歷史事件或人物的高度關聯性，其仍可能根據標準A/1或B/2而符合資格。位置、氛圍、關聯性以及有時環境的保留可能比設計、工藝和材料更為重要。

若是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相關聯且根據標準C/3而符合資格的房產，必須保留刻畫該房產所體現的類型、時期、風格或建築方法的實體特徵。對於設計反映其周圍環境的房產來說，位置和環境非常重要。

一般來說，與舊金山的華裔美國人相關聯，又符合重要性和完整性登錄要求的房產類型非常罕見；在某些情況下，現存的合資格建築可能寥寥無幾。制定針對各房產類型的登錄要求時，依據了對實體特徵和/或歷史關聯性的瞭解和比較分析。由於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社區相關聯的大多數房產都會涉及重要事件或人物，其完整性要求和考慮因素主要依據標準A/1和B/2的資格條件，同時考慮到建築的稀有性、對其相對完整性的瞭解以及重要性評估。

登錄要求

以下是10種一般房產類型，這些類型的房產或可被認定為與舊金山的華裔美國人歷史相關聯。這些房產類型是根據《國家名錄》和《加州名錄》的標準和定義而給出。具體範例取自背景陳述中載明的子主題。

要想符合資格，房產的修建年代必須在相關歷史背景下的重要時期內、保留在其重要時期既有的大部分能表明其特色的特徵，並保留足以傳達其重要意義的完整性。房產必須體現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社區的重要關聯性。

被列入《國家名錄》的房產也可能符合入選「民族遺產：亞裔（華人）」(Ethnic Heritage: Asian [Chinese]) 類別的資格。

E.1 與華裔美國人歷史上的傑出人物相關聯的房產類型

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歷史上的傑出人物相關聯的房產皆符合所有背景子主題。其中包括所有類型和類別的房產，並涵蓋每個相關背景的整個重要時期。正如背景敘述中所述，資源遍佈全市，且其中一些集中在定居和移民的地理區域。這些房產的建築類型、風格和細節各不相同，且通常與其建造時期密切相關。

意義概要聲明

根據地方、州或國家級別的標準B/2，與著名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相關的房產可能有資格列入《國家名錄》/《加州名錄》。房產必須與重要華裔美國人的生產生活直接相關聯，或與屬於其他文化和種族而有助於增加華裔美國人機會的舊金山居民相關聯。個人可能在許多重要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包括但不限於民族遺產：亞裔、農業、商業、社區規劃和發展、傳播、娛樂/休閒、探索/定居、工業、藝術、表演藝術、健康/醫學、政治/政府、軍事、宗教和社會歷史。個人可能包括重要的公民領袖和活動分子、企業主、教育家、醫生、演員、作家、政治家、農場主、運動員、藝術家以及其他為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社區做出重大貢獻的人。住宅房產和專業辦公室可能與在公民權利和契約限制和隔離相關問題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人士有關聯。儘管相關的歷史背景敘述確定了一些在華裔美國人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人物，並且與其相關聯的房產可以在此房產類型下接受評估，但透過進一步的研究可能會發掘出更多人物及與其相關聯的房產。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位於Spofford街36號的致公堂大樓，孫中山在此處住了六年，該處也是當時革命活動的中心。孫中山利用致公堂出版的報紙《大同日報》*(Chinese Free Press)* 來與群眾溝通。

資格標準

- 可以與重要華裔美國人的生產生活建立直接關聯，或與屬於其他文化和種族而有助於增加華裔美國人機會的人士建立關聯。
- 必須證明個人在與華裔美國人歷史相關的一個或多個重要領域中做出了重要貢獻。
- 個人必須在其取得重大成就期間居住或使用過該房產。
- 個人的貢獻必須與同一專業/領域/行業中活躍、成功、偉大或有影響力的其他人的貢獻進行比較。
- 與重要個人相關的每處房產皆應與該個人相關的其他房產進行比較，以確定這些建築能很好地體現該個人的歷史貢獻。
- 如果某位人士在其耕耘領域的活躍期已結束，並且已經過了足夠的時間從歷史的角度評估更大的領域以及其對該領域的貢獻，則與在世者生活相關的房產可能符合資格。
- 儘管與重要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相關聯的一些房產的建築和實體屬性可能並不多，而且有些房產可能在該人士與該房產有關聯後發生了改變，但由於房產與歷史人物的高度關聯性，其仍可能根據標準B/2而符合資格。

完整性考慮因素

在評估完整性時，位置、氛圍、關聯性以及有時環境的保留可能比設計、工藝和材料更為重要。

E.2 與定居和住房相關的房產類型

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住房與定居有關的房產，在本文件所確定的幾個背景主題和重要時期中都十分常見。它們涵蓋了所有類型的住宅房產，在全市到處可見，但通常大部分都集中在背景敘述中提及的定居和移民地理區域，包括唐人街、Sunset社區和Richmond社區。這些房產的建築類型、風格和細節各不相同，且通常與其建造時期密切相關。

相關房產可能包括漁營村、牧場、唐樓或住宅旅館、婦女與兒童之家、公共住房、其他類型的多戶住宅以及單戶住宅。雖然這類房產涉及各個相關背景的重要時期，但由於早期建築在地震和火災中遭到損毀，唐人街的大部分住宅房產都建於1906年後，其中部分房產是在原址上進行重建。用於安置1906年災難受害者的住房房產雖然十分少見，但也屬於這一類別。其中部分住宅房產是為特定用途所建造，但並非所有房產都是如此。例如，住宅旅館最初是為了接待臨時居住的人群而建，但後來成為了長期住房。與唐人街較密集的住房類型相比，Richmond區或Sunset區的這類住宅房產大多是單戶住宅或小型公寓建築。

意義概要聲明

根據地方、州或國家意義級別的標準A/1、B/2和C/3，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有關的個人住宅和住宅歷史街區可能有資格列入《國家名錄》/《加州名錄》。可劃入的意義領域包括「民族遺產：亞裔、探索/定居，以及社會曆史」。此外，可能有其他有待識別的意義領域。

具有重大意義的個人住宅可能包括與重要人物、婦女收容所和孤兒院有關的房產，並且可能涉及與住屋歧視或融合有關的重要事件或法律案件。可能符合此標準的房產包括位於Sacramento街920號的Donaldina Cameron House（舊金山市地標第44號）和位於Washington街940號的Gum Moon，這兩棟房產都是婦女和女孩的傳教士之家。平園公共住房開發專案（655、711和895 Pacific大道，均現存）不僅是全美首個全華人公共住房專案，還與華人社區進入21世紀時的發展存在一定的關聯。因此，這項專案具有重要意義。 像克萊頓酒店（Clay街657號，現存）這類住宅旅館在20世紀80年代的SRO運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因此可能具有重要意義。集體住房設施（如上文所述）在「社區組織/社會服務/機構」領域中可能具有重要意義。

住宅歷史街區能夠反映出人們定居、移民及隔離的歷史模式。唐人街就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自19世紀中期以來，唐人街便成為華人飛地，同時是舊金山第一個隔離區。除此之外，其他一些住宅歷史街區可能還體現出了擁有房屋所有權的人數的上漲。要確定Richmond區或Sunset區是否存在其他類似的住宅歷史街區，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根據標準B/2，個別住宅房產可能具有重要意義。這些房產與某些重要人物有關，而這些人物在住房相關事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例如爭取公共、平價或公平住房的運動。在建立婦女收容所或兒童孤兒院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的個人也可被納入此類別。

根據標準C/3，某些住宅建築或街區也會因其作為獨特風格的優秀典範或建築大師的作品而具有重要意義。在藝術領域，它們可能包含藝術大師設計的傑出公共藝術作品，或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資格標準

- 必須與華裔美國人長期定居和/或移民有重要關聯。
- 可能涉及住房歧視、契約限制和種族隔離等問題，例如法律挑戰或社會組織活動，這些都對地方政策、立法或公眾輿論產生了顯著影響。
- 可能與地方、州或全國性的住房運動有關，例如改善住房條件、公共住房、平價住房、社區融合和/或城市更新等運動。
- 可能與某位重要人物有關，或在歷史街區中，與曾在該地區生活過的眾多歷史人物相關。

完整性考慮因素

在對完整性進行評估時，應首先考量位置、傳遞的感受和相關性。如果符合標準C/3，設計和環境也很重要。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藝和材料可能也值得考慮，但並非傳達意義的必要條件。

住宅歷史街區的資格標準

- 集合了與華裔美國人歷史上重要歷史事件和模式有關的住宅建築；住宅歷史街區反映了定居、移民和種族隔離的歷史模式
- 可能建有大型多戶家庭住宅房產，例如大型公共住房開發專案

歷史街區的完整性考慮因素

在對完整性進行評估時，應首先考量位置、設計、環境、傳遞的感受和相關性。如果符合標準C/3，設計也很重要。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藝和材料可能也值得考慮，但並非傳達意義的必要條件。

E.3 與企業和商業相關的房產類型

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企業與商業有關的房產，在本文件所確定的所有背景主題和重要時期中都十分常見。它們涵蓋了所有類型的商務建築，在全市到處可見，但通常大部分都集中在背景敘述中提及的定居和移民地理區域，包括唐人街、Richmond社區和Sunset社區。這些房產的建築類型、風格和細節各不相同，且通常與其建造時期密切相關。

在舊金山，與華裔美國人有關的商業房產容納了各式各樣的企業，並且差異較大。雖然這類房產涉及各個相關背景的重要時期，但由於早期建築在地震和火災中遭到毀壞，唐人街的大部分商業房產都建於1906年後，其中部分房產是在原址上進行重建。其中部分商務房產是為特定用途所建造，但並非所有房產都是如此。不過，Richmond區或Sunset區的這類房產通常並非專為華裔美國人的企業而建。

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相關的企業包括零售商店、社區劇院、餐廳/酒吧/夜總會、市場、洗衣店、花店、麵包店和其他服務社區基本需求的企業，以及專業辦公室/服務處和住宿。這些房產類型包括曾用於商業和企業發展相關組織的建築，如商會、銀行和職業介紹所。與草藥相關的商業零售建築將在下文「與健康和醫學相關的房產類型」中進行討論。

如果在特定地理區域內存在大量與華裔美國人企業相關的商業建築群，則可能構成歷史街區。在本背景陳述所指的重要時期內，商業街區的典型例子包括唐人街的Grant街和Stockton街、Richmond區的Clement街，以及Sunset區的Irving街。

意義概要聲明

根據地方、州或國家意義級別的標準A/1、B/2和C/3，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企業相關的商業房產和商業歷史街區可能有資格列入《國家名錄》/《加州名錄》。這些資源與各類重要華裔美國人企業存在關聯，因此可能在「民族遺產：亞洲、商業、社區規劃與發展，以及社會歷史」領域具有重要意義。此外，可能還有其他有待識別的意義領域。

這些重要企業和企業組織反映了定居、移民及人口結構變化的模式，並在推動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社區商業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種重要性可能與這些企業所提供的獨特商品和服務或它們在地方、區域甚至全國商業中扮演的角色有關。由於華裔美國人被隔離在唐人街，有时無法作為白人企業的顧客或雇員，他們不得不建立自己的企業，為所在社區的成員提供服務和就業機會。另外，部分企業充当了文化中心，以及供人們聚會和社交的熱門場所。一家企業的顧客群體可能包含了所有亞裔美國人社區，甚至有時還會為其他群體服務。企業資源可能指企業的創始地或長期營運的場所。早期企業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搬遷到了新的地點。

這些街區反映了華裔美國人企業和市政領導者在規劃、發展和營運與華裔美國人社區相關的重要商業中心時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它們不僅是華裔美國人日常商業活動和社交活動的中心，也不時被有意設計成帶有異國情調的風格，用來吸引遊客，從而為當地經濟做出貢獻。唐人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Richmond區的Clement街是一個較新的例子，它關聯著更廣泛的亞裔美國人社區，而不像唐人街一般與旅遊業密切相關。

根據標準A/1，如果房產與重要的華人企業或歷史趨勢相關，則可能符合資格標準。中華電話局（位於Washington街743號）作為舊金山的第一個公共電話局，是符合這項標準的其中一個房產類型。它與鐵路和農業領域的華人勞工相關，並且徹底改變了這些行業中勞工和從業者的通訊方式。其他符合這項標準的例子還包括位於Sacramento街728-730號的中華總商會，以及Grant大道1044號的舊金山儲蓄貸款協會唐人街分部（該分部也兼作華人社區之家）。

旅館、汽車旅館和寄宿房可能在標準A/1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們與旅遊業以及工業領域的華裔美國人勞工歷史有著密切聯繫。電影院和夜總會則可能在娛樂/休閒領域具有重要意義。例如，Grant大道1019-1029號的新聲戲院（原為華語劇院，一座歌劇院）、Jackson街636號的大明星戲院，以及Sutter街363號的紫禁城夜總會。

根據標準B/2，某個資源的意義可能體現在與那些對舊金山商業發展有重大貢獻的華裔美國人（如傑出的商業領袖或商人）的關聯上。許多創建這些企業的人後來也成為了社區領袖。例如，位於Grant大道667號的China Bazaar大樓，這家企業與Sinclair和May Louie有著重要聯繫。二人均為著名的唐人街企業主，同時還是唐人街中秋節街頭集市活動的創辦人以及唐人街商會的共同創辦人。與Ben Hom相關的房產也可能符合標準B/2的要求。Ben Hom是Richmond區的社區和商業領袖，他創辦了Golden State Realty（位於Clement街207號）和一家銀行（位於Clement街），並聯合創辦了新唐人街改善協會(Chinatown Improvement Association)，協助將Richmond區打造成為了「新唐人街」。

某些商業建築可能符合標準C/3，因為它們在其獨特風格中展現出了非常傑出的設計，特別是唐人街的亞洲折衷主義風格。例如，生昌市集（位於Grant大道601號）和Sing Fat大樓（位於Grant大道555-597號）。商業街區在建築領域可能也符合標準C/3，因為它們代表了獨特而有凝聚力的亞洲折衷主義風格建築群；在藝術領域，這些街區也可能因擁有公共藝術作品（無論是由著名藝術家設計還是具備較高的藝術價值）而具有重要意義。唐人街，尤其是Grant大道和Stockton街，就是典型的例子。20世紀30年代，Grant大道安裝了燈柱以吸引前來唐人街的遊客；霓虹燈標牌也在唐人街隨處可見，這兩樣特色也與商業歷史和亞洲折衷主義風格緊密相關。

資格標準

- 與華裔美國人社區的商業和職業發展密切相關。
- 與大力促進舊金山商業增長與發展，尤其是促進華裔美國人社區發展的企業相關。
- 企業的創辦地或長期經營的地點對華裔美國人社區而言具有重要意義。
- 與旅遊業的推廣相關，尤其是唐人街的旅遊業。
- 與在區域或全國範圍內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企業/公司相關。
- 代表著充分體現亞洲折衷主義風格且保存完好的商業建築。

完整性考慮因素

在對完整性進行評估時，應首先考量位置、傳遞的感受和相關性。如果符合標準C/3，設計和環境也很重要。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藝和材料可能也值得考慮，但並非傳達意義的必要條件。

商業歷史街區的資格標準

- 受到華裔美國人社區中重要商業或市政領導者的影響。
- 傳遞出代表重要時期的鮮明、整體的歷史氛圍。
- 代表著整體體現亞洲折衷主義風格且保存完好的商業建築群。
- 與所處社區有強烈的文化聯繫。
- 可能因其與經營業務或提供服務的歷史人物之間的聯繫或因這些人物對於華裔美國人社區累積的重要性而具有重要意義。

歷史街區的完整性考慮因素

在對完整性進行評估時，應首先考量位置、傳遞的感受和相關性。如果符合標準C/3，設計和環境也很重要。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藝和材料可能也值得考慮，但並非傳達意義的必要條件。

E.4 與社區組織、社會服務、機構、娛樂和文化相關的房產類型

與社區組織、社會服務、機構、休閒娛樂和文化相關的房產類型在所有背景中都十分常見，也是本背景陳述中確定的最大歷史資源資產之一。

相關建築可能是為特定用途而建造，也可能是使用了為其他用途而建造的現有建築。它們的規模、質量、形式和建築風格都在隨著時間而發生變化。這些建築具有不同功能。其包括社會和社區設施，例如交誼會堂和慈善/家庭協會、幫會、青少年組織、婦女俱樂部和組織、兒童之家/孤兒院和其他社區團體的聚會場所。它們還包括娛樂和文化設施，例如室內娛樂中心、音樂設施、劇院、禮堂、博物館、室內體育設施、報社/出版社、藝術和文化組織、社區中心和年長者活動中心。相關建築還包括某些政府機關和機構，例如法院、市政廳、領事館、移民局和拘留中心。

與這項主題有關的其他房產類型包括公共藝術品，例如壁畫以及公園、遊樂場或小巷等文化景觀。

多種已知的房產類型遍佈全市，它們位於與各歷史背景有關的定居區域。其中，華人慈善會、幫會和婦女傳教會等較為悠久的組織僅集中在唐人街。

意義概要聲明

根據地方、州或國家意義級別的標準A/1，與社區組織、社會服務和機構相關的房產以及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相關的機構可能有資格列入《國家名錄》/《加州名錄》。可劃入的意義領域包括「民族遺產：亞裔、社會歷史、政治/政府以及社區規劃與發展」。這些組織是所在社區中的社交和文化樞紐，在不同年齡的華裔美國人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例如，許多組織為在舊金山定居的新移民提供一系列服務，並幫助解決住房、就業、語言和教育方面的需求。其他組織則關注人們的安全和自由——尤其是許多被迫賣淫的華裔婦女和女孩。有些組織提供推廣中國文化傳統與習俗的活動和服務，以及健康、社會服務和社區發展計劃。其他組織則涉及華裔美國人社群的動員和參與。

根據此標準，位於Stockton街843號的CCBA總部，以及唐人街YMCA (855 Stockton)、唐人街YMCA（Clay街935號）和位於Stockton街1044號的美洲同源總會均符合條件。其他房產支持政治行動主義、平等和民權。相關房產通常是用作公共設施的樓宇，一般位於城市的老城區（即唐人街、海濱、金融區、市民中心）。此類房產的實例包括：位於Laguna街1450號的中國領事館和位於Sansome街630號的Appraiser's Building（該建築在天使島移民站於1940年關閉後用於處理和拘留華人移民）。

許多與華裔美國人社區組織、社會服務、機構、休閒和文化有關的人物可能已在各自的領域中做出重大貢獻；相關資源可能符合標準B/2的條件。其中一個例子是與多個唐人街社區組織的創辦人兼共同創辦人J.K. Choy有關的房產。他協助創立了華人社區之家、舊金山大唐人街社區服務協會和華人文化中心。本背景陳述並未投入大量資源來辨識個人身分，但可能有許多重要人物與其中提到的各個社區組織有關。

根據標準C/3，某些房產也可能作為其建造時期亞洲折衷主義風格或其他建築風格的典範，或因其與建築大師或藝術家有關聯而符合條件。例如，唐人街YWCA大樓對其社區聯繫很重要，並且作為建築大師Julia Morgan的傑作，它具有重大的建築意義。

資格標準

- 體現出與舊金山市華裔美國人社區發展的重要關聯。
- 可能體現與民權有關的問題。
- 可代表與舊金山教育或社會歷史相關的重大事件或運動。
- 可能因與許多歷史人物之間的聯繫或那些人物對於華裔美國人社區累積的重要性而具有重要意義。
- 可能是華裔美國藝術大師或建築大師的作品。

完整性考慮因素

在對完整性進行評估時，應首先考量位置、傳遞的感受和相關性。如果符合標準C/3，設計和環境也很重要。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藝和材料可能也值得考慮，但並非傳達意義的必要條件。

社區/社會/文化歷史街區的資格標準

- 與華裔美國人社區發展、民權、社會歷史、社會運動和/或眾多重要人物綜合貢獻有關的多個建築物和/或戶外空間。

歷史街區的完整性考慮因素

在對完整性進行評估時，應首先考量位置、傳遞的感受和相關性。如果符合標準C/3，設計和環境也很重要。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藝和材料可能也值得考慮，但並非傳達意義的必要條件。

E.5 與教育相關的房產類型

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教育有關的房產，在本文件所確定的所有背景和重要時期中都十分常見。它們涵蓋了各種類型的建築（大多是機構或住宅），在全市到處可見，但通常都集中在背景敘述中提及的定居和移民地理區域。建築類型、風格和細節各不相同，且通常與其建造時期密切相關。

與教育有關的房產包括學院/大學、公立高中和文法學校、寄宿學校、語言學校和圖書館。教區學校屬於宗教和靈修房產類型。學校可能包括獨立的建築物或由多棟建築物組成的校園，從而構成歷史街區。教育相關資源的規模、質量、形式和建築風格都隨著時間而變化。

某些學校，例如中華小學（歷史名稱）是專門建造的，而大多數早期學校利用了現有建築。與這種房產類型相關的公立高中不太常見。

意義概要聲明

根據地方、州或國家意義級別的標準A/1，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相關的教育資源可能有資格列入《國家名錄》/《加州名錄》。可劃入的意義領域包括「民族遺產：亞裔、教育和社會曆史」。

中華小學（後來稱為東方學校、士作頓準將紀念小學 (Commodore Stockton Elementary) 和劉貴明小學）是第一所為華裔美國兒童開辦的公立學校，是在舊金山某位華裔美國人贏得一場重要的法律案件後所成立。在此之前，華裔兒童不能就讀於舊金山的公立學校。該學校位於唐人街的幾個不同地點，數十年來一直遭到種族隔離。目前的校址是Clay街950號，於1914年作為學校用途而建。作為唯一現存的華裔學校所在地，該房產符合本標準的條件。

語言學校在支持和推廣華裔美國人文化傳統與習俗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CCBA在Stockton街829號創立了Ta Ch'ing Shu-yuan（現華人中學 [Chinese High School]）華美幼兒園（位於Judah街1400號）是舊金山第一個華裔美國雙文化、雙語計劃，成立於1974年，旨在服務Sunset區日益增長的粵語人群。

對於19世紀的某些華人移民而言，與教育相關的房產除了提供教育指導以外，也可能在提供協助或臨時住所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例如，金門（Gum Moon [Washington街940號]）曾在一段時間內為年輕的華人婦女和男女兒童提供寄宿和學校。

學院/大學設施因其與亞裔美國人運動之間的緊密聯係以及美國首個亞洲研究學術課程的發展而具有重要意義。學院和大學相關資源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末和20世紀70年代初，還可能與民權運動有關。其中最著名的是舊金山州立大學的民族研究學院。該學院開設了美國第一個民族研究課程，其中包括亞裔美國人研究。

根據標準B/2，某種資源可能因其與個人的關聯而具有重要意義。某些與教育有關的個人可能已經成為社區領導者，或者已經突破教育領域的關鍵障礙。其中一個例子可能包括與舊金山首位美籍華裔教師尤方玉屏相關的房產。

根據標準C/3，某些教育資源可能因為是建造時期建築風格的優秀典範而具有重要意義。唐人街的兩所專用學校（華人中學和士作頓準將紀念小學/劉貴明小學）都可能符合這項標準。第一所學校體現了亞洲折衷主義風格，第二所學校則是建築大師Albert Pissis的傑作。根據標準A/1或C/3，舊金山州立大學等歷史街區也可能具有重要意義。

資格標準

- 可因推動華裔美國人的教育而具有重要意義。
- 可反映舊金山社區的人口結構變化。
- 可代表舊金山社會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或運動，例如涉及種族隔離或融合的法律判決。
- 可因其與眾多對社區有著累積重要性的歷史人物之間的聯繫而具有重要意義。
- 可體現亞洲折衷主義風格或當時的其他建築風格。

完整性考慮因素

- 在對完整性進行評估時，應首先考量位置、傳遞的感受和相關性。如果符合標準C/3，設計和環境也很重要。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藝和材料可能也值得考慮，但並非傳達意義的必要條件。

教育歷史街區的資格標準

- 與推動華裔美國人的教育、重大社會運動或種族隔離或融合相關的重要法庭案件有關的多個建築和/或開放空間。

歷史街區的完整性考慮因素

在對完整性進行評估時，應首先考量位置、傳遞的感受和相關性。如果符合標準C/3，設計和環境也很重要。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藝和材料可能也值得考慮，但並非傳達意義的必要條件。

E.6 與宗教和靈修相關的房產類型

與宗教和靈修相關的房產類型在舊金山市各個區域都十分常見。舊金山市最古老的華裔美國人的宗教建築位於唐人街；之後在城市西部地區也陸續出現了其他宗教場所。這種房產類型包括單體建築以及擁有多個建築的宗教大學，除教堂和寺廟外，還可能包括提供居住區、教室以及用於社區活動和體育活動的場所。大學可能被評估為歷史區。房產類型還包括墓園、火葬場、殯儀館和其他殯葬建築。

特定的房產類型包括為各種基督教教會（長老會、循道宗、浸信會、聖公會和天主教等）提供服務的教堂。部分教堂是由華裔社區或為華裔社區而修建，而其他教堂可能是由其他教會和為其他教會而修建，後來才被用作華裔美國人教會的教堂。部分教堂類房產是由非華裔人士所建造，尤其是在戰前時期，這些房產被作為當地基督教佈教的場所。隨著時間的推移，教會搬遷是很常見的事情，首先是租用建築，再是購買或修建新的建築。此外，一些宗教大學也在不斷擴大規模，以規模更大且更新的建築取代了之前較早期的建築。久而久之，教堂可能經歷了一定程度的變動。基督教堂通常是按照其修建時期的建築風格而設計。建築規模、質量和形式都在隨著時間而發生變化。

房產類型包括專門修建的寺廟。雖然很多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華裔美國人信奉基督教，但當地的公所也為那些延續傳統继续信奉道教、佛教或儒家思想的人士提供宗教或精神信仰方面的服務。

意義概要聲明

根據地方、州或國家意義級別的標準A/1，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相關的宗教房產可能有資格列入《國家名錄》/《加州名錄》。可劃入的意義領域包括「民族遺產：亞裔、宗教、社區規劃與發展，以及社會曆史」。

宗教建築和機構為華裔美國人提供精神信仰方面的支持，並充當他們所在社區的社交和文化中心。許多建築和機構為新移民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同時也提供住房、語言課程和就業諮詢等服務。有些建築還為俱樂部和其他組織提供娛樂設施和會議室；有些還贊助當地兒童的舞蹈和學校計劃等活動。這些建築也是社區領導力、商業網絡和公民權利行動主義的跳板。

舊金山符合這一標準的現存房產包括位於Waverly Place 125號的天后古廟（設於岡州總會館建築內），以及位於加州街660號的舊聖瑪麗教堂（舊金山2號地標及加州註冊歷史地標第310號）。另一個建築是於1948年修建的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教堂，該教堂位於Geary街7777號，並且是Richmond區的第一座華裔教堂。其建造不僅反映了社區人口結構的變化，還標誌著華裔美國人逐步向唐人街以外的地區擴展的趨勢。位於林肯公園的岡州殯儀樓及墓園遺址很可能符合這類建築的標準。

許多與宗教和靈修有關的人士都成為了社區領導者。根據標準B/2，若某資源可能對社區靈修生活有突出貢獻、引導青少年或與具有相似作用的個人有關聯，則該資源可能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標準C/3，某些宗教建築可能因為作為亞洲折衷主義風格或其建造時期的建築風格的優秀典範而具有重要意義。

資格標準

- 可反映早期華人移民的定居模式和或華裔美國人社區的發展。
- 可代表舊金山社會曆史上的重要事件或運動。
- 可反映舊金山社區的人口結構變化。
- 可因與歷史人物之間的聯繫或那些人物對於社區累積的重要性而具有重要意義。
- 可能呈現出某種重要的建築風格。

完整性考慮因素

在對完整性進行評估時，應首先考量位置、傳遞的感受和相關性。如果符合標準C/3，設計和環境也很重要。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藝和材料可能也值得考慮，但並非傳達意義的必要條件。

E.7 與農業相關的房產類型

與農業相關的房產類型包括各種鄉土農業景觀，如溫室、農場、牧場、花卉/農產品市場，以及捕蝦或釣魚的營地。相關的建築可能包括室內花卉市場、農捨和牧場住宅。根據標準B/2，與農業相關的房產可能還與在該領域具有重要個人貢獻的華裔美國人有關。然而，與華裔美國人和農業相關的已知的現存資源在舊金山所剩無幾。

意義概要聲明

根據地方、州或國家意義級別的標準A/1，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相關的農業房產可能有資格列入《國家名錄》/《加州名錄》。這些資源可能在「民族遺產：亞裔、農業和社會歷史」領域具有重要意義。

園藝農業是舊金山農業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當地的市場。這類農業為在城市鄉村地區包括華裔美國人在內的成千上萬名小農戶提供了生計。從總體情況來看，這些小農戶做出的貢獻對當地經濟發展具有關鍵作用。此外，某些園藝農業體現了在20世紀早期住宅開發的顯著趨勢，即以系統化的方式為渴望過上鄉村生活的新移民提供能夠自給自足的土地。目前在舊金山沒有發現完好無損的華人農捨；這些農捨及/或其遺跡均代表了城市的園藝農業，而這種農業曾是城市農業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捨與農場主自身的聯繫最為密切，並且有些農捨可能反映了華裔美國人的農業傳統。位於Brannan街640號的舊金山花卉市場就與華裔花農以及其他族裔的花農有著密切的關聯。

溫室、農場或捕蝦和釣魚的戶外營地等鄉土農業景觀，可能曾經是城市中廣闊農業景觀的重要遺跡。這些景觀代表著園藝農業、花卉種植、牧場或當地捕魚市場，這些曾經都是舊金山市農業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所有可能符合資格的房產類型中，鄉土農業景觀因保留了相關特徵而具有最強的歷史關聯。這類更完整和更寬闊的房產類型可以讓人們更加全面地了解歷史上的農業實踐，並傳遞出更加包羅萬象的地域感。捕蝦營地位於包括獵人角和中國海灘附近區域在內的沿海區域。

資格標準：鄉土農業景觀

- 農業房產由華裔美國農場主/牧場主所擁有/或經營。
- 此類房產位於具有農業特徵的未開發區域，可能包括農捨、農田/田地、農業附屬建築物及有相關特徵的建築。
- 可能在當地和/或地區/全國市場的農業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 應清晰呈現建築/結構和景觀特徵之間的關係。

完整性考慮因素

在對完整性進行評估時，應首先考量位置、環境、材料和傳遞的感受。在大多數情況下，相關性和工藝可能也值得考慮，但並非傳達意義的必要條件。

資格標准：農捨/牧場住宅

- 與某位重要的華裔美國農場主/牧場主有關。
- 建造用途為農捨/牧場住宅。
- 通常採用當代時期流行的建築風格進行設計。
- 可能透過與歷史鄉土景觀的關聯反映出歷史用途。

完整性考慮因素

在對完整性進行評估時，應首先考量位置、傳遞的感受和相關性。如果符合標準C/3，設計和環境也很重要。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藝和材料可能也值得考慮，但並非傳達意義的必要條件。

E.8 與工業和勞動力相關的房產類型

與工業相關的房產類型在所有背景下都十分常見且在全市範圍內廣泛分佈，而唐人街是其中最大的集中地。其他工業相關房產位於濱水地區、金融區、市場南區 (SoMa) 和Hunter's Point，舊金山工業通常分佈於這些區域。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有關的工業房產與鐵路、罐頭加工、製造業、服裝貿易、酒店或住宿等行業相關。此外，可能還有其他有待識別的意義領域。

與華裔美國人工業相關的其他房產類型還包括小型商務旅館和寄宿房，這些地方為工人（主要是男性）提供臨時住所，並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唐人街。

對於由大型雇主帶入美國的華人移民勞工，他們入境港口的地點也與工業和勞動力相關。最後，與勞動組織和華裔美國人工會有關的房產也可能符合這項標準。

意義概要聲明

根據地方、州或國家意義級別的標準A/1，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相關的工業房產可能有資格列入《國家名錄》/《加州名錄》。這些資源可能在「民族遺產：亞裔、工業，以及社會歷史」領域具有重要意義。

包括鐵路、罐頭製造、製造業、服裝貿易、酒店和住宿業等各行業在華裔美國人移民並定居至舊金山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9世紀中期，唐人街成為了輕工業生產的中心，尤其是雪茄、服裝、靴子、鞋子和拖鞋等製造業。華人是這些產業的主要勞動力來源。工業房產不僅能反映出華裔勞工的工作歷史（例如，有關遭遇工作場所歧視或爭取勞動權利的經歷），還能展現華裔美國人在舊金山創立或發揚的產業。

最著名的華裔移民勞工入境港口是前太平洋郵輪公司所在地（位於南灘第一街盡頭40號碼頭，現已不存在），該公司曾幫助運送了成千上萬名華裔男子，這些人後來在不同的行業找到了工作。

資格標準

<u>工業建築</u>

- 華裔美國人所擁有的公司的重要生產或加工地，公司品牌和/或產品在舊金山的工業歷史和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的經濟繁榮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
    - 可能提供產品零售。
    - 可能包含一棟或多棟相關的實用性建築。
    - 可能在建築外部裝有品牌或公司徽標/標牌。
    - 可能保留了獨特的裝置或建築元素，這些元素體現了特定的製造工藝，有助於評估其重要意義，並提升該房產所具有的完整性（相關性）。
    - 通常採用相應時期流行的建築風格設計。
- 公司可能並非由亞裔美國人擁有，但該行業可能是華裔美國人的大型雇主。

旅館/寄宿房

- 旅館/寄宿房在相關背景的重要時期為華裔美國工人提供了住處。
- 通常採用相應時期流行的建築風格設計。

完整性考慮因素

在對完整性進行評估時，應首先考量位置、傳遞的感受和相關性。如果符合標準C/3，設計和環境也很重要。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藝和材料可能也值得考慮，但並非傳達意義的必要條件。

工業或勞動力相關歷史街區的資格標準

- 建築和/或戶外空間集群，代表著那些雇用大量華裔美國人的行業、體現了華裔美國人移民並定居至舊金山的經歷，以及/或者體現了華裔美國人社區對特定行業的貢獻
- 這些建築群可能包含與華裔勞工移民有關的房產。
- 這些建築群可能包括為華裔勞工提供住所的住宅房產。

歷史街區的完整性考慮因素

在對完整性進行評估時，應首先考量位置、傳遞的感受和相關性。如果符合標準C/3，設計和環境也很重要。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藝和材料可能也值得考慮，但並非傳達意義的必要條件。

E.9 與健康和醫學相關的房產類型

與健康和醫學相關的房產主要包括公共機構建築及商業建築，例如醫院、養老院、醫療辦公室、醫療診所、藥房、藥局、茶館和中藥館。這些房產涉及各個相關背景的重要時期。

其中，兩所最重要的相關房產已不存在，分別是：東華醫院（位於Jackson街835號，已於2016年拆除並重建）和東華藥房（兩處所在地均已拆除）。相關房產類型還包括由著名美籍華裔醫生或從業人員經營的醫療辦公室和診所，或專門服務於美籍華裔顧客的醫療辦公室和診所。藥局、茶館和中藥館也屬於這一房產類型（這些房產也可能與華裔美國人企業和商業有關聯）。

由於華人通常在使用公共醫療設施時遭拒，因此對早期移民來說，中草藥是一種既熟悉又極可能是唯一的醫療方式。中草藥製備亦為一項罕有的專業技能，華人移民能夠憑藉這一民族特色技能維持長久的生計。由於法律禁止華裔中草藥醫生成為執照醫師，導致他們經常遭到投訴和逮捕。因此，華裔中草藥醫生往往會以銷售中草藥的商戶身分來推廣自己的業務。儘管如今這類房產已無現存實體，但透過進一步的研究，可以發現至今仍存在一些歷史悠久的健康/醫學相關企業，以及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華人提供醫療服務的華人治療師或助產士所使用的單戶住宅或其他設施。相關的房產類型也可能涉及反華活動或與公共衛生相關的政策，例如19、20世紀之交時唐人街 的隔離。

意義概要聲明

根據地方、州或國家意義級別的標準A/1，與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相關的健康和醫學相關房產可能有資格列入《國家名錄》/《加州名錄》。相關的重要領域包括「民族遺產：亞裔、健康/醫學，以及社會曆史」。在面對醫療護理種族歧視的背景下，這些現有資源在為華裔美國人的提供健康和福祉支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這些資源也反映了傳統中醫藥實踐在爭取認可和合法地位的過程中所進行的艱苦鬥爭。

在健康和醫學領域，相關個人做出了顯著貢獻，並且根據標準B/2，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外，根據標準C/3，部分資源也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其展現出亞洲折衷主義風格的特點。

資格標準

- 體現出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社區與健康和醫學領域之間的重要關聯。
- 體現出與中醫藥傳統（如中草藥和針灸）在歷史和實踐方面有著重要關聯。
- 可能與透過公共衛生政策或行動所表現的反華種族主義和歧視有關。
- 可能呈現出亞洲折衷主義風格或其他重要建築風格。

完整性考慮因素

在對完整性進行評估時，應首先考量位置、設計、傳遞的感受和相關性。在大多數情況下，環境、工藝和材料可能也值得考慮，但並非傳達意義的必要條件。

E.10 與亞洲折衷主義風格相關的房產類型

「Asian Eclectic Style」（亞洲折衷主义風格）一詞首次出現於SurveyLA，意在表達一種將多種亞洲建築風格和裝飾元素融合在一起的設計，這種風格通常以奇思妙想的組合來呈現異國風情。在《國家名錄》中，該風格被歸類為「其他：亞洲折衷主义風格」和「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時期的復興：折衷主義復興時期」。與亞洲折衷主義風格相關的房產類型可能包括住宅、機構、工業和商業建築，以及歷史街區。展現出這種風格的房產主要集中在唐人街。不過，Richmond區和Sunset區等其他社區也有個別此類房產。

亞洲折衷主義風格融合了受寶塔風格影響的外形和東方裝飾的現代簡化形式，其特色包括寬大的上翹簷口、帶有東方幾何圖案的裝飾應用，以及色彩鮮豔的黏土瓦片屋頂。早期建築特有的曲線形上翹簷口和陡峭屋頂後來逐漸被裝飾性的上翹樑和簷口所取代，這些支撐平屋頂的設計，形成了更偏直線形的、更方正的建築風格。

如前所述，亞洲折衷主義風格可應用於多種房產類型，包括住宅、商業、教育、社區服務、宗教、工業或其他用途的建築。

意義概要聲明

根據地方、州或國家層級的標準C/3，與亞洲折衷主義風格相關的房產可能有資格列入《國家名錄》/《加州名錄》。在「民族遺產：亞裔和建築」領域，相關資源具有重要意義。這些獨立的房產和街區展現出了亞洲折衷主義的獨特風格。其他相關房產還包括由華裔美國建築師設計的建築，或受到華裔美國人（如市政領導者和商業精英）影響的建築。

舊金山是美國最早展現出亞洲折衷主義風格建築的城市之一。陸潤卿是一位華裔美國商人，他因構想出唐人街標誌性形象而廣受讚譽。他委託建造了四層樓高的生昌市集（位於Grant大道601號），這座建築以寶塔式塔樓和中式風格的裝飾圖案及色彩為特色。這種風格對唐人街的旅遊業來說至關重要。此後，越來越多的建築開始採用這種風格。建築環境中與亞洲折衷主義風格相關的其他元素包括龍門（Bush和Grant大道）、Grant大道燈柱以及唐人街的商業標牌。

除了唐人街現有的個別例子外，唐人街社區整體都呈現出了亞洲折衷主義風格。因此，很可能符合列入這一主題中作為歷史街區類別的資格標準。

單體建築的資格標準

- 必須保存完好、充分體現出亞洲折衷主義風格且保留大部分標誌性的特徵元素，其中可能包括：
    - 帶有外擴山墻或上翹椽尾的曲線形屋頂
    - 精美雕刻的斗拱和椽尾
    - 配有裝飾柱樑支撐系統的平屋頂
    - 裝飾性的屋脊
    - 色彩鮮豔的屋頂瓦片
    - 精心設計的入口圍欄和窗框
    - 窗戶上裝飾性的分佈豎框
    - 內嵌的入口
    - 窗戶柵欄上的幾何圖案
    - 設在二樓的混合用途陽台
    - 字體給人書法之感的霓虹燈標牌，用於零售業
    - 可能以紅色和金色塗漆
    - 裝飾物可能包括龍或獅子的雕像
- 可能受到亞裔美國人社區中重要企業/市政領導者的影響。
- 可能由華人建築師或美籍華裔建築師設計。

亞洲折衷主義風格歷史街區的資格標準

- 建築和/或戶外空間集群，代表了上述風格特徵

歷史街區的完整性考慮因素

應保持位置、設計、材料、工藝、傳遞的感受及歷史關聯的完整性。在對完整性進行評估時，應首先考量位置、設計、材料、工藝、傳遞的感受和相關性。在大多數情況下，環境可能也值得考慮，但並非傳達意義的必要條件。但對歷史街區而言，環境更為重要。

F.建議

舊金山的華裔美國人社區已有170餘年的歷史。這段歷史講述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國移民的生存與復興的故事。儘管大量的地方、州和聯邦法律限制了華人遷徙至美國、歸化入籍以及選擇偏好居住地的自由，但華裔美國人依然在逆境中蓬勃發展。2020年，華人已成為舊金山最大的種族群體，佔全市人口的21%。[547]本文件的撰寫旨在作為首要行動，以保護與構築了舊金山這段歷史的人物、事件和組織相關的房產、故事和活態文化遺產。

以下建議旨在讓決策者和整個社區了解保護和解讀舊金山華裔美國人遺產的潛在策略。以下建議來自Grant Din等人在2018年撰寫的背景陳述，現已重新編排，以更好地呈現歷史評估、歷史房產指定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以及公眾教育和解讀的相關建議。

為進一步研究而提供的建議

沒有任何一份背景陳述能夠涵蓋整個族群所有的重要研究主題，本研究亦是如此。以下是為進一步研究而撰寫的建議，旨在為未來的歷史評估和調查工作提供進一步支援。這並非詳盡清單。

- 延續1986年胡垣坤 (Philip Choy) 等人對唐人街歷史建築的鑒定工作，務必詳細記錄這些建築，並找出自本研究進行30多年來所發生的變化
- 研究舊金山與孫中山（近現代中國之父）之間的聯繫：是否存在其他類似致公堂的建築與這位領導人物相關，且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歷史重要性？
- 進一步探索華裔美國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元素，如節日、慶典和藝術形式
- 研究美籍華裔藝術家及公共藝術
- 研究美籍華裔建築師以及華裔美國人設計的建築
- 研究華裔美國人口的增長地區，包括Visitacion Valley、Ocean View、Merced Heights和Ingleside

歷史意義指定

對於反映舊金山華裔美國人遺產的地點，必須妥善保存及維護。這些地點的建築和場所已有110年以上的歷史，其中許多建築和場所在國家和國際層面具有深遠影響。

房產和歷史街區或許可以列入國家、州或地方名錄中，包括《國家名錄》、《加州名錄》以及地方地標計劃。每項計劃都有其獨特的優勢，應與參與指定工作的主要利益方進行考量及討論。

547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us-cities/san-francisco-ca-population*

建議

- 舊金山監督委員會、歷史保護委員會或規劃部等官方機構應與華裔美國人社區組織合作，共同指定或列出對舊金山華裔美國人歷史具有重要意義的地點和房產。
- 有關可能符合歷史意義指定資格的房產清單，請參閱附錄A：已知和特指的華裔美國人資源列表
- 本背景陳述中未提及的其他房產可能會透過其他文件、研究和社區參與加以確認。

文化街區計劃

除了作為建築環境一部分的文化資源，經由傳統、習俗和文化實踐展現出來的華裔美國人鮮活的文化要素也是歷史的重要方面，應加以保護和傳承。企業、非營利組織、文化活動與節日、藝術家和教育者往往皆參與文化再生產過程。舊金山的文化街區計劃作為一項創新城市計劃便認識到了這一點，並致力於支持文化遺產保護。另一項計劃是傳奇企業名錄和歷史保護基金（詳細說明請見下文）。

文化街區計劃旨在挖掘和保護擁有獨特文化遺產的社區。文化街區的定義如下：

> 一個地理區域或地點……體現了獨特的文化遺產，原因在於其集中了大量文化和歷史資產，以及具有文化意義的企業、藝術、服務或商業；該區域/地點的大多數居民或逗留的人群來自歷史上曾遭受歧視、流離失所或壓迫的特定文化或種族群體。

一旦被指定為文化街區，就會啟動一項由社區主導的規劃流程，最終形成一份《文化、歷史、住房和經濟可持續性戰略報告》，這份報告可能涉及經濟發展、保護和加強歷史文化用途及建築或籌劃的物理改良等多個主題。迄今為止，已被指定的文化街區包括：Bayview-Hunters Point的非裔美國人藝術與文化街區、Mission的美洲印第安文化街區、Calle 24（第24街）拉丁裔文化街區、Tenderloin的Compton跨性別文化街區、市場南區的菲律賓文化遺產街區、日本城，以及皮革與LGBTQ文化街區。

建議

- 唐人街顯然符合文化街區計劃的資格標準，是一個很有潛力的候選地區，參與此計劃亦可獲得諸多益處。
- 鑒於這些工作由社區主導，因此推進文化遺產指定的申請流程需要廣泛的社區支持和積極參與。

傳奇企業名錄和歷史保護基金

舊金山的「傳奇企業名錄和歷史保護基金」計劃旨在表彰長期為社區服務的企業，這些企業是城市寶貴的文化資產。該計劃不僅為指定的「傳奇企業」提供推廣方面的協助，還會在必要時給予資助，以鼓勵這些企業努力維繫並取得成功。另外，市政府每年也會向符合資格的房產所有者提供補助金，這些所有者會為傳奇企業租戶延長10年的租約。這是防止本市小型企業在昂貴的房地產市場中被迫遷移的策略之一。

企業或非營利組織必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才有資格成為傳奇企業：

(1) 企業已在舊金山經營30年或30年以上，且在此期間內運營中斷時間不超過兩年；[548]

(2) 企業對該街區的歷史和/或特定街區或社區的文化遺產認定有所貢獻；以及

(3) 致力於維護企業的物理特徵或傳統，包括工藝、烹飪或藝術形式。[549]

截至本文件撰寫之時，被指定為傳奇企業的華人所有或與推廣中國文化相關的企業包括：美國華人歷史學會 (CHSA)、南京小館 (House of Nanking)、HWA Ran Kwan、LiPo雞尾酒酒廊 (LiPo Cocktail Lounge)、民生麵廠 (Mon Sing Noodle Co)、三和粥粉麵 (Sam Wo)、Wok小餐館 (Wok Shop) 和華美學校 (Wah Mei School)。[550]

建議

- 舊金山的許多華裔美國人企業和非營利組織都符合傳奇企業名錄和歷史保護基金的資格要求，參與此計劃亦可獲得諸多益處。有關可能加入該計劃的名單，請參閱附錄B：華裔美國人企業。
- 為確保華人所有企業知曉傳奇企業名錄和歷史保護基金計劃，必須提供雙語版本。
- 同時，還需要與位於傳統華人社區外的華人企業建立聯絡。例如，Wo Chong公司。這家豆腐和豆制品製造商成立於1935年，起初在唐人街的一間地下室經營，如今已遷居至市場南區48,000平方英尺的廠房。
- 此外，組織文化節日和活動的非營利組織也應被納入申請傳奇企業身分的考量。

教育與解讀

教育與解讀計劃及策略對於保存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的遺產至關重要。雖然一些重大組織（如CHSA）已在努力保護華裔美國人的歷史，但至今仍未有單個實體能夠獨立執行這一職責。以下建議可能適用於政府機構或社區組織。建議內容可能包括尚未成形的新計劃的構想，這些構想主要與教育、解讀和故事敘述有關：

- 支持青年教育計劃、公共藝術和公共歷史動議，宣講華裔美國人的歷史和遺址。
    - CHSA的「Richmond的華人」和「Sunset的華人」計劃就是兩個範例；其他社區也可以考慮開展類似計劃。
    - 邀請學生參與行動專案 (例如，由舊金山州立大學亞裔美國人研究系、舊金山大學、舊金山城市學院、華盛頓高中以及Presidio和Roosevelt中學提出的專案)。
    - 與社區歷史團體建立聯繫，例如Richmond區的西部社區專案。該專案與CHSA及舊金山州立大學的

[548] 企業可能在多個地點經營。即便該企業在舊金山的經營時間超過20年但未滿30年，其仍然可能符合 (b)(1) 分節的要求，條件是小型企業委員會認定該企業對某個特定街區或社區的歷史和認定有重要貢獻；或如果其未列入名錄中，該企業將面臨較大的遷移風險

[549] *https://sfosb.org/legacy-Business*

[550] For 如需完整的最新清單，請參閱：*https://sfosb.org/legacy-business/registry*

亞裔美國人研究系合作，對該地區的華裔美國人歷史展開了研究。同樣，唐人街、Sunset區和其他社區也可以進行此類研究。

- 在歷史建築或資源已不復存在的重要地點（Lee Yick洗衣店 [第三街349號] ）的舊址建立解釋性標牌。
- 舉辦論壇或其他活動（尤其是在唐人街以外資訊記錄較少的地區），以收集關於舊金山華裔美國人的故事、口述歷史、手工藝品、照片、影片，以及對進一步研究的建議。

G.參考文獻

Abbott, Carl。「The 'Chinese Flu' is Part of a Long History of Racializing Disease（『中國流感』是疾病種族化歷史的一部分）」。Bloomberg CityLab，2020年3月17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3-17/when-racism-and-disease-spread-together。

「Alien Land Laws（外國土地法律）」，線上Densho Encyclopedia，*https://encyclopedia.densho.org/Alien_land_laws/.*

Allen, Rebecca。*Historic Resources Evaluation Report for Ping Yuen Apartments*（《平園公寓曆史資源評估報告》）。為舊金山住房與社區發展部市長辦公室編寫。舊金山：ESA，2015年6月。

Armentrout-Ma, Eve。「Urban Chinese at the Sinitic Frontier: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United States' Chinatowns, 1849-1898（中國文化邊界的都市華人居民：美國唐人街的社會組織，1849-1898年）」。Modern Asian Studies（《現代亞洲研究》）第17卷第1篇（1983年）：107–35。

Architectural Resources Group。*Draft Hilton Hotel Historic Resource Evaluation*（《Hilton酒店曆史資源評估草案》）。為舊金山規劃部編寫，2019年3月。

ARG。「Historic Resource Evaluation for 770 Woolsey Street, San Francisco（舊金山Woolsey街770號曆史資源評估）」。2019年3月。

ARG、Historic Resources Group和Chattel Inc.。Chinese Americans in Los Angeles, 1850-1980（《洛杉磯的華裔美國人，1850-1980年》）。洛杉磯：洛杉磯市城市規劃部歷史資源辦公室，2018年10月。

Asian Law Caucus（亞洲法律聯會）。「Forty Year Retrospective, 1972—2012（四十年回顧，1972—2012年）」。https://www.advancingjustice-alc.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ALC-40th-Retrospective.pdf

Bancroft圖書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Chinese in California（《加州華人》）。http://www.oac.cdlib.org/view?docId=kt5p3019m2&doc.view=items&style=oac4&item.position=81。

「San Francisco Chinatown（舊金山唐人街）」。*https://bancroft.berkeley.edu/collections/chineseinca/sfchinatown.html*。

Baranski, John。*Housing the City by the Bay: Tenant Activism, Civil Rights, and Class Politics in San Francisco*（《海灣城市的住房：舊金山的租戶行動主義、民權與階級政治》）。Redwood City：史丹佛大學出版社，2019年。

Barde, Robert。「Immigrant Ports of Entry（移民入境港口）」，摘自Immigrants in American History: Arrival,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n（《美國歷史上的移民：抵達、適應與融合》），第2卷，編輯： Elliott Robert Barkan。加州Santa Barbara：ABC-CLIO，2013年。

Brooks, Charlotte。Alien Neighbors, Foreign Friends: Asian Americans, Hous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California（《異族鄰居、外國友人：亞裔美國人、住房與加州城市的轉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3年。

Between Mao and McCarthy: Chinese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Cold War Years（《毛澤東與麥卡錫之間：冷戰時期的華裔美國人政治》）。芝加哥。倫敦：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5年。

Brown, Mary。Sunset區住宅建築公司 (Sunset District Residential Builders)，1925-1950 Historic Context Statement（《1925-1950年歷史背景陳述》），舊金山市縣規劃部，2013年。加州。《加州法律彙編》第CLXXXVI章第69節（加州成文法1905）。

「Cameron House Mission and History（金美倫堂使命與歷史）」。https://cameronhouse.org/about-us/history/.

Campbell, Ballard C。Disasters, Accidents and Crises in American History: A Reference Guide to the Nation's Most Catastrophic Events（《美國歷史上的災難、事故和危機：該國最具災難性事件的參考指南》）。紐約：Infobase Publishing，2008年。

Carey & Co. Inc.。*Draft Historic Resource Evaluation for Ping Yuen Housing Development*（《平園住房開發曆史資源評估草案》）。為舊金山住房管理局編寫。舊金山：Carey & Co.，2001年6月22日。

Carey & Co., Inc.。「Historic Resources Evaluation for Glen Park Community Plan（Glen公園社區計劃歷史資源評估）」。舊金山：PBS&J。

Carlsson, Chris。「The Workingmen's Party and the Denis Kearney Agitation Historical Essay（工人黨及Denis Kearney騷動歷史論文）」。FoundSF，https://www.foundsf.org/index.php?title=The_Workingmen%E2%80%99s_Party_%26_The_Denis_Kearney_Agitation。

Chan, Eugenie。個人通訊，2017年7月19日。

Chan, Roy。個人通訊，2018年2月13日。

Chang, Peggy。個人通訊，2017年7月10日。

Chaw, Gladys。個人通訊，2017年7月10日。

Chan, Sucheng。*Asian American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亞裔美國人：一段闡釋性的歷史》）。紐約：Twayne Publishers，1991年。

Chang, Charlotte Ah Tye。「Kong Chow: Family Effort to Save a Temple（岡州：全家努力挽救一座寺廟）」，*San Francisco Examiner*（《舊金山觀察家報》），1969年2月18日。

Chang, Jingwoan。「Prostitution and Footbinding: Images of Chinese Womanhood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賣淫與纏足：十九世紀末舊金山華人婦女形象）」，2001年。

Chen, Shehong。Being Chinese, 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做中國人，成為華裔美國人》）。伊利諾大學出版社，2006年。Chen, Yong。Chinese San Francisco 1850-1943: A Trans-Pacific Community（《1850年-1943年的舊金山華人 ：一個跨太平洋的社區》）。加州史丹佛，史丹佛大學出版社，2000年。

Chin, Gordon。個人通訊，2018年4月26日。

「China Beach（中國海灘 ）」。國家公園管理局。檢索於2018年9月6日。

「Chinatown Aids the Red Cross（唐人街幫助紅十字會）」。San Francisco Call（《舊金山通刊》）。第84卷第7篇，1898年6月7日。

Chinatownology。「Tin How Temple（天后古廟）」。http://www.chinatownology.com/tin_how_temple.html。

中華總商會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San Francisco Chinatown: The Official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Publication（《舊金山唐人街：官方中華總商會出版物》）」。中華總商會，1965年。

「San Francisco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Feb. 4-7, 1960（舊金山中國春節，1960年2月4日至7日）」。中華總商會，1960年。

美國華人歷史學會。「Glamour and Grace: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Miss Chinatown USA（魅力與優雅：全美華埠小姐的歷史與文化）」。美國華人歷史學會博物館，2007年。

中國春節與遊行。「History of the San Francisco Chinese New Year Parade（舊金山中國春節遊行的歷史）」。檢索於2018年7月24日。http://www.chineseparade.com/parade_history.asp。

Chinn, Maxine，「We Who Are Without a Country（沒有國家的我們）！」California Chinese Press，1941年5月9日。Chinn, Thomas。A Historian's Reflections on Chinese-American Life in San Francisco, 1919-1991（一位曆史學家對華裔美國人在舊金山的生活的反思），在1990年和1991年由Bancroft圖書館地區口述歷史辦公室的Ruth Teiser主持的口述歷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1991年。

「Chinese Raising Fund: Will Contribute to Relief of All Suffers Alike（中國人籌款：將為所有受難者提供救濟）」。美國聯合通訊社 (The Associated Press)，摘自Texas Dallas News（《德克薩斯州達拉斯新聞》），1906年4月24日。http://www.sfmuseum.org/conflag/nyaid.html

Thomas W. Chinn、麥禮謙 (Him Mark Lai)、Philip P. Choy。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 Syllabus（《加州華人歷史：事項舉要》）。加州舊金山：美國華人歷史學會，1969年。

Flora Chou、Deepeaka Dhaliwal、Donna Graves及Page & Turnbull。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in California: A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 Multiple Property Documentation Form（《加州的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國家歷史名勝多建築記錄表》）。Sacramento：加州歷史保護辦公室 (California Office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2019年。

Choy, Philip P。The Architecture of San Francisco Chinatown（《舊金山唐人街的建築》）。舊金山，美國華人歷史學會，2008年。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A Guide to Its History and Architecture（《舊金山唐人街：歷史與建築指南》）。加州舊金山：City Lights Books，2012年。

Chu, Carmen。個人通訊，2017年7月27日。

Chu, Eric Trinh。電子郵件通訊。2018年5月12日。

Chuck, Rev. James。「Growth of Protestant Congregations from 1950 to Mid-1996 in Five Bay Area Counties（1950年至1996年中期五個灣區縣的基督教會成長）」。摘自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華裔美國人：歷史與觀點》）第15卷。加州舊金山：美國華人歷史學會，2001年。

Choy, Philip。Chinatown Historic District Case Report（《唐人街歷史街區個案報告》）。舊金山：舊金山地標保護諮詢委員會 (San Francisco Landmarks Preservation Advisory Board)，1991年1月。

舊金山市縣規劃部。「835-845 Jackson Street, Chinese Hospital Replacement Project, Draft Environmental Impact Report（Jackson街835-845號東華醫院遷建工程環境影響報告草案）」。2012年4月16日，IV.C.14。

DataSF，Map of Registered Business Locations - San Francisco（註冊營業地點地圖 - 舊金山）。DataSF.org，2018年。

DeLeon, Richard Edward。Left Coast City: Progressive Politics in San Francisco, 1975-1991（《左岸城市：舊金山的進步政治，1975-1991年》）。政府和公共政策研究。堪薩斯州Lawrence：堪薩斯大學出版社，1992年。

Der, Cynthia，「A Chinese American Seat at the Table: Examining Race in the San Francis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華裔美國人的席位：舊金山聯合學區的種族審查）」，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Law Review（舊金山大學法律評論），42，1077-1114。

Din, Grant。An Analysis of Asian/Pacific American Registration and Voting Patterns in San Francisco（《舊金山亞裔/太平洋裔美國人登記與投票模式分析》）。未發表的碩士論文，克萊蒙特研究大學，1985年。

「Donaldina Cameron House, Landmark Designation Case Report（金美倫堂地標指定個案報告）」。為舊金山地標保護諮詢委員會編寫，1971年3月10日。

曾奕田 (Dong,Arthur)。電子郵件和未發表的寫作，2018年7月10日。

曾奕田。Forbidden City, U.S.A.（電影《紫禁城，美國》），1989年，DeepFocus Productions。

Forbidden City, U.S.A.: Chinese Nightclubs,（紫禁城，美國：華人夜總會） 1936-1970年。洛杉磯，DeepFocus Productions，2015年。

曾奕田。Hollywood Chinese: The Chinese in American Feature Films（《好萊塢華人：美國特色電影中的中國人》）。聖莫尼卡：Angel City Press，2019年。

曾奕田。Sewing Woman（電影《縫紉的女人》），1982年，DeepFocus Productions。

「Draft Chinatown Historic District,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 Registration Form（唐人街歷史街區、國家名勝登記表草案）」。舊金山：1999年。從舊金山規劃部獲取。

Fan, Diana。「Yick Wo: How A Racist Laundry Law In Early San Francisco Helped Civil Rights（Yick Wo：舊金山早期的種族歧視洗衣法如何影響民權）。」Hoodline，2015年8月23日。https://hoodline.com/2015/08/yick-wo-and-the-san-francisco-laundry-litigation-of-the-late-1800s。

Farr, Stacy 。「University Mound Nursery/770 Woolsey Street, Landmark Designation Application（University Mound Nursery/Woolsey街770號，地標指定申請）」。舊金山：2019年2月21日，摘自舊金山規劃部《地標指定個案報告》，2019年7月17日，個案編號：2019-002774DES。

Fong, Joe。「Globalized/Localized Asian American Bank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1世紀全球化/在地化的亞裔美國人銀行）」。《Amerasia Journal》第36卷第3篇（2010年）。

Fong, Timothy P。The First Suburban Chinatown: The Remaking of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第一個郊區唐人街：重塑加州蒙特利公園》）。Philadelphia：天普大學出版社，1994年。

舊金山建築遺產基金會 (Foundation for San Francisco Architectural Heritage)，Chinatown Supplement（《唐人街增刊》），第XIV卷第1篇，1986年4月。

Freeman, Jo。At Berkeley in the Sixties the: The Education of an Activist, 1961-1965（《六十年代的柏克萊：行動派的教育，1961-1965年》）。Bloomington：Indiana大學出版社，2004年。

「From Freedom Now! To Free Speech: How the 1963-64 Bay Area Civil Rights Demonstrations Paved the Way to Campus Protest（從現在就要自由到言論自由：1963-64年灣區民權示威如何為校園抗議鋪平道路）」。JoFreeman.com。

Gensler、Arup和CCDC。Portsmouth Square Existing Conditions Report（《花園角現況報告》）。舊金山：舊金山規劃部和舊金山休閒及公園部 (San Francisco Recreation and Parks Department)，2014年12月，檢索於2020年12月20日。https://sfplanning.org/sites/default/files/ documents/citywide/portsmouth-square/Portsmouth_Square_Final_Report_lores.pdf.

Gliddon, Jessica。「Seeking Shelter in Marin: Chinatown Refugees After the 1906 Earthquake」（在馬林縣尋求庇護：1906年地震後的唐人街難民）。*Marin Magazine*（《馬林縣雜誌》，線上版），2019年4月19日。https://marinmagazine.com/community/history/ refugees-from-the-1906-earthquake-the-chinese-girls-and-women-who-fled-to-marin/

Godfrey, Brian J。「New Urban Ethnic Landscapes（城市的新民族景觀）」。摘自Contemporary Ethnic Geographies in America（《當代美國民族地理學》），編輯：Ines M. Miyares和Christopher A. Airriess。馬里蘭州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07年。

Gold, Martin。*Forbidden Citizens: Chinese Exclusion and the U.S. Congress: A Legislative History*（《被禁止的公民：排華與美國國會：一段立法史》）。弗吉尼亞州Alexandria：Capitol.Net，2012年。

Gonzales, Richard。「Rebuilding Chinatown After the 1906 Quake（1906年地震後的唐人街重建）」。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National Public Radio)，2006年4月12日。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5337215。劉貴明小學 (Gordon J. Lau Elementary School) 網站。「About Us（關於我們）」。http://gjles-sfusd-ca.schoolloop.com/cms/page_ view?d=x&piid=&vpid=1320736012618。

Donna Graves及Page & Turnbull。「Historic Context Statement: Japantown（歷史背景陳述：日本城）」。加州舊金山，舊金山市縣規劃部，2009年。

Gu, Mini。「More than a Look: Poy Gum Lee's Chinese-Style Architecture（不僅僅是外觀：李錦沛的中式建築）」。Beyond Chinatown（《超越唐人街》），2016年3月2日。http://www.beyondchinatown.com/2016/03/02/more-than-a-look-poy-gum-lees-chinese-style-architecture/。

Guey Heung Lee訴Johnson案，404 U.S. 1215（1971年）。

Hall-Lew, Lauren。「Chinese Social Practice and San Franciscan authenticity（華人社會活動與舊金山的本真性）」，2014年。

Hansen, Gladys。「Relocation of Chinatown（唐人街搬遷）」。舊金山市立博物館 (Museum of the City of San Francisco)。http://www.sfmuseum.org/chin/relocate.html。

Gladys Hansen和Emmet Condon，Denial of Disaster（《否認災難》），加州舊金山：Cameron，1989年。

Hansen, Lawrence Douglas Taylor。「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 of San Francisco and the Smuggling of Chinese Immigrants across the U.S.-Mexico Border, 1882-1930（舊金山中華會館與美墨邊境的中國移民偷運，1882-1930年）」。摘自Southwest（《西南雜誌》）第48卷第1篇（2006年春季刊）：37–61。

成露茜(Hirata, Lucie Cheng)。「Free, Indentured, Enslaved: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自由、契約、奴役：十九世紀美國的華人妓女）」。Women in 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婦女》）第5卷第1篇（1979年秋季刊）：3-29。「History of SVSS（斯普林瓦利科學學校歷史）」。斯普林瓦利科學學校。https://www.sfusd.edu/school/spring-valley-science- elementary-school/about/history。

Holder, Charles Frederick。「The Chinaman in American Politics（美國政治中的中國人）」。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北美洲評論雜誌》）

第166卷第495篇（1898年2月刊）：226–33。

Ho, Jennifer，「Cultural Heritage Language in Third 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s（第三代華裔美國人的文化遺產）」。Explorations: The UC Davis Undergraduate Research Journal（《探索：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本科研究期刊》），(14)，1-18，2011年。

HoSang, Daniel Martinez。Racial Propositions: Ballot Initiatives and the Making of Postwar California（《種族主張：投票動議和戰後加州的形成》）。加州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

Hong, Allen。「Remembrance and Resurrection: The Opening of San Francisco's New International Hotel（紀念與復興：舊金山新國際飯店開業）」，《Hardboiled, The Asian American Newsmagazine》，2005年10月，4。

Hoy, William。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 A Short, General Historical Resumé of Its Origin, Function, and Importance in the Life of the California Chinese（《中華會館：簡論其起源、作用及其在加州華人生活中扮演的重要性》）。加州舊金山：中華公所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1942年。

ImmigrationtotheUnitedStates.org。「Chinese Laundries（華人洗衣房）」。http://www.immigrationtounited states.org/426-chinese-laundries.html#:~:text=In%201880%2C%2095%20percent%20of%20San%20Francisco%E2%80%99s%20320,a%20permit.%20Only%20one%20non-Chinese%20owner%20was%20denied。

令狐萍 (Ling, Huping)。「A History of Chinese Femal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s-1990s（美國華裔女學生歷史，19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美國族裔歷史期刊》）第16卷第3篇（1997年春季刊）：81–109。

令狐萍與Allan W. Austin。Asi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n Encyclopedia（《亞裔美國歷史文化百科全書》）。第1卷，2卷本。紐約州Armonk：Sharpe Reference，2010年。

Hurtado, Albert L。「Sex, Gender, Culture, and a Great Event: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性向、性別、文化與重大事件：加州淘金潮）」。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太平洋歷史論刊》）第68卷第1篇（1999年）：1-19。Joyner, Brian D。「Asia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Landscape: Identifying and Interpreting Asian Heritage（亞裔對美國景觀的思考：識別和闡釋亞裔遺產）」。華盛頓特區：國家公園管理局和國家文化資源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Resources)，2005年。http://npshistory.com/publications/asian-reflections.pdf.

Hittell, John S。*The Commerce and Industries of the Pacific Coast of North America*（《北美太平　洋海岸的商業與產業》）。舊金山：A.L. Bancroft and Co.，1882年。

「Julia Morgan Legacy Project（Julia Morgan遺產項目）」。美國華人歷史學會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https://chsa.org/exhibits/online-exhibits/julia-morgan-legacy-project/.

Kamiya, Gary。「How Chinese Americans won right to attend San Francisco schools（華裔美國人如何贏得就讀舊金山學校的權益）」。San Francisco Chronicle（《舊金山紀事報》）。https://www.sfchronicle.com/bayarea/article/How- Chinese-Americans- won-right-to-attend-SF-11107543.php。

Kamiya, Gary。「When S.F. police broke the law to combat Chinatown's violent gangs（當舊金山警察違法打擊唐人街暴力團伙）」。SF Chronicle（《舊金山紀事報》），2019年12月13日。https://www.sfchronicle.com/chronicle_vault/article/When-SF-police-broke-the-law-to-combat-14904377.php。

Kammer, J。「The Hart-Celler Immigration Act of 1965 Political: Political Figures and historic circumstances produced dramatic, unintended consequences（1965年哈特-塞勒移民法案：政治人物和曆史環境產生了戲劇性的、意想不到的後果）」。移民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2015年。

Kelley, Tim。 *Leonard House Landmark Designation Case Report*（《Leonard House地標指定　個案報告》）。為舊金山地標保護諮詢委員會編寫，1999年9月。https://sfplanninggis.org/docs/landmarks_and_districts/LM213.pdf

Kelley and VerPlanck歷史資源諮詢公司。Bayview-Hunters Point Area B Survey Town Center Activity Node（Bayview-Hunters Point B區調查：城鎮中心活動節點）。舊金山：舊金山重建局 (San Francisco Redevelopment Agency)，2010年。

Tim Kelley與Gerald Takano。「Japantown Historic Context Statement（日本城歷史背景陳述）」。加州舊金山：Japantown Task Force，2003年10月。Keng Wong, Li。*Good Fortune: My Journey to Gold Mountain*（《神英福命：我的金山行》）。紐約，Scholastic，2006年。

曾景文 (Kingman, Dong)。「A Brush with San Francisco（水彩中的舊金山）」。California Living，1975年10月12日。

KQED。「Chinatown Resource Guide: The Story of Chinatown（唐人街資源指南：唐人街的故事）」。http://www.pbs.org/kqed/chinatown/resourceguide/story.html

Laguerre, Michael S。「The Globalization of a Panethnopolis: Richmond District as the New Chinatown in San Francisco（泛民族都市的全球化：Richmond區成為舊金山的新唐人街）」。《GeoJournal》，第64卷第1篇（2005年）。

麥禮謙 (Lai, Him Mark)。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American Historian（《華裔美國歷史學家的自傳》）。洛杉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 (UCLA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及美國華人歷史學會，2011年。

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A History of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成為華裔美國人：社區與機構的歷史》）。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sian Pacific Americans Series（《對亞太裔美國人的批判性觀點系列》）。加州Walnut Creek：AltaMira Press，2004年。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Huiguan System（中華公所/會館制度的歷史發展）」。摘自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華裔美國人：歷史與觀點》），13–50。美國華人歷史學會，1987年。

麥禮謙。「Island of Immortals: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永生之島：華人移民與天使島移民站）」。*California History*（《加州歷史》），第57卷第1篇，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加州的華人》）（1978年春季刊），第88-103頁。加州歷史學會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http://www.jstor.org/stable/25157818。

麥禮謙、林小琴 (Genny Lim) 與譚碧芳 (Judy Yung)。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 Second Edition（《埃崙詩集：1910-1940年間華人移民在天使島的詩與歷史第二版》）。西雅圖和倫敦：倫敦大學出版社，2014年。

麥禮謙與Russell Jeung。Guilds, Unions, and Garment Factories: Notes on Chinese in the Apparel Industry（《行會、工會與服裝廠：服裝業的華人紀事》），Chinese America: History & Perspectives（《華裔美國人：歷史與觀點》），舊金山，美國華人歷史學會，2008年。

Lau訴Nichols案，414 U.S. 563（1974年）。

Lauterborn, Peter。個人採訪，2018年7月3日。Lee, Edna，採訪Palma Jean You，2016年。

「Laws and Policies Affecting Asian-Pacific Americans（影響亞太裔美國人的法律及政策）。」https://academic.udayton.edu/race/03justice/aspilaws.htm.

Lee, Anthony W。「Crooning Kings and Dancing Queens（吟唱之王與舞蹈女王）」，摘自*Reading California: Art, Image, and Identity*（《閱讀加州：藝術、影像與身分》），編輯：Stephanie Barron、Sheri Bernstein和Ilene Susan Fort。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2008年。

李漪蓮 (Lee, Erika)。「Immigration, Exclusion, and Resistance: 1800-1940s（移民、排斥與抵抗：1800-1940年代）」，摘自Franklin Odo的*Finding a Path Forward: 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s Theme Study*（《尋找前進之路：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國家歷史地標主題研究》）。國家公園管理局：2019年。

李漪蓮。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亞裔美國人的故事》）。紐約，Simon and Schuster，2015年。

李漪蓮與譚碧芳。Angel Island: Immigrant Gateway to America（《天使島：移民前進美國之門》）。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

Lee, Ford與Allyson Wong。*The Chinatown Y: Honoring the Legacy, Building for the Future*（《唐人街Y：尊重傳承，建設未來 》）。舊金山：唐人街基督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1972年。

Lee, Yanbin。「華人登陸北美塑像紀念碑設計出台」。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0年4月9日。

Lew, Lauren Hall。個人通訊，2017年7月27日。

Lew-Williams, Beth。*The Chinese Must Go: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lien in America*《中國人必須離開：暴力、排擠與美國僑民組成》。哈佛大學出版社，2018年。

Li, Chuo。Interrogating Ethnic Identity: Space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Chicago's Chinatown（《質疑族裔身分：芝加哥唐人街的空間與社區建設》）。*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Review*（《傳統住宅與定居點評論》）第27卷第1篇（2015年秋季刊），第55-68頁（14頁）。

Lim, Shirley Jennifer。A Feeling of Belonging: Asian American Women's Public Culture, 1930-1960（《歸屬感：亞裔美國婦女的公共文化，1930-1960年》）。American History andCulture（《美國歷史與文化》）。紐約：紐約大學出版社，2006年。Limerick, PatriciaNelson。「Witness to Persecution（迫害的見證人）」。*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2007年7月29日。

Liu Yilin，「Event Literature: Memories Sealed for One Century, Remembering the Hero of the 1906 San Francisco Earthquake Lim Tuck Sing（事件文學：封存一世紀的記憶，紀念1906年舊金山地震英雄Lim Tuck Sing）」，未發表的文章，2018年。

Loewen, James W。Lies across America: What Our Historic Sites Get Wrong（《美國各地的謊言：我們的歷史遺跡出了什麼錯》）。1. Touchstone ed. A Touchstone Book 紐約：Simon & Schuster，2000年。

陸潤卿 (Look Tin Eli)，「Our New Oriental City – Veritable Fairy Palaces Filled with the Choicest Treasures of the Orient（我們的新東方城—集東方瑰寶於一體的名副其實的仙境宮殿）」，San Francisco: The Metropolis of the West（《舊金山：西部大都會》）。加州舊金山：Western Press Association，1910年。

Liu, Bonnie。American Chinatown: A People's History of Five Neighborhoods（《美國唐人街：五個社區的人民歷史》）。紐約州紐約：Free Press，2009年。

Liu, Karen。個人通訊，2017年7月5日。

Low, Steve與Jeanie。個人通訊，2017年6月29日。

Lum, Jimmy。San Francisco Chinese Directory（舊金山市華僑商務表）。舊金山，Ming Sing Printing Company，1949年。

Lyman, Stanford M。「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1850-1910（舊金山唐人街衝突與組織關係網絡，1850年-1910年）」。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太平洋歷史論刊》）第43卷第4篇（1974年）：473–99。

Markwyn, Abigail M。*Empress San Francisco: The Pacific Rim, the Great West & California at the 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舊金山女皇號：太平洋沿岸、大西部與加州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的角色》）。Lincoln：Nebraska大學出版社，2014年。

Matas, G。（2011年）。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The Melting Pot"（《華裔美國人的經歷和「大熔爐」》）。Zb. rad. filoz. fak. Splitu，5（2012年）：291-311。

McClain, Charles J。In Search of Equality: The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尋求公平：十九世紀美國華人反歧視的鬥爭之路》）。加州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

Mock, Brentin。「How U.S. Schools are Failing Immigrant Children（美國學校如何讓移民兒童失敗）」。CITYLAB，2015年。 Mullen, Kevin J。Chinatown Squad（《唐人街小隊》）。加州Novato：Noir Publications，2008年。

國家公園管理局。「1906 Earthquake: Chinese Displacement（1906年地震：華人流離失所）」。https://www.nps.gov/prsf/learn/historyculture/1906-earthquake-chinese-treatment.htm。

國家公園管理局。「U.S. Immigration Station, Angel Island（美國移民站，天使島）」。https://www.nps.gov/places/u- s-immigration-station-angel-island.htm。

Nee, Victor與Brett deBary Nee。 Longtime Californ': A Documentary Study of an American Chinatown（《長久的加州：對美國唐人街的文獻研究》）。紐約，Pantheon，1972年。
Chinatown. New York, Pantheon, 1972.

紐約歷史學會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Chinese American Exclusion/Inclusion（《對華裔美國人的排擠/包容》）。紐約，紐約歷史學會，2014年。

艾明如 (Ngai, Mae)。The Lucky Ones（《幸運之家》）。波士頓，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0年。

North, Hart H。「Chinese Highbinder Societies in California（加州華人黑社會社團）」。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歷史學會季刊》）第27卷。1948年3月。

Odo, Franklin及其他人。Finding a Path Forward: 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s Theme Study（《尋找前進之路：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國家歷史地標主題研究》）。華盛頓特區：國家公園管理局，2017年。

Pew社會及人口趨勢 (Pew Social and Demographic Trends)。The Rise of Asian Americans（《亞裔美國人的崛起》）。華盛頓特區，Pew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2012年。

Pfaelzer, Jean。Driven Out: The Forgotten War Against Chinese Americans（《驅逐：被遺忘的美國反華之戰》）。紐約州紐約：Random House，2007年。

「Pickets Quit at UC Gate（糾察隊退出加州大學門口）」。*Daily Independent Journal*（《獨立日報》），1969年3月15日。

Polk, R.L. & Co.。San Francisco City Directory（舊金山市名錄）。1945年至1982年的日期。R.L. Polk & Co. Publishers，德克薩斯州Dallas，1945年至1982年。

唐人街長老會教堂。「Our Story（我們的故事）」。https://www.pccsf.org/our-story。

Proctor, William A。「Location Regulation and Removal of Cemeteries in the City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舊金山市與縣墓地的位置規範和搬遷）」。舊金山：城市規劃部，1950年。

Qin, Yucheng。「A Century-Old 'Puzzle': The Six Companies' Role in Chinese Labor Import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長達一世紀的謎題：中華會館對於19世紀華人勞工輸入的作用）」。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美國-東亞關係》）第12卷第3/4篇（2003年）：225-54。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General of Immigration（《移民局局長的報告》）。1909/1910年。

Risse, Guenter B，*Plague, fear, and politics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舊金山唐人街的瘟疫、恐懼與政治》）。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2012年。

Risse, Guenter B。「Translating Western Modernity: The First Chinese Hospital in America（翻譯西方現代性：美國第一家華人醫院 [東華醫院]）」。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醫學史公報》）第85卷第3篇（2011年）：413-447。

Ross, Marc Howard編。Culture and Belonging in Divided Societies: Contest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s（《分裂社會中的文化與歸屬感：爭論與象徵景觀》）。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出版社，2009年。

Roth, Randolph。American Homicide（《美國謀殺案》）。英國倫敦：哈佛大學出版社旗下貝爾納普出版社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年。

Rothstein, Richard。The Color of Law: A Forgotten History of How Our Government Segregated America（《法律的顏色：一段關於我們的政府在美國實行種族隔離的被遺忘歷史》）。第一版。 紐約；倫敦：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W. W. Norton & Company的子公司，2017年。

Rouse Jorae, Wendy。 *The Children of Chinatown: Growing Up Chinese American in San Francisco*, 1850-1920（《唐人街的兒童：作爲華裔美國人在舊金山的成長，1850年至1920年》）。Chapel Hill：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2009年。

舊金山花市 (San Francisco Flower Mart)。https://www.sanfranciscoflowermart.com/our-history.html。

舊金山遺產 (San Francisco Heritage)。「Sustaining San Francisco's Living History Executive Summary（維持舊金山的親歷歷史執行摘要）」，2014年9月。

舊金山地標保護諮詢委員會，*Proposal for a Chinatown Historic District*（《唐人街歷史區提案》）。舊金山，未發表，1986年。舊金山博物館網站。http://www.sfmuseum.org/chin/4.28.html。

舊金山規劃部等。Existing Conditions Report for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Portsmouth Square and Vicinity（《舊金山唐人街、花園角廣場及附近地區現狀報告》）。舊金山：舊金山規劃部和舊金山休閒及公園處。https://sfplanning.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itywide/portsmouth-square/Portsmouth_Square_Final_Report_lores.pdf

舊金山休閒及公園處，「Summer 2018（2018年夏季）」。舊金山，舊金山市縣，2018年。

Scranton, Philip編。Beauty and Business: Commerce, Gender, and Culture in Modern America（《美與商業：現代美國的商業、性別與文化》）。Hagley Perspectives on Business and Culture（《哈格利商業與文化視角》）。紐約：Routledge，2001年。

Sing, Lillian。個人通訊，2017年7月25日。

Shah, Nayan。*Contagious Divides: Epidemics and Race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傳染性分裂： 舊金山唐人街疫情大流行與種族》）。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

Shiller, Reuel E。Draft「Conflict in the 'Tranquil Gardens': *Banks v. Housing Authority* of San Francisco and the Definition of Equality in Multi-Racial California（《平靜花園中的衝突：Banks訴舊金山住房管理局案及多種族加州對平等的定義》草稿）。」舊金山：加州大學Hastings法學院，2015年。

Sing Tao USA（《星島日報》），The Unshakable – Rebirth of S.F. Chinatown in 1906（《不可動搖：舊金山唐人街在1906年的重生》）。

Soennichsen, John Robert.*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1882年排華法案》）。Santa Barbara：ABC-CLIO，2011年。

Staley, Jeffrey L。「Gum Moon: The First Fifty Years of Methodist Women's Work in San Francisco, 1870-1920（金門：舊金山衛理公會女性工作的前五十年，1870年-1920年）」。*The Argonaut*（《阿爾戈報》）（舊金山歷史學會學報），2005年。

由John McDougal州長發表的「State of the State Address（州情致辭）」，1952年1月7日。The Governor's Gallery（《州長選輯》）。加州州立圖書館 (California State Library)。https://governors.library.ca.gov/addresses/s_02- McDougall.html。

統計地圖集（2015年）按社區劃分的人口數據，statisticalatlas.com

Sugarman, D. S.,與Widess, G.E.（1974年）。「Equal Protection for Non-English-Speaking School Children: Lau v. Nichols（對非英語學校兒童的平等保護：Lau訴Nichols案」。California Law Review（《加州法律評論》），62(1)，157-182。

Suyeyoshi, Amy。「Breathing Fire: Remembering Asian Pacific American Activism in Queer History（噴火：銘記酷兒歷史中的亞太裔美國人行動主義）」，Megan E. Springate，編輯。*LGBTQ America: A Theme Study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History*（《美國LGBTQ：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酷兒歷史主題研究》）。國家公園基金會 (National Park Foundation) 和國家公園管理局，2016年。

高木羅納 (Takaki, Ron)。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異岸來的陌生人》）。紐約，Penguin Books，1989年。

Tan, Selia。漫步唐人街的對話，2018年4月10日，2018年4月至5月的電子郵件通訊。

Tang, Ed。個人通訊，2017年7月21日。

Tang, Katy。個人通訊，未標注日期。

Tong, Benjamin。個人通訊，2018年3月10日。

徐靈鳳 (Tsui, Bonnie)。American Chinatown: A People's History of Five Neighborhoods（《美國唐人街：五個社區的人民歷史》）。紐約州紐約：Free Press，2009年。

Umemoto, Karen。「On Strike!（罷課！）」。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 Strike, 1968–69: The Role of Asian American Students（《舊金山州立大學罷課，1968-69年：亞裔美國學生的角色》）。*Amerasia Journal*，15:1，3-41，1989年DOI：10.17953/amer.15.1.7213030j5644rx25

美國人口普查，1860年和1870年。

美國人口普查局 (United States Census)。美國社區調查，2015-2019年ACS 5年資料概況。

美國訴黃金德案， 169 U.S. 649（1898年）。

VerPlanck, Christopher。「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the Richmond District（里士滿地區的社會和建築史）」。 San Francisco Apartment Magazine（《舊金山公寓雜志》），2000年12月。

Volpp, Leti，「Divesting Citizenship: On Asian 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Loss of Citizenship through Marriage（喪失公民權：亞裔美國人的歷史以及因婚姻而喪失公民權）」，27。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L Rev（《移民與國籍法評論》）。397（2006年），413。

Wada, Richard。個人採訪，2018年7月2日。

華美 (Wah Mei)，「About Us（關於我們）」。華美學校 (Wah Mei School)，2017年。

王穎 (Wang, Wayne)。Chan Is Missing（《尋人》），2006年（1982年的電影），王穎製作公司 (Wayne Wang Productions)，KOCH Lorber Films。

「We Grew Up in Chinatown（我們在唐人街長大）」Facebook群組，電子郵件和貼文，截至2018年。

Wey, Nancy。「Chinese Americans in California（加州的華裔美國人）」，摘自Five Views: An Ethnic Historic Site Survey for California（《五種觀點：加州民族歷史遺址調查》）。加州Sacramento：加州休閒及公園局，加州歷史保護辦公室，1988年。https://www.nps.gov/parkhistory/online_books/5views/5views3.htm.

Williams, Ashley M。「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nese American Bilingual Identity（華裔美國人雙語身分的建構與重構）」，摘自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lingualism（《第四屆雙語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編輯：James Cohen、Kara T. McAlister、Kellie Rolstad以及Jeff MacSwan，2349-2356。麻薩諸塞州Somerville：Cascadilla Press，2005年。

Wong, Edmund S。Growing Up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Boomer Memories from Noodle Rolls to Apple Pie（《在舊金山唐人街長大：從腸粉到蘋果派的嬰兒潮一代回憶》）。南卡羅萊納州Charleston：History Press，2018年。

Wong, H. K。「San Francisco Chinatown on Parade in Picture and Story（舊金山唐人街遊行的圖片 和故事）」。中華總商會，1961年。

Wong, K. Scott。Americans First: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美國人優先：華裔美國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麻薩諸塞州劍橋和倫敦：哈佛大學出版社，2005年。

Wong, Pam (Lee)。個人通訊，2017年7月12日。Wong, Pandora。

個人通訊，2017年7月12日和18日。

伍婷婷 (Wu, Tingting)。「從外交官到世界名廚醴陵人鍾武雄的 跨界人生」。瀟湘晨報。2017年1月7日。 http://www.xxcb.cn/event/weekend/2017-01-07/9066015.html。

Yee, Andrea。電子郵件通訊，2018年3月至7月。

Andrea Yee、Roy Chan、Sue Lee和Victor Lim。面對面談話，2018年6月6日。

葉秋伶 (Yeh, Chiou-ling)。Making an American Festival: Chinese New Year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製造一個美國風的節慶：舊金山唐人街的春節》）。柏克萊：加州大學出版社，2008年。

益和訴霍普金斯案， 118 U.S. 356（1886年）。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118/356/。

118 U.S. 356。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118/356。 Yip, Timothy。個人通訊，2017年7月10日。

Yung, Judy。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解放纏足：舊金山華裔女性的社會歷史》）。加州柏克萊和洛杉磯：加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

Yung, Judy及美國華人歷史學會。Images of America: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美國影像：舊金山的唐人街》）。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Arcadia Publishing，2006年。

趙小建 (Zhao, Xiaojian)。Remaking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Family, and Community 1940-1965（《重塑華裔美國人：移民、家庭和社區，1940年至1965年》）。紐澤西州新布朗斯維克：羅格斯大學出版社，2002年。

謝漢蘭 (Zia, Helen)。Asian American Dreams（《亞裔美國人的夢想》）。紐約：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0年。

附錄A：已知和特指的華裔美國人資源列表

本文件包括部分特指和已知的歷史資源，用作本歷史背景陳述的一部分；本文件並非詳盡無遺。以下列表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補充，可能會包括透過額外的調查研究和公共建議而發現的資源，以及追溯至非重要時期的資源。

儘管某些已知資源可能符合地方、州和/或聯邦計劃的指定資格，但被列入本列表的資源並不意味著一定符合資格。房產須根據相關標準接受全面評估，以確定其是否符合意義級別和完整性門檻。

與重要華裔美國人社區成員或事件相關的房產類型

房產名稱	地址
Tin How Temple	125 Waverly Place
Donaldina Cameron House	920 Sacramento Street
Chee Kong Tong	36 Spofford Alley
Old St. Mary's Cathedral	660 California Street
Chinese Episcopal Methodist Church	1009 Stockton
Quong Sing Laundry	463 7th Avenue
Kong Chow Cemetery Ruins	Lincoln Park Golf Course
China Beach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843 Stockton Street
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Alliance	1044 Stockton Street
Chinese Telephone Exchange	743 Washington Street
Nam Kue School	755 Sacramento Street
Chinese World Building	736 Grant Avenue
Sing Chong Building	601 Grant Avenue
Gum Moon Residence Hall	940 Washington Street

房產名稱	地址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728 Sacramento Street
Chinese Hospital	835 Jackson Street
Him Mark Lai Branch Library	1135 Powell Street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965 Clay Street
St. Mary廣場的 孫中山銅像	651 California Street
Great Star Theater	636 Jackson Street
The Dragon Gate	Intersection of Grant Avenue and Bush Street
The Chinese Pavilion	Golden Gate Park
Gordon Lau Elementary School	949 Washington Street
4 Star Theatre	2200 Clement Street
Home of Sinclair and May Louie	15 25th Ave
Residence: Soo Hoo family	232 10th Avenue
Residence: Bow Yuk and Rachel Tang	1263 20th Avenue
Residence: Andrew N. and Rose Lum	1819 48th Avenue
20th Avenue Cleaners and Laundry	1845 Irving Street
Sunset Kitchen	1283 24th Avenue
Chin's Hand Laundry	1922 Taraval
Ping's Hand Laundry	1111 Taraval
Sunset French Cleaner and Launderette	4021 Judah Street
Wing's Laundry	4035 Judah Street
Residence: Chinn Family	539 29th Avenue
Richmond Mexico City Restaurant	836 Clement Street
Spring Valley School	1451 Jackson Street

房產名稱	地址
Jung's Chinese Food	5344 Geary Boulevard
Chung's Kitchen	343 Clement Street
Clement Restaurant	621 Clement Street
Golden State Realty	207/8 Clement Street
Residence: Tim and Iola Wong	1553 45th Avenue
Residence: Sherman H. and Edna Lee	2827 Taraval Street
Residence: Benn Y. and Margaret Sah	2827 Taraval Street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 House	202 4th Avenue
Former Home of Supervisor Gordon Lau	538 19th Avenue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17 Walter U. Lum Place
Affordable Housing Location	665 Clay Street
Residence: George Woo	1729 Lake Street Apt 3
Mel's Drive-In	3355 Geary Blvd
Gordon Chin及其他來自舊金山州立大學的華裔美國領導人的住所	641 Balboa Street
1980's Chinese and Asian American Activist House	243 2nd Avenue
《點心》(Dim Sum: A Little Bit of Heart) 拍攝地點	416 20th Avenue
Richmond Area Multi- Services	3626 Balboa Street
Ping Yuen	838 Pacific Avenue
Residence: Him Mark Lai	357 Union Street
Hang Ah Dim Sum	1 Pagoda Place
Eastern Bakery	720 Grant Avenue
Soo Yuen Benevolent Association	801 Grant Avenue
Empress of China	838 Grant Avenue

房產名稱	地址
Tat Wong's Kung Fu Academy	601 Clement Street
New Lun Ting Café	670 Jackson Street
壁畫，「多民族文化遺產：黑人、亞裔、美洲原住民/拉丁美洲人」，Dewey Crumpler。	600 32nd Avenue

附錄B：華裔美國人企業

以下企業和非營利組織也許有資格參與舊金山傳奇企業名錄 (San Francisco Legacy Business Registry) 計劃。這些企業和組織均由街區管理。此名單並非詳盡無遺，今後可能還會補充其他企業或組織。

唐人街

- 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Alliance, 1044 Stockton Street, 成立於1895年
-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728–730 Sacramento Street, 成立於1906年
-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 843 Stockton Street, 成立於1882年
- 華人權益促進會，1969年
- East Wind Books and Arts, 1435 Stockton Street，約1970年
- Eastern Bakery, 720 Grant Avenue，1924年
- Far East Café, 631 Grant Avenue，1908年
- Great Star Theater, 636 Jackson Street，1925年
- Hang Ah Dim Sum, 1 Pagoda Palace，1920年
- Quong Sing Laundry, 463–465 Seventh Avenue，1897年
- Nam Kue School, 755 Sacramento Street，1926年
- New Lun Ting Café, 670 Jackson Street，1970年
- On Lok，多個地點，1971年
- Self-Help for the Elderly，多個地點，1966年
- Tin How Temple, 125 Waverly Place, 1852

Richmond區

- 4 Star Theater（20至30年歷史），2200 Clement Street，1992年（但之前的所有者自1916年便在經　營這家電影院）
- Quong Sing Laundry, 463–465 Seventh Avenue，1897年
- Richmond Area Multi-Services, 3626 Balboa Street，1974年
- Tat Wong's Kung Fu Academy, 601 Clement Street，1983年

Sunset區

- Twentieth Avenue Cleaners, 1845 Irving Street，1948

年市場南區

- Wo Chong Company（豆腐生產商）， 1001 16th Street，1935年建於唐人街，現位於市場南 (SoMa)